武俠世界



虎丘風雲（新派俠情倫理警世故事）南宮宇・著
本文是武壇新秀南宮宇加盟本刊的第一部作品，
故事描述江湖中的風險，人心的叵測；爲了名與利，
惜殘害手足而致一失足成千古恨，弄致人亡家破。故
中人物、情節，能使你得到無數爲人處事寶貴的經
智慧，並能給你終身幸福和快樂！
$3.50
1099

編者話

臥龍生的長篇「斬情女」與諸葛青雲之連載「五霸七雄」兩大巨著，今期起已開始發表，內容情節都有別創風格的嶄新結構，橋段佈局令你匪夷所思，脫俗清新，保証滿意。

** ** **

今期巨型小說「虎丘風雲」是由新進作家南宮宇担綱。近年來，我們不斷在發掘及培植武壇後起新秀，南宮君可算是其中成功的一位，「虎丘」是他替本刋撰寫的第二部作品，希望讀者們多多給予批評指導，並盼各位踴躍投稿，加盟助陣，謝謝！

** ** **

龍乘風的中篇「七龍傳」今期終結，在下期開始，他繼續撰寫新中篇「黑幕英雄」。這是一部以三十年代爲背景的社會奇情故事，對當時江湖黑道，風雲險惡之種種暴力橫行，都有深刻的描寫，過程發展有令你不可思議之想像，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龍虎風雲」是下期推出的巨著，由四位皇牌作家聯合執筆，這是他們別開生面的一次嚐試，當然拚盡全力，且看他們在接力的撰述中見眞章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9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虎丘風雲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南宮宇・文
盧　令・圖

金棺賀壽　福壽全歸

子夜，大地一遍沉寂。沒有鷄鳴，更無狗吠，人們早已進入夢鄉。

可是司寇堡的大廳却是燈光通明，中堂懸着一幅八尺來高的「壽」幅，兩旁竪着兒臂般粗的紅燭，把整個大廳照得如同白晝。

「老爺來了！」

堂內大小立即整衣肅立，登時鴉雀無聲。

舉步入廳的正是司寇堡的堡主司寇朗倫，只見他鬚眉皆白，臉色紅潤，舉止軒昂，腰板挺直，怎樣看去也不像一個七十歲的老人！

跟着司寇老爺的後面，正是他的夫人，杏眼桃腮，略施脂粉，氣度雍容，端的是個美人兒！

「請老爺夫人上座！」

司寇朗倫臉帶笑容，坐在太師椅上，司寇夫人杏目四顧，看來對這大廳的佈置也十分滿意。

「請少爺！」

可是，管家叫了兩聲，仍不見少爺的踪影。

登時，廳內各人都感到十分詫異，游目四看。

司寇夫人似乎有點焦急。

「我在這裏！」是孩提的語音，可是仍未見人影。

突然，太師椅的背後，鑽出一個約略五歲的孩子，滿臉淘氣，一躍而出，跪在司寇朗倫的跟前。

「孩兒拜見爹爹，願爹爹福如東海，壽比南山！」雖然語音稚嫩，倒也是伶牙俐齒！

說完之後，便「咚咚」的叩了不知多少個响頭！

司寇朗倫哈哈大笑，從懷中掏出一個紅封包，遞給伏在地上的孩兒，朗聲道：

「孩兒起來！」

「多謝爹爹！」孩兒接過紅封包，走到他娘親身畔。

「孩兒，這是什麼日子，竟如此淘氣！」夫人語帶責備，但臉上却有無着限笑意。

這孩提名叫司寇斌，是司寇朗倫的唯一兒子，是他五年前娶了塡房倪氏誕下的兒子，司寇朗倫晚年得子，當眞視之如寶如珍。

司寇堡主平日極其嚴肅，這時也不禁哈哈大笑，幾乎闔不攏口，廳內上下人等，看着這活潑天眞的孩提，也隨着笑語盈堂！

這日正是司寇朗倫的七十大壽。

他略整喉音，廳內立時回復安靜。

司寇朗倫道：「夫人，你道老夫過了幾個生辰？」

倪氏手抱孩兒，道：「老爺今日是七秩大壽，當然是過了七十個生辰！」

司寇朗倫揑鬚微笑道：「不，老夫只過了五個生辰！」

廳內各人聽了，均覺得十分詫異，爲什麼明明是七十大壽，他竟說只過了五個生辰！

倪氏略一展眉，隨即含笑道：「是的，老爺子在潤六月出生，這七十年來只有五次潤六月，怪不得你只過了五個誕辰，而今適逢潤六月，正是老爺子眞正生辰之日，端的是難逢的佳日！」說完之後，放下孩兒，盈盈一拜，道：「恭祝老爺壽與天齊！」

司寇朗倫立即上前掺扶，道：「夫人多禮！」

「請老爺上座！」

跟着便是堡內親屬，紛紛輪次向堡主祝壽，一時語貴吉祥，喜氣滿堂。

本來拜壽應在日間舉行，爲何竟在子時拜壽？却原來司寇朗倫是子時出世，夫人爲了隆重其事，特別爲老爺在子時拜壽，使司寇朗倫更添喜悅！

忽然，廳外却傳來一陣吵聲。

司寇朗倫低聲道：「總管，你出去看看！」

總管應聲，立即走出廳堂。

不一頓飯工夫，只見總管滿臉驚惶道：「老爺，他們說是送來壽禮！」

司寇朗倫詫異道：「什麼人在這時送來壽禮？」略爲沉吟一會，道：「讓來人進來！」

總管仍是滿臉驚惶地說道：「在下不敢！」

廳外又傳來一陣鼎沸之聲。

「請他進來！」

總管略一猶豫，隨即轉身。

「夫人，除了親屬，有誰知道我們在子時祝壽？」

倪氏沒有答話，似乎陷入沉思，一會才道：「除了堡內上下人等，外面沒有人知我們在子時祝壽！」

話仍未了，只見中門大開。八個家丁模樣的人正抬着一口棺材進來！

一口金光燦爛的棺材！

立時，廳中各人均被這口棺材所嚇呆了。

那八個家丁「砰」的一聲放下棺材，他們並不是故意大力放下的，而是那口棺材實在太重了！

跟着，八人一起跪下，齊聲道：「恭祝司寇堡主福壽全歸！」

廳內立時起了一陣騷動，什麼人竟敢在司寇堡主七秩壽辰之日，送來一口金棺材，而且還送來一句福壽全歸？

司寇朗倫登時臉如土色，厲聲道：「

何人竟敢在司寇堡內撒野？」

說話未了，司寇堡主已游身至八個家丁前，雙掌齊出，一招「右輔左弼」，二掌八式，八個家丁立時被掌風拋出廳外。

司寇朗倫是何等樣人？年輕時一套「雲屏掌」早已名震江湖，而今在盛怒之下，勁力十足，那八個家丁連呻吟的聲音也沒有發出，便已倒臥階前！

廳內各人見此急變，俱心胆皆裂。

忽然，倒臥階前的一個家丁，發出了一聲呻吟。

司寇堡主盛怒未遏，立即欺身躍前，正要向那呻吟的家丁，再加一掌。

「且慢，留個活口！」那是夫人的聲音。

司寇堡主聽到叫聲，立即改掌爲爪，稍一提勁，便把那奄奄一息的家丁抓起。

「誰人派你們送這口棺材來？」

「是……是……」那家丁拚盡了口氣，仍然只能說出兩個是字，便無法再說下去。

司寇堡主把那家丁擲下，回頭對總管道：「外面還有什麼人？」

總管搖搖頭。

夫人抱着兒子，向着衆人道：「多謝各位戚友爲司寇老爺拜壽，突然發生此事，請各位見諒！」

廳上一口金棺材，八具死屍，有誰還想在此逗留下去，於是紛紛離去。轉眼廳內只剩下司寇堡主，堡主夫人，總管和幾個僮僕，司寇斌已由乳娘抱入內堂。

司寇朗倫坐在太師椅上，胸口仍一起一伏，怒氣並未平息，就算是一個普通人，遇到這般情境，怒氣又如何能咽下！

況且司寇堡主久歷江湖，平生遇見驚險之事，何只千萬趟，但今晚之事，做夢也沒有見過，本是一團高興，却遇到這八個家丁，一口金棺材，彷似烘鐵遇冰水！

夫人輕聲地道：「老爺，保重身子要緊！」

司寇朗倫才如夢初醒的看着夫人。

「薄總管，看看那八人身上有什麼東西遺下！」

薄總管立即趨前，往八人懷中探索，一會，便呈上一個大紅信封，道：「其他七人身上並無遺物，這信封是剛才被老爺抓起的懷中發現！」

司寇朗倫接過那個大紅信封，正要撕開。

夫人突伸手按着信封，道：「還是讓薄總管拆看！」倪夫人果是心細如絲。

薄總管也接道：「讓奴才拆看吧！」

薄總管接過信封，後退五步，才戰戰兢兢把信封撕開，並無異物。

夫人道：「裏面是什麼東西？」

薄總管伸手入信封裏，拿出了三樣東西。

一張是大紅賀帖。

一條手指般粗的黑色東西，看來是一截枯籐。

還有一塊圓形鐵片，鐵片圓周上佈滿利齒，看來是一件怪異的暗器。

薄總管恭敬地把三件東西呈上。

夫人伸手接過，小心看了一會，才遞給司寇朗倫。

可是，他並沒有伸手接着，只呆呆的看着這三件東西，雙手發抖，頹然坐在太師椅上，整個身體彷彿變成了一個洩氣的皮球。

司寇朗倫臉色大變，額上豆大汗粒淌下，他顫聲地道：「他果然來了！」

夫人一手扶着司寇朗倫，輕聲道：「誰？」

司寇朗倫道：「我等了五十年，他終於也來了！」

倪夫人知道老爺因刺激過度，若再問下去，一時也不會說個明白。

於是，她回首對薄總管道：「你收拾一下吧！」

薄總管立刻吩咐衆人移走八具屍體，可是，那些僮僕却踟躕不前。

原來這八具屍體面部已變成灰黑，七孔流血，並發出一陣惡臭味道。

司寇朗倫突然站起來，道：「且慢，讓我看看這八人是誰？」

薄總管立時也小心地細看這八具屍體的臉容，不看猶可，一看之下，失聲道：「是陝北八魔！」

「陝北八魔？」堡主夫人同聲地道。

「是的，十年前堡主吩咐奴才往陝北，途中曾遇這八個魔頭，還被他們刦去萬兩黃金！他們化了灰我也不會認錯人！」

司寇朗倫也察看了一會，道：「果然是陝北八魔！我與他們並無樑子！」

薄總管道：「十年前被他們刦去黃金，雖然老爺並無責怪在下，但在下於心不安，一直派人往陝北找他們，但想不到他們竟會爲此事而衝撞老爺！」

司寇朗倫已回復冷靜，道：「薄總管，此事與你無關！你看，他們早已被人下毒，就算他們沒有被我擊斃，他們亦出不了這個門口！」

陝北八魔十年前縱橫陝北一帶，打家刦舍，擄掠姦淫，無所不爲，陝北處地偏僻，官府也奈他們不何，甚至鏢車亦遠離陝北，十年前司寇朗倫爲救助友好，特派薄總管送萬兩黃金至大漠，薄總管爲了省時，冒險經陝北直趨大漠，結果也被這陝北八魔洗刦一空，事後司寇朗倫並無責怪薄總管，可是，薄總管却爲此事耿耿於懷，因此，當薄總管一看這八具屍體便立時認出！

司寇朗倫沉思一會，對薄總管道：「你把這裏收拾妥當，再來書齋見我！」

回首又再對夫人道：「你隨我來！」

說完之後，便逕往內堂寢室。

回到寢室，夫人已立刻遞上香茗。

司寇朗倫狠狠地呷了一口，道：「夫人，看來我已無法再陪你多過幾年！」

話未說完，已是淚盈滿眶！

倪夫人從懷中抽出香帕，一面替他揩淚，一面柔聲地道：「究竟來者是誰？」

「他是我五十年前的好友！」堡主答道。

「好友？」

「是的，我盼望他來已有五十年，想不到他竟在我七十大壽中出現！」

倪夫人一時也不知如何答話，只茫然的望着司寇朗倫，兩行淚水已如斷綫珍珠般墮下。

「夫人，你不用傷心，我等了五十年，日夕爲他而心緒不寧，而今，他果然來

了，也好，你就讓我安心的去罷，只可憐斌兒和你！」

倪夫人拚命止着淚水，道：「老爺，天南地北都有你的江湖朋友，天大事情總有解決之道！」

「是的，這正是解決的日子！」司寇朗倫嘆了口氣，道：「夫人，你我婚姻只有六載，我以前的事，有很多你也不知道的，趁這時還有時間，就讓我告訴你我的過去，好讓我去後，你也有多點回憶！」

於是，倪夫人坐在司寇朗倫跟前，凝神傾聽丈夫一頁驚心動魄的往事。

司寇朗倫在六十年前，是個孤兒，本身也不知自己父母是何人，自懂人性以後，便獨個兒過着行乞的生活，幸好他生性機靈，半飢半飽的也渡過了十載，但因日夕受人白眼，因此，自小便滿腔憤懣，可是，他並不氣餒，日夕盼望長大之後，出人頭地，報盡天下人白眼之仇！

當他十歲那年，在一間破廟前與十個野孩子打架，爭的是毛鷄蒜皮之事，但他倔强異常，那時又全未學過武功，只拚命與那十個孩子打鬥，結果，被打至遍體鱗傷，奄奄一息伏在廟前。

剛巧一個道人雲遊至廟前，見他氣若游絲，動了惻隱之心，便帶了他回山！

這道人正是名滿四海的瀛洲眞人，他獨居閩南海域的荒島上，本來他已不問世事，但因剛閉關面壁十年出來，一時興起，到處雲遊，想不到竟收了一個野孩子爲徒！

瀛洲眞人本已有一徒，名爲竺哲，是他在荒島海畔拾回來的，那時竺哲還在襁褓，可能是船家貧民，棄之在海上，被潮水沖至荒島。

竺哲已跟隨瀛洲眞人十八年，雖然，瀛洲眞人閉關十年，但他一直隨侍在側，倒也得到五分眞傳，加上他爲人樸實，努力不懈，現已十五歲，也學得一身武藝，尋常江湖漢子也不及他！

本來，竺哲想隨着師傅四處雲遊，但瀛洲眞人却要獨自出外，他只好留在島上打點一切。

瀛洲眞人抱了那孩子，已再沒有心情雲遊，便逕自回到島上，悉心醫治那孩子，竺哲也十分歡喜，因爲從此在島上也有個伴兒！

那孩子身體强健，受的只是皮外傷，不過流血過多，才會奄奄一息，過了三個月，孩子已是康復過來，瀛洲眞人爲孩子改了一個名字，因爲那破廟是一個司寇大將軍的廟宇，便叫他爲司寇朗倫！

時光流轉，轉眼又是十年，竺哲已是廿五歲，而司寇朗倫亦已二十歲，兩人在十年內殷勤學藝，已經盡得瀛洲眞人的眞傳。

瀛洲眞人的「雲屏掌」，「凌虛御空」絕頂輕功，「瀛洲劍法」，「披荊輪」獨門暗器，都一一傳給這兩個門人，至於其他一般武藝，更不在話下。

瀛洲眞人對二人並無偏袒，但竺哲比司寇朗倫年紀大，對內功的領悟和練習比司寇朗倫長久一些，因此，竺哲的武功比司寇朗倫略爲高些少，但司寇朗倫爲人聰明，資質較佳，因此，兩人拆招起來，也無分軒輊！

島上日子，太平無事，一日，瀛洲眞人突叫兩人入洞內，吩咐一切，道：「我已算得壽緣已盡，日內將要永離人間，因此，你們兩人可以下山。」

於是，便說了一番訓誨之話，並把「瀛洲雙劍」及「凌虛御空」一書分贈兩徒，竺哲得到的是瀛洲左劍，和「凌虛御空」卷下，而司寇朗倫得到的是瀛洲右劍和卷上，這樣分配，倒也十分公平。

但爲什麼竺哲得到卷下，而司寇朗倫得到卷上？那是因爲竺哲年紀較大，可以跟隨卷下再繼續練習，也許會得到更進一步的成就，其實，瀛洲眞人意思是兩徒共同進退，光大門楣。

可是，司寇朗倫因幼時曾日夕遭人白眼，因此，常懷疑師傅偏袒，但竺哲爲人老實，且一向過的是無拘無束的荒島生活，並無機心。

當一切分配妥當，瀛洲眞人又道：「你們兩人下山，並不能乘船去，一定要經過我山後的秘道，那秘道內可直通陸地，但途中有甚多考驗你們的地方，看看你們造化如何，如果你們相互合作定可平安出道，那也沒有白費我一番心機！」

兩人收拾行裝，把師傅埋葬，便一起往山後秘道，過最後一次的考驗！

司寇朗倫說到這裏，窗外已傳來鷄鳴之聲！

倪夫人立即換過熱茶，焦急地道：「後來怎樣？」

司寇朗倫呷了一口香茶，滿腔惆悵地道：「這秘道果然是一個極大的考驗，一進道口，只見瘴氣瀰漫，幸好憑我兩人武功，屏着呼吸，闖過了這一關，過了瘴道，只見一大片山頭，茫茫前路，不知何去何從！

「我們兩人互相照應，越過五個斷崖，跨過七個沼澤，十二處浮沙，終能歷險如夷！可是，來到一個五丈峽谷，竟遇到伏擊！」

倪夫人禁不住插口道：「爲什麼這秘道竟有人埋伏！」

司寇朗倫道：「原來中原武林早已知瀛洲眞人有瀛洲左右雙劍和凌虛御空秘本，這兩樣東西都是武林人士日夕窺伺的寶物，他們不敢正面乘船而來，誤打誤撞竟進入了秘道，剛巧我們也從秘道下山！」

倪夫人問道：「伏擊的是什麼人？」

「後來我才知道，來的正是『中原五逆』！」

「那是什麼人？」

「這中原五逆來頭並不少，他們都是中原五大門派的叛逆門人，包括了少林叛徒一荻和尚，武當的太虛道士，峨嵋的晶瑩居士，崆峒的東門翌和天山派的仲宓！

「當時，這五人都是背叛了師門的叛徒，中原各大門派都在追殺他們，於是，他們五人同病相憐，結盟成爲好友，大家都稱他們爲『中原五逆』！」

司寇朗倫呷了口茶，繼續道：「這五人雖背叛師門，但都身懷各派絕學，爲了逃避中原各派的追殺，立心要得到瀛洲眞人的寶物，以便抗拒追殺他們的人！

「那五人初見我們二人，略感錯愕，但隨即明白，立即展開攻勢。

「一荻和尚雙掌使得虎虎生風，太虛道士的塵拂一拂如網，晶瑩居士的晶瑩劍化作銀霓，東門翌雙刀劈出，仲宓右手持劍，左手持鞘把我們兩人迫得連連後退。

「我們立時背靠背併立，抽出瀛洲雙劍，奮起抗敵，以前我們從未遇過敵人，平日在島上只是師兄弟互相餵招，有時由師傅出招，二人聯防，都只不過是點到即止，並無拚命！因此，被他五人迫得連氣也透不過來！

「可是，拆了百來招，雖屢遇兇險，但我們只守不攻，見招拆招，並未被他們所傷！

「再過五十餘招，我們已開始領略到瀛洲雙劍的巧妙，師兄竺哲長嘯一聲，我們左右雙劍齊出，威力大增，立時與那中原五逆打個平手！

「但畢竟我們內力有限，這五人都是內功深湛，越鬥越勇，尤其是一荻和尚的雙掌，太虛道士的塵拂，把我們迫得喘不過氣來！他們正在得意，師兄竺哲突然一掌劈去晶瑩居士，她是女流之輩，內力比較薄弱，竟被『雲屏掌』拋開五丈之外！

「那時，我們的瀛洲劍法已使得十分純熟，而且萬分合拍，少了一人攻擊，更是威力倍增！師兄突然對我說：『凌虛御空』！我頓時明白過來，我們腳下踏着凌虛御空的絕頂輕功，配合瀛洲左右雙劍，我們的步伐更爲輕盈，左閃右插，使他們眼花繚亂，敗跡已露。

「我精神爲之一振，使出一招『沉腰暗滅』，師兄同時使出『壯士悲秋』，兩招均是誘敵之計，四人見我們同露破綻，立即攻上。

「我立即回招迎上，使出一招『雲泥殊路』，師兄使出一招『立雪坐風』！登時，太虛道士的右手已被我齊腕斬斷，握着塵拂的手已在地下！

「師兄的『立雪坐風』更是不弱，已把一荻和尚十指斬去！兩人同聲慘叫，已滾下山崖！這時，只剩下東門翌和仲宓兩人，我們不再讓他們有喘息的機會，左右雙劍同上，兩人同時被我們刺死！」

倪夫人點頭道：「怪不得爹曾對我說過，中原五逆突然消聲匿跡，原來是被你倆除去的！」

司寇朗倫也噓了一口氣。

倪夫人又道：「後來又怎樣？」

「我們喘了口氣，相視而笑，那時，我們才眞正體會到師傅對我們的恩德，於是我們同時下跪，向着南方齊拜，感謝恩師在天之靈！可是，我們下拜未畢，叢林處已傳出幾聲嘿笑，這笑聲使我們毛髮俱豎！

「跟着嘿笑聲，已有三個奇裝異服的人躍出，這三人身材十分高大，比我們高出半個身，看他們的打扮和臉容，似乎並不是中原人士！

「其中一人操着生硬的漢語道：『瀛洲劍法果然厲害！』我們立刻持劍而立，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三人被中原人士稱爲『異域游魂』，他們都是從西域來的，三人均是碧眼紅髮，虎背熊腰，擺出一副唬人的外表！

「我們當然不會懼怕。三人所持的兵器都不同，一人持叉，一人持矛，一人持的是標槍，因爲三人的兵器都是十分長悍，我們的劍無法伸展至他們的身體，但他們只靠力大，拆式變化不大，也不能傷及我們。

「如此一直僵持了五十招，眼看一路拚鬥下去，雖然我們不會敗下陣來，倒也奈何他們不得！我們已有過合作的經驗，立即踏着『凌虛御空』絕頂輕功，在他們身畔閃縮游身，趁一個空隙，同時刺中他們左右兩人雙臂。

「他們身已受傷，招法立時變亂，而且他們合作不好，使長悍武器又是極其費力，因此，我們使出幾招誘敵虛招，使他們拚盡氣力！

「他們倒也有自知之明，突然，三人暴喝一聲，轉身就走，可是，我們早已洞悉先機，『雲屏掌』立時使出，掌風到處，兩隻『游魂』已被掌風擊斃，另一個身手較爲敏捷，早已奔出十丈，竺哲右手一揚，『披荊輪』已應聲而出，倒斃在地！

「經過兩番大戰，我們都感到筋骨酸軟，但精神却是十分旺盛，而且得知沒有白費恩師心血，因此我們都十分歡喜，休息一會，便繼續出道的旅程！我心內明白，竺哲師兄比我的武功高强，尤其是內力方面更高出我二成以上，一時心裏有點惴惴不安！

「師兄似乎也明白我的心意，他一面走，一面解釋剛才用招法度，並指出我若干弱點，我也一一承教！說到內功方面，他不斷勉勵我，並且安慰我，因爲內功必需用時日浸淫，方有成就，幸好我年紀比他輕，將來必定有更高的修爲！

「行行重行行，忽然，前面出現一個十多丈闊的峽谷，峽谷的周圍盡是錯雜的荊棘，沒有落脚的地方，四面更無其他通道，只有過了峽谷，才可以繼續下山！我們觀察了一會，知道根本無法用輕功躍過去，因爲下面是深不見底的深淵，中間又沒有借力的地方，幸好崖前有無數手臂兒粗的小藤，於是，我們決定攀藤而過。

「師兄功力較高，便由他先過！也許是天意安排，禍害便由此而生！」

司寇朗倫深沉地嘆了口氣。

倪夫人急道：「出了什麼岔子？」

司寇朗倫轉過頭來，面朝東方，那時，東方已露魚肚白，他黯然道：「當他攀着山藤，過了一半，突然，山藤竟附着一條巨大的斑斕花蛇，頭呈三角，一看便知是劇毒的蛇，但他身懸半空，雙手抓藤，無法抗拒毒蛇，我一時情急，兩枚『披荊輪』已疾如電光揚出！」

夫人更焦急地問道：「打死了斑蛇沒有！」

「有，其中一枚打中蛇頭，大蛇立即命殞，可是……可是，另一枚却打中他手持的山藤，那山藤比較幼小，而師兄却全力附着，『赫拉』一聲，他便掉下去了！」說到這裏，司寇朗倫已是熱淚盈眶！

倪夫人也嘆了一口氣，道：「那並不是你的錯！」

「但那枯藤却是我用披荊輪砍斷的，我是難辭其咎！只聽見一聲慘叫，以後便是聲息俱無！之後，我試圖下臨深淵，可是，兩面都是生滿青苔的滑石，試問我又如何能下去救他！一時衝動，竟想跳崖自盡！正要躍下，師兄的瀛洲右劍映着斜陽，射着我雙目，心想：如此一躍，恩師在天之靈，想也不瞑目，左思右想一會，才決定暫時不作無謂犧牲，反而要爲恩師及師兄，出中原作一番大事業，光耀瀛洲一脈！」

倪夫人急問道：「究竟竺哲師兄有無死去？」

「下山之後，內心耿耿不安，因此，做事一敗塗地，什麼也幹過，幸好倒算生活有着，銀両也儲存一些，那時，中原五逆和碧眼遊魂已被我們消滅，武林一片安靜，兩年後，我忽然得知師兄並未死去，於是，我再回秘道，打算向他負荊請罪，以免良心日夜受責！可是，我根本找不到他的踪跡，有人傳他到了扶桑，又有人說他去了北方冰國，我用了一年時間，四處尋找，並無結果，只聽到他雙足已廢！既然無處覓他，我只好收拾行裝，找一個地方隱居，便在這夏寧苦崖建造這司寇堡！

「本來，我想隱姓埋名，但對師兄之事，仍無法忘懷，我日夕盼望他來找我，好好了却此事，可是等了十年，二十年，並無他的消息，爲了使良心好過，也不辜負恩師之托，我便在司寇堡內日夕練功，遇到武林內有事，我也參與其中，並盡力帮助江湖豪傑，因此，江湖上司寇堡日漸略有名聲，江湖朋友並賜我『慈航司寇』外號，總算盡了一份努力，補償過往！

「四十多年來，我仍盼望師兄來堡，可是，到了你誕下斌兒，我却盼他永不現身。」

聽到此處，倪夫人才恍然明白，司寇朗倫日夕滿懷心事的緣由，以前多次追問，都無結果，原來其中竟有這麼一段慘痛因緣！

倪夫人揩乾了淚，安慰着道：「老爺，竺哲師兄是深明大義之人，或許他會明白！」

「不，他既然送來金棺材，又奉上賀帖，枯籐及披荊輪，他殺我之心已是無可挽回，其實，我七十高齡，死亦無憾，只可憐你與斌兒，無端守寡，斌兒又成爲孤兒！」

一時，生離死別之情，夫妻兩人不禁抱頭痛哭。

忽然，門外傳來叩門之聲。

司寇朗倫道：「誰！」

「是在下薄總管！」外面傳來薄總管的聲音。

司寇朗倫道：「你在門外打點一下，招待江湖豪傑的壽筵照常開席，千萬別讓他們知道此事！」

薄總管應聲道：「那……那金棺材如何！」

「抬至西廳，不許任何人入內，打點完畢再來見我！」

薄總管的步聲已遠去。

司寇朗倫揩去熱淚，朗聲對夫人道：「夫人，事已至此，哭也無用，倒不如爲你和斌兒作個打算。」

倪夫人急道：「老爺，你待我恩重如山，我一定要隨你一起，生也好，死也好，我一定不會離你而去。」

司寇朗倫道：「夫人，我知你義比天高，但爲了斌兒，你一定要留下來。」

說起司寇斌，夫人的眼淚已經無法抑止。

「夫人，你立即收拾細軟，與斌兒速離此地，一會，薄總管聽了我吩咐之後，會隨後趕來，斌兒生得聰明伶俐，日後總會幹出一番事業。」

「我一定會訓誨他成人，長大爲你報仇！」

「不，千萬不要叫他報仇！」司寇朗倫厲聲地，把夫人嚇了一跳。

「爲什麼？」夫人奇怪地問。

「人生幾十寒暑，何必使他再有上一代的牽掛，只要他好好成人，爲國爲民，盡一己之責任，否則，我在泉下也不會瞑目的！」

倪夫人的淚水更如泉湧，勉强地點了點頭。

司寇朗倫道：「去吧，這裏一切我會處理的了！」

倪夫人緩緩的站起來。

司寇朗倫從懷中拿了一塊深褐色的古玉，遞給夫人，道：「這是我生平最深愛的玉珮，也是我日夕隨身警惕自己的，上面有『痛問世間，生死爲何』八字，讓斌兒長大後也可知道有過我這一個爹爹！」

倪夫人接過褐玉，情不自禁的伏在司寇朗倫的懷中，盡情地抽泣。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急速的脚步聲。

薄總管氣急敗壞地道：「老爺，那金棺……」

「什麼事？」

薄總管道：「我依你吩咐，使人把金棺抬至西廂，可是，當他們把金棺放下，那棺蓋竟然開了。」

司寇朗倫已不待薄總管再說完，已直奔西廂。

倪夫人和薄總管立即隨着。

西廂內，僕人已全被嚇跑，只見金棺蓋敞開了少許。

「竺哲師兄！」

語聲未完，那棺蓋已被「嘭」的一聲踢起了。

「好一個慈航司寇！」

金棺內已坐着一個白髮披肩的老人。

「司寇朗倫，幸得老天庇佑，你我仍有見面之日！」那白髮披肩的老人聲如裂帛，鏗然有聲。

司寇朗倫顫聲道：「師兄！」

說完便回首對夫人和總管道：「你們先出去！」

那老人道：「這位總管可以先出去，但夫人却一定要留在此地。」

薄總管道：「老爺……」

司寇朗倫厲聲道：「出去，這裏沒有你的事！」

薄總管猶豫不想去，但見司寇老爺如此疾言厲色，只好先行引退。

倪夫人道：「師伯，你是深明大義之人……」

那老人道：「司寇朗倫，你說的故事十分動聽，可惜有些細節還未完全！」

司寇朗倫面如死灰，說道：「我只不過……」

那老人撥開面前的白髮，連聲哈哈地道：「夫人，我也要說一個故事給你聽，

夫人，你不用驚怕，老夫與司寇之間的事，我們會好好了斷，但我要你來評理！」

這白髮披肩的老人，正是竺哲。

竺哲噓了一口氣，道：「尊夫說的故事十分動聽，前半部他與我聯手殺了中原五逆，再殺碧眼游魂之事，半點也沒有虛假，但後半部却與老夫所親歷的不同，他打出披荊輪，砍斷枯籐，爲的不是救我，而是害我！」

司寇朗倫急道：「過去之事，何必再提，我願在你跟前受死。」

竺哲道：「你死了便可補償我的一切嗎？夫人，你聽着，他砍斷枯籐，讓我掉下深淵，爲的是要搶我的瀛洲右劍和淩虛御空卷下，幸好我命大掉下深淵不死！」

倪夫人道：「你胡說！」

竺哲道：「老夫並無胡說，你可以問問尊夫！」

倪夫人道：「老爺，他所說……」

司寇朗倫道：「他並沒有胡說！」

竺哲連聲乾笑，道：「司寇朗倫，你算有點良心！」

司寇朗倫道：「師兄……」

竺哲暴喝一聲，道：「我不是你師兄！」語音如空谷回音，使人耳畔嗡嗡不絕，看來竺哲在這五十年來，內功已臻至爐火純青之境！

幸好倪夫人連忙按着雙耳，但也幾乎被他的聲音震得昏去！

司寇朗倫立即扶着夫人，力按她背後「神道」「靈台」「至陽」「懸樞」數穴，一股熱氣，才使她沒有昏倒！

竺哲嘿笑道：「五十年來，你的內功也大有進展！」

司寇朗倫苦笑道：「師兄，我……」

竺哲臉孔又呈厲色，道：「還有，你從我行囊中取去我的住址，按址前往，後來竟娶了我的表妹爲妻！」

倪夫人凝神的聽着。

竺哲續道：「我表妹聰慧過人，旁敲側擊的探知你謀害我的經過，你却立刻下毒手把她殺了，可惜，我那時雙腿仍廢，未能救她一命！」

涙水已從他雙目汨汨流出，把面前額前一堆白髮漿着，看來更使人驚悸！

司寇朗倫泣道：「是的，是的！我自知作孽太深，恨我年少無知，心胸狹窄，竟造出這一連串令人髮指之事，夫人，我沒有把這事告訴你，只不過讓你留下一個好印象，我曾經是孤兒，我不想斌兒有一段可怖的回憶，而今，你已知道一切了，我也不會抵賴，只不過，請你答應我，千萬不要讓斌兒知道，免他日後爲此事而苦惱半生！」

倪夫人也是明白事理之人，雖然，得知丈夫原來是如此陰險小人，眞不知如何是好！

司寇朗倫道：「師兄，我爲了這兩件事，五十年來沒有半日心內安寧，我已深悔百次，但是事已至此，我豈能再有什麼話可說，我只希望你放過我妻兒，我雖不是大丈夫，但此事由我而來，願受你千刀萬剮！」

竺哲並無答話。

司寇朗倫又道：「夫人，斌兒年幼無知，好好教誨，古人道一失足成千古恨，何況我二道失足，更何以堪？而今，我能受師兄親手所斃，我死也瞑目，在斌兒跟前，更絕口不能提仇恨二字！」

他回首望着竺哲，道：「師兄，我只求你放我妻兒，別無他求。」

竺哲道：「去吧！」

司寇朗倫聽了此言，如獲至寶，輕聲道：「芝蘭，你去吧！斌兒有幸，還有娘親！」

倪夫人聽到丈夫喚着自己的閨名，知道他心意已決，一陣鼻酸，仍強忍眼涙，向着白髮老人，低首三拜，才戀戀不捨地離開了西廂。

司寇朗倫隨即跪在師兄竺哲跟前。

竺哲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遠遠傳來一陣呼喝之聲。

司寇朗倫道：「今日是我的賤辰，薄總管好好的照顧他們，師兄不用費心！」

竺哲道：「既是你的生辰，你也應該好好喝一杯吧！」

司寇朗倫道：「五十年來，唯有而今，我才覺得心頭輕快，只望師兄高抬貴手！」說完之後已閉目待死。

竺哲沉吟了一會，道：「你快去與江湖朋友喝一杯壽酒，然後再來受死吧！」

這話大大出乎司寇朗倫的意外，還以爲一時聽錯。

竺哲道：「去吧，你永遠無法逃出我的雙手，快去喝你最後的一杯吧！」

司寇朗倫仍然跪在地上。

突然，竺哲從棺中躍起，一脚踢出，已把司寇朗倫踢出西廂之外。

司寇朗倫立即起來，心想師兄雙腿已復原，心頭的壓力稍爲減退，略整衣衫，便逕往前廳。

大廳中已是筵開百席，羣豪對司寇朗倫是十分敬仰，因爲這五十年來，他爲武林人士，扶危濟急，並沒有人知道他往事，因此才稱爲「慈航司寇」！

薄總管正在週旋賓客之間，羣豪均是江湖人物，不拘小節，他見司寇朗倫正從西廂出來，立即朗聲道：「司寇堡主來了！」羣豪喝了半天，仍未見主人現身，各人雖無拘於世俗禮節，但總渴望見到這位壽星公。

司寇朗倫不愧爲一代堡主，當他步入大廳，羣豪均回首翹望，一時鴉雀無聲。

好一個司寇朗倫，雖然連夜遭此巨變，仍是精神奕奕，眉宇間雖有隱憂，旁人並不容易發覺。

他走到大廳中央，抱拳道：「多謝各位英雄賞光，在下因瑣屑俗務，未能親身迎迓，還望各位見諒！」

立時，羣雄你一言，我一語，均是謙虛客套恭維之話，薄總管已遞上杯酒。

司寇朗倫舉杯道：「招待不週之處，請各位包涵包涵，在下敬各位一杯！」

羣雄轟然叫好，紛紛乾杯。

席中多人曾受司寇堡主恩惠，因此紛紛舉杯，司寇朗倫亦無推辭，連飲數杯。

×　×　×

再說竺哲坐在金棺之中，一時思潮起伏，想起五十多年來，日夕企盼之時刻終於來臨，心下有說不出的歡喜，當年與師弟同出祕道，滿懷豪情壯志，盼望回到中原，創一番事業，那知竟被師弟陷害，使

他四十年內身陷深淵，滿胸寃鬱，無處向人訴！

當他掉進深淵之時，滿以爲一命嗚呼，那知深淵之下，竟是一個泥沼，但在下墮之際，雙腿被突出的石頭碰到，雙腿已廢，無法動彈。

他本想撞石自毀，但想到深仇大恨，如此死了，實在太便宜了司寇朗倫，竺哲因過慣荒島生活，爲人並無機心，本來以他的武功，並不會那麼容易便被司寇朗倫陷害，但司寇朗倫早期過着顚沛流離的生活，暗算他人求存之道，早已了然於胸，因此竺哲才會着他道兒。

深淵內有此些菌簟之物生長，竺哲便靠這些東西活命，幸好他過慣山野生活，熟知何類菌簟可吃，但雙腿不能動彈，只有坐在泥沼之中，閉目練功，才可渡日。

過了一段時期，他已能在黑暗中視物，便抽出懷中的凌虛御空卷下閱讀，在此寧靜無擾的環境下，專心致志，竟能悟出更多前所未有的武功。

但日夕盼望雙腿復原，可惜受傷太重，而且有些筋絡已斷，總無法自癒。

一日，爲了排遣孤寂，在深淵內大聲誦讀凌虛御空內口訣時，竟發覺這些口訣並不只是輕功身法那麼簡單，再用心研究了一番，發覺字句行間，隱含易筋之法！

這一苦心悟道，竟費了數年時日，漸漸，他已明白其中道理，按着自己的領悟，雙腿日漸有力，並能從池沼中站起來！

當時他高興萬分，狂喜之際，揮動拳脚，發覺自己功力大進，已非昔日之竺哲！

本來，他想立刻爬出深淵，逕往找司寇朗倫，報此深仇大恨，可是，他不明白爲何內功會如此精進，後來才發覺深淵內的泥沼，比一般泥沼不同，能助人運行血脈，因此，他才能配合了凌虛御空口訣，自癒雙腿！

武學之道，深邃無比，一日學上，便嗜之如毒，心念一時忽忙離開此地，日後再無機緣得此天助，於是，又擱下了報仇之心，浸在泥沼內，把恩師所授，加上自己的數年內的心得，一一印證，於是，武功大進，內功更入前人未到之境！

眼看武功有成，於是，便運勁全身，不費吹灰之力，便從深淵內躍出！

那時，司寇朗倫已建了司寇堡，並且在江湖上甚有名聲，本來，以竺哲當時的武功，也很容易報此大仇！

他從深淵出來，首先回到自己的故里，發覺自己的表妹竟已下嫁此人，而他又無其他親屬，況且內功精進，心胸廣闊，一時也未急於復仇！

念到司寇朗倫是他表妹夫，而且他因年幼被人無端迫逼，因而常存小人之心，也全不能怪他！更重要的一點，司寇朗倫那時在江湖豪俠之中已有「慈航司寇」之稱，大家視之爲武林救星，自己貿然出手，殺他是不成問題，但天下又有幾人相信他曾是個陰險小人！那時，自己反而淪爲天下罪人，那麼這段仇恨更是糾纏不清！

只好扮作閒人，日夕遊山玩水，倒也樂也悠悠！

一幌便是幾十年，報仇之心更淡！有幾次午夜思量，心仍不甘，便四出找司寇朗倫！

也許是天意安排，兩人始終未有機緣遇上。

一夕隅在江湖之中，得知司寇夫人已逝，那時他已踏入六十高齡，報仇之心又熾，却又遇到黃河泛濫大災，竺哲是仁心大俠，眼看天下均受天災蹂虐，又再擱下報仇之心，在黃河一帶，暗中盡力打救民生痛苦！

本來，見盡天下人生苦況，與自己的遭遇比較，更覺報仇之事，實在並無意義，可是，當他知悉司寇夫人有可能是被司寇朗倫殺害之時，一腔怒火，再無法壓制下來，決心在他生辰之日，了斷此事！

並且要在羣豪聚首之日，公開這一位「慈航司寇」之陰私，好讓天下的英雄得知！

想到此處，他已緩緩站起來，正想走出大廳！

忽然，一陣孩提之聲傳來！

走進西廳的正是司寇斌！

司寇斌眼看此白髮披肩老人，倒也楞住一會，但他却並無害怕之色！只好奇地望着竺哲。

竺哲望着這位孩兒，也一時呆着。

這孩子極其酷似司寇朗倫幼時，一時，往日與師弟在荒島中生活，與恩師學武之事，一幕幕出現腦海！

司寇斌見這老人呆站着，便大着胆兒，走前兩步，弓身道：「伯伯！」

竺哲才如夢初醒。

司寇斌又道：「今日是我爹爹拜壽，伯伯去大廳喝杯酒吧！」

雖然司寇斌年紀甚不，但機靈過人，口齒伶俐，甚麼人見他也會憐惜幾分！

竺哲正想答話，外面又傳來倪夫人之聲：「斌兒！斌兒！你走到那處？」

語聲未畢，倪夫人已站在西廳門外，只見孩兒站在竺哲跟前，心想丈夫與此人有重大過節，一時不敢再踏進一步，只望着斌兒！

倪夫人焦急道：「師伯——」

竺哲嘆了一口氣道：「你進來吧！」

倪夫人連忙踏進廳內，但仍未敢走近斌兒。

倪夫人道：「師伯，拙夫之事，我已明白，但這是小兒，師伯你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

她已無法再說下去。

竺哲凄然地說道：「好吧！你抱走孩兒！」

倪夫人如獲大赦，急忙走到孩兒的身畔。

那知，司寇斌却走向竺哲，嘻笑道：「伯伯，這裏沒有人跟我玩，你和我玩一會吧！」

倪夫人正要抱起斌兒，竺哲慈祥地接道：「孩子，我和你玩一會吧！」

一個孤寂老人，見此孩童，也不禁動了童心。

只見一老一少，在廳中玩耍！

倪夫人也無他法，只有乾着急，只望早點抱起斌兒，離開此兇險之地！

過了一盞茶的工夫，司寇朗倫已回到西廳，只見孩兒與竺哲正在廳中嬉玩，不禁大驚！

司寇朗倫道：「孩兒不得無禮！」

竺哲剛抱着司寇斌，回首見司寇朗倫已回到廳前，便立刻把司寇斌放下。

司寇朗倫厲聲叱喝道：「夫人，你爲何——」

竺哲道：「你不用驚怕，你我兩人之事，罪不及你妻兒！」轉首對司寇斌道：「孩兒，你先與娘親回去，日後再玩！」

司寇斌從未見過父親如此疾言厲色，便立即走回娘親的身畔，倪夫人也把他抱起。

司寇朗倫吁了一口氣：「夫人，你去吧！」

倪夫人知道此事必須了斷，便逕自抱着斌兒，走出西廳，走了兩步，回首看着夫婿。

司寇斌忽道：「伯伯，你答應我下次再玩！」

話未說完，倪夫人已把他抱出外面。孩聲遠去，廳內一片沉寂。

司寇朗倫緩步上前，弓身跪下，俯首待斃。

此時，只待竺哲一揮手，兩人數十年來的仇恨，便可全然了却！

可是，司寇朗倫等了一會，仍未見師兄下手。

他抬頭一看，只見竺哲兩眼含淚。

司寇朗倫道：「師兄，我已了無牽掛，請……」

竺哲突然長嘆一聲，道：「算了，看在你孩子的面上，你我之事，算了！」

「師兄……」

竺哲道：「你去吧！」

可是，司寇朗倫並不起來，仍跪在地上，坦然道：「我作孽甚深，日夕受良心之責，只是，不敢踏上黃泉之路，只是愧見恩師！」

說完後，竟自擧雙掌，拍向天靈蓋！

竺哲正要阻止，已來不及，血絲從司寇朗倫指間溢出，身體已頹然倒地！

五十年來仇怨，就此化作烟雲！

竺哲一時也茫然不知所措，眼看師弟在跟前自盡，本來應是身心舒暢，奈何司寇斌無邪童聲，仍在耳畔，反而覺得有點不安！事已至此，竺哲只好長嘆一聲，飄然遠去！

母子離亂　遭遇不同

且說倪夫人抱走斌兒，會同薄總管，一起從司寇堡後門逃出，直往人烟稀少的山徑走去，因爲他們都害怕那白髮老人突然改變主意，會危及這司寇家唯一血脈！

走了幾天，見後面並無人來追趕，才安了心，一路吃着帶出來的乾糧，摘些野果，並無飢餓之苦。

曉行夜宿，翻山越嶺，不知走了多少時日。

一日，行至一山頂，已見暮色蒼然，薄總管見遠處有一山洞，便打算往山洞歇宿一宵。

那知，到了那山洞口，却聽到洞內傳出金鐵交鳴之聲，倪夫人抱着孩兒，躲在樹叢，薄總管在洞口探望，只見洞內有二人正在持劍拚鬥。

兩人都是手持長劍，左面一人，衣服煌然，看來似是出身高尚；右面一人却是灰布長袍，是個草莽之夫！

兩人衣飾不同，招式更是大異！

穿華服的人，持着一柄精光閃耀的長劍，劍法十分凌厲，招招向那灰衣人要害刺去！

灰衣人手持的却是一柄全黑的長劍，劍身比一般劍濶得多，只見他游身躲避，眼見那華服的人正要刺到，却被他的黑劍輕輕撩開！

看來兩人功力悉敵，打個平手！

薄總管屏息靜氣，不敢稍爲移動。

又見他兩人過了百來招，銀劍如萬度虹霓，黑劍也如中流砥柱，各不相讓，使薄總管看得眼花繚亂，心中雖記掛着倪夫人與斌兒，但又不敢走開，如果被這兩人發覺，一定沒有性命，自己受害也不打緊，最怕的是連累夫人和斌兒！

倪夫人在樹叢中等得不耐煩，斌兒更低聲嚷着要出去，於是，她放輕脚步，抱着斌兒走到山洞旁。

司寇斌看見洞中兩人正在搏鬥，不覺的「呀」的叫了一聲！倪夫人要掩着他的咀也來不及！

那兩人立即停劍，竄身出洞。

那華服的人喝道：「什麼人？」

薄總管正想拉起倪夫人就走，那知那灰衣人早已游身閃躍，站在他們跟前。

灰衣人喝道：「你們兩人在此處作什麼？」

華服者也趕上來，說道：「竟是個孩子！」

薄總管立即用身擋着孩子及夫人，道：「在下路經此地，無意打擾兩位！」

灰衣人道：「你們是什麼人？」

薄總管回答道：「在下是司寇堡的總管！」

司寇堡名滿天下，無論黑白道上的人，總會留下幾分薄面，那知反惹上殺身之禍！

那華服者厲聲道：「是慈航司寇的司寇堡？」

薄總管點了點頭，以爲他會就此放走三人。

那知，華服者怒道：「天網恢恢，司寇堡的人竟會落入我的手中！」

說畢便擧劍向薄總管當胸一刺。

薄總管雖是司寇堡中總管，但未入堡中之前，也是江湖中好手，外號「落櫻客」，使得一手落櫻掌，年少時落草爲寇，幸得司寇朗倫援手，從獄中救出，才成爲司寇堡中的總管，他爲報司寇朗倫的恩德，不再出江湖，此時，更是身受司寇朗倫寄妻托孤的重任，本來不想與這二人相鬥，才說出司寇堡之名！

「落櫻客」薄丘眼見長劍將及，忙側身避過，並使出「落櫻滿天」和「櫻揚天際」兩招，化解了華服者的劍招，並護着身後的倪夫人和司寇斌。

薄丘道：「閣下是——」

那華服者又說道：「司寇堡下果有能人？」

他口雖說話，但手並無停下，又再刺了兩劍。

薄丘連忙使出落櫻掌，與他鬥了十來招。

一幌身跳出三丈，並拉開了倪夫人，示意她快些逃走，但華服者並沒放過他。

薄丘道：「司寇堡不殺無名之輩！」

那華服者道：「我是孤臣郭中天！」

那灰衣人也接口說道：「我是孽子顏睜！」

這兩人正是黑白道人見人怕的「孤臣孽子」兩人！這兩個人不正不邪，獨來獨往。

兩人都同是孤兒，氣味相投，結成一對拜把兄弟，不知爲了什麼事竟在洞中決戰！

薄丘說道：「司寇堡與兩位並無什麼過節！」

孤臣郭中天道：「慈航司寇爲了幫助江淮雙俠，破壞我倆的好事！」

司寇朗倫一向扶危濟困，薄丘一時也想不起什麼時候得罪這兩人！正想解釋，孤臣又再擧劍。

孤臣道：「老弟，殺了此人再說！」

孽子應了一聲，同時揮劍直進！

薄丘落櫻掌了得，但如何能及孤臣孽子兩劍齊進，鬥了七十來招，薄丘已呈敗象，加上他空掌對付二人利劍，無法施展落櫻掌的精妙招數。

忽然，兩人劍伸左右，露出大破綻，薄丘立時雙掌齊出，直劈兩人，但是，孤臣孽子兩人使的是誘敵之計，薄丘雙掌未老，左右兩脅已被兩劍插入！

兩脅是人身要害，薄丘如何能抵受，一聲不響，早已魂歸天外！

孤臣孽子二人齊聲哈哈大笑。

孤臣郭中天道：「這裏還有一個女人，一個孩子！」

孽子道：「看來這兩人無法逃去，讓我們解決我倆之事才再打算！」

倪夫人雖懂武功，但眼看薄丘已被他們刺死，自己的武功根本敵不過二人，只好抱着斌兒，聽天由命！

孤臣孽子二人又再酣鬥。
鬥了差不多一個時辰，仍未分勝負。

孽子顏睜道：「兄長，我們所作的事，天理難容，還是放開了吧！」

孤臣郭中天嘿笑連聲，道：「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

孽子道：「這又何必？」

孤臣道：「我心意已決，除非你殺了我！」

這時，忽然洞頂有一黑物墮下。

孽子一時看不清楚是什麼東西，連忙擧劍一擋，劍已擧起，全身要害盡露，孤臣見機不可失，便連施五招，孽子早已驚覺，可是，避了四招，第五招却如何也無法擋開，左胸被刺個正着！

孤臣縱聲大笑道：「這蝙蝠助我一臂之力，蝙蝠蝙蝠，天將降福於我！」

孽子顏睜已倒在地下。

孤臣把劍插入劍鞘，望着倪夫人，道：「而且還賜我這一個美人兒！」

倪夫人見此狂徒，立即使出兩招，可是，那兩招又豈能逃出孤臣的魔掌，只見他伸出右手，連揮幾下，已點了她身上幾處大穴，倪夫人癱瘓在地！

孤臣俯身把倪夫人抱起，看着她如花美貌，更是得意的狂笑幾聲！

這時，却不見了司寇斌，不知他去了那裏！

孤臣也不以爲意，携着倪夫人飛身出洞。

× × ×

原來司寇斌躲在洞角一塊大石後面！

他眼見薄總管被殺，孤臣孽子兩人劇鬥，在他幼小的心靈內，已意味着自己處身兇險，便趁他們不在意的時候，閃身躲在石後，當他見孤臣抱起他的娘親時，便想撲身出來，但孤臣幾聲狂笑，却嚇得他不能動彈！

他究竟還是五歲小孩，見此刀光血影的場面，早已驚至面無人色，當孤臣出了洞口，他才猛然驚覺，禁不住大聲哭泣起來！

哭了一會，外面並無動靜，便大着胆子從石後走了出來，只見地上躺着兩具屍體。

忽然，孽子發出了一聲呻吟。

他站着看了一會，原來孽子顏睜並未死去，而且已經甦醒，只是受傷不輕，無法起來。

司寇斌見他身體略動，便慢慢的走上前去，輕聲道：「伯伯！」

顏睜聽到叫聲，慢慢張開雙目，有氣無力地道：「呀！孩子，你還在這裏？」

司寇斌又走前兩步，道：「伯伯！」

顏睜身體略爲移動，觸及傷口，又呻吟了一聲。

司寇斌道：「你很痛嗎？」

顏睜點了點頭，又閉上了眼睛。

司寇斌走近他身旁，輕輕推了顏睜一下。

顏睜看着這天眞無邪的小孩，慘然苦笑道：「我很口渴，可惜你是個小孩！」

司寇斌聽了他的說話，看看四週，只見山洞進口處正有水滴下，不用吩咐，便逕往洞口，用雙手掬了一些清水，送到顏睜口邊。

這少少的水對顏睜來說，簡直是楊枝甘露，本來，杯水車薪，實在無際於事，但司寇斌摯誠的行徑，來回掬了幾口水給他喝，却燃起了他對求生慾望的火焰！

來回幾次，司寇斌已是滿頭大汗，顏睜苦笑地道：「你眞是個好孩子！」

孽子顏睜，因父母早死，寄居親屬之家，日夕受到別人的排斥與漠視，變成孤癖任性，長大後在江湖獨來獨往，除了與拜把兄弟孤臣有些投契外，何曾嘗過半點人生溫暖？眼見司寇斌爲他掬水解渴，心中所感受的溫情，眞難以忘懷，頓覺人間溫情尚在。

顏睜感激道：「孩子，看我懷中還有藥瓶？」

司寇斌立即伸手入他懷中，摸索了一會，果然發現一個翠綠的玉瓶。

顏睜一見此玉瓶，色然以喜道：「孩子，你試把蓋瓶拔開，把藥末倒進我的口內！」

司寇斌端是聰明伶俐，把玉瓶瓶塞拔起，小心翼翼地把藥末倒進顏睜口內，並且掬了一些水給他服下。

服了藥後，顏睜閉上眼睛，仍躺在地上。

司寇斌見他不動，推了他幾下，仍無反應，一時心急，便「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顏睜連忙張大眼睛，道：「孩子！」

司寇斌見顏睜並沒有死去，又破涕爲笑！

顏睜道：「伯伯需要休息一會，你看看那人有沒有乾糧留下，如果有的話，快吃一些！」

司寇斌被他一提，感到十分飢餓，幸好薄丘懷中，仍有乾糧，立即大嚼一頓，自己又往洞口喝了幾口水，一會，便躺在顏睜身旁沉沉大睡。

當他醒來的時候，顏睜已坐在他的身旁，打坐運功，正全神貫注的用功療傷，顏睜雖受了孤臣郭中天一劍，幸好只是皮肉之傷，並無傷及內臟，吃過他自己的金創療藥，性命倒也無妨！

直至翌日早晨，身體略有起色，但失血太多，仍感乏力，司寇斌也拿了一些乾糧餵他，元氣稍爲恢復。

一老一少就在洞中渡了幾日，顏睜已能站起身來，司寇斌十分歡喜。顏睜見目下已無大碍，便把薄丘的屍體簡單埋葬，叫司寇斌拜了一會，便携着司寇斌走出山洞，直往江南，以免被孤臣發現。

司寇斌雖念着娘親，但暫時無法可想，只有跟着孽子顏睜，他一路好言安慰，這時，兩人經此大難，感情比父子還要親切！

× × ×

且說孤臣郭中天，抱着倪夫人下山，他熟悉山中路徑，走了一夜，曙光初露之際，便到了一處市集。

市集熙來攘往，他爲了避免行人耳目，就在一間名爲「迎賓客棧」落脚。

倪夫人被他抱在懷中，一夜未敢閉眼，只覺得兩旁樹木倒退，耳畔風聲呼呼，可恨她被郭中天點了幾處穴道，無法動彈，唯有聽天由命。

來到客棧，郭中天叫了些酒菜，又解開了倪夫人的穴道，正想與她一起進食。

倪夫人穴道既解，但仍覺得全身無力，念及自己孩兒，立即跳起來奪門而出。

郭中天那肯放過她，三招兩式，又把她擒回。

郭中天道：「你先吃些飯菜，等你恢復體力，再與我較量三招，如果在三招之內，我不能勝你，那時候，海闊天空任你走！」

倪夫人起初仍不理會，可是飢腸轆轆，又不知孩兒生死，只好負氣地吃了一些稀飯。

飯後郭中天吩咐小二買了一些衣服回來，說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道理，才哄使倪夫人也換上了男裝。郭中天換過衣服，梳洗一番，倒也神丰俊朗。

却原來孤臣郭中天，出身高貴，曾任朝中一員小吏，本有胸懷大志，好好爲朝廷盡一分力，幹一番大事，可是他職位低微，言行無力，不但沒有機會讓他發展他的抱負，反而遇到朝中高官壓力，掉了烏紗！

幸好他自幼文武俱習，幼時曾得一異人指點，武功比尋常人高出許多，況且他自知任大事之人，定必要有眞材實學，因此，他在文武兩方面，隨着年齡增長，與時俱進！掉了烏紗之後，滿懷激憤，心想：官旣塲不得意，在江湖也許能一展身手，於是，投身江湖，經過十年浮沉，也弄得一個名頭！

他人在江湖，心內却仍熱衷於政事，希望憑自己的武功與才智，出人頭地，創一番轟轟烈烈的事蹟！

因爲他曾出任官吏，行事又有點乖僻，因此，人人稱他爲「孤臣」，他也不以爲意，自從他偶然在江湖中得遇「孽子」顏睜，兩人均是行徑異常，十分投契，便結爲拜把兄弟，一時並稱「孤臣孽子」，倒也傳爲佳話。

但兩人又爲什麼在山洞內拚命？

却原來「孤臣」郭中天的野心被西域一小國君主得悉，眼見「孤臣」在中原朝野俱不得意，而此人有一身武功，正好加以利用，以其滿足一項大陰謀！

這個小國名爲「大月氏」國，是匈奴一個支族，近年來勵精圖治，倒也人强馬壯。大月氏國君主是一個女中豪傑，名爲日宿（草頭．以下同）公主，從她謀臣口中，知道中原民豐物阜，江山如畫，因此，她極想染指中原，便派人在中原籠絡有識之士，對於身懷武功之人，更是禮賢下仕。

「孤臣」郭中天在宦途失意，而今遇到有人賞識，那份知遇之恩，非筆墨所能形容，立即與拜把兄弟「孽子」顏睜商量，滿以爲他一定大表讚同，那知顏睜爲人率直，對於國家大事，坦然斥之，反而勸他勿爲個人榮辱，而躭誤國家，成爲千古罪人，兩人一言不合，便相約在洞中比武，那知倪夫人與薄總管帶着司寇斌却遇上他們。

倪夫人被迫換上男裝，隨着郭中天西去，一路上十分平安，兩人早已換過坐騎。倪夫人曾多次在途中偷走，但她總逃不過郭中天，後來，郭中天索性僱了一輛馬車，把倪夫人穴道封了，讓她坐在車廂中，免得惹人注目，躭擱行程。

這一日，來到邊府，這小鎭也十分繁盛，他們落脚在鎭中最大的旅館「邊關旅舍」。

當郭中天安頓了倪夫人在房間內之後，便隻身出了旅舍，在鎭中四處蹓躂。

忽然，迎面來了一個身材極爲高大的男子，只見他碧眼鬈髮，雖然是一身中原人士打扮，但很容易看出他並不是本土人士，這是邊界地區，已有很多西域人出沒，郭中天也不爲意，正想繼續前行。

行了兩步，聽到背後一聲巨响：「野種！」

郭中天雖出身高尚家庭，但命蹇時乖，最憎恨那些恃着權勢，欺壓別人，因此，他立刻回過頭來。

只見那碧眼鬈髮的大漢正喝罵一小孩，看來那小孩正爲一些事與這大漢糾纏，那小孩身材瘦削，滿面菜色，死命的拉着那大漢。

那大漢似乎十分憤怒，正要動手打那小孩。

這時，已有很多人圍着觀看。

郭中天也走進人叢。

那小孩氣咻咻地道：「你打翻我的羊奶，還不賠給我？我要和你拚命！」

那大漢雙手一揮，小孩子像斷綫的風箏，被拋出十丈以外！

可是，那孩子並不氣餒，從地上爬起，又再撲向那大漢，一連幾次，總被那大漢踢開。

人羣中你一言，我一語，有兩個看不過眼的漢子，已躍出來，向那大漢攻擊。大漢身材高大，力氣如牛，兩個莽漢那是他的手脚，轉眼又被大漢踢開。

這時，羣情開始洶湧，都是指責這大漢欺負孩子，憤憤不平，有些更磨拳擦掌，但眼見兩個漢子也不是他的敵手，所以不敢趨前。

那碧眼鬈髮大漢見人多勢衆，便把佩劍連着劍鞘抽出來，希望嚇退這羣人，以便脫身。

郭中天本想挺身而出，但身有要事，不想惹事生非，可是，那大漢的佩劍却十分特別，這劍比一般劍長得多，最令人注目的是劍鞘上竟有一朶黃花！

看到這朶黃花，他立即跳上前去。

「請這位大爺暫時停手！」

那大漢見有人撲上來，立即抽出長劍，但聽到他的話，又停了下來。

郭中天說道：「哥兒，他打翻你的羊奶？」

那孩子眼含着淚，滿臉塵土，點了點頭。

郭中天從懷中拿出一些銀兩，給了那小孩，又扶起那兩吃了虧的漢子，也給了他們一些銀兩，輕聲地叫他們離去。

那孩子與兩漢子，見有人評理，又得了銀兩，也默然離去，人羣見這一場小風波已告一段落，便一哄而散。

碧眼大漢想不到竟有人爲他解圍，也抱拳道：「多謝這位大爺！」

郭中天笑口道：「黃花遍野！」

那碧眼大漢有點愕然，隨即答口道：「綠旌蔽空！」

兩人相視大笑！

原來這兩句話是日宿公主頒下的暗語，這大漢正是日宿公主手下一員大將，正在邊府找尋郭中天！

那大漢忙說道：「在下拓拔博！閣下是——」

郭中天道：「在下郭中天！」

拓拔博道：「我找得你很苦！」

郭中天道：「拓拔大爺，在下旅途躭擱，誤了些時日，幸好在這裏見到你！」

拓拔博道：「我在這裏已候你多時，這裏說話不便，請隨我來！」

話畢便逕往東行，出了市鎭，脚程突然改快，幸好郭中天輕功造詣不凡，沿途跟着，沒半點兒落後，走了半個時辰，那拓拔博才停下來，見郭中天從容不迫，不咻不喘，高興地說道：「郭大爺這身手不凡！」

郭中天道：「大爺輕功卓越！」

拓拔博道：「請進舍下！」

前面是一間普普通通的村屋，但進了大門之後，却是另有一番景界！

屋內陳設也十分精緻，與中原富戶並無異樣，僮僕奉上香茶，但並不是中原的小巧茶杯，却是一隻大碗！看來這位拓拔博仍未改變西域的習慣！

拓拔博屏退了下人，嚴肅地道：「郭爺，陛下已下了密旨，請郭爺立即隨我回去大月氏國，有要事奉商！」

郭中天道：「什麼時候動身？」

拓拔博道：「明天！」

郭中天說道：「在下正有一個不情之請！」

拓拔博道：「什麼事？」

郭中天道：「我本答應陛下獨身前往，不過，現在却多了一位女子同行！」

拓拔博道：「你的夫人？」

郭中天笑着道：「快要成爲我的夫人了！」

拓拔博道：「既是你未來夫人，那也沒有什麼問題！」說完這後，便拍了兩下手掌。

一個僕人從後面走了出來，拓拔博向他低聲說了兩句，那人退出，不一會，那僕人捧着一個十分精美的檀香木盒，恭敬地遞上。

拓拔博道：「這是陛下送給郭爺的小小禮物！」

西域之士，並不講究什麼禮法，因此，拓拔博也隨隨便便的把日宿公主賜下的禮物交給郭中天。

郭中天恭敬地接過來，道：「多謝公主賞賜！」

拓拔博道：「你打開看看！」

郭中天出身朝庭，深明一切禮法，但見他那麼隨便，也就順着他意，把盒子打開。

只見盒中透出異彩，竟是一塊晶黃的琥珀，全無瑕疵，端的是寶物！

拓拔博道：「這只是小小的見面禮，將來……」他沒有再說下去，只是哈哈大笑！

郭中天道：「在下當盡棉力！」

要事談畢，兩人又談論了一些中原之事，晚餐之後，才告別回到旅舍。

郭中天十分高興，多喝了幾杯，帶着醉意，回到房間才想起倪夫人還沒有吃晚飯，他立刻吩咐小二，準備了酒菜，與倪夫人再乾幾杯！

只見倪夫人仍直挺挺的躺在床上，郭中天連忙解開了她的穴道。倪夫人這半個多月來，已習慣了這種生活，也沒有多言，與郭中天一起吃飯。

郭中天又喝了幾杯，酒意更濃，只見倪夫人臉如桃花，燈下看美人，更爲嬌艷動人！

倪夫人見他一雙色迷迷的眼，已下了戒心，可是，當她想趁他不在意之際，奪門而出，而郭中天醉裏三分醒，那會輕易讓她逃脫！

郭中天擁着倪夫人，把她放在床上。春睡海棠，郭中天按捺不住了！强力之下，佔有了倪夫人的身子！

獸性已發，郭中天疲倦欲死，加上酒意，已如爛泥的睡在床上。

倪夫人含着淚水，一時茫然不知所措，她坐了一會，起身離床，突然腦海只有一個念頭：「逃！」

她立刻穿好衣物，見郭中天衣服中有一木盒，便順手拿起，衝門而出。

本來，倪夫人應趁此時刻，手刃仇人，但她在此昏亂之際，神智不清，竟未想到殺此禽獸！

倪夫人見路便跑，並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到了天亮，筋疲力盡，暈倒在道旁。

不知過了多少時刻，她才甦醒過來，發現自己竟躺在一張木板床上！

她想起來，可是，全身乏力。

忽然，一個滿頭銀髮的老婦已站在床前，厲聲道：「不許動！」

倪夫人被嚇了一跳，更無法動彈。

那老婦人神情肅穆，眼中露出一股惡毒之意，但幸好她並沒有什麼行動，每天按時送上稀粥和藥物，過了十天，倪夫人的身體才有起色！

倪夫人心裏覺得十分奇怪，這老婦人面孔一直都是緊繃繃的，可是，她又爲什麼要醫治自己？

那天，倪夫人吃過稀粥，發覺身體已完全復原，便起來在室中走動，走至窗前，眼看外面一片葱綠，四面却是高山，看來這是一個山谷。

她回轉身來，正想往外面走走，只見那銀髮老婦不知甚麼時候，已站在門口。

那銀髮老婦看了倪夫人一會，道：「你究竟是誰？」

倪夫人道：「小女子……」她期期艾艾，不知怎樣說才好，因爲那老婦人的目光實在太淩厲了！

那老婦人道：「這琥珀是你的？」

倪夫人看看桌上，果有一塊晶黃琥珀，放在一木盒內，正是那天她從郭中天衣物中順手拿來。

「那是……」

老婦人道：「你再有半點隱瞞，立即斃在我拐下！」說完之後，把手中拐杖一抖，竟把地下泥土震裂！揚起一片塵土，倪夫人一時更不知如何是好。

老婦人見她默然不語，知她恐懼自己的震怒，隨即改變語氣道：「請問姑娘貴姓，爲何暈倒在道旁？」

倪夫人見她語氣較爲溫婉，但壯着胆子道：「小女子受惡人所迫，一路沒命奔跑，多謝婆婆救命之恩！」說畢即盈盈下拜。

老婦人道：「罷了，這只是舉手之勞，不用言謝，我只想知道這琥珀來歷！」

倪夫人說道：「這是賊人身上的東西，我不過順手拿來，根本不知道是一塊琥珀！」

老婦人道：「這是西域大月氏國之物，爲何竟在這賊人身上？」

倪夫人事實上並不知道此琥珀的來歷，心內又恐懼如果說出自己身世遭遇，又不知這位老婦人背境如何，如果她與郭中天有淵源的話，自己豈不是又自投羅網？

那婦人見她低頭不語，嘆了口氣道：老身先夫便是被此琥珀主人所害！我日夕盼望找得此人，替先夫報仇，所以我才對你出此惡言！請姑娘勿見怪。」

倪夫人問道：「尊夫是——」

老婦人提及去世的丈夫，早已滿眶淚水，道：「先夫是『赤焰鳳』雷炎！」

倪夫人道：「是否那位在江湖上以火焰暗器而出名的赤焰鳳？我也曾聽拙夫說過！」

老婦人道：「正是！姑娘也是江湖中人？」

倪夫人道：「那麼，婆婆是『赤焰凰』褚冷？」

「老身正是！」

原來這老婦人正是赤焰凰褚冷，十年前，兩人在江湖上被稱爲「赤焰鳳凰」，同練一種奇門暗器，此種暗器極其怪異，當暗器發出，暗器上便會產生火焰。本來，暗器是乘人不備，或鞭長莫及之際才會使出，但他們却能發出帶有火焰的暗器，一般人對火光特別容易察覺，可是，他倆火焰暗器一發，江湖上沒有幾個人可以逃出生天！從此可知他們發暗器的手法已臻至高境界！

他倆嫉惡如仇，在江湖上雖不是名門正派，但也得江湖中人敬仰，可是，玩火者自焚，赤焰鳳雷炎却被人用火燒死，也許是老天安排如此！

倪夫人早已聽過司寇朗倫提及這兩夫婦之事，知道他們並不是邪惡之人，倒也鬆了一口氣道：「在下是司寇朗倫的繼室倪氏！」

赤焰凰褚冷道：「是名聞天下之慈航司寇？」

倪夫人點了點頭。

褚冷道：「可惜我們夫婦未能與司寇堡主會面，但我倆也知道他爲人正直，使人欽敬！」

於是，倪夫人便把這兩個月來的遭遇告訴了赤焰凰褚冷，當她提及丈夫孩兒之時，忍不住淚如雨下。

褚冷道：「這可惡的孤臣郭中天，竟然做出此種逆天之事，如今他要往西域，看來一定與這琥珀有關！」

倪夫人揩乾了淚水道：「婆婆，究竟是否郭中天害死雷老前輩的？」

褚冷道：「聽你道來，這郭中天只有廿來歲，出道沒有幾年，沒有理由是他的，但他身懷此琥珀，那麼，他一定與先夫仇人有關！」

於是，赤焰凰褚冷便說出了丈夫被害經過。

赤焰鳳凰夫婦兩人極爲恩愛，同在江湖行走，路見不平之時，常常拔刀相助。他倆武功既好，暗器又是獨步天下，大月氏國日宿公主手下謀臣見他們不屬任何門派，便派人籠絡他們，可是赤焰鳳凰夫婦，那肯受異邦人驅使，危害中原，於是便斷然拒絕來者，那來者心有不甘，便設法謀害他們。

那時，他倆已是五十多歲，半生經歷江湖風險，不願再在江湖出沒，已在濟南一處荒僻山野隱居，那來者見他們不願加盟，恐怕他們洩漏風聲，便在他們的園圃中下毒，兩人不知就裏，吃下了毒菜。

剛巧那天，褚冷肚瀉不適，只吃了少許，但雷炎却把所有毒菜吃下，幸好他內功卓絕，立時止住了毒氣攻心，吩咐娘子往城買藥，那知這來者心狠手辣，見雷炎未死，放了一把火，把雷炎活活燒死。

褚冷回到家裏，只見一片灰燼，怒從心上起，決意追尋來者報仇，但她又不知仇家是何人，只是見過他丈夫曾把一塊晶黃琥珀拋在園圃，因此，當她一見倪夫人懷中有此琥珀，立時震怒如焚！

褚冷說過此事，兩人頓覺同病相憐，抱頭痛哭了一會，褚冷更是切齒向天罵了一番。

倪夫人道：「婆婆，活命之恩，我想來生才可以報答了！」

褚冷道：「爲什麼？」

倪夫人道：「我被賊人污了身子，怎對得起司寇家？我不想再活下去！」

褚冷道：「我明白你的心意，不過，我以前也有過你的想法，可是，我要報夫仇，你也要報這恥辱，而且，你還有孩兒，你死得可安心？」

倪夫人聽她提及司寇斌，又是涕淚滂沱。

褚冷道：「你好好安歇，待身子復原，我與你一起追查，找着那郭中天，一方面替你報仇，也可以從他口中知悉殺我先夫是何許人！」

倪夫人想了一會，覺得她所說的也是道理，便決定暫時忍辱偷生，希望他日可手刃仇人，並找回司寇斌，以免辜負了司寇堡主一番囑咐。

× × ×

孤臣郭中天大醉醒來，發現不見了倪夫人，本想立刻追趕，但早已約了拓拔博動程往大月氏國參見日宿公主，比較之下，覺得事業爲重，於是，只好放下找尋倪夫人之事，與拓拔博同行，啓程往大月氏國，那知，這番西去，竟在大月氏國逗留了十八年，此是後話。

倪夫人在褚冷處住了兩個多月，發覺身子已漸復原，兩人同仇敵愾，相處倒也融洽，可是，身體已無大碍，但却心情煩燥，一日早上，竟嘔吐連聲。

起初，她還不知是什麼緣故，但褚冷已意味到發生了什麼事，一直過了差不多一個月，倪夫人才猛然醒起，自己腹中竟懷下了孽種。

倪夫人並沒有把這事告訴褚冷，因爲她已下了決心，自己到了這個地步，除了一死之外，別無他法。

一夕，倪夫人趁褚冷不在意之時，步到一處懸崖，打算跳崖自盡，只見大地蒼涼，想起孩兒司冠斌，生死未卜，忍不住哭了一會，便縱身一躍，了此殘生。

再說「孽子」顏睜那天携了司寇斌，直往江南，來到揚子江畔，只見大江東去，滔滔流水，想起自己孤獨半生，幸遇一位投機之拜把兄弟，但相交不夠幾年，又因對國事觀點不同，竟去投靠了異邦人！

司寇斌見這位叔叔呆立江前，不言不語，只是不斷的嘆氣，於是，他拉拉了顏睜衣角，道：「叔叔！」

顏睜彷如夢中驚醒，道：「孩兒，你見過如此滔滔江水嗎？」

司寇斌道：「沒有。」

顏睜一時感懷身世道：「人生有如此大江，表面平靜，但內裏却暗湧漩渦。」

司寇斌此時只有五歲，人雖機靈，但也不知他在說些什麼，只是搖着小頭，滿臉茫然！

顏睜自己也覺得可笑，對此孩提，爲何竟會說出這番話，叫他如何能明白。

顏睜道：「你跟着叔叔好嗎？」

司寇斌道：「好，不過，你要答允我兩件事！」

顏睜奇怪道：「什麼事？」

司寇斌說道：「你要帶我找爹爹和娘親！」

顏睜無父無母，眼見這小孩要找爹娘，想起自己身世，不期然滴下兩顆淚珠！

司寇斌道：「叔叔，你不要哭，讓我長大後，我會自己去找他們！」

顏睜道：「你是好孩子！你跟着叔叔，總有一天找到你的爹娘！」

這時，一艘漁船正逕往岸邊駛來。

顏睜道：「我們乘船過江吧！」

一會，船已泊岸，幾個商家模樣的人下了船，船家立刻又要開船。

顏睜大聲叫道：「船家，可否載在下渡江？」

那船家道：「大爺，我這船已有人包下！」

顏睜說道：「船家，這附近一時沒有船隻，請代我向包船的人說項，載在下一程？」

那船家走回艙中，一會才出來，道：「這位相公大人大量，你上船吧！」

於是，顏睜携着司寇斌，正要上船，可是，那時風浪極急，船身不斷幌動，又沒有纜繩縛着，船家拚力用竹篙撐着船身，但總無法靠緊岸邊。

那船家急得滿頭大汗。

顏睜說道：「船家，你借過光，我上來！」

只見他手攬着司寇斌，縱身一躍，脚下使勁，使出「萍飄梗逐」輕功，便已上船。

剛好站穩，船艙中便有人朗聲道：「好俊的身手！」

顏睜放下司寇斌，抱拳道：「這位大爺過獎，草莽之夫，那敢言身手！」

那人道：「不知大爺如何稱呼？」

顏睜答道：「在下姓顏，不知閣下高姓？」

那人道：「顏兄，請先來艙中一聚，外面風高浪急，咦，還有一位小孩，快進來再說！」

顏睜扶着司寇斌，進了船艙。

艙中坐着一年介二十的白面書生，神清氣朗，身穿青袍，十分惹人好感。

顏睜抱拳道：「承蒙兄台允許登舟，在下就此謝過，敢問兄台高姓大名。」

那書生道：「兄台不用客氣，在下姓藍，小字蝶衣。」

顏睜把司寇斌放下，並替他揩去身上的雨水，擾攘一番，對司寇斌道：「快來謝過藍叔叔！」

司寇斌恭謹道：「藍叔叔！」

藍蝶衣含笑道：「令郎聰明伶俐！」

顏睜見他誤會司寇斌是他的兒子，本想解釋，但萍水相逢，多語無益，便支吾以對。

藍蝶衣道：「顏兄辛苦，待我吩咐船家準備酒菜，我倆可以把酒談歡！」

顏睜道：「藍兄太過客氣了！」

於是，藍蝶衣吩咐了船家做菜，一面逗着司寇斌，說了一些孩提話。

顏睜見這位藍蝶衣文質彬彬，說話也相當文雅，想來是一介書生，傾談之下，倒也十分投契。

司寇斌顏睜連日趕路，身體十分疲倦，尤其是司寇斌，究竟是個小孩，那試過如此奔波勞碌的生活？不一會便倒在顏睜懷裏睡着。

忽然，藍蝶衣注視着司寇斌。

顏睜也看着司寇斌，只見他已熟睡，

臉上露着無邪的笑容，顏睜心想：「這孩子倒也硬朗，一連趕路多天，從未說過半句怨言！」

當他抬起頭來，只見藍蝶衣仍目光灼灼的看着司寇斌。

顏睜道：「藍兄……」

藍蝶衣道：「顏兄，孩子身上佩帶的玉牌，古雅蒼勁，想必是件瑰寶？」

顏睜隨口道：「只是小孩佩帶壓驚之物！」

藍蝶衣道：「上面可刻有文字？」

司寇斌這身上的玉牌，是他父親臨別前給他，使他以後也知父親是何人，但顏睜連日爲了趕路，一路小心提防，害怕郭中天追來，因此，也沒有注意到司寇斌身上所佩的玉牌竟刻有文字，這時藍蝶衣提及才細心察看。

顏睜道：「是的，上有『痛問世間，生死爲何』！」

藍蝶衣聽了這八字，仿如身中利刄，立時霍然站起，眼露兇光，厲聲道：「你究竟是何人？」

顏睜想不到這一介書生，竟然會一剎那間變得如此憤怒，還以爲自己無意間開罪了他，忙辯道：「藍兄，在下一介莽夫，得罪之處，祈爲……」

藍蝶衣喝道：「不用多說，你到底是何人？」

顏睜道：「在下姓顏……」

藍蝶衣道：「不要在眞人面前打誑語，這玉珮明明是那外號『慈航司寇』身上之物！」

話未說完，一掌已出。

顏睜雖不明其中蹊蹺，但見他目露兇光，早已有提防，連忙抱起司寇斌，側身閃避。

顏睜想再分辯，但藍蝶衣那容他說話，另外一掌又已使出，掌風如雷。

顏睜見避無可避，只有使出一招「抱雪向火」，硬接了藍蝶衣這掌。

雙掌一碰，二人均感到對方功力凝重，但顏睜因抱着司寇斌，運勁方面便感吃虧，暴退兩步，已至艙旁。

藍蝶衣見這掌雖能把顏睜震退，但已知對方武功與自己不相上下，正趁對方已無轉圜餘地，連發幾招。

顏睜雖然手抱司寇斌，但他身形仍是十分輕巧，一招「移宮換羽」，身形幌動已避過了他幾招，並且游身至船艙中央。

那時，司寇斌已醒來，見他正與這叔叔比拚，一時不明所以，但他這月來已經過風險，也不多言只是雙手緊抱着顏睜。

藍蝶衣見自己連出數招，也不能制住這手抱孩兒的漢子，也十分驚異，他已回轉身來，又發幾招。

顏睜知自己手抱孩兒，無法施展所長，只見招拆招，一方面緊守門戶，另一方面也可窺對方招數，顏睜一向獨來獨往，不願與江湖中人結識，但他對武功方面却十分廣博，拆了幾招之後，已略知對方來路。

顏睜道：「藍兄這幾招『腹蛇螯手』果然不同凡響，在下佩服！」

藍蝶衣聽他這麼說，立刻停下手來道：「既知是腹蛇螯手，還不罷手低頭？」

顏睜道：「在下一頭霧水，不知兄台爲什麼要與在下爲難？」

這倒是眞話，顏睜事實上不知道藍蝶衣動手爲何！

藍蝶衣道：「你是司寇朗倫？」

顏睜哈哈大笑，藍蝶衣也在懷疑，因爲他知道司寇朗倫應是六十以上的人，而前面只是個四十來歲的漢子，那會是司寇朗倫，不過，這孩子身上的珮玉，又明明是司寇朗倫之物，這孩子既是漢子的兒子，那麼，他又豈不是司寇朗倫！

顏睜道：「在下顏睜！」

藍蝶衣道：「孽子顏睜？」

顏睜道：「正是！」

藍蝶衣道：「這孩子是你的兒子？」

顏睜道：「我沒說過這孩子是我的兒子，不過，而今也差不多是我的孩兒！」

藍蝶衣道：「他既不是你的兒子，那麼，請把這孩子交給在下！」

顏睜道：「藍兄爲何要這孩兒？」

却原來司寇朗倫與這位藍蝶衣有一段過節。

十多年前，有一位惡名昭彰的採花盜藍彩衣，正是藍蝶衣的胞兄，他在京城處沾污了一個名門閨秀，這女子是當時京城一大戶人家的女兒。

這大戶是京城富甲一方的宋富國，知道女兒被採花賊沾辱，立即聘了很多江湖好手追緝他，可是，藍彩衣神出鬼沒，那有辦法把他逮着？

一天晚上，竟發現藍彩衣又在女兒房中，於是，立即召集府內高手圍捕，人多勢衆之下，藍彩衣結果被那些好手捉下，宋富國立即下令把他殺死。

在這危急當兒，他的女兒竟越衆而出，跪在老父跟前說項，原來這宋小鶯竟愛上了這採花賊！

宋富國被氣得死去活來，宋小鶯更說，如果藍彩衣被殺，她也會殉情而去。

宋富國只得此掌上明珠，一時無法，便要藍彩衣明媒正娶，了決了這番孽緣。

藍彩衣見宋富國府內高手林立，自己單身一人，沒有把握逃出，便假意應承。

但他實在是心存玩弄宋小鶯，那肯與她成親，雖然她家富可敵國，但如果一旦成爲宋小鶯夫婿，以後便全沒有自由，他爲人好色，那肯日夕對此女人？

於是，他出了宋府之門，立刻離開京城，不知躲到那裏，宋富國以爲藍彩衣一定回家辦喜事，那知等了三月，藍彩衣仍無踪影！

府內雖有高手，但無法找到藍彩衣踪影，正是一籌莫展！府中高手之中，知道這件事就告向官府，也不能奈何藍彩衣，於是，便向「慈航司寇」司寇朗倫求救，希望他出來主持公道。

那時司寇朗倫爲了補償自己心中過錯，常常在江湖主持正義，排難解紛，他見這事十分玄妙，但想到這採花賊爲害民間，最好是殺了他，免得日後再害死其他閨中女子，但而今這宋小鶯又不願他死，於是，他想到一個十分有趣的辦法，就是設法捉拿此人，硬要他娶了宋小鶯，使他一世成爲老婆奴，以前他享盡人間美色，而今却要他受盡女人之氣，也是個好報應！

於是，他廣佈綫眼，江湖上黑白二道之人，對慈航司寇也十分敬仰，不消一月

，便抓到此採花賊！

司寇朗倫曉以一番大義，希望他回心轉意，娶了宋小鶯爲妻，可是，這位採花大盜，却認爲司寇朗倫與他爲敵，並沒有答應，反而要司寇朗倫兵刄相見。

司寇朗倫也不在意，心想此人既然不願悔改，也好用武功使他折服，那知道藍彩衣不識好歹，招招拚命，司寇朗倫爲了宋小鶯，也連連退讓，但藍彩衣却想趁這機會，殺了司寇朗倫，名揚天下！

在連番險招之下，司寇朗倫被迫出手，使出一招「批風抹月」，想廢了他的武功，可是，藍彩衣外强中乾，日夕躭於色慾，竟被司寇朗倫斃於掌下！

其實，這事根本是藍彩衣理虧在前，但對於他的胞弟來說却是一宗深仇大恨！

藍蝶衣並未見過司寇朗倫，但從兄長口中知悉他身佩此古玉牌，所以，這次一見司寇斌身上所佩玉牌，正是日夕想找尋的仇家，是故連發數招，欲殺死顏睜，而今既知顏睜並不是司寇朗倫，而這孩子却可能是司寇朗倫的親屬，所以便要留下司寇斌。

往事表過，再說二人在船艙中對峙。

顏睜道：「藍兄，莫說這孩兒與在下情同父子，就算是一位普通孩子，我也不會交給你！」

藍蝶衣知道再說也無用，便使出他的看家本領腹蛇螯手，先斃顏睜，再搶司寇斌。

兩人又過了五六十招，藍蝶衣越戰越勇，顏睜爲了護着司寇斌，只守不攻，眼看快要落敗。

司寇斌果然機靈過人，他雖是年僅五歲的小孩，但他在山洞中已見過孤臣孽子之鬥，知道這種拚鬥是極其危險之事，雖然，他心底內並不明白其中道理，只見顏叔叔不斷後退，已知是自己妨碍了他，於是，雙手一鬆，已落在地上，跟着翻身一滾，已躲在一小几下。

顏睜身上再無負累，又見司寇斌躲在小几下，暫時並無危險，精神爲之一振，連忙使出他的看家本領。

只見他縱身一躍，人未到地，先使出一招「鐵畫銀鈎」，再使出另外一招「顏筋柳骨」。

這兩招都是從書法中領悟出來的武功，寫字講求力透紙背，因此，招式未見突出，但內力却是驚人，兩招有如錢塘怒潮，一浪連着一浪，洶湧而至。

藍蝶衣那會想到他竟在落敗之際，突然放下司寇斌，而使出兩下排山倒海的招式！雖然他閃身避開了第一招，却無法再躲開第二招，被顏睜打個正着。

藍蝶衣也非泛泛之輩，雖吃了虧，却仍求敗中取勝，一招「抽薪止沸」，猛攻顏睜下盤，可惜力度軟弱，對顏睜並無威脅。

顏睜見藍蝶衣倒下，發招無力，心想如不趁此機會逃離此船，定難脫身，自己倒不打緊，傷及孩子却千萬個不願意。

他靈機一觸，道：「抓緊小几！」

話未說完，已把小几提起，而司寇斌反應也極其敏捷，雙手已抓着小几邊緣，顏睜把小几提起，用勁甩手，把小几從船艙拋出外面，自己也隨着小几，如疾馳利矢，跳進海中。

顏睜輕功十分了得，幾乎與木几同時觸及水面，一手拉起司寇斌，雙足踏着木几，木几看來是黏着他雙腿，一觸及水，只幌了兩下，並無下沉。

幸好此時海浪較爲平靜，沒有方才那處那麼兇險，否則他一定往下沉去，說時遲，那時快，雙足借勁，使出「抵暇蹈隙」，借力使力，已飛身上岸，這船正是沿岸而駛，並不是在江心，因此，顏睜才能逃此大難。

他一踏岸，已不再回頭。

只聽到耳畔傳來藍蝶衣憤憤不平之聲：「山高水低，總有相見之時！」

顏睜當然不會再理會，携着司寇斌疾走。

大約走了兩個小時，已是暮色四合，幸好前面已有燈光，再跑了一頓飯工夫，便見一高大城牆。

進了城門，只見行人如鯽，都是趕路回家的平民，找了一路人詢問，才知這是江南名城金陵。

金陵是南北要衝，更是京華重地，韓睜不願在這地方碰上麻煩，草草吃過晚飯，買了一匹駿馬，連夜出城，直奔南方，目的地是姑蘇。

姑蘇城即現今之蘇州，是一個小鎮，很多人都喜歡在這小鎮隱日，從金陵至姑蘇，一路是平原，駿馬也不害怕黑夜，踏着草坪，飛奔而去。

顏睜不敢稍作停留，連奔一日一夜，到翌日黃昏，已到了姑蘇城，但他並沒有入城，只到了寒山寺。

寒山寺現在是名聞遐邇之地，但那時却只是一間普通寺院，後來經過「楓橋夜泊」一詩之品題，才成爲名勝。

來到寺門，只見四處芳草萋萋，寺門並無關上，他直闖寺內，但並不見有人。

走出中庭，右面是一間神庵，內有兩個塑像，上面寫着「寒山拾得」，原來此寺是紀念此二人，寒山與拾得俱是有道僧人，寒山更曾遠渡扶桑，頌揚佛經，後人爲紀念其事跡，立廟崇拜，但近年一遍戰亂，香火已衰。

顏睜放下司寇斌，道：「這二人也是孤兒出身，你向他倆一拜，好得他們有靈，保祐你快高長大！」

司寇斌看看這兩個塑像，一胖一瘦，十分有趣，但他並沒有發笑，只是誠心一拜。

外面忽然傳來一陣脚步聲。

顏睜回頭一看，只見一五十多歲的老頭，一拐一拐，手提燈籠，正走向神庵。

那老漢道：「二位是——」

顏睜連忙抱拳道：「在下往江南訪親不遇，盤纏用盡，想借貴寺一住！」

那老漢道：「空門之地，方便之門，請隨便，不過，老漢身有頑疾，恕未能招待！」

顏睜道：「多謝老丈，我是出門之人，當會自己打點一切，在下姓顏，未請教老丈——」

那老漢道：「我叫晁二，也是流落此地，現在這寺院只得我一人居住，你來了，我也得個伴兒！這位小哥是令郎？」

顏睜道：「是的。」

晁二道：「用過飯沒有？」

顏睜搖了搖頭。

晁二道：「你到那廂房打掃一下，我下厨把一些冷飯弄熱，回頭再說吧！」

說完之後，又一拐一拐的走了出去。

顏睜携着司寇斌，走到晁二所指的廂房，只見到處是塵封蛛網，但略爲打掃，也可算是一個棲身之所。

司寇斌摸着肚子，有點忸怩地說：「叔叔，我的肚子很餓！」

顏睜看着他，想起自已過往日子，也感到一陣心酸，便安慰地道：「看看晁伯伯弄好冷飯沒有！斌兒，爲了掩人耳目，你以後叫我爹爹，好嗎？」

司寇斌連日得到他的照顧，對他也有一番說不出的感情，兩隻小眼，有點不大明白，但還是點了點頭。

晁伯已在外面叫道：「請出來用些粗飯！」

顏睜拖着司寇斌，走過後院，來到一間小房，晁伯已把冷飯菜弄妥。

晁伯道：「顏爺請別見怪，恰巧今夜，老漢多喝兩杯，沒有吃飯，才留下這些殘羹冷飯！」

顏睜道：「在下實在太打擾老伯。」

司寇斌似乎有點急不及待，看見熱飯，已是垂涎欲滴，一日一夜滴水未沾，也難怪他飢餓如斯。

兩人狼吞虎嚥，雖是殘羹冷飯，但也吃得十分滋味，尤其是司寇斌，雖然他在司寇堡內，什麼也吃過，但總覺這一餐比起他以前吃過的山珍海錯還要强得多！

顏睜再三道謝之後，便與晁二閒聊。

顏睜道：「老丈不怪在下多事，請問你的足疾如何？」

晁二道：「這足疾纏身多年，是一次荒山趕路，誤觸捕獸陷阱受傷的！」

顏睜道：「在下也略懂醫理，可否給我看看？」

晁二道：「好！不過，令郎似乎有點困倦，來日才看也不遲！」

顏睜看着司寇斌，見他已是懨懨欲睡，便也携他回到廂房安歇。

翌日起來，顏睜便替晁二看傷，只見他那右腿有一大傷口，因日久沒有醫治，快要爛到骨處，幸好只是皮肉之傷，顏睜用了一些金創藥，替他敷妥，過了數天，傷口已見沒有膿血。

過了半月，已見埋口，晁二十分感謝，三人同住寺中，倒也渡日如飛。

起初，顏睜還提防晁二是江湖中人，但看他並不懂得武功，爲人也是和藹可親，對司寇斌親熱異常，便放下心頭大石。

司寇斌有時也跟着晁二入城，採購一些日常用品，晁二每次入城，總是在城頭擺檔，替人寫信，賺一些碎錢，加上顏睜身上一些銀兩，三人生活也無大碍，原來晁二以前是鄉間塾師，對文字十分精通，日間除了喝酒之外，便在寺中看書。

重臨故堡　發現秘密

時光流轉，他們三人已在寺中過了七年。

在這七年內，顏睜把自己一身武藝，傳給了司寇斌，而晁二也教他經史子集。

司寇斌已是十二歲，他生性聰穎，對武功文字兩者都極其愛好，因此，他在文武兩方面都有長進，沒有辜負他父親給他的名字，果是文武雙全！

寒山寺內，有一鐘樓，鐘樓內是一巨閣，除了一個寺鐘之外，藏書極豐，因此晁二每天都和司寇斌在鐘樓內研習書本，晁二天生愛好讀書，幾乎什麼書也看個究竟，所以他才沒有打算離開這寒山寺。

一日司寇斌玩弄身上佩帶之玉牌，向顏睜道：「這玉牌是否我親爹的東西？」

顏睜道：「這玉牌的確是你父親的，不過，你千萬不要在生人面前掏出來，否則——」

司寇斌道：「否則會惹殺身之禍？」

顏睜嚴肅道：「你年紀還小，當你長大成人，我定會把你身世告訴你！現在還是不要問！」

司寇斌不敢再問，但他仍依稀記得年幼時在司寇堡之事，本想追問下去，但顏睜不肯言明，而且態度堅決，只好暫時擱下。

顏睜嘆了口氣道：「斌兒，我的一身武功已傳授給你，可惜我一向不與江湖中人交往，無法向你再荐名師，使你無法再進一步！」

司寇斌道：「我的武功已不錯了，目前，我在山上採藥時，遇到五隻野犬，也被我全部擊斃了！」

顏睜道：「斌兒，你錯了！五隻野犬雖兇，但你的武功仍是不濟的，你要知道，武功之道，淵博浩大，以你目前的武功，普通漢子，當然不是你的敵手，但遇到高手，還是不堪一擊！」

司寇斌點了點頭，道：「我會好好的再練！」

顏睜見他神情恭謹，也是老懷安慰，隨即與他說了一些江湖軼事，聽得司寇斌口呆目瞪，才知道江湖兇險，而且的確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一夜，司寇斌起床小解，步出廂房，走到天階，見鐘樓處仍有燈光，於是，前往一看。

司寇斌知道晁伯性愛讀書，常常也在鐘樓看書，通宵達旦，也是常有之事，並不覺得奇怪，但恐怕晁伯夜讀着凉，所以便走到鐘樓一看。

他一時頑皮，並不走入鐘樓，只是縱身一躍，便上了鐘樓，打算從窗外窺看晁伯。

他剛在窗緣站穩，便聽到一些怪異聲音。

「沙，沙，沙……」

好像是雨打芭蕉之聲，但是外面夜凉如水，朗月照空，那來的雨點。

又是一陣沙沙的聲音。

受了好奇心的驅使，他不動聲息，指破紗窗，往裏面一看，只見鐘樓內，晁伯對着孤燈夜讀。

那時正是夏末之時，蚊虫活躍，轟轟之聲，不絕於耳，晁伯似乎被蚊兒釘得不耐煩。

只見他把手放入枱上水杯之內，醮濕五指，跟着一揚，水滴飛揚，打在對面的窗上。

原來這「沙沙」之聲，便是晁伯把水

揮出。

再看對面紗窗，水滴之處，却是點點黑色，再留心細看，只見水滴上沾着蚊子，一隻隻排列得十分整齊。

司寇斌心頭爲之一振，估不到這位日夕相對的晁伯竟能用水殺蚊，他已得到顏睜傳授一身武功，暗器之道，已窺得堂奥，而今竟見此異像，才知道這位晁伯，竟是一位深藏不露之高人。

一時心如鹿撞，不知如何是好。

晁二忽道：「斌兒，你進來吧！」

司寇斌聽得此言，大喜過望，掀窗入了鐘樓。

晁二望着司寇斌，道：「斌兒，晁伯與你相處七載有多，想不到今夜一時手癢，被你瞧到，也許是天意！」

司寇斌一時不明他語中所指，惶恐道：「斌兒害怕你夜讀着凉……」

晁二道：「孩子，我知你生性純良，並不是故意窺覗我的。」

司寇斌知道晁二並無責怪他，於是，立刻跪下，恭謹地道：「師傅在上……」

晁二道：「斌兒，你千萬別稱我爲師傅！」

司寇斌忙說道：「你不願意收斌兒爲徒？」

晁二道：「不，武林中人，最講究輩份，你已得爹爹傳授武功，如果得不到他們的同意，你不能再投別師。」

司寇斌道：「我會禀告爹爹！」

晁二道：「我實在有不得已之苦衷，不想你爹爹知道我懂武功，因此，今夜之事，勿告你父！」

司寇斌立即點點頭。

晁二又道：「你我有緣，我只能與你研討一下武藝之道，但並不是師徒，而且，你絕不能把這件事洩漏出去，就算親如爹爹，也不能提起片言。」

司寇斌恭謹道：「既然晁伯你不願意收我爲徒……」

晁二忙說道：「我不是不願意，只不過……」

看他欲言又止，司寇斌已意會到其中必有隱憂，也不再多言，只作了一個深深的鞠躬。

晁二道：「你在窗外看我洒水打蚊，其實這只是雕虫小技，只要你有恆心毅力，將來定能比我更出色！暗器之道，除了本身領悟力的變化最重要的還是苦練！」

司寇斌點了點頭，晁二隨即傳授了這套暗器功夫，司寇斌凝神學習，一個時辰之後，也領略了大概。

晁二道：「暗器其實並不是十分堂正的武功，但在應急之時却有意想不到的效用，高手放暗器，飛花摘葉，撒塵洒水，無不得心應手，你照着我說的方法，勤加練習，一定可以隨心所欲。」

司寇斌滿腔感激地道：「斌兒一定不負晁伯所訓！」

窗外已微露曙色。

晁二道：「你爹爹已授過你練功之道，可惜未能使你再進一步，你記着我說的口訣，看看有沒有進展，看你的骨格相形，定可以再進一新境界。」

於是，晁二又把內功口訣一一說出，司寇斌並不十分明白，但他年幼腦嫩，强記並不難事，不一會已把要訣默記於心。

這時已快要天亮，晁二也催促司寇斌回房去。

從這天開始，晁二隔天便授司寇斌武功，而司寇斌也勤練不輟，武功日進，尤其是內功方面更爲精進，中氣充沛，精神飽滿，更添英氣。

這寒山寺內的鐘樓，藏書極爲豐富，除了經史子集之外，還有很多有關武功的書籍，晁二躲在這寒山寺多年差不多看遍了每一本書，因此，他的武功之雜，實在連他自己也不知有多少，司寇斌得此良師，眞是機緣。

一日，晁二又往姑蘇城內營生，司寇斌徵得顏睜同意，也陪着他往城內。

那天，生意十分暢旺，晁二沒有停過筆，司寇斌年少好動，便在附近蹓躂。

姑蘇城人口不多，城疇也不大，全部墟集都集中在附近，倒也不十分熱鬧。

司寇斌行行復行行，忽地見到大廟旁有一老人，孤寂地坐着，那老人前面擺着一些木章牙章，原來是替人刻印的生意。

市集之內，雖是熙來攘往，但並沒有人光顧他，而他却埋頭埋腦地刻着一個石章。

司寇斌一時之好奇，走上前去看他刻章。

堅硬的石章，在老人的刀下，竟然變成朽木一般，只見他運刀一挑一剔，一挫一批，不够一盞茶的工夫，已經刻成了一個玲瓏剔透的石章。

那老人家抬起頭來，看看司寇斌。

司寇斌看着那老人，才知這老人竟是瞎了左眼，心內更加佩服這位老人。

那老人道：「孩子，你要刻個章？」

司寇斌道：「不，老丈的刻刀眞是神乎其技。」

老人笑道：「糊口之技，小哥切勿見笑！」

司寇斌道：「在下並非見笑，而是衷誠讚賞。」

那老人仍是笑笑口的望着他。

司寇斌道：「我很想學學你的治印之法！」

老人道：「小哥既然有此雅興，不妨試試！」說畢便揀了一個木章，連着小刀遞給他。

司寇斌接了木章及小刀，反覺那小刀異常沉重，比一般小刀重得多。

老人道：「小哥想刻些什麼？」

司寇斌一時也想不到要刻些什麼，如果只刻自己的名字，只有三個字，但他想眞眞正正的學得這老人的刀法，一定要多刻幾個字，才可以領畧得到。

忽然，他想起懷中古玉上的八字：「痛問世間，生死爲何」，於是，他隨口便說了這八個字。

老人聽了，有些錯愕，但不一會便笑說道：「好，我就爲你雕這八個字。」

他一面雕，一面解釋其中刀法的奥妙，司寇斌越看越有趣，只見那老人運刀如風，力透刀尖，八個篆字，一面講解，一面雕出，眞令人歎爲觀止。

司寇斌爲人聰穎，見他刻完，自己也想試刻一次，那老人又再揀了一個木章，讓他試試，而且一面指點，到了下午時份

，也學會了其中一二！

老人道：「你回去多加練習，日久定會成爲治印家！」並且把他雕成的八個篆字送了給他。

司寇斌摸摸袋中，只得幾個銅錢，一時不敢接過。

老人已知他心意，道：「小哥，算是一場造化，難得你逗得老夫那麼開心，送給你吧！」

司寇斌連忙謝過，那老人也收拾了工具，向人羣中走去，司寇斌正想追問老人姓名，那老人已不知所踪。

他只好回轉身來，回到晁二營生的檔位，晁二已收拾好了一切。

晁二道：「斌兒，你往那裏去？」

司寇斌道：「我去看人刻章。」

他從懷中掏出那印章，遞給晁二，道：「晁伯，你看這雕章，好看嗎？」

晁二接過那篆章，細看一回，面色凝重地道：「這是否一個瞎了左眼的老人所雕？」

司寇斌道：「是的，他的刀法……」

晁二道：「那人呢？」

司寇斌道：「他已走了！」

晁二道：「你帶我去看看！」

司寇斌明知那老人已走，但見晁二那麼緊張，也不敢再說話，帶着他走向那大廟。

這時，已是午末未初，大部份人都已回家，大廟門前只有三兩個乞丐，那裏再有雕章老人的踪影。

司寇斌道：「他朝着那面走了！」

晁二道：「算了，回去吧！」

晁二臉色十分難看，司寇斌一時摸不着頭腦，只默默的跟着晁二回到寒山寺。

到了寺門，晁二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他果眞未死了，二十年了，這二十年他仍未看透！」

司寇斌想追問一下，但見晁二臉色十分難看，生怕自己會說錯話，也不敢再加言語。

自從這天開始，晁二一直落落寡歡，不言不語，也不授武功給司寇斌，每天用膳完畢便回房內，司寇斌也不敢詢問，只希望他過了三五天，情緒回復過來，以後有機會才探聽一下其中原委。

顏睜也發覺有些不對，但他身爲江湖中人，知道探問也不會有結果，他曾向司寇斌查詢，同樣也沒有結果，只有回到自己廂房內，與司寇斌練功說笑，說些江湖事蹟，日子也過得十分平凡。

司寇斌自從學了雕刻刀法，日中無事，也找了一些結實樹頭，試行雕刻，他越雕越覺得有趣，而且漸漸領略到這些雕刻刀法，並不只是雕刻那麼簡單，其中有一些脈絡，但一時又不知如何，只有默聲思索。

司寇斌這時武功已有相當基礎，苦思之下，開始明白這套雕刻刀法，其實是含有高深的武學，於是，把自己所學過的東西，加以融會貫通，已明白了其中大概。

時值中秋，天朗氣清，晁二與顏睜二人在寺中賞月，兩人對月把酒，還未到丑時，二人已沉沉大醉，賞此佳節，月明如鏡，司寇斌却無法入睡，把兩位親人服侍妥當之後，便步出寺門。

他看着銀盤皓月，也惹起了無限愁思，他一直想問顏睜，爲什麼要躲在這寒山寺內，可是，每當一問，顏睜總是疾言厲色，推說將來一定會在適當的時機才告訴他，而司寇斌本身，也知顏睜並非生父，而依稀記得他的生身父母另有其人，因爲他離別父母之時，已是五歲，雖然現已相隔十多年，仍有模糊印象。

想起爹娘，不覺有些凄凉的感覺，可惜自己年紀尚幼，否則一定要去尋找爹娘二人。

他出了寺門，不知不覺的向着西行，一會已到了虎丘，這虎丘是一山岡，在姑蘇境內，也可算是高地，相傳是吳王夫差葬生父於此，爲了不想後人打擾這墓地，便訛稱此地有猛虎出現，故稱爲虎丘。

虎丘上有一高塔，塔身日久失修，已漸傾斜，這時正値戰亂，也沒有人來這地方，只是間中有些學子，來此處尋幽探勝，普通人很少會來這地方。

虎丘岡前，有一天然石平台，據說以前有位得道僧人，在這裏講經，聽過的人，都受點化，甚至附近的石頭，也被他佛法所感動而流傳出「頑石點頭」的故事。

却說司寇斌，站在石平台上，這時朗月當空，光華如水銀瀉地，一草一木，都可以看得清楚。

司寇斌舉頭望着明月，忽然想起那刻章的老人，又想起那套刻章的刀法。

他在地上拾起一塊扁石，暫把扁石當作刻刀，依着老人所授的刀法，慢慢地舞起來。

刻章的刀法本是移動極少，但司寇斌經過連月苦思，把動作跨大，隨着刻那八個篆字的筆劃，輕使出來，竟是一套神奇的刀法。

他越舞越起勁，不知舞了多少時候，已經全然明白這套雕刀神技，舞到濃時，拋却扁石，以雙指使出，又竟是一套點穴的上乘指法，配之平日所學之點穴手法，融會貫通之下，加以內功已臻一新境界，這套指法更是精巧絕倫，想不到一時貪玩，竟學了此一上乘武功。

司寇斌的內心極爲歡喜，愁緒已一掃而空，悄然回到寒山寺，晁二顏睜仍是沉沉大睡，並沒有發覺司寇斌在虎丘上練武之事。

又過了十多天，秋盡冬臨，北風已開始南來。初嘗寒風滋味，三人都覺得異常寒冷，因此，便提前入睡，半夜之時，司寇斌却聽到裏面有些異响，起初以爲是風吹沙土，但細聽之下，却是夜行人瓦上行走之聲，他立刻披衣閃身外出。

只見鐘樓處仍有燭光，司寇斌以爲晁二又在夜讀，於是步向鐘樓。

司寇斌道：「晁伯。」

沒有應聲。

於是，司寇斌步上鐘樓，只見閣內燭光仍亮，桌上放着一本書，但那裏見晁二的影子。

司寇斌立刻摸摸那墊子，仍有微溫，知道晁二去了未久，還以爲他已回到房間，但回頭一看，只見紙窗上有些水滴，細看之下，却原來是一個用水滴洒而成的虎字。

司寇斌立即知道這是晁二用水洒成的

，見水漬仍未乾透，知他去了不遠。

既是虎字，也許是去了虎丘，他也不再留連，施展輕功，直奔虎丘。

未到平台，已聽見衣袂獵獵之聲。

司寇斌立即縱入一矮樹叢中，放眼一望，只見黑暗中，平台之上，有兩人屏息對立。

兩人都是五六十歲的老者，其中一個竟是晁二。

再細看另外一人，却是那刻章老人。

晁二橫掌當胸，刻章老人雙掌一前一後，堅守門戶。

突然，一聲龍吟，四掌交迸。

兩人各退了四步。

晁二道：「冶印神刀竟老而彌堅！」

刻刀老人道：「武聖書痴仍是不減當年！」

司寇斌至今才知道這位日夕相對的晁伯，竟有個外號武聖書痴，可惜顏睜並沒有告訴他這位武林高手的事蹟，而他更不知這位冶印神刀是何許人！

晁二道：「二十多年來，你仍是念念不忘？」

冶印神刀道：「老夫一口氣尚在，也不會忘懷！」

晁二道：「那又何必？」

冶印神刀道：「何必？只要你把石印交回，眼下仍有一條生路！」

晁二想再分辯，但冶印神刀已發招。

只見他一招「翠葉藏鶯」，左掌右指，直逼晁二胸前，晁二也不是弱者，一招「雁飛殘月」，「揚袂睢舞」，已把左掌避開，又把右指化解。

司寇斌見那冶印神刀使的指法與掌法，與自己日前在月下的招式一模一樣，但在他驅使之下，比自己所領略到的，高出何止百倍！

只見二人招式又變，冶印神刀指掌並用，晁二見招拆招，所用的手法極端複雜，幾乎天下各派的武功，也雜在其中，端的是變化精妙，使人目爲之眩！

司寇斌越看越是胆戰心驚，因爲晁二的武功，已傳授給他，所以，他每一招一式，司寇斌也了然於心，而冶印神刀的指掌，他也知道大概，因此二人過招，使他上了一大課，把過去所學的重溫一遍，可是，心內又記掛二人，一時無所適從，不知如何是好！

兩人又拆了百來招，這時兩人已不用再試探對方手法，只拚命施展自己所長，每一招都是致命的手法，只要任何一方，稍爲分心，當立刻命喪！

司寇斌如何敢動？晁二事實上是自己恩師，又是日夕相對的人，而那冶印神刀，雖只會面一次，也可算是半個師傅，兩人對自己都是有恩之人，而且，自己又不知他們之間有何恩怨，如果謬然出去，可能會把他們之間的事，越弄越糟也說不定！唯有屏息靜觀，看他們拚鬥。

轉眼二人又拆了百來招。

只見他們的出手已經慢得多，但勁力却是未減，兩人都是大汗淋漓，頭上冒烟，彷彿兩個蒸籠雙拚，雖然，北風強勁，仍吹不散他們頭上的白烟。

司寇斌知道他們已不是在招式上比高下，而是在內功方面分軒輊，這個時候，更是險象環生。

突然，兩人同時躍起猛喝，聲如龍吟虎嘯，把司寇斌的耳膜震得嗡嗡發痛。

晁二在半空中使出一招「馬嘶殘雨」，身形暴長，彷如萬馬奔騰，殘雨狂打。

冶印神刀同時在空中使出「天風海雨」，有如鬼哭神號，驚天動地！

四掌在半空中互相抵着，兩人如兩團棉絮，慢慢飄下，剛一着地，兩人同時彈起，像兩隻斷綫風箏，無聲無息的彈開相隔了十丈之遠！

司寇斌心中一驚，知道兩人已施展了生平絕學，拚個死活，看來已是兩敗俱傷，他正想躍出，但冶印神刀又已站起，搖搖欲墜。

冶印神刀吸了一口眞氣，十指如叉，飛身直撲晁二，晁二似乎已無招架之功，說時遲，那時快，十隻手指深深陷入了晁二胸前。

冶印神刀有氣無力地道：「你還不交出石印？」

晁二並無言語，只見他抓起了一些泥沙，雙手同時撒出，一陣塵土飛揚，冶印神刀慘叫一聲！晁二使出的正是他洒水滅蚊的上乘暗器手法，這次用泥土作暗器，威力更是驚人，冶印神刀如何能守得住，已直挺挺的躺在地上！

司寇斌這時再無猶豫，直奔石台，道：「晁伯，晁伯，你怎麼了？」

晁二雙目微睜，見是司寇斌，只嘆了一口氣。

司寇斌道：「斌兒無法……」

晁二聲音是十分衰弱，道：「書內有石印……」話未說完，已是溘然長逝。

司寇斌立時失聲痛哭，眼看着這位恩師長者死於跟前，自己又無能爲力，禁不住捶胸狂哭。

哭了半天，東方已漸露曙色，司寇斌看着冶印神刀，念在他也是自己的半個師傅，於是，在附近泥地，挖了一個坑兒，把他的屍體埋下，在墳前叩了三個响頭，便回身抱起晁二的屍體，轉回寒山寺去。

顏睜已醒了過來，在寺中尋找司寇斌，只見他背着晁二屍首回來，立時詳問一切，司寇斌一一告之，然後在寺內選了一地，把晁二埋葬了。

顏睜見此情形，知道寒山寺已非棲身之所，便對司寇斌道：「斌兒，你先往鐘樓，找出那石印，然後我們離開這裏！」

司寇斌問道：「我們去那裏？」

顏睜說道：「我帶你回去司寇堡看一看！」

司寇斌立時走到鐘樓，在書本叢中，找了一會，果然找到一個石印。

這石印並無任何雕刻，只是一塊打磨得相當美好的石塊，黑色中微帶光澤，十分沉重，一時也不知其中有些什麼秘密。

顏睜已把細軟收拾停當，與司寇斌北上。

在路上，顏睜便說出了他以前在江湖上聽人說過關於這位冶印神刀與晁二之間的恩怨。

據說晁二與這位外號稱爲冶印神刀宏克，本是世交，晁二家住黃河，在一次氾濫時，父母均餓死，於是他只[illegible]身南下，投靠宏克，宏克的父親是一個商賈，雖

然不算大富，但家財也不薄，便招呼晁二住下，宏克的父親身體一向孱弱，便僱了一個武師，教兒子武功，目的是使他身壯力健，免得他像自己日受二豎之災。

晁二與宏克，相處十分融洽，一同讀書練武，可惜那武師只是平庸之輩，只能授以他們普通拳脚功夫。

一日，二人同往山頭獵鹿，無意中救了一位採石者，這位採石者是一位治印名家，生平最喜歡石頭，因此四海爲家，只要知道那裏有好的石頭，便往那裏去。

那天他正採石，不愼跌下一懸岩，剛巧二人獵鹿到山上，合力把這位採石者救了回家，悉心醫治之下，不久便痊癒，這採石者感激二人救命之恩，便把自己治印的功夫教了他們。

晁二對治印之學，並不感到十分有興趣，但宏克卻對這門學問十分响往，成就當然比晁二爲高，幸好這位採石者，在學問上也十分到家，博覽羣書，因此晁二在學問上也得到極大的進展。

採石者並不懂得武功，可是他在古籍方面涉獵甚廣，而且治學之道十分嚴格，無論什麼書籍，都用盡方法去理解，宏克父親雖爲商賈，但平時也好附庸風雅，買了很多書籍回家，作爲裝飾之用，以表示自己並非銅臭市儈之流，採石者見宏克家中環境對他十分適合，也安然住下，一方面教宏克治印之學，另一方面又敎晁二各種典籍。

一日，採石者在宏克父親藏書之中，發現一本道家手抄本，爲了好奇，便悉心研究，文中字句十分古澀，但他卻能把其中所載整理解釋，卻原來這本手抄本，是道家內外功的典籍，採石者並非武林中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便與兩位弟子共同研討。

晁二與宏克均有武功底子，照着採石者的解釋，居然把這道家奇書內的武功練成，這位不懂武功的採石者，竟然憑一古籍，教出兩位武林高手，也可算是武林佳話。

晁二與宏克相處雖好，但二人生長環境不同，晁二經過黃河氾濫之災，眼見天下黎民受天災之苦，對功名利祿之事並不放於心上，但宏克究竟是紈袴弟子，未經苦難，一心要在朝廷中求取功名。

那年兩人均滿二十歲，宏克便要上京考取功名，但晁二卻不願上京，於是，宏克便獨自應考。

他赴京之後，家中有一婢女突然上吊，原來宏克上京之夕，與這婢女私通，竟然暗結珠胎，在當時的環境，這婢女自知不能成爲宏家媳婦，便懸樑自盡，在臨死前卻把這事告訴了晁二，晁二十分氣憤，但爲了宏克雙親，並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他們，可是，那些家僕卻以爲是晁二害死了這婢女，晁二知此誤會甚難解釋，只有啞忍。

那知黃河又再次氾濫，民不聊生，很多人鋌而走險，淪爲盜匪，南下洗刦，竟把宏克一家人殺光，只有一個僕人宏發躲於井內，倖免於難。

幸好晁二武功非凡，背了受重傷的採石者逃出，逃至井旁，採石者已氣若游絲，把一塊石頭交給晁二，說這是一塊寶石，內中含有重大秘密，並希望他能加以研究，得悉其中秘密，這事也爲在井中的宏發所知悉。

當宏克落第回至鄉間，見自己家散人亡，從宏發口中知道婢女自盡已死，採石者又交了一塊寶石給晁二，宏發在敍事之際，又加鹽加醋，宏克便以爲婢女之死與父母雙亡之事，全是晁二所爲，一腔怨恨，都落在晁二身上。

晁二也知此事事態嚴重，一定要親身向宏克解釋，可是宏克那肯聽他，兩人經過一番惡鬥，晁二一時爲保自己性命，打傷了宏克左眼，趁他受傷之際逃走出來。

宏克當然心有不甘，決心要報此段深仇，便在江湖之中，放出晁二懷有武林寶物消息，黑白二道之人，當然人人想得之，於是晁二成爲了一個逃亡者，結果逃至寒山寺，轉眼已隱居了廿多年，幸好這時寒山寺十分偏僻，沒有人想到他會躲在這裏，但結果也被宏克找到。

顏睜一向喜歡獨來獨往，因此面對晁二多年，仍不知道他是武聖書痴，只以爲他是一個愛讀書之人，而司寇斌卻無意盡學了晁二的藝業！

顏睜與司寇斌渡過了長江，連夜北上，一路曉行夜宿，直趨徐州。

那時徐州是一大都會，無論北上南下之人，都要經此地，可是，南下之人，全都是黃河難民，只見四處都是衣衫襤褸之人，司寇斌從顏睜口中，知道黃河氾濫之苦，而今眼見受災之人，深爲感動。

可是，越是北上，所見的難民更多，而且更爲可憐，本想停下協助災民，但兩人勢單力弱，又有什麼辦法？只好暗中刦一些富戶豪霸，暫解黎民之苦。

經過三個月行程，他們已到了黃河，只見四處均爲水所淹，良田萬頃，均在河水之下，只有些高地，住着一些難民，但他們也只是無力逃走，久延殘喘之輩。

過了黃河，登上一高崗，司寇斌回首一看，只見黃河眞如李白所說：「黃河之水天上來！」

司寇斌嘆道：「如果有朝一日，我若得志，定要爲天下黎民作一番事業！」

一時豪氣干雲，顏睜也甚爲感動！但這黃河，幾千年來使天下生靈塗炭，又怎能是司寇斌一人之力可能解救這番天災橫禍？但他的一番心意，倒是大丈夫頂天立地的胸懷。

走了廿天，顏睜一路請教途中商賈旅人，指指點點，知道快要到司寇堡。

一日，來到西寧，但見人羣熙來攘往，肩摩接踵，十分熱鬧，這西寧一帶，已接近黃河上游，因此並無受黃河災困，更兼這地是東西來往必經之地，所以，十分繁盛，民豐物阜，而且位處西疆，各色人等均有。

兩人經過多天奔波，均感到口渴肚餓，立刻步上那大街鬧市中的西寧大樓，選了個望街的座廂，叫過酒菜，司寇斌從未看過北方地帶竟有繁華市集，而且還有很多異族人來來往往，覺得十分有趣，那些異族人雖已漢化，但他們仍舊保持他們本身的傳統特式，更使他目不暇給。

他倆飽餐一頓，正想離去。

忽然，市集傳來一陣喧鬧之聲。



司寇斌憑窗翹首外望，只見一大羣人正圍在一起，似乎在觀看什麼，可惜離得太遠，他看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顏睜付過酒錢，對司寇斌說道：「斌兒！」

司寇斌回道：「那邊好像有人在打鬥呢！」

顏睜道：「我們要趕路，不要理那些市井之徒！」

那時，人羣如潮水一般湧來，司寇斌已看到人潮中有兩人在打鬥，一個是十三四歲的少年，另一個卻是虬髯如戟的大漢，說他們在打鬥倒不如說他們正在追逐。

司寇斌道：「爹，你來看看！」

顏睜走到窗前，只見那大漢與少年已在西寧大樓前的空地，那少年有如魚在水中，左騰右閃，大漢左抓右抓，總沒有辦法抓到那少年的衣角。

那虬髯大漢越是亂抓，那少年卻越是活躍，使那大漢暴跳如雷，氣喘如牛。

當那大漢稍一停頓，那少年便欺身而上，拍拍拍拍，大漢的面頰已吃了四個清脆的耳光，旁觀的人哄然大笑，司寇斌也笑了起來。

那少年朗聲道：「各位鄉親，此人欺壓良家婦女，再要他吃四下耳光好嗎？」

圍觀的人同聲叫好。

只見那少年撩起衣袖，慢步上前，伸手就要括那漢子，那漢子也非弱者，剛才吃了他的耳光，只是因爲沒有防備，而且奔跑了一段路，心浮氣躁，才會被他括個正着，而今聽到他又再來，早已有了準備，雖未動手，但雙手已暗加勁力，只要那少年再上一步，他便會出手反擊。

那少年氣定神閒，踏上一步，那大漢已雙手伸出，如大鵬展翅，眼看那少年定被抓着。

那知，他雙手一箍，卻箍了一個空，那少年不知用什麼手法，竟如一陣風的閃到他身後。

那大漢滿眼茫然，雙手仍在半空。

那少年已在他身後，輕輕拍了他的背後一下。

大漢連忙回過頭來。

「拍拍拍拍！」

又是四下清脆的耳光。

圍觀的人又是轟烈叫好，那大漢吃了四下耳光，面腫如豬，面上的鬍鬚支支豎起，好像一隻發怒的箭豬，他突然縱身一躍，齊腿雙飛，使出連環雙飛腿，可是，那少年早已跳出丈許。

大漢隻腿又踢了個空，因他過度用勁，一時收勢不住，身體像風車轉了一圈，「砰」的一聲，偌大的身軀便倒在地上，揚起一陣塵埃。

圍觀的人被他的動作逗得嘻哈大笑。

那少年也是洋洋得意，慢條斯理地拍拍身上的塵埃道：「你們想再看什麼？」

話未說完，那倒在地上的大漢突然雙手一揚。

司寇斌在西寧樓上看得十分清楚，知道他定會出暗器傷人，當他看到那大漢雙手一動，連忙在窗前的花盤內抓起兩把泥土。

司寇斌從晁二處早已學會了洒水滅蚊的上乘暗器手法，又加上不斷的練習，發暗器的準勁功夫已是得心應手，兩把泥土，後發而先至。

原來那倒地的大漢，雙手一揚，兩把柳葉刀正射向少年的雙目，那少年冷不提防避無可避，眼看定被柳葉刀插個正着。

「噹！噹！」兩聲，柳葉刀就在少年眼前半呎墮下。

那少年已知有人相助，但一時又不知是誰，雙目一轉，又朗聲道：「本少爺有天神相助，看來你這色鬼，今日死無葬身之地！」

說完之後，雙手一拱，向着蒼天一拜，長長一揖到地，那大漢不知他再弄什麼把戲，只呆呆的看着他，那知少年頭一低，一支袖箭已從他背後射出。

那大漢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只覺鼻頭一痛，那支袖箭已插在他的鼻頭上，使他痛入心脾！

旁觀的人都拍手叫好！

少年道：「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那支袖箭有八吋來長，大半插入了他的準頭肉上，一時鮮血如注，他又不敢把那袖箭拔出來，血水把他鬍鬚染個通紅，好像一隻受傷的箭豬。

忽然，人羣中衝出了七個大漢。

那大漢看見這七個大漢，如獲救星，厲聲道：「替我殺了這野種！」

其中一人道：「八弟，早叫你不要惹事生非！」

大漢道：「殺了這野種再說！」

那少年道：「我以爲只有一隻野豬，原來還有七隻，來來，我最拿手屠豬！」

那七人被少年罵成野豬，立即怒目瞪着少年。

其中一人道：「上！」

七個人已拿出了兵刃，圍着少年。

那少年輕身功夫甚是了得，在七種兵刃中穿來插去，七個大漢竟一時奈何他不得！

鬥了五十餘招，那少年並沒有與這七大漢硬碰，只是在他們兵刃中游走，開始時倒也身輕若燕，但因氣力關係，已開始落於下風。

如果再鬥下去，他一定會落敗。

那少年突然道：「少爺沒有兵器，怎能屠豬！」

那七大漢見他手無寸鐵，便一齊停下來。

人叢中有人抛了一張長櫈進來。

少年雙手一伸已抓着長櫈，道：「好極了！這是最好的宰豬櫈！」

旁人聽了，又是連聲大笑，但那七個大漢却面如土色，一齊舉起兵刃刺向他的要害。

少年有了長櫈，不用再游走避開兵刃，一時驕若游龍，長櫈在他手中，竟成了一件厲害的武器。

再鬥了五十餘招，那少年身手了得，但畢竟的功力所限，有幾次險被刺個正着，幸好他身軀細小，板櫈又長，才能把兵刃擋開！

司寇斌顏睜仍站在窗前觀看着，知道如果袖手旁觀，那少年一定會被七大漢殺死。

司寇斌看看顏睜，顏睜點了點頭。

司寇斌連忙縱身一躍。

那七大漢眼見快要打敗這少年，只見眼前一個身影，從天而降，紛紛暴退。

少年道：「我早說過有天神相助！」

司寇斌也不加口，使出一招「偷天換日」，雙臂雙腿凌空而轉，像一個四翼的大風車，橫掃七大漢，那七人見他突然而來，不知他是什麼來路，又暴退丈許。

司寇斌剛着地，又是一招「孤雲高飛」，接着是一招「清氣盤空」，前面四個大漢正想閃避，但那裏來得及，四人已被踢個正着，一時「哎呀！」連聲。

其中一人道：「殺！」

登時，七個人已圍成一圈。

少年與司寇斌立即以背貼背，司寇斌自練武以來，從未試過如此對陣，少年人往往好勝心重，又想知道自己學武成績如何，便抖擻精神，使出生平所學。

司寇斌自得顏睜所授，又得晁二指點，武功已是非同凡响，不要說普通江湖漢子，就算高手，他的武功也是不遑多讓！

他奮力發了二十來招，八個大漢中已有五個受傷，另外兩個在他背後，那少年也能從容對付。

司寇斌越戰越勇，那七個漢子知道再鬥下去，一定落敗，一聲呼嘯，七人虛幌一招，其中一人抱起地上的大漢，便分散逃去。

那少年想再追去，司寇斌拉着他道：「兄台，算了吧！他們也受够教訓了。」

那少年甩開司寇斌的手，長揖道：「多謝天神相助！」

司寇斌連忙還禮，笑道：「在下並非天神，只不過眼看這羣豬玀……」

那少年聽他叫那些大漢做豬玀，也不禁笑了起來，面上同時泛起一陣紅霞。

那時，路人見那八個强徒已被兩少年打走，再沒有什麼熱鬧好瞧，紛紛四散。

司寇斌說道：「請兄台往西寧樓頭一聚！」

那少年點點頭，隨着司寇斌往西寧大樓走。

顏睜早已看到他們上來，連忙叫小二擺好座位。

司寇斌道：「這是家父！」

那少年抱拳一揖，但態度有點忸怩，道：「多謝兩位相救！」

「兄台高姓！」

「在下姓……姓人！人中龍！」

顏睜道：「果是人中之龍，少年出英雄！」

司寇斌道：「在下複姓司寇，筆名斌，不知人兄台如何遇上這班强徒？」

人中龍道：「那虬髯漢子，光天化日之下竟調戲良家婦女，在下實在看不過眼，那知他們竟有八人！」

司寇斌道：「兄台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眞是俠義可嘉，讓在下先乾爲敬！」說完之後，便舉杯一口而盡。

人中龍也連忙舉杯，却是淺嘗一口，道：「司寇兄，常言大恩不言謝！」說完又輕啜了一口。

司寇斌又再盡一杯。

三人談笑風生，說的是江湖所見之事，因兩人一處於江南，一處於西北之地，所見的事物，俱不盡同，因此更爲意氣盎然，十分投機。

人中龍道：「兩位不知往那裏走？」

司寇斌正想回答，顏睜搶着說：「往西北探親！」顏睜雖隱居江南多年，但閱歷比司寇斌爲深，恐怕司寇斌一時心直口快，說出往司寇堡，可能會惹上痲煩，因此才說往西北探親。

人中龍道：「近日大月氏國人常走入西北，欺壓百姓，兩位入西北一帶，小心爲是！」

司寇斌道：「多謝兄台指點！人兄往那裏去？」

人中龍道：「往江南姑蘇！」

司寇斌道：「姑蘇？我們剛從那裏來的！」

人中龍道：「姑蘇是個好地方！」

司冠斌在姑蘇長大，當然認識姑蘇一切，於是便把姑蘇一帶名勝古跡，詳加細

說，兩人更是投契。

人中龍道：「日後若有機會，與兄台同遊姑蘇，那定必是人生一大快事！」

司寇斌與高采烈地道：「如日後相逢，定與兄台同遊姑蘇，一盡地主之誼！」

三人又喝了幾杯。

那時已是夕陽西下，西方一片殷紅，映在人中龍的面上，司寇斌望着他，只覺得面如冠王，神丰俊朗，他心裏暗想：天下竟有如此美貌的男兒，若潘安再世，說不定也比不上這位人中龍！

人中龍發覺司寇斌望着他，有點不好意思，突然站起來，道：「在下告退！」

說完已回身下樓，司寇斌正想挽留，他已閃身到路口，回頭一笑已翩然下去。

顏睜道：「斌兒，讓他去吧！日後有緣，定能再與他詳談！」

司寇斌點點頭坐下。

顏睜接問道：「你覺得這位人中龍如何？」

司寇斌道：「就如爹所說——人中之龍！」

顏睜笑道：「她是個娃兒！」

司寇斌詫異道：「是個娃兒？」

顏睜道：「你沒有見到她滿臉紅霞，一身女兒態？」

司寇斌道：「我不信！」忽然，他看見人中龍剛才坐過的椅子上有一塊綠色的手帕留下。

他立即拾起，一陣幽香，直透心頭，他把羅帕翻開，只見上面綉着：「人兒」兩字。

司寇斌道：「這果然是女兒家之物，我拿去還她！」

顏睜連忙拉着他，笑道：「她早已去遠，難道你還不明白她留下這香帕的意思嗎？」

司寇斌似懂非懂的坐下。

顏睜道：「你把這方帕好好收藏，異日再見到她，才交還給她吧！」

司寇斌拿着綉帕，想起了人中龍那面泛桃紅的臉龐，不禁啞然失笑，怪不得她如此美貌！女孩子扮作男孩子，當然比潘安還要俊美得多！

顏睜微笑地看着司寇斌，只見他珍而重之把那綉帕放入懷中，兩人又再喝了幾杯。

那時已是夜幕低垂，兩人便在西寧樓後面的旅舍渡過了一宵，第二天才繼續趕路。

可是，司寇斌却總無法入睡，腦海中只有人中龍的影子，她那調皮的話語，那靈活的身手，那滿泛紅霞的臉胚，不停在他的腦海內閃耀着。

顏睜發覺他整夜輾轉反側，心中也十分明白司寇斌的心境，便安慰他道：「斌兒，古語云有緣千里能相會，何必爲這一方綉帕而忐忑不安，況且，你還有很多事要做，你要挽回你爹爹的聲譽，找到你的親娘，而且你還說過要拯救天下黎民！」

司寇斌歛然道：「爹，我明白頂天立地大丈夫應以大業爲重，可是……」

顏睜道：「且收拾意馬心猿，讓我們一起打坐練功，收歛心魔！」

於是，兩人便相對打坐練功。

開始時，司寇斌的心仍如不覊野馬，幸好他內功根基不錯，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抖擻精神，眼觀鼻，鼻觀心，漸漸心躁已平，罡氣直闖丹田，已把動若脫兎的心湖平靜過來。

顏睜見他已趨心平氣和，知他內功已有進境，剛才的氣浮心躁，只不過是一時的按捺不住，兩人相對打坐至鷄鳴時份，吃過早點，便整裝上路。

走了五天，顏睜已知司寇堡就在附近，可是，十多年時光荏苒，滄海桑田，很多道路已不是從前的樣子，他只好沿途向鄉民詢問。

可是，問了十多人，竟然沒有一個人知悉司寇堡的正確所在，其中有幾個似乎有些疑惑，但也只說不知，顏睜心知內裏必有蹊蹺。

顏睜道：「看來我們要靠自己找尋，不過，前面山路崎嶇，我們還是買匹驢子代步！」

他們走到一間茅舍，內有幾頭懶洋洋的瘦驢。

顏睜道：「店家！」

一個年紀老邁的漢子走出來，滿臉笑容道：「兩位客官，要驢子嗎？」

顏睜道：「要兩口驢子，多少錢？」

老漢道：「我這些驢子只租不賣的，兩位客官想往那裏去？」

司寇斌道：「司寇堡！」

老漢驚詫地道：「什麼？」

顏睜道：「上山找司寇堡！想你老一定知道山上有一所司寇堡！」

老漢說道：「兩位客官，對不起，我不知什麼堡，而且，我也不能租驢子給你們！」

司寇斌道：「爲什麼？」

那老漢欲言又止。

顏睜知道這老漢一定知悉山上的司寇堡，只是不願提及，因此，他便從懷中掏出銀兩。

老漢道：「客官，我不能賺你這些銀兩。」

顏睜低聲道：「老爺子能否一說其中原委？」

老漢環看四週，一會才道：「請問兩位從何處來。」

顏睜道：「江南！」

老漢道：「那怪不得你們！兩位既從遠道而來，請進茅舍喝杯清水！」

兩人隨着老漢走進茅舍，經過三五個馬廐，進入一間打掃倒也十分潔淨的茅室中。

老漢用大碗倒了兩碗清水奉客。

老漢道：「兩位高姓？」

顏睜猶豫道：「在下姓顏，與司寇堡內有些親屬關係，不知老丈能否告知司寇堡所在？老丈高姓？」

老漢道：「在下姓薄——」

司寇斌道：「薄？那麼，薄丘是老丈何人？」

老漢奇怪地看着司寇斌，道：「薄丘！你認識薄丘？」他怔怔的望着司寇斌。

一會，又自言自語地道：「你好像是……究竟你們與司寇堡中人有何關係？」

顏睜道：「我們認識薄丘總管！」

那老漢已是涙盈於睫，道：「這孩子是——」

司寇斌忍不住道：「我是司寇斌！」

老漢本是强忍淚水，但當他一聽見司寇斌說出自己的名字，眼淚已像缺堤般墮下。

老漢道：「總算皇天有眼，司寇堡主仍有後！老漢是薄丘的胞弟薄岡，十多年前，我一直追隨兄長在司寇堡內，自從那天司寇堡主被那送金棺材來的老人殺之死後……」

司寇斌一直不知道自己生父如何，而今竟聽到自己的親父是被一個老人殺死，連忙追問道：「殺我父親的老人是誰？」

薄岡道：「我也不知道，後來家兄帶了少爺和夫人走後，那老人也不知所踪，而司寇堡主便死在金棺材的前面，頭蓋是被雙掌劈裂的。」

司寇斌聽了，滿腔悲憤地道：「那老人究竟是什麼人？」

司寇朗倫在竺哲面前自盡的事，只有倪夫人一人得知，所以他才會如此說，人間恩仇二字，往往便是由此而起，至少性命也是被這恩仇二字而虛渡一生。

薄岡續道：「那時，一班所謂英雄豪傑仍在大廳內飲酒，可是，當他們一聽到司寇堡主逝世，便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顏睜問道：「他們怎樣？」

薄岡道：「有小部份人，咬牙切齒的說要替堡主復仇，但有一大部份却……」

司寇斌問道：「他們又如何？」

薄岡道：「可恨那些所謂江湖豪傑，有些曾受過堡主的大恩，竟然聯手把堡內的東西洗刦一空！」

司寇斌一聽此言，血脈賁張。

顏睜嘆道：「天下所謂英雄豪傑，事實有幾個可以稱得上，斌兒，你且平心下氣，聽聽薄老丈說下去。」

薄岡道：「少爺，老夫雖略懂拳脚，但堡內沒有了家兄，沒有一個人敢拿定主意。於是，司寇堡轉眼已成爲一個廢堡，內裏的人，無論是賓客或是下人，全部都離開了司寇堡。」

司寇斌問道：「我爹臨死前有沒有什麼留下？」

薄岡道：「沒有，事實上沒有人看到他是怎樣被那老人打死的，照理司寇堡主一身武功，沒有那麼容易會被那老人用雙掌劈碎天靈蓋的！」

顏睜道：「後來又怎樣？」

薄岡道：「當所有人都離開了司寇堡，只有我留下來，因爲家兄臨走時，携着夫人與少爺，是十分匆忙的，他沒有說什麼，只吩咐我好好照顧這司寇堡，因此，我把司寇老爺的屍首收拾好了，葬在堡內，後來堡內經過一場大洗刦，凌亂不堪，我便慢慢收拾一切，希望緊守着這天下聞名的司寇堡，終有一天，夫人和少爺有機會回來！」

說到這裏，薄岡已是泣不成聲。

顏睜勸慰道：「而今司寇少爺已經回來了。」

薄岡用衣袖揩乾了淚水，道：「可是，我却對不起少爺，我沒有能力守着司寇堡！」

司寇斌問道：「爲什麼？」

薄岡道：「我在堡內住了十多年，一直沒有什麼事發生過，可是，就在去年，卻有一班西域來的碧眼人，强佔了司寇堡，我年紀老邁，根本沒有能力阻擋那些窮兇極惡的人，只好偷下山來，在這裏賃驢渡日。」

顏睜說道：「那些西域人是什麼來頭的？」

薄岡道：「我也不知道，但他們衣着十分奇特，似乎是西域小國的將兵。」

顏睜又問道：「他們佔據了司寇堡做什麼？」

薄岡道：「他們佔了司寇堡後，不許附近的人踏上半步，因此，相信你一路上問人，也沒有人願去回答你們有關司寇堡的事，因爲他們都不願意惹上那些碧眼的惡人，他們有時來到這裏，强搶了一些食物，有時更搶了一些婦女上司寇堡，所以，附近的人都十分憎恨他們！」

司寇斌道：「我們立即上去殺了那些碧眼兇徒！」

顏睜道：「斌兒，你千萬別魯莽，我們一定要上去，但要問個清楚才可以行事，薄老丈居住堡內多年，一定對堡內一切十分熟悉，我們好好準備，才能一舉把那些人趕走。」

薄岡道：「還有一件事，我還沒有告訴你們，我在堡中住了十多年，當那班匪徒把堡內洗刦一空之後，堡內所有無論是重要或普通的東西，都沒有一件留下，在我收拾殘餘之時，却發現有一間石室却沒有被刦！」

司寇斌問道：「裏面有什麼東西？」

薄岡道：「我也不知道，一方面是我也無法進入石室之內，另一方面那石室內定藏有司寇老爺最重要的東西，所以，我也沒有打算進去，如果你們去到，司寇少爺你一定要設法進去看看，也許有十分重要的東西，找到殺你父親的仇人是誰！」

司寇斌望着顏睜道：「爹，我們什麼時候去？」

顏睜道：「現時天色已晚，我還有很多事情問薄老丈，十多年我們也渡過了，何不再忍耐三兩天。」

薄岡道：「兩位且暫在這茅舍歇宿，我下厨爲兩位預備一些粗菜。」

顏睜在江南隱居扶育司寇斌長大，十多年平淡的生活，使他的性情已大爲改變，再沒有年輕時那股憤世嫉俗的怨氣，變得十分沉着穩重，他知道此行往司寇堡，一定會有一番兇險，因此，他決定先在薄岡處打探清楚，才和司寇斌闖上去。

他們在薄岡的茅舍內住了兩天，這兩天內顏睜已明白司寇堡內的大略情形。

第三天，司寇斌一早起來，他已是十分不耐煩，這也怪不得他，因爲他對自己身世，只是在江南時從顏睜得悉一鱗半爪，其餘顏睜自己對他的身世也不大了然，而今，只要他一上到司寇堡，走進那石室，他便有可能明白自己的身世，你叫他如何不着急？

顏睜也明白他的心境，於是，兩人拜別了薄岡，一同朝着司寇堡而去，但他們也不敢乘坐驢子，恐怕在半路上被那些碧眼人發現，以致打草驚蛇。

兩人輕功了得，山道雖然十分崎嶇難走，天氣十分悶熱，因爲這地近北方沙漠，撲面吹來的風也十分燠熱，走了兩個多時辰，已隱約可見山頭遠處有座碉堡。

司寇斌興奮地說道：「那一定是司寇堡！」

忽然，山上傳來一陣馬蹄聲。

顏睜急忙拉了司寇斌，躲在一堆岩石後窺伺。

不一會，前面果然有四匹高頭駿馬出現。

四匹駿馬上面坐着兩男兩女，最前面是一個身軀龐大的胖漢，臉孔粗黑，看來並不是中土人士，他身體雖肥胖，但看他騎馬勒韁，身手也是不凡。

胖漢後面是兩個女人，她們都穿着中土婦女服飾，但面貌却是西域人士，行前的一個，年紀已有四十多歲，衣飾十分豪華，雖是婦人，都有一臉威嚴之色。

跟着的是一個二八佳人，也是碧眼，但淡掃娥眉，美貌不讓中原仕女，看來似乎是前面那婦人的女兒。

最後一位却是一個漢人，已有五十歲左右，一身藍色勁衣，十分威武，跟着後面有十多個漢子，也是勁裝打扮，似乎是侍衛，身配長長的佩刀，看他們步履輕盈而整齊，相信武功底子也是不弱。

顏睜看着那馬上的漢子，看了一會，低聲對司寇斌道：「我眞想不到在這裏見到他。」

司寇斌道：「是誰？」

顏睜道：「那是要殺我的拜把兄弟孤臣郭中天！」

他們已越走越近，顏睜連忙示意司寇斌不要出聲，輕聲道：「你守在這裏，我出去看看，沒有我的示意，你千萬不要出來！」

顏睜一躍而出，站在四匹馬的跟前。

胖漢喝道：「快讓路！」

郭中天看到有人攔路，連忙騎馬而出，一眼看到了顏睜，呆了一會，道：「我還以爲是什麼人，原來你還沒死去。」

顏睜哈哈大笑：「孽子命硬，但不會如此短命！」

郭中天下了馬，環視四周，見只有顏睜一人，立即道：「拓拔博，你且先護送公主，讓我來對付這位兄台！」

那胖漢連忙拉了馬頭，兩個婦人也提馬隨着他，後面十多個侍衛已抽出佩刀，護着三人而去。

郭中天看他們去遠，才道：「顏兄，我早已勸你跟隨我，你看我而今，已成爲大月氏國的大將軍，榮華富貴，享用不盡，而你竟是如此衣衫襤褸。」

顏睜怒道：「郭中天，我沒有你這種兄弟，我也不稀罕榮華富貴，我的命是檢回來的，但你仍欠我一命，這一命你要今日償還。」

郭中天道：「你是我手下敗將。」

顏睜不再言語，雙掌一揮，一招「隨風雁起」，直劈郭中天胸前。

郭中天閃身一避，一招「雁落平沙」，已避過來勢，再一招「雁飛殘月」，連守帶攻，厲害異常。

郭中天與顏睜二人曾一起練武，因此，對雙方所用的招式，均已了解於胸，雖然經過十多年，兩人武功均有進境，但基本拳脚仍十分熟悉。

兩人對拆了十餘招，已知對方的武功已比從前高得多，但顏睜要報那一劍之仇，用招極狠，處處要置郭中天於死地，因此，看來顏睜比郭中天更勝一籌。

郭中天知道如此惡鬥下去，雖未有必勝的把握，但自己有要務，於是，虛幌一招，跳出了兩丈許，朗聲道：「顏兄，在下有要事，未能再陪你多玩幾招，不過，日後，我倆可再拚搏一場，也不枉咱們兄弟一場！」

說完又縱身一躍，轉眼已遠去了。

顏睜本想追去，但念及司寇斌，只好眼看郭中天逃去，他招了招手，司寇斌連忙從石後走出來。

顏睜道：「他便是在山洞中要殺我的拜把兄弟！」

司寇斌道：「爲什麼你讓他逃走？」

顏睜道：「一來他的武功比以前精進，二來他無心戀戰，我亦無法在幾十招之內取他性命，此人逆天行事，扶助西域大月氏國，將來必遭天譴！而且，我也要與你同上司寇堡，看看那石室！」

轉了兩個山丘，司寇堡已在眼前。

司寇斌離開司寇堡的時候，只有五歲，但對這個碉堡仍有十分模糊的印象，可是，而今這個司寇堡已是門庭零落，到處都是頹垣敗瓦，雖是如此，他們仍可感覺到司寇堡昔日的煊赫一時的氣勢。

桃花並不依舊，人面亦是全非。

他們在附近看了一會，碉堡寂寂，那裏有人跡？

司寇斌道：「薄岡伯伯曾說過這碉堡已被强徒霸佔，爲何竟沒有守衞？」

顏睜道：「進去看看！」

兩人躍過護堡小河，跳上一度小牆，再從小牆向上縱身，才能進入堡內。

他們在牆頭窺伺了一盞茶的時光，仍未發現人跡。

於是，兩人一前一後，相互照應，進入堡內。

他們行遍了整個碉堡，根本沒有見過一個人，甚至連一隻狗也未見到。

堡內全是空空的。

只有那大廳內似乎有人用過，其他地方全是蛛網塵封，牆壁破落，司寇斌眼看父親建下的基業，零落如斯，一陣心酸，幾乎滴下淚水。

顏睜道：「找你爹爹的墳頭！」

他們一起走進內院，兩面的房舍俱是破爛不堪，房舍內什麼東西也沒有，看來那班江湖豪傑當眞是把這堡內的東西洗刦一空。

內院的後面是一個大花園，可是，如今已是荒草處處，高及人首，兩人幾經辛苦，披荊斬棘，嚇走了一大羣烏鴉，才找到一個隆起的墳頭。

墳前並無石碑，只有一塊朽木，木上字跡模糊，依稀可見「司寇公」三字。

司寇斌看見此三字，已無法忍耐，伏在地上嚎啕大哭，顏睜也不勸慰，因爲他知道，好好讓司寇斌哭一場，比任何勸慰更好，只默默地把墳頭附近的荒草除去。

司寇斌哭了不知多久才慢慢的站起來，環顧四周，只見地上有一塊大石板，嵌在泥內。

他伸出雙手，雙臂運勁，手臂與指間骨骼發出如鞭炮爆炸的聲響。

盤馬彎腰，雙手一插，十指已如十支小鐵柱插進石板周遭的泥土內。

他狂喝一聲，那塊石板已從泥土中慢慢昇起，他再加勁，石板已整塊被他抽了出來。

那石板看來有三百餘斤，陷入泥內的日子已久，竟然硬繃繃的被司寇斌抽了出來，司寇斌那份功力，眞不可思議，連顏睜也不得暗暗喝采！

司寇斌自得晁二授功，而晁二本身除了本身武功了得，況且他博覽羣書，所領悟的武功既多且博，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武功到了什麼境界，加上司寇斌聰穎過人，武功已是青出於藍勝於藍！

他把石板豎立在墳前，又運勁於右手食指之上，施展「治印神刀」所授的指法，就在石板上劃了「先嚴司寇公朗倫之墓」九個大字，再在旁刻了「不孝子斌立」五個小字，一時石粉紛飛，字跡入石半寸，彷與匠人用石鑿刻出來一般模樣！

他吹開了石粉，雙手把石碑舉起，硬生生把石碑插入泥內一尺！

司寇斌看着自己爲父親豎立的的石碑，又忍不住地哭了一會，顏睜也忍不住嘆了幾口氣。

歇了一會，顏睜道：「斌兒，好好保重！」

司寇斌道：「我父外號慈航司寇，一生光明磊落，什麼人竟會把他害死？我定要將此仇人碎屍萬段！」

可是，司寇斌又怎樣知道司寇朗倫以前一段令人髮指的往事而自盡的呢？

顏睜道：「斌兒，此事我們定要查過明白！不過，你還是要好好保重才能爲父報仇！」

司寇斌點點頭道：「我們去找那石室！也許，在石室內有父親的遺言！」

兩人走出花園，走遍堡內各大小房舍，可是，那裏找到那無人能開啓的石室！

時已是夕陽西下，顏睜隨便打掃了一間房舍，兩人吃了一些乾糧。

顏睜說道：「好好休息一夜，明天再找！」

一宿無話，翌日兩人又再找了大半天，差不多整個司寇堡也翻轉了，但仍沒有發現薄岡口中所說的石室！

司寇斌沉思了一會，道：「我幼時在堡中玩耍，好像依稀記得堡中應有一小湖，但我們行遍整個碉堡，却沒有發現有水的地方！」

顏睜道：「小湖？」

司寇斌道：「是的，那小湖中有一小屋，可能是薄岡伯伯所指的石室所在！」

顏睜想了一會起立道：「隨我來！」

司寇斌隨着顏睜，直奔後堡。

顏睜道：「你看！」

只見一處凹下的地方，面積相當大，但並沒有水，依稀還似一個人工小湖，湖中有一大堆樹叢，其實兩人早已到過此處只不過以爲那是一堆矮樹叢，並不在意。

顏睜說道：「那樹叢之下可能便是石室！」

兩人連忙奔往樹叢，司寇斌運功劈開了一朿小樹，果然發現樹內有一石屋。

顏睜也摧毀了一些叢草，經過一番擾攘，已見到那石室的模樣。

他們走前兩步，司寇斌突然踏着一些東西，「咚咚」連聲，低頭一看，却是幾十個骷髏！

再走十餘步，又發現更多的人骨。

顏睜道：「斌兒，你要小心，可能有機關！」

又走了幾步，已見石室之門。

說那是一爿門，倒不如說是一堵牆壁，他們在小石室周圍，繞了一圈，竟看不到一度眞正的門，連窗也沒有一個，這簡直並不是一間屋！

他們低頭看看那些人骨，有些骨骼上竟插有一些鐵銹的東西，這些死人是中了暗器而死，可是，他們走了幾遍，却沒有暗器放出來。

顏睜道：「這裏的機關已廢，我們試試開了這石室，看看其中有什麼古怪！」

兩人在四面牆壁摸索了一會，根本找不着任何一條縫隙，但牆壁上却有一些手印，似乎是一些掌劈的痕跡。

顏睜道：「這些死人可能是一些高手，他們想用掌劈開，可是都徒勞無功！」

司寇斌道：「讓我試試！」

他連發數掌，只見石粉剝落，那能推開一石一磚！

顏睜道：「用強也許永不能打開此石室！我們定要小心看看才會找出開石室之法！」

兩人找了一會，仍無所獲。

司寇斌異常心急，而今已找到石室，却無法開啓，眼看快要知道父親的遺言，却無法看到！

突然，他雙膝一跪，閉上雙目，向着石牆，叩了幾個頭，淒然說道：「孩兒不孝！」

他睜開雙眼，却發現那石牆底下有兩塊石與其他石塊並不一樣，於是，他用手輕推了那兩塊石！

「轟」的一聲，一度石門竟彈開了！

原來這兩塊石正是石門的暗制！

這兩塊石位於石牆之底，一般人用掌旣劈不到，用脚踢也不會踢到下面，而司寇斌跪在地上，身體矮了一半，才看見這石塊，輕輕一推，門便應聲彈出，這也可算是司寇斌孝感動天，也可能是司寇朗倫在天之靈庇祐！

石門已開，兩人閃身入內。

可是，石門所開之處，僅容一人身過，司寇斌一時心急，竟撞在石門邊上，撞碎了懷中的石印！

他也不以爲意，隨着顏睜進入石室之內。

石室並不寬大，只見牆上懸着一幅巨畫。

畫內繪着一個白髮披肩的老人，老人跟前跪着一個年青人，細看此年青人，有點像司寇斌的模樣。

司寇斌奇怪道：「爲什麼這人有點像我，而且會跪在這老人跟前？」

顏睜看了一會，道：「這可能是你父親年輕時的模樣，可是這白髮老人却不知是誰！」

原來這石室是司寇朗倫建成此堡之後，關此湖中石室作爲懺悔之用，畫中老人正是竺哲！

人誰無過？可是，犯了一次大錯之後

，良心受責，司寇朗倫受良心折磨，日夕懺悔，仍是無補於事，只能在此石室內痛苦渡日，他所付的代價亦可算巨大！

顏睜又看巨畫一會，道：「斌兒，你父與圖中的人定有重大關係，你把畫除下，好好收藏！」

司寇斌把畫除下，端詳一看，看見畫中跪着的人，與自己面貌相同，不禁又想起父親，淚如雨下。

淚水一滴一滴的淌下來，滴在畫上，司寇斌用手小心揩去了畫上淚水，一揩之下，竟發現此幅畫內是有夾層的。

司寇斌道：「爹，你看！」

顏睜小心一看，果然是畫後藏有一些紙張，他輕輕把畫撕開一些，把一塊小黃紙拿了出來！

本來繪畫用的宣紙相當韌而緊實，可是，經過多年，紙張已失去了韌力，而司寇斌的淚水一滴下，才會露出夾層的痕跡，如果沒有水濕，根本沒有可能發現其中有夾層的！天意安排如此，實屬巧妙！

顏睜道：「這是你父遺物，你小心看看！」

司寇斌小心地把黃紙打開，只見是一幅地圖，上面有一個「虎」字。

兩人看了一會，發覺圖內所繪的地方十分熟悉，但一時又不知那是什麼地方！

司寇斌感到雙腿有些酸軟，索性坐在地上，當他坐下的時候，却聽到懷中的石印碎片碰撞之聲！

他伸手入懷，把那入門時撞碎的石印掏了出來，這石印是晁二臨死前吩咐他好好收藏的，但這石印上又無雕刻，石質又是堅硬，司寇斌也不知此石印有何秘密！

此刻伸手入懷把石印掏出，已是破爛，雖知越是堅硬的東西，用蠻力並不能把它摧爛，但有時輕輕一碰，觸着脆弱的地方，便會應聲而碎，因此這石印在司寇斌入門之際，輕撞了一下便破爛，今人所寶之金剛鑽也是如此，如用鐵錘，並不能把金剛鑽敲碎，但稍一不愼，跌在地上，却會破裂！司寇斌把破碎的石印掏出，却發現石印竟是中空，內裏也藏有一張黃紙！

他立刻把石印內黃紙攤開，也是一張地圖，上面有一個「丘」字。

顏睜與司寇斌把兩張黃紙拼合，竟是天衣無縫，合成一張完整的地圖，繪的正是姑蘇虎丘一帶地勢！

顏靜道：「怪不得這地勢十分熟悉，原來是我們居住江南之地！」

司寇斌道：「這是寒山寺，這是虎丘塔！」

兩張黃紙接合的地方，左面有一行小字：

「干將莫邪震天下」

右面也有一行小字：

「虎丘塔內藏乾坤」

司寇斌道：「這是一張藏寶圖！」

顏睜點點頭道：「也許並不是寶藏那麼簡單，這虎丘塔你也到過多次，那裏有沒有寶藏！」

司寇斌道：「是的，我也常常到那裏玩耍，可是，那裏並沒有什麼東西！」

顏睜道：「你把地圖好好收藏！」

司寇斌把兩張黃紙摺攏，納入懷內。

司寇斌道：「那干將莫邪是一對名劍，看來一定要配合這對寶劍，才能發現其中奧秘之處！」

顏睜道：「是的，不過，這干將莫邪，是天下名劍，只是傳說已久，並沒有人眞正見過，如果只有這地圖而沒有雙劍，也是杜然！」

司寇斌站起來，拍拍身上塵灰，抬頭一看，那原本掛着巨畫的地方，竟然懸有兩把塵封古劍！

他們把畫除下之際，兩人精神俱集中在畫上，竟然沒發覺畫後懸有兩把古劍。

顏睜道：「難道這便是干將莫邪？」

司寇斌小心把兩劍解下，只覺雙劍十分沉重。

又見掛劍的牆上，刻有十六個字。

「痛問世間，生死爲何劍劔劍劔，留有緣荷」

顏睜道：「不知你爹爲何不去虎丘，難道他是爲了這白髮老人？」

司寇斌道：「這四個劍字，兩個都是不同寫法，又是什麼秘密？」

顏睜道：「看看這是否干將莫邪！」

司寇斌把劍抽出，一時滿室寒光。

兩人異口同聲地道：「好劍！」

再抽出另一把，也是劍氣如虹。

兩把劍柄，果然刻有「干將」「莫邪」四字。

司寇斌忽然有點領悟地道：「這附近應該藏有一套劍譜的，讓我們找找！」

這石室不大，可是並沒有什麼發現。

司寇斌握着雙劍，呆呆地看着劍鞘，自言自語道：「爲何這干將莫邪，劍身如此精巧鋒利，劍鞘却如此醜陋？」說完之後，用衣袖把劍鞘揩了一下。

泥塵一去，劍鞘上竟是刻滿了東西，只不過日久塵封，一時不能看見。

他把兩把劍鞘揩淨，上面刻的是一套完整的劍法！

司寇斌看了一會，與顏睜一起走出石室，依着劍鞘上的劍法，練習了一遍。

只見司寇斌雙劍揮動，寒光閃閃，劍氣縱橫，劍揮所至之處，樹木如遇狂風，紛紛倒下。半個時辰之後，司寇斌已能緊記其中要訣，雙劍合一，納劍入鞘。

司寇斌環顧四週，只見四面已完全沒有了叢草樹木，露出一大片黃土。

顏睜高興道：「斌兒，雙劍配合劍法，已全無懈可擊，我們回到姑蘇虎丘，定可找到虎丘塔內乾坤！」

兩人在堡內歇宿了一夜，直奔江南姑蘇。

慈航司寇　再顯聲威

却說郭中天自與大月氏國重臣拓拔博離開了邊府，直趨大月氏國，經過半月脚程，已抵達大月氏國境，他們揀選了兩匹壯健的駱駝，過了一小撮沙漠地帶，一路上只見大月氏國民生活安定，一切日常用物，雖云簡陋，不及中原地方豪華精緻，但也算民豐物阜，一片安詳景像。

日宿公主得知拓拔博帶了郭中天回來，立即召見，郭中天原爲官宦出身之人，非常懂得奉迎日宿公主，而公主見他一表人材，文武俱佳，也是十分歡喜。

日宿公主本爲一小部落的女首領，但

她為人雄才大略，野心勃勃，在幾年之內，聯合了幾個部落，又攻打隣近一些小部落，便組成一個略見規模的小國，號大月氏，西域原是落後之地，仍以母系為重，因此各部落均以日宿為盟主，而且她的確英明果斷，治軍紀律嚴明，所以各部落內男男女女，對她心悅誠服！

自日宿公主統一各部落之後，她除了注視大月氏國內之外，還常從中原商販口中，得知中原土地肥沃，文物鼎盛，因此，她便派了一些重臣，暗入中原，更證實商販所言不虛，所以，她在這幾年內，囤積糧草，訓練騎兵，力圖染指中原。

郭中天在中原官場並未得意，但到了大月氏國却受到無比的看待，多年來抑鬱心緒，總算有了機會舒展，於是，他向日宿公主提了很多切實而可行的建議，改善民生，更加強軍力，教導大月氏人行軍佈陣之法，大月氏國內人民，本是游牧民族，那裏懂得中原一切，因此對郭中天更是擁戴非常。

日宿公主本想立即與拓拔博和郭中天一起同入中原，但郭中天認為目前軍力還未足，建議他派更多人再入中原，廣招好手，並且用黃金購買一些內奸，希望裏應內合，一舉而入中原。

可是，人算總不如天算，郭中天住在大月氏國內三月，竟發生了一場極其嚴重的旱災，三年不雨，國內草木乾枯，牛羊死去無數，其中一些部落，為了爭取糧食，互相傾軋，因此，日宿公主便無法立即入中原實地勘察，她並沒有氣餒，一面平定內患，另一面仍派人入中原，廣招武林好手，待內患平息，仍決心往中原。

這一番擾攘，却費了整整的十八年，這時，郭中天已被封為威武將軍，一個落拓官場之人，而今却是位極人臣，他為了報答日宿公主知遇之恩，歇盡所能，不但平定了部落之爭，而且把大月氏國日夕壯大起來。

郭中天雖身在大月氏國，但對中原之事仍十分清楚，自從司寇堡被一班所謂武林英雄洗刦之後，江湖便傳出江南寶藏之說，但顏睜雖處江南，他只是埋首撫養司寇斌，反而對此事沒有所聞。

郭中天見大月氏國內爭已平，便建議日宿公主同入中原，首先往司寇堡，因為江南寶藏之說，是由洗刦司寇堡之人傳出，因此，他認定司寇堡內必有寶藏的蛛絲馬跡，可是，他們一舉到了司寇堡，只見司寇堡已成廢墟，毫無綫索，但既已入中原，便決定一路明查暗訪，好有所獲。

那天，郭中天遇見顏睜，便是剛從司寇堡下來，此次日宿公主微服入中原，還帶了她的女兒金蘭花，這位小公主，曾隨郭中天學藝，經過十六年苦練，也有一身相當不錯的本領。

郭中天為了保護日宿公主，因此不願與顏睜拚鬥，他們一行四人，領着十多個由郭中天親自挑選的護衛，直奔江南。

郭中天擺脫了顏睜，便策馬直追，不及一個時辰，已會合了日宿公主一干人等，日宿公主見郭中天回來，便詢問此事，郭中天便說出顏睜是拜把兄弟之事，但其中涉及他自己貪功叛國之情，當然絕口不提。

行行重行行，不覺已到了河南鄭州。

鄭州是南北交通要衝，無論北往京城，南下長江，都要經過此地，因此鄭州市面十分繁華，商賈旅人，絡繹於途，日宿公主與小公主金蘭花，首次見中原地大物博，到處冠蓋雲集，大嘆不虛此行。

郭中天沿途一一指示，述說民風俗土，更使她們歎為觀止，他們已打扮成中原人士，雖然日宿公主與金蘭花，面口與中土人士不大相同，但鄭州人士，早已慣見異域經商之人，也不以為異。

他們選了鄭州市集中最大的悅賓樓，放下了馬匹，安頓房間之後，便往悅賓樓一試中原佳餚美酒。他們選了一個憑窗雅座，點過豐盛酒餚。

小公主金蘭花最為雀躍，她不停地問她的師傅郭中天所見一切，郭中天當然一一加以詳細解釋。

酒過數巡，遍嘗各欵精緻小菜之後，日宿公主覺得疲倦，拓拔博便護送她回到客房休息，但金蘭花却嚷着要師傅帶她四處逛逛。

郭中天道：「此處行人衆多，異日有機會再遊吧！」

金蘭花道：「師傅，去看看吧！」

郭中天仍是搖頭不肯。

金蘭花沒有作聲，只呶着小嘴，滿臉不愉之色。

郭中天一別中原十八年，雖然，他在大月氏國有高人一等的享受，但他到底是中原人士，而今再嚐中原美酒，口啖美味可口的菜式，不覺多喝了幾杯，一慰思鄉之情。

金蘭花見他只顧喝酒，突然，她稍一閃身，便到了梯口，當郭中天發覺的時候，她已下了樓梯。

郭中天連忙追出去，走到大門，已不見了金蘭花的踪影，他知道金蘭花向來任性，為人又好奇貪玩，幸好她的武功也不錯，普通江湖漢子也不能欺負她，因此，他只好搖搖頭，回到悅賓樓上。

金蘭花從悅賓樓走了出來，往人潮中鑽了一會，見師傅沒有追來，才安心四處遊逛。

市集兩旁都是各式各樣的商店，綾羅綢緞，珠寶玉石，稀奇古怪的物品俱備，看得金蘭花心花怒放。

她越看越高與，竟然與人碰過滿懷！抬頭一看，正要發怒，却見一個面如冠玉的少年郎！

那少年道：「在下不慎……」

金蘭花見那少年首先道歉，又溫文有禮，怒氣早已全消，微笑道：「我……」

金蘭花雖懂漢語，但一時情急之下，却不知如何說是好，只滿臉通紅看着那少年。

少年稍一欠身，便繼續前往。

金蘭花回首看他，恰巧那少年人也回首過來，四目交投兩人都感到有些尷尬。

金蘭花突道：「些那……些那……」

少年人詫異地問道：「姑娘是西域人士？」

原來這「些那」二字，是西域人道歉的意思，金蘭花初履中原，一時口快便說出了自己的語言。

金蘭花道：「是的！」

那少年回身走過來，輕聲道：「我也到過西域！」並且說了幾句西域的說話。

金蘭花聽了，登時滿臉通紅。

却原來那少年用西域語讚她美貌！

少年道：「姑娘初抵中原？」

金蘭花道：「是的。」

少年道：「這附近喧鬧異常，沒有什麼好看的，為什麼你不往近郊看看？」

金蘭花道：「你帶我去看，好嗎？」

少年道：「我本也是漫無目的，如姑娘不嫌棄在下，一起往四處走走？」

金蘭花當然立刻點頭，雖知西域人士，對男女之嫌並無中原人士那麼看重，而金蘭花眞想四處遊玩，得此美少年同伴，更覺愜意！

兩人一同走出市集，一面行一面攀談，金蘭花說了一些西域情況，而那少年也說了一些中土人情，兩人談得十分投契，不覺已到了郊外！

郊外風光又與市集大大不同，只見一遍青綠田野，田中有老農忙裏偸閒在抽旱烟斗，與域外一片草原的景色，大相逕庭，金蘭花看得出神。

少年指着前面道：「那邊有間寺院！我們去看看。」

金蘭花並不明白什麼叫作寺院，正要追問，少年人已向前走去，金蘭花只好尾隨着他。

那少年似乎要顯示他的輕功，一縱一躍，已奔過了一個小小的山崗，金蘭花年少氣盛，當然不甘示弱，亦是提身縱躍，緊隨着他，可是，任憑她費了多大氣力，金蘭花總無法追近那少年。

金蘭花賭氣地道：「我不去了！」

但那少年似乎充耳不聞，又奔過了另一個山岡，金蘭花只好拚命追趕。

當金蘭花追到那少年時，前面已出現了一間寺院，那寺院並不太大，四面牆壁已呈剝落，但從外表氣派觀之，這寺院昔日一定有過輝煌的一刻，寺門正中，還懸有一塊橫匾，上面寫着「雲林寺」。

金蘭花正要開口，少年立即舉手示意，輕聲道：「請勿作聲！」

說完之後，便一手拉着金蘭花，躲在寺門旁一堆野草之內。

金蘭花十分氣憤，又想開口罵他。

少年指着牆頭道：「你看！」

話未說完，寺院內傳出吆喝之聲，跟着是一陣衣袂飄動的聲息，寺院側牆的牆頭上，已站了幾個衣服十分華麗的勁裝漢子。

一共是五個似乎負傷的漢子。

那五大漢在牆頭上環視四周，接着便躍在地上，其中一個大漢似乎受傷最重，倒在地上，其他四人，扶起了他，一直向着西面走去。

那五人去遠後，金蘭花怒氣已消，輕聲道：「那五個是什麼人？」

少年搖了搖頭道：「進去看看！」

金蘭花立即緊隨着少年。

寺門是虛掩的，他輕輕把門推開少許，閃身入內。

雖是黃昏時份，寺內却是漆黑一片。

少年人十分機警，拉着金蘭花躲在一角，動也不動，待他們雙目習慣了黑暗後，才發現寺內四壁窗戶，都被竹簾所蓋。

突然，在寂靜中傳來一陣沉重的呼吸聲。

這呼吸聲使黑暗中的少年與金蘭花，俱感毛髮直豎！金蘭花緊緊拉着少年人的臂膀，緊張中又感到一陣從未有過的溫馨感受！

他們等了一會，又聽見另一聲沉重的呼吸聲。

金蘭花再緊緊的抱着少年的手臂。

他們已習慣了黑暗，那可怖的呼吸聲似乎是殿中那大佛處傳來的。

少年指指那大佛，示意金蘭花追隨着他，然後，提氣一躍，兩人已飄身至大佛旁。

他們躡足在大佛四周走了一週，可是四處並無人影，少年舉首看看那大佛，那大佛有二十尺來高，全身滿佈灰塵，那可怖呼吸聲又响起來，似乎是從佛首傳來。

少年拉着金蘭花，正想往上躍。

突然，黑暗中出現兩度光霓。

一陣冷冷的聲音說道：「你們還未受够？」

那光霓已隨着聲音直刺少年的前胸。

少年用力把手一甩，已把金蘭花推至巨佛像後面，而他也同時向左一閃。

那光霓突然改變了方向，又向左邊一刺。

金蘭花知是敵人出現，在佛像後面摸到一枝鐵棒，似乎是寺中裝飾用的鐵枝，她連忙拿起兩支，一支擲向那兩度光霓，另一支却抛給少年。

那鐵枝一接觸那光霓，便「轟」的一聲折斷了！

而那少年也心快手快，把鐵棒接在手中，隨即用勁一揮，護着全身，躍至佛像前面。

人未站定，那兩度光霓已至目前，少年使出一招「攔天護海」，向那兩度光霓揮去。

棒頭與其中一度光霓碰過正着，又是「轟」的一聲，那鐵棒已被砍斷了一截。

少年知道對方所使用的是摧金斷玉的寶劍，鐵棒不能舉劍接觸，否則一定會被寶劍削斷。

那聲音道：「立即下去，還有生路一條！」

少年正想回答，但那光霓又至身前，唯有伸手一揮，那鐵棒又與光霓碰過正着，使鐵棒又斷了一截！

少年手上的鐵棒只剩下尺餘，已無法招架，連忙往後一躍，可是，那光霓咄咄迫人，跟着已退無可退！

突然，又是「轟」的一聲！

原來金蘭花已從佛像後躍了出來，用鐵枝擋着光霓的來勢，救了少年一命，可是，那鐵枝又應聲斷了！

少年立即縮身一滾，同時從懷中揣出了兩枚暗器，向着光霓處射去。

那持劍的人已聞暗器之勁風，連忙躍後，那兩枚暗器射了個空，釘在寺中的横樑上。

殿中突然一亮，原來那暗器釘在横樑上，發出了一陣極光的火焰。

在火焰光下，他們已可以清晳地看見對方。

只見司寇斌持着雙劍，驚詫地道：「

是你？」

那少年也愕然地道：「是你！」

暗器上的光焰並沒有熄滅，幸好橫樑粗大，一時也並沒有燒着，司寇斌連忙躍起，摘下那暗器，弄熄了火焰，並且用火摺子把佛像前一根剩餘的蠟燭燃着。

登時，殿內一片光明。

司寇斌說道：「人兄，請原諒在下魯莽！」

那少年正是月前司寇斌在道上遇見的人中龍！

人中龍說道：「司寇兄，爲何你會在此？」

司寇斌道：「說來話長，這位——」

人中龍道：「這位是——」

金蘭花道：「我叫金花！」

人中龍根本也不知道金蘭花的姓名！

司寇斌道：「我以爲兩位是剛才那班宮中侍衛又再回頭，所以才下此殺手！」

人中龍道：「剛才我也看見那班負傷的大漢，他們都是宮中侍衛？」

司寇斌點了點頭，忽然，又傳來一陣沉重呼吸聲，司寇斌道：「快隨我來！」

兩人隨着司寇斌，走到佛像後面。

司寇斌用力一推，佛像後面竟現出了一度小門。

門後僅可容一人而過，司寇斌早已閃身入內，人中龍金蘭花跟着進去。

原來這暗門下面，是一條短短的樓梯，步下梯級，前面是一列房間，由於昏暗，看不淸楚有多少房間，大約是三四間左右。

只見司寇斌奔至左面第一間。

那沉重的呼吸聲便是從此間房間傳出，這時，因回聲所至，呼吸聲更爲駭人。

司寇斌輕輕推門而入，只見房間中央有一木桌，桌上油燈如豆，桌後是一張木床，床上躺着一人。

那人白髮披肩，胸口一起一伏，似受重傷。

司寇斌輕聲道：「這位老伯身受重傷，他是被那班殿內侍衛所傷！」

人中龍走至老人榻前，輕按心脈，一會道：「這位老伯被掌力震傷，似乎相當嚴重。」

司寇斌道：「幸好他內功深湛，不過，他已是年紀老邁，附近又無藥物……」

人中龍道：「在下知道內臟受震，藥物並無多大効用，只有用眞氣打通他的脈胳，才能使他停止內裏出血！」

司寇斌道：「我也知道此法，但是可惜……」

金蘭花道：「可惜什麼？」

司寇斌道：「可惜我功力未逮，我曾用內力迫入他體內，但無法成功，而且，那班殿內侍衛又來，我只好暫且放他在此，驅走那班惡徒！」

金蘭花道：「有沒有其他辦法？」

人中龍道：「有！」

司寇斌搶着道：「什麼辦法？」

人中龍道：「以你個人的功力，也許一時未能把內力迫入他體內，不過，如果再加另一人——」

司寇斌道：「對！人兄，你我一起，合力運功，他便有救！」

人中龍道：「小弟也可略盡棉力，不過，這人究竟是誰？你爲什麼要救他？」

司寇斌焦急地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並不認識他，只不過偶然撞入此古寺，見他被人圍攻，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人中龍道：「那麼，他可能是一個惡人，也可能是你的仇人也說不定！」

司寇斌道：「我沒想到這些，況且救危扶難，是我輩人之天職，人兄你——」

金蘭花插口說道：「人公子，救人要緊！」

司寇斌道：「人兄，難道你眞的見死不救？」

那老人的胸口起伏的越來越急促。

人中龍道：「不，只要司寇兄吩咐，在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司寇斌道：「我們一起運功救人吧！」回首對金蘭花道：「請小姐把持房外，我害怕那些惡侍衛會再來！」

人中龍道：「金花姑娘，你在房外小心把守，在一個時辰之內，不能讓人進來打擾，否則，我們三人將會同歸於盡！」

金蘭花已點頭，同時出了房外。

司寇斌道：「人兄請！」

人中龍突然搖了搖頭道：「不！」

司寇斌救人心切，氣急地道：「又怎樣？」

人中龍道：「還有一個條件。」

司寇斌道：「你只要救回這老伯，什麼也依你！」

人中龍道：「把這油燈吹熄！」

司寇斌還以爲他會提出什麼條件，估不到他竟然會說出這麼孩子氣的要求！他連忙把燈吹滅。

司寇斌回心一想，記起義父曾說過，這位人中龍是個女娃兒，她這個要求倒是合情合理，因爲運功之際，一定要脫去上衣，一個女娃兒又怎能在一位陌生人前袒胸露臂呢？想到此處，不禁莞爾。

人中龍在黑暗中道：「司寇兄，開始吧！」

兩人立即拉開上衣，坐在老人床前，雙掌互抵，司寇斌另一隻手搭在老人的胸前的「中庭」「鳩尾」及「巨厥」三大要穴。

可是，司寇斌觸着人中龍的玉掌，一股溫馨，從她掌心傳來，他一時想到人中龍是女兒身，而自己從未與女性接觸過，一時之間，心旌搖曳。

人中龍發覺司寇斌心神不定，輕聲道：「你怎麼啦？」

司寇斌立即如夢初醒，需知道，以內力治人，一定要心如平湖，氣凝貫注，始能把功力迫入病者體內，否則，不但不能有利病者，反而會使自己大大損耗。

他想到此處，立即收拾心神，猛吸一口氣，氣運丹田，週而復始，把內力迫入老人體內。

約過了半個時辰，兩人內力如同出一轍，源源不絕迫入老者三大穴道。

司寇斌心無雜念，運起功來，似乎越是運勁，越是精神，其實，司寇斌此時內力，獨一人之力也可以救這老者，但他從未試過，直如蠻牛不懂用力，任憑有多大氣力，亦是無濟於事，而今有人中龍在旁協助，更是如虎添翼。

又過了一盞茶時光，司寇斌已知自己內力足夠，不想人中龍再耗眞元，便低聲道：「人兄，你暫時休息一會，我獨力已可應付！」

人中龍道：「爲什麼？」

司寇斌道：「我不想你虛耗體力！」

人中龍感到一陣溫馨，因爲她知道司寇斌的確是爲了自己，而且她已有點嬌喘，便輕輕放下玉掌。

司寇斌雖沒有人中龍之協助，但經過這個時辰的運功，已掌握了運勁迫入老者身上的要訣，所以，他不但沒有感到疲累，反而好像更爲自由自在，毫無拘束，他身上雖是大汗淋漓，但身心舒暢的感覺却從未有過像此刻般，想不到司寇斌，爲了救一個從未相識的老者，竟使自己的內功，更推進一步！

這時，老人似乎有了起色，胸口的一起一伏已漸趨正常，而胸部也回復溫暖。

司寇斌已知老人已無大碍，心下十分歡喜，只要再忍耐半個時辰，老人必會甦醒。

突然，外面隱約傳來一陣吆喝聲。

人中龍輕聲道：「司寇兄，你不用分心，外面之事，我自會料理！」

她穿回上衣，奔出房間，但已不見了金蘭花的踪影，她心知不妙，立刻步上梯級，已聽到外面虎虎之聲。

她推開了暗門，閃身走出佛像，只見金蘭花在佛前奔走跳躍，頭上五隻獵鷹向她撲噬！

這雲林寺的瓦面離地甚高，獵鷹有很多空間飛動，而金蘭花只能在地上左閃右避。

那五隻獵鷹俱是勇猛異常，使金蘭花無從招架，身上的衣物已被其抓破多處，而且染有血跡。

人中龍連忙躍出，用身護着金蘭花，探手納入懷中，掏出暗器，向着五隻獵鷹打去。

那五隻獵鷹訓練有素，而且目光極其銳利，一見有物件勁射而來，立即高飛，伏在橫樑上。

金蘭花已被獵鷹迫得筋疲力盡，幸好人中龍及時護着，否則一雙美目，早已被獵鷹所抓。

她伏在人中龍的背部，微睜雙目，見是人中龍，剛才的驚懼，早已一掃而空，索性抱着她的腰肢。

那五隻獵鷹伏在樑上一會，一聲呼嘯，同時撲下。

人中龍左手護目，右手使出一掌。

這掌正是人中龍的看家本領「冷焰掌」，掌風所至，雖無奔雷之聲，但掌風冷冽，五隻獵鷹如遇冰風雪雨，肌寒入骨，立即同時向上飛去，避過了掌風。

但是，牠們並不退縮，一個轉身，又再反撲。

人中龍見獵鷹再來，雙掌齊發，左掌發出奇寒之氣，右掌却是熾熱迫人，「冷焰掌」多爲冷焰，所發之掌風，左右不同，無論對手是剛是柔，總不能同時忍受冷熱齊攻，可惜她年幼，功力未臻上乘，這兩掌只能使出「冷焰掌」功能之半，但足以使五隻獵鷹彈開，其中兩隻中掌，幾乎倒在地上，幸好獵鷹雙翅力大，勉強能支持身體，撲向一條橫樑，才沒跌在地上。

人中龍道：「金花，你先退下，讓我好好收拾這五隻扁毛畜牲！」

金蘭花自己不能協助人中龍，而且見他發出三掌，已能把獵鷹擊退，也放心下來，立即從佛像後面暗門下去，看看司寇斌與老人。

五隻獵鷹伏在樑上，雖然其中兩隻已受人中龍掌傷，但另外三隻並不氣餒，伏在樑上休息一會，又再反攻。

獵鷹甚有靈性，知遇勁敵，不再一齊撲下，而是一隻隻撲下。

人中龍見只有一隻獵鷹撲下，便出左掌，掌力未收，第二隻已然撲到，正向她眉心而至，她急忙發出右掌，但右掌剛使出，第三隻獵鷹已俯衝而下，啄向她的腦門。

腦門是頭顱最脆弱的地方，可是雙掌已發，招式已老，一時未能變招，眼看頭腦要被扁毛畜牲啄破，只有往後一翻，一個「靈鯉空翻」，可是，獵鷹勢如疾矢，只覺額前一熱，只道命不久矣！

突然，那獵鷹却勁力全失，三隻獵鷹先後倒在地上！

人中龍睜開雙眼，只見司寇斌已站在跟前，攙扶自己！原來司寇斌已把老人救醒，從金蘭花口中知悉人中龍正與五隻獵鷹相鬥，他立刻奔出暗門，正見那獵鷹啄向人中龍的腦門，只好順手在神枱前，揑塵成彈，向着三頭孽畜射去，才救回人中龍一命。

三隻獵鷹已死，伏在樑上兩隻又已受傷，不敢再撲下來，只聽見一聲呼叫，那兩隻獵鷹已從窗口飛出。

司寇斌道：「人兄——」

人中龍忙說道：「多謝司寇兄救命之恩！」

司寇斌道：「人兄何出此語？看來這班兇徒仍未心息，一定會再來，不知又使什麼奸計！我們下去躲避一時，再好好商議應付他們！」

兩人回到佛像內的密室，那老人已甦醒過來，坐在床上打座運功，恢復原氣。

金蘭花見二人回來，噓了一口氣道：「那些獵鷹……」

人中龍道：「都被司寇兄打死了！」

那老人面色已回復常人一樣，但內力仍未完全恢復，他輕聲道：「多謝三位救命之恩！」

三人互相謙遜一番。

司寇斌道：「那班兇徒爲什麼會向你攻擊？」

老人道：「我也不知爲什麼被他們纏着，躲居於此，但從他們語氣中，似乎想要我索取一些東西！」

人中龍道：「什麼東西？」

老人道：「好像是什麼圖似的！」

司寇斌道：「他們究竟是什麼人？」

老人道：「他們都是大內高手，我本一向居於大漠，此次入中土，爲的是找尋一位故人之子，在路上我已聽得有人傳說江南有巨寶出現，很多武林豪傑，都紛紛下江南，找尋那巨寶！」

司寇斌心中一凜，暗想：「難道虎丘乾坤已被人發現？」但他並沒有作聲。

金蘭花道：「你有沒有那藏寶圖？」

老人微露笑意道：「在下一向無徵逐名利之心，況且隱居大漠何來藏寶圖？」

司寇斌道：「我也聽過江南有藏寶之說，不知人兄有否聽過？」

人中龍有點訥訥地道：「也曾聽過！不過……」

老人道：「財寶之說，子虛烏有，何必爲這些身外之物而拚命！」

人中龍問道：「司寇兄，你爲何會至此？」

司寇斌道：「自與人兄別後，便趕程回鄉，我是江南人，爲何你又會至此？」

人中龍道：「我生性好遊山玩水，一直南下，並沒有什麼目的！估不到在這裏遇到你！」

司寇斌伸手入懷，揣出那黃色香帕，可是，他回心一想，在此情此景，不應拿出來，又把香帕塞回懷中，可是，人中龍在旁已看到，不禁面泛桃紅。

金蘭花並無留意，只望着兩位少年郎，心想：「這兩位俊俏哥兒，無論人品武功，俱是與衆不同，人中龍風流倜儻，有如潘安再世，那司寇兄英氣凜然，古道熱腸……」一時心如撞鹿。

正在閒聊之際，一陣熱氣已從暗門攻入。

人中龍道：「不好！」

話未說完，已奔至暗門，一陣火烟從暗門傳入，使他不禁嗆咳幾口。

人中龍回首道：「快離開這裏，他們竟用火攻！」

司寇斌道：「老伯，讓我扶你！」

老人道：「不用，我自己可以走！」

司寇斌道：「人兄，你護着老伯，我在後面！」

濃烟此時已佈滿房間，暗室空氣並不流通，四人也禁不住拚命嗆咳。

老人道：「走往盡頭那房間！」

老人因傷躲居此寺，已有多日，因此，他十分明瞭這暗室形勢，四人撥開烟霧，走至暗室盡頭之房內。

房內只有一張石床！

老人道：「跳上石床！」

四人跳上石床，老人道：「坐穩！」

只見他左按一下，右按一下，石床突然下陷，跟着，床塌一側，四人便滑了下去。

老人道：「外面是寺內後園，我們可從後園走出去！」三人跟着老人朝後園走出。

此時已是戌亥時份，外面並不漆黑，原來整間寺院已被燒着，後園一片通明。

老人嘆道：「這班兇徒，害人不擇手段，竟要把佛門之地變成火海！」

他們不再言語，逕往外面走去。

這後園已是十分荒蕪，他們踏草而過，步履十分困難。

行了一會，已至圍牆。

圍牆上站滿了人，個個人手持弓箭。

人聲之中，一人喝道：「放火箭！」

一排排火箭從四方八面向他們四人射來，人中龍與司寇斌，分別站在金蘭花與老者前後，揮動雙掌，把射來的火箭一一撥落。

金蘭花也不甘後人，揮動雙手，護着老人，那老者因剛受傷，不能用勁，只有左右閃避。

火箭越來越多，而且那些荒草已被燃着。

老人道：「退回後園內！」

他們一面撥落火箭，一面退回園內。

可是，牆頭上人的並沒有停下來，火箭仍像排山倒海似的向他們射來。

四面已成火海，他們已退無可退。

火箭已停止射來，可是四面火焰蔓延，已把他們困在火海之中。

外面有人哈哈大笑地道：「看你們如何再逃，如果交出地圖，仍可活命！」

老人道：「我們根本沒有什麼勞什子地圖！」

那人道：「既然沒有，何必跟我們拚命？」

司寇斌道：「你們這班兇徒，簡直是禽獸不如！」

那人喝道：「你們死到臨頭，還要咀硬！」

人中龍道：「讓我們殺出去！」

火勢越來越猛烈，而且已燒到他們身旁，火焰的灼熱使他們汗如雨下。

金蘭花一向嬌生慣養，從未遇過這種危險，一時竟淚如雨下，不禁頓足，不知如何是好。

這一頓足，却使那老人大叫一聲，道：「這地面似乎下有空隙！」

司寇斌連忙蹲下，用力一敲，果然發覺他們所站的地方有一圓圓的口蓋，但已被泥土掩沒，逃命之際完全沒有發覺。

四人連忙用力挖下，只見有兩個生滿鐵銹的鐵扣露出，司寇斌與人中龍合力一掀，那口蓋已被抽起。

這口蓋竟是一口大井，這大井比一般的井口大得多，大約要五人合抱。

司寇斌道：「暫時下井躲避一下！」

人中龍首先躍下，井下並無水，是一個早已乾涸的枯井，跟着三人紛紛躍下。

井內十分黑暗，剛好容下四人舒服的坐下，沒有了火焰，更沒有了濃烟，四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休息了一會，司寇斌從口袋拿出火絨燃着了摺子，只見枯井之內有幾個小洞。

人中龍道：「躲在這井內也不是辦法，如果被他們發現，從井口投下火種，那時……」

司寇斌道：「我們試看看這井內有無出口！」

他們在井內四壁敲了一會，可是，只見沙石紛下，並無什麼缺口。

幸好外面的人並沒有發現他們，而且，人聲已歇止了，看來他們已認定四人已葬身火海。

夜已深，井內出奇的靜，他們想躍出井口，但恐怕外面有埋伏。

忽然間，他們彷彿聽到一些流水的聲音。

老人說道：「井外可能是一條地下水道！」

人中龍道：「你們閃在一旁，讓我發一掌，如果打破這井壁，或許可以從水道中逃出！」

人中龍發了一掌，只感到雙臂酸軟。

司寇斌道：「讓我試試！」

司寇斌用內力救了那老人，從中掌握

了內力運用的方法，以前因未有機會使出，只懂練功，而不懂把成果發揮出來，而今用勁雙掌一揮，連他自己也想不到竟有此威力，那井壁應聲裂開！

外面的水力十分巨大，衝向裂壁，轉瞬之間，水已浸至他們的胸前。

老人道：「跳出井外！」

但是，四人均在水中，雙足並不能發力，水又洶湧而至，已浸及他們口部。

金蘭花身體較矮，已浸及鼻孔。

司寇斌道：「快閉氣，跳入水道！」

一躍出水道，司寇斌才知道後悔，因爲這水道水力極其猛烈，正想回身抓着他們任何一人，可是他們已無踪影，看來已被大水冲去，司寇斌閉着氣，用力試抓着石壁，可是洪水如千軍萬馬，把他吞噬！

司寇斌拚盡了氣力，總也無法穩着身子，洪水的力量實在太大了，他自己無法自顧，更沒有力量兼顧老人，人中龍及金蘭花。

剛躍進水道的時候，他還可依稀看到他們三人的身影，可是，在水中翻了兩滾之後，除了感到狂流衝擊之外，什麼也看不見了。

他感到一陣心酸，四人相聚時間雖短，但那種不可言喻的感情却是難以比擬！

一時之間，腦海中出現了斷斷續續的影像，想起與人中龍合掌運功救老人，人中龍幾乎被獵鷹啄破腦門，一排排的火箭，以及枯井中的寂然……

在他思索之際，洪水的力量並沒有減低，反而力量更大，司寇斌索性放開了一切思維，放軟身體，讓洪流把他帶走，不知會否把他帶到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

突然，洪水似乎改了方向，他的身體不再是隨波逐流，而是不由自主的上下轉動。

那是一個巨大的漩渦。

一個無情的漩渦。

他的武功似乎失去了効用，他越是掙扎拚命，旋轉的力量越是强大，他感到有些暈眩，額角撞在一些硬物上，他感到一陣痛楚之後，已無知覺！

× × ×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司冠斌感到一陣寒意，急忙睜開雙目，只見四面是輕烟飄渺。司寇斌心想：「難道這是廣寒宮？」

他用力咬咬舌頭，感到十分痛楚，他知道他並沒有死去，只是睡在一個石灘上。

他摸摸身上，那雙寶劍仍緊緊的縛在腰上，他連忙躍起，此時旭日高懸，蒸發着石卵下的水氣，所以當他甦醒之際，還以爲自己身在雲端。

偌大的石灘，除了自己之外，渺無人跡，他在附近走了一遍，並沒有發現什麼，除了大大小小的石卵外，只有流水潺潺的聲響。

他又再走一遍，仍無所獲。

他找不到人中龍、金蘭花和那老者，甚至他們的屍體他們的一塊破衣也沒有。

他仰天長嘯了一聲，一時山谷鳴應，傳回來的只是一陣陣的回音。

他感到一陣沮喪。

這可怕的洪流是一場噩夢，只有他一個人能在這噩夢中甦醒過來！

他不敢再想下去，然而，他又不能不想。

懷中的香帕已被水冲去，可是香帕的主人呢？

想到這裏，眼淚已像洪水從他眼中滴下，他越想越傷心，索性號啕大哭一番。

不知哭了多少時候，眼中的淚水似乎已是乾了，他感到異常的孤單寂寞，他拿起懷中的褐色玉牌，輕輕撫着，此時此際，經此變幻，他才開始明白「生死爲何」四字的眞義。

想起生父，又想起義父顏睜，幸好他在途中因病沒有同來，否則他也許不能逃過此刼數。

此時日已西墜，司寇斌站起來，用石卵砌成了三個墳頭，撮泥爲香，向着三個空塚膜拜一番，他想到自己還有很多事要做，毅然離開這石灘。

走了兩個時辰，已是萬家燈火時份，才發現了一個小村落，從鄉民口中知悉，此地離長江不遠，他在鄉中買了一套粗衣，投宿茅舍。

一宿無話，翌日晨曦之際，趕程渡江而去。

轉眼已是一旬，渡江之後，道路已是十分熟悉，一路上總算平安無事。

進入姑蘇境內，已是日暮黃昏，他連晚飯也不吃便趕回寒山寺。

一進寺門，他便朗聲道：「爹，我回來了！」

司寇斌與顏睜分別之時，相約在寒山寺相見，本來他應早到寒山寺，但途中遇上了洪水的兇險，費了相當時日，因此，他以爲顏睜早已到了寒山寺。

可是，寺內並無應聲。

司寇斌連忙奔入後廂，這後廂是他義父隱居之所，後廂內並無人影，只見房中雜物凌亂，似曾有人在房內相拚的痕跡。

司寇斌心中一凜，連忙步出後廂，直往天階。

只見天階中一灘鮮紅的血漬！

血漬之外，還有斷斷續續的血滴，引向鐘樓！

司寇斌心知不妙，奔上鐘樓。

未入鐘樓，只見走廊上滿佈書籍，東一本，西一册，看來是被人拋出來的。

司寇斌立即抽出寶劍。

鐘樓內更是凌亂異常，地上全是撕碎的典籍，書叢之中，赫然躺着一個滿臉滿身鮮血的人。

司寇斌一看，失聲道：「爹！」

這滿身鮮血的人正是顏睜。

顏睜有氣無力地道：「斌兒，你回來了。」

司寇斌道：「孩兒來遲了。」

顏睜想挺起身體，却是有心無力，司寇斌急忙攙扶，一按他的心脈，知他危在旦夕。

顏睜道：「我終於也等到你回來了。」說完之後，一陣强烈的嗆咳，跟着吐了一口鮮血。

司寇斌道：「爹，孩子遲來了。」

顏睜道：「幸好我還有一口氣，孩子，他們也是爲了虎丘之事來的，虎丘之事，關乎中土千萬生靈，你好好處理，免得財寶落在奸人之手。」

司寇斌道：「殺你的人是誰？」

顏靜慘笑道：「殺我的正是我的拜把兄弟，不過，你不用為我報仇！仇仇恨恨之事，我早已不放在心上。」

司寇斌道：「是孤臣郭中天，我一定要把他碎屍萬段，爹你好好安歇一會。」

顏靜道：「不用，不用，郭中天為了協助大月氏國染指中原，他們已略知虎丘中有藏寶，迫我說出其中實情，他殺我為的是寶藏，但實際是為發展他的平生抱負，我最了解他，他實在是滿腹才華，可惜時機不遇，而今有人賞識他，也怪不得他不擇手段，死在拜把兄弟的劍下，倒也不枉此生，希望他能從我死之中，悟出名利一場空的事實！」

顏靜說到此處，已是氣若游絲。

他又說道：「我前半生也曾為名利奔波江湖，可是，我最响往的日子，却是與你相處在寒山寺內一段日子，而今，我要去了……」

司寇斌擁着顏靜，淚水如雨淌下。

顏靜歇了一會，又道：「斌兒，你記得我們渡過黃河之時，你說過什麼？」

司寇斌道：「孩兒記得，我若得志之日，便是黃河黎民得救之時！」

顏靜道：「好好記着這一番話，唉，人生在世，恩怨之事何其多，虎丘之事，你要好好處理。」

司寇斌道：「孩兒定當為國請命，救黎民於水火！」

顏靜點了點頭，道：「我在回寺途中，聽得有人說過，你親父與一位異人有一段因緣……」

司寇斌道：「那人是誰？」

顏靜斷斷續續地道：「那——人——姓竺……名……」說到這裏，顏靜再已無力說下去。

司寇斌抱着義父顏靜的屍體，嚎哭了一會，他想起顏靜的一番話，深感義父為人，胸懷磊落，竟然願意以死作諫，盼望拜把兄弟從他的死亡中得到啓示，悟出人生名利皆空的事實，如此襟懷，才是眞正英雄豪傑的頂天立地的行徑！司寇斌曾在此鐘樓內，與晁二學習「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之道，到而今才眞正明白所謂仁義之道！

他把義父的屍體葬在晁二的旁邊，在墳前叩拜了一會，決定立即前往虎丘。

虎丘離寒山寺不遠，況且司寇斌年幼時大部份在這裏渡過，因此，不費一盞茶工夫，已奔到虎丘。

皓月當空，虎丘塔巍峨的斜影，屹立風中。

司寇斌北上找司寇堡，離此地已有一年，景物依舊，四野寂然。

步過牌坊，那塊大石仍矗立目前。

這大石是天然生成，司寇斌幼時，每到此石，必然試攀一番，此石約有丈來高，月色之下，看來彷彿是一巨人，司寇斌撫着那光滑的石壁，心頭湧起一陣哀傷。

想起晁伯，想起義父，不知不覺之間，他抽出那雙干將莫邪寶劍，就在巨石之前，月華之下，舞動雙劍。

劍光如電，劍氣如虹。

司寇斌從干將莫邪劍鞘上所學的劍法，確是非同凡响，在趕程回奔江南的日子內，他一有空閒，便細加思索，而今已到了心領神會之境，與當日在司寇堡石室初學之時，不可同日而語。

舞至酣處，劍影縱橫，有如鐵壁銅牆，緊裹着司寇斌全身，滴水不能潑進。

他突然雙劍向天一擎，使出一招「孤雲高飛」，雙腿一蹬，身如兀鷹，直上雲霄。

在這騰空之際，他已看見前面人影幢幢。

他狂嘯一聲，招式已變，一招「雁落平沙」有如靈鷲俯衝，雙劍疾收，向着巨石劈下。

本來舞劍之道，在乎輕靈飄逸，但這雙干將莫邪，豈是凡品？

劍光所到，巨石立即一分為三！

當司寇斌雙足點地，收劍入鞘之際，左右兩塊石板才慢慢的倒下，只剩下當中一片，屹立不倒。

接着傳來一陣驚嘆喝采之聲——

「果是名不虛傳的寶劍！」

聲音傳來之處，已有十個錦衣大漢，手持各種不同的兵器，橫排而立。

為首的錦衣大漢道：「上！」

這個聲音甚為稔熟，司寇斌凝神一看，見此人手持雙鈎，排衆而出。

這聲音正是在古寺之內所聽過的聲音，難道他們便是古寺內用火箭圍攻他們的大內侍衛？

司寇斌不再遲疑，抽出雙劍，一招「批風抹月」，那錦衣大漢倒也機靈，知道雙鈎不能硬碰寶劍，身形一矮，使出一招「抽薪止沸」，向着司寇斌下盤攻去。

司寇斌連忙雙腿一蹴，劍招在半空徹幌，已使出「雁飛殘月」，既避開那大漢的雙鈎，復向他雙臂劈去。

那錦衣大漢見他來勢如風，連忙暴退五步，可是，人未站定，司寇斌右劍已至，他在危急之際，已無暇再想，舉起左鈎，橫擋司寇斌的來劍。

劍鈎一碰，「噹！」的一聲，應聲折斷。

其餘九個錦衣大漢，已紛紛撲上。

司寇斌不敢怠慢，回首一招「朱簾捲燕」，劍鋒所至，五個錦衣大漢的兵刃亦應聲折斷。

持鈎的大漢朗聲道：「先殺此子，再奪寶藏！」

司寇斌已肯定這十個大漢，正是在古寺中圍攻他們之大內侍衛，想起那一排排的火箭，心頭怒火大熾。

十個大漢均知他雙劍厲害，不敢再用兵刃碰他，只是避重就輕，頻施險招。

司寇斌心知以寡敵衆，寶劍雖然厲害，但不能持之以長久，於是使出「干將莫邪劍法」，連施險招，使十個大漢無法近身。

鬥了十來招，若不多所有長短兵刃皆被司寇斌一雙寶劍削斷，司寇斌越戰越勇，突使出「獨笑含蘋」，劍如風中弱柳，但一個轉身，雙劍發出朵朵光華，五個後退不及的錦衣衛侍，全被腰斬！血從他們腰間飛濺而出，彷似狂風驟雨，嚇得其他五人呆若木鷄。

餵過血的寶劍，威力更是怕人！

五人呆立之際，司寇斌再使出「抵暇蹈隙」，可憐五個如在夢中的大漢，早已

魂飛天外！

司寇斌躍過這十個橫七疊八的屍首，直奔虎丘塔而去，既然宮中侍衛已來，相信其他覬覦這虎丘寶藏的人，都會來到。

月華之下，遍地如銀，「虎丘劍池」四個腥紅大字，已現目前。

此地正是傳說中干將莫邪夫婦磨劍之地，司寇斌手持干將莫邪，正想向着劍池深深一拜，以慰干將莫邪夫婦在天之靈。

當他還未彎腰，不遠處已出現了一個藍色的身影。

那藍色的身影道：「好小子，竟能殺退十個宮中侍衛，快報上名來！」

司寇斌抱拳道：「在下司寇斌，未知前輩有何指教？」

那藍色的身影已飄到司寇斌咫尺之前，道：「司寇朗倫是你何人？」

司寇斌已看清楚那人，只見他身穿一襲十分名貴的藍袍，面白無鬚，如果他腰無佩劍，一定以為他是一個儒生，司寇斌在江湖走動時日不多，根本不知道他究竟是敵是友，但聽到他提父親之名，便恭謹道：「司寇朗倫是在下的先父！」

那人道：「顏靜又是你何人？」

司寇斌聽他提到義父之名，奇怪道：「顏靜是在下的義父！」

那人仰天哈哈大笑，問道：「顏靜何在？」

司寇斌還以為他是顏靜的友人，道：「義父已被奸人害死了！」

那人道：「可惜！可惜！」

司寇斌道：「前輩可惜什麼？」

那人道：「可惜他不能受我一劍！」

司寇斌聽到此話，心已明白，雙手按劍，小心提防。

那人又道：「你一定是那日在我舟中的小孩！」

舟中，司寇斌恍然而悟。

這藍衣人正是藍蝶衣！那年顏靜携着司寇斌渡江，誤上藍碟衣的小舟，幾乎被他殺死的幕幕情景，又在司寇斌腦海中湧現。

雖然，那時司寇斌年紀甚小，但是那番舟中惡鬥，他是難以忘懷的。

藍蝶衣道：「既然司寇朗倫和顏靜二人，無法消受我的一劍，你便替他們償還吧。」

司寇斌立即抽出雙劍。

藍蝶衣身形不動，道：「你既到虎丘，定知其中秘密，只要你放下寶劍，說出虎丘之事，仍有生路一條。」

司寇斌挺身凝立，並不答話。

藍蝶衣怒道：「你既不知機，休怪手下無情。」

話未說完，只見藍影飄動。

司寇斌連忙護着全身。

那時，藍蝶衣手上已拿着一把摺扇，摺扇是用精鋼打成，司寇斌未知對方武功門路，只有使出虛招誘敵。

鐵扇屬於短兵器，常言道：「一寸短，一寸險！」但這把精鋼鐵扇在藍蝶衣手中，却是一寸短，一寸靈！

藍蝶衣知道司寇斌手中一雙寶劍能摧金斷玉，因此，他並沒有硬碰寶劍，藉着自己卓絕的輕功，不斷地在司寇斌面前四周幌動。

司寇斌雖然並未久經戰陣，但晁二所授的武功十分博雜，他早已瞧出藍蝶衣是點穴高手。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藍蝶衣在幌動之際，突然欺身而至，司寇斌不敢怠慢，雙劍護着全身。

只見藍蝶衣向上一點，司寇斌連忙揮劍相迎，那知藍蝶衣使的只是虛招，鐵扇突然下挫，連使出一招五式，向着他胸前點去。

司寇斌連忙反劍護胸，可是，這一招五式仍是虛招，招式未老，鐵扇已斜向他的左脅，向着司寇斌的「輒筋」，「日月」，「京門」，「帶脈」，「維道」五個要穴打去。

藍蝶衣忌憚司寇斌的雙劍，未敢全力以赴，但司寇斌已覺左脅痳痹，急忙後躍五丈。

藍蝶衣見他暴退，立即如影隨形，再使出他的點穴招數，猛攻司寇斌的左脅，一招「橫天貫日」，直打司寇斌的「天谿穴」。

藍蝶衣已瞧出司寇斌臨敵經驗不足，此時正是他暴退之際，脚跟未定，因此，他使出這招「橫天貫日」是全力以赴！

司寇斌何等機靈，暴退之際，已知對方定必乘勢追擊，雖是脚跟未定，但雙劍已迎頭劏下。

藍蝶衣以為這一招定可取司寇斌的性命，那知他竟然沒有橫劍護着右脅，正以為得手，突感到雙劍迎面劏下，劍風有如冰冷，連忙變招向後一翻，避過了雙劍。

司寇斌使出這一招，正是險中求存，如果他回劍護着右脅的話，他早已被藍蝶衣點正「天谿穴」，幸好他人急智生，才避過這一險招。

藍蝶衣雖然未能點中司寇斌的大穴，但心中已暗暗喝采，想不到這弱冠少年，竟能臨危不亂。

司寇斌連接了藍蝶衣幾招，大敵當前，心知再無僥倖，立刻使出「干將莫邪劍法」，把全身護着，使藍蝶衣無法走近身前。

兩人鬥了五十來招，藍蝶衣又瞧見一可乘之機，原來司寇斌寶劍雖利，但劍背却並不能削物，藍蝶衣把摺扇開了少許，向着司寇斌劍背打去。

鐵扇子劍背一碰，火光迸烈，司寇斌未防藍蝶衣有此一着，被他鐵扇勁力震得手背酸痳一陣。

藍蝶衣見此法得逞，立刻展開凌厲攻勢，希望能用內力震開他的雙劍。

司寇斌此時却只守不攻，雙劍鐵扇互碰了幾下，藍蝶衣的功力究竟比司寇斌為高，長此下去，司寇斌一定會被他震去雙劍。

司寇斌立即變招，使出了「干將莫邪劍法」的獨有劍劈之招，猛劈藍蝶衣的雙腕。

劍鋒雖未劈正他的雙腕，但他已感到劍鋒發出的寒氣，因此，他不敢再用鐵扇碰司寇斌的劍背。

又鬥了百餘招，兩人互逞招式，一時劍光扇影，在月色之下，幻成三度奇異的銀光。

藍蝶衣鐵扇既無寸進，猛喝一聲，竟

使出左掌，藍蝶衣雖賴鐵扇成名，但他從鐵扇之中，領悟到扇掌合一之法，過往他一直沒有使出，因爲他鐵扇足以尅敵，但而今眼見鐵扇無功，於是使出了這生平絕學。

鐵扇加上掌風，比剛才更爲淩厲。

司寇斌見他用掌，知道這一定是他最爲厲害的武功，連忙想法應付。

司寇斌凝眸一轉，早已計上心頭。

他不再猶豫，雙劍如旋風舞落葉，織成了一片銀色的劍網，藍蝶衣見他招式突變，亦抖擻精神，鐵扇上下左右揮動，或刺或挑，或點或戳，但總無法刺破那劍網，左掌更是無用武之地。

劍花突停，劍網中露出了極大的破綻，藍蝶衣連忙使出左掌，運勁如風，直劈司寇斌的胸前。

司寇斌似乎無反應，藍蝶衣正自慶幸，這一掌使出十成之力，眼看便要把司寇斌劈死當場。

那知道掌剛使出一半，司寇斌左劍突然一閃，藍蝶衣眼前一亮，知道對方直劍刺來，掌已使出，無法收招，只覺掌心一凉。

司寇斌直刺一劍，並無什麼花巧招式，只是一刺，右劍已戳正藍蝶衣的掌心，再一加勁，劍下穿過藍蝶衣的掌心，左劍半旋，藍蝶衣的左掌已齊腕而斷，手掌被司寇斌的右劍叉着。

這一突變，藍蝶衣眞是始料不及，他仍不感到有什麼痛楚，但當鮮血從手腕切斷處如泉噴出，才如夢初醒，痛得他幾乎暈厥。

可是，他究竟是經驗豐富的江湖老手，經此變故，仍能使出鐵扇，只見鐵扇一張，數十口鋼針已從鐵扇摺骨中射出來。

司寇斌想不到出此一劍招，竟能削下藍蝶衣的左手，但見銀光撲面而來，急忙把叉着藍蝶衣手掌的右劍向着銀光幌了一下，那斷掌上已釘滿了密密麻麻的鋼針。

藍蝶衣拚命使出了鐵扇的暗器，目的是與司寇斌同歸於盡，氣力已完全用盡，全身虛脫，倒在地上。

司寇斌看看那斷掌，本是殷紅一遍，但當那些鋼針釘滿後，轉眼間整個斷掌已變成黑色，黑血中透出一股中人欲嘔的腐氣！

原來這些鋼針全是餵了劇毒，只要其中一口打中敵人的身上，那人便立刻見血封喉。

幸好司寇斌也是暗器名手，晁二所授的「洒水滅蚊」絕頂暗器功夫，使他從死亡的手中掙脫出來。

事實上藍蝶衣的武功絕不下於司寇斌，而且功力方面比司寇斌勝一籌，可惜他防不到會使出這一招不成招法的直刺，高手過招，從不會害怕對方的詭異招法，對平凡的招式反而忽略，因此才被司寇斌有可乘之機。

司寇斌見藍蝶衣躺在血泊中，便把那斷掌甩下，那斷掌正巧碰着藍蝶衣的傷口，霎時之間，那些毒液濺進傷口，藍蝶衣就此喪命在自己的毒液下。

看着藍蝶衣的發黑的屍體，司寇斌感到一陣凉意自他心底升起，雖然，他不久之前，力斃十個大內侍衞，但他們只是死在他的劍下，並無半點恐怖的感覺。

他不敢再看下去，如今他開始感到殺人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

他看着雙劍，竟是滴血不沾，這雙「干將莫邪」，果是劍中瑰寶，收劍入鞘，朝着虎丘塔躍去。

虎丘塔在劍池之上，突然傳來一陣吆喝之聲。

司寇斌不敢大意，本來上虎丘塔處有一排石級，但他不願被人看見，沿着左面的石壁，施展出顏睜所授的「壁虎游牆」上乘輕功，旋身而上那光滑的石壁。

上至壁頂，隱身於一叢矮樹之中。

探頭窺望，只見一個銀髮的老婆婆，正與一個身材異常的高大的漢子在虎丘塔前在拚鬥。

看那大漢似乎不願拚鬥下去，每使出一招一式，都是想求脫身之道。

可是那銀髮老婆婆却是拚命瞎纏。

那大漢知她拚命，怒道：「在下與你毫不相識，爲何竟要跟老夫爲難？」

那老婆婆並不答話，反而一招比一招狠辣。

那身材高大的漢子，使的是一柄利劍，這劍比一般劍長得多，而且劍鞘之上，綴有一朶黃花。

老婆婆使的是龍頭枴杖，那枴杖看似木板，但與利劍相碰，毫無任何損傷。

那大漢道：「我與你無寃無仇……」

老婆婆聽得此言，仿如火上加油，龍頭枴杖使得虎虎生風，一招「橫掃千軍」，向着大漢腰間掃去。

那大漢不敢用劍硬碰，暴退一丈。

那老婆婆喝道：「你竟敢說你與我無寃無仇？」

大漢道：「你究竟與我有何仇怨？」

老婆婆道：「我死也認得你劍鞘上的黃花。」

大漢道：「這黃花與你有何相干？」

老婆婆道：「你還要抵賴？」

話未說完，龍頭枴杖已迎頭劈下，大漢連忙低頭一閃，長劍乘勢而出，直刺老婆婆的胸膛。

老婆婆一見他來勢兇險，連忙收杖護身。

大漢正想再刺一劍，突然感到一陣勁風撲面。

老婆婆乘轉身之際，發出了一塊黃色的物體，那黃色的物體，晶瑩通透，看來並不是暗器。

老婆婆說道：「你小心看看，還敢抵賴？」

那大漢低頭一看，月色之下，清清楚楚的看到那黃色的物體竟是一塊琥珀。

大漢似乎略有所悟道：「你是——」

老婆婆道：「拓拔博，你死得甘心了吧！」

這大漢正是日宿公主手下的大將拓拔博。

拓拔博道：「這琥珀是我送與郭將軍的見面禮，爲何竟在你手裏？」

老婆婆道：「你以前曾把這物送給何人！」

拓拔博想了一會，獰笑地道：「哦！原來你竟是那不識抬擧的『赤焰鳳』雷炎的……」

老婆婆嘿嘿笑道：「你殺了赤焰鳳，却留下我赤焰凰，而今你死得瞑目吧？」

這老婆婆正是「赤焰凰」褚冷，不知她爲什麼竟會跑到虎丘塔前找着拓拔博，一報夫仇。

褚冷已游身提杖，杖尾一挑，直向拓拔博眉心而來，拓拔博知道此番搏鬥，並不輕易脫身，亦提劍一削。

拓拔博在收買郭中天之前，就想收買了雷炎，可是，雷炎爲人正直，結果被拓拔博用詭計燒死了。

兩人拚鬥了百來招，還不能分出高下，褚冷龍頭枴杖，勝在沉勁，而拓拔博長劍縱橫，勝在飄忽。

褚冷見無法得逞，突然高擧枴杖，向着地上一插，這一插力度極其剛猛，那枴杖已入土尺餘，龍頭枴杖剛與褚冷身體一般高。

拓拔博不知她弄些什麼詭計，橫胸挺劍。

只見褚冷右手扶着龍頭之下，雙足一蹬，身體已繞着龍頭枴杖旋轉不息。

拓拔博一時不知如何，只有挺劍護着全身。

忽然，褚冷旋轉的身影中，發出一排火光，那正是「赤焰鳳凰」夫婦生平絕技——飛火排焰。

隨着刺目的火光，是無數的暗器，有小飛刀，金錢鏢，袖箭，背弩，鐵菩提，飛蝗石，鐵蓮子，……還有很多不知名的暗器，最奇怪的是，每一排飛射而出的暗器，都是拖着一條火焰尾巴。

一時間，彷如流星墜地，火花四處飛揚。

火光中，司寇斌已曾見遠處有一個熟悉的身影，持劍而立，可惜火光忽明忽滅，一時也看不清楚那人的面目，只覺得那人十分稔熟。

且說拓拔博一見火影，已知道褚冷使出她的獨門火焰暗器，但却估不到這些暗器是排山倒海而來。

拓拔博舞着劍花，左閃右避，起初還可以擋得一陣，可是，火焰暗器連綿不絕，只有飛身高躍。

火焰暗器好像生了眼睛，隨着他身形高躍，暗器便推向上，隨着他身形下墮，暗器也順而向下！

拓拔博在這火網之下，躱得了暗器，却躱不了火焰，當他下墜之際，雙腿已連中十種暗器以上，而且火焰已燒着了他的全身！

褚冷見他倒在地上滾動，不禁仰天大笑，道：「相公，從今天開始，你可以得到永恒的安寧，你的仇人已斃在你的『飛火排焰』之下！」

褚冷與雷炎夫婦感情十分要好，幾十年來，偷生忍辱，爲的正是這個時刻！如今，眼看仇人被火焰燒得死去活來，數十年來的積鬱也一掃而空！

「老婆子，你休得意！」不遠之處傳來一陣聲音。

火光中躍出一條漢子，走到拓拔博身旁，只見他左袖連拂幾下，拓拔博身上的火焰已全被撲熄，可是，這已經太遲了，拓拔博已被火燒至奄奄一息！

褚冷連忙拔出插在地上的龍頭拐杖，一招「雪花壓頂」，直向那替拓拔博滅火的漢子打去。

那漢子矮身一避，單劍從下而上，一招「冥殿靈光」，刺向褚冷的小腹。

褚冷急忙回杖，一招「玄黃翻覆」，化解了那刺向小腹的劍招，進而橫胸一撤，直打那漢子的肩頭。

這一招連消帶打，杖風如奔雷猛打，在旁的司寇斌也不禁暗暗喝采！

那漢子倒也知機，虛幌一招，借着杖風去勢，連番幾個筋斛避開了龍頭枴杖！

褚冷喝道：「老身之事，豈容你來插手？」

那漢子道：「你殺夫之仇已報，還是得些好意需停手，否則……」

褚冷怒道：「否則怎樣？」

那漢子道：「我郭某人與你並無仇怨，虎丘之事，已是大月氏國所有，再躭下去，你死也無葬身之地！」

話未說完，那虎丘塔下，已是重重人影。

褚冷道：「你姓郭，是否就是孤臣郭中天？」

郭中天道：「想不到我一別中土十多年，我的名頭仍是那麼响噹噹！」

忽然，虎丘塔上，飄下一白衣人。聲隨人至，道：「你這禽獸！」

郭中天還沒有看清楚來人是誰，只覺一陣勁風撲面，連忙揮劍護身。

那白衣人是一中年婦人，脚未着地，憑着一雙玉掌，向郭中天要害劈去。

郭中天未知來人是誰，只有連退了幾步。

那白衣婦人連發五掌，可是，郭中天已從她掌風得知，來者功力並不深厚，稍一閃身，已避開五掌，再挺劍而刺，直刺白衣婦人的咽喉。

這一刺兩者打個照面，郭中天急忙收劍，詫異地道：「竟然是你！」

這婦人正是司寇朗倫的繼室倪夫人！

倪夫人並無答話，眼中充滿了怒火，使出了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想奪去郭中天手中之劍。

郭中天這十多年來，在大月氏國中襄助日宿公主，但他並沒有放下武功，反而把西域的武功，滲進了自己的劍法，倪夫人如何能奪得他手中利劍！

郭中天笑道：「人道是一夜夫……」

倪夫人一聽此言，更是怒火中燒，狂喝一聲，道：「人兒，殺了此人再說！」

人叢之中，又跳出了一位身穿勁裝的女子。

看她兔起鶻落幾下輕身功夫，郭中天已知道女子武功一定在倪夫人之上！

司寇斌在樹叢中看得眞切，這人正是人中龍，可是，而今却是女子打扮，他想起義父顏睜說過，人中龍是個女娃娃，又想起她放下綉帕，亦綉有「人兒」字樣，心中不禁一熱！感激蒼天，她並沒有被洪水吞噬！

人中龍與倪夫人聯手對付郭中天，郭中天自是不敢怠慢，凝神以赴。

人中龍武功雖不算頂尖，但她跳躍功夫極好，招數使出，變幻不定，使郭中天疲於奔命，可惜倪夫人所發的招數，對郭中天並無威脅，反而成了人中龍的累贅。

郭中天也看到這弱點，處處避開人中龍的攻擊，反而猛向倪夫人雙掌削去，人中龍爲了維護母親，不能盡使出殺招。

三人鬥了五十餘招，倪夫人屢中險招，幸好人中龍及時搶救，並沒受傷，人中龍未能集中精神，劍招已開始露出破綻。

郭中天心中大喜，一招「偷天換日」，直刺倪夫人心窩，人中龍急忙攔劍一擋，那知道這一招却是虛招，劍刺一半，劍招已變，向着人中龍腰肢斬去！

司寇斌在樹叢中看得眞切，知道人中龍無法避開此一劍，他隨手拉下幾片樹葉，向着郭中天擲去！

郭中天正慶幸得手，耳畔却聽到暗中來襲的勁風，只好收劍，矮身避過暗器！

人中龍已知郭中天此劍厲害，心想已無倖免，那知却見他收劍矮身，還以爲是褚冷婆婆相助。

褚冷已看到人中龍與倪夫人身在險境，可是她站在人中龍與倪夫人之後，無法放暗器相助，此時見郭中天躍開，急忙一躍上前道：「讓我替你們收拾這禽獸！」

話未說完，郭中天已一劍刺出，一劍三式，分別刺向三人，倪夫人功力較弱，左臂已中劍，但人中龍與褚冷却能及時避開！

倪夫人忍着痛楚，但仍禁不住「嚶」的一聲。

人中龍立即上前道：「娘親你……」

郭中天果是老奸巨猾，趁人中龍回首看顧母親之際，一個閃身，已至人中龍背後，左手使出「小擒拿手」，已把人中龍右手手腕扣着，並橫劍在她頭畔！

郭中天道：「你兩人快滾開，否則她便人頭落地！」

這一變化，使倪夫人與褚冷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退身，怒目而視。

倪夫人怒道：「你這衣冠禽獸！」

郭中天道：「你儘管罵吧！以前我在中土，已聽過不少罵我之言，你如果想罵，卽管再罵下去，否則你們以後再沒有機會了！」

倪夫人怒極，口唇張開，却罵不出聲來，一時怒氣攻心，倒在褚冷懷中。

司寇斌見此情形，正要躍出。

虎丘塔上又傳來一陣異域口音：「郭將軍，快解決這些人，否則夜長夢多！」

郭中天聽到這聲音，恭敬地道：「是，公主！」

日宿公主正站在虎丘塔第二層處，旁邊還有一個女孩子，那女孩子正是小公主金蘭花，她在塔上觀戰，一時認不得這女孩子是誰，但是，當郭中天扣着人中龍時，她才看見他是與她同遊的人哥哥。

金蘭花道：「郭將軍，不能殺他！」

日宿公主喝道：「孩兒，不用你多言！郭中天，立即殺了他們，我們要立刻發掘寶塔！」

司寇斌聽得此言，再無猶豫，縱身一躍，從樹叢中揮着雙劍，彷如大鵬展翅，直撲郭中天。

郭中天正要下殺手，却見一個黑影撲來，黑影中銀光閃耀，只好一手推開人中龍。

司寇斌人在半空，雙劍橫揮，使出一招「揚袂睢舞」，向着郭中天雙肩劈下。

這一招如天馬行空，叫郭中天難以應付，但他臨敵經驗十分豐富，臨危不亂，斜身一劍，躲開了左肩一劍，用劍橫擋司寇斌右劍。

雙劍一觸，郭中天的利劍立卽應聲而斷。

郭中天心頭一震，知遇勁敵，連忙拋下斷劍，騰空向後一翻，已上了日宿公主與金蘭花所站的旁邊。

金蘭花與人中龍俱是喜出望外，因爲他們早認定司寇斌已死於洪水。

郭中天站穩之後，厲聲道：「上！」塔下的黑影隨着這一聲吆喝，一湧而上。

這些人全是郭中天從西域帶來的侍衛，全部由郭中天親手傳授武功，因此，他們的武功都不弱。

司寇斌道：「人兄……不……人姑娘，你先看看你的娘親，讓我收拾他們！」

人中龍與褚冷扶着倪夫人走在塔旁，司寇斌仗劍而立，睥睨羣豪。

郭中天在塔上朗聲道：「殺了此人，定有重重打賞！」

五個漢子應聲而上，司寇斌不慌不忙，使出「干將莫邪」劍法。

這五人已知司寇斌寶劍厲害，因爲郭中天的劍被削斷時，他們已看得清楚。

司寇斌雙劍橫揮，五人立即暴退，後面又有五人衝上，司寇斌又使出一招「妙通造化」，五人却並不接招，却又退下，當劍招已老，先前退下的五人又再衝上。

這十個漢子，一進一退，似乎久經訓練，又好像是一個陣法，司寇斌雖使出劍招，只能嚇退他們，却無法傷到其中任何一人。

這十人仍是不斷暴進暴退，使司寇斌有點眼花撩亂。

司寇斌心知這十人是有意令他疲累，於是，他不再發招，只是持劍而立。

這十個侍衛見他不動，但他們仍保持這種暴進暴退的陣法，沒有半點鬆懈！

過了一盞茶的工夫，那十個侍衛忽然停步，同時挺劍橫胸，一聲吆喝之後，十人便圍着司寇斌疾走，開始是團團的圍着他，並無發招，跑了兩個圈之後，圈子已漸漸收窄，司寇斌從未試過這種陣法，心中有點焦躁。

圈子越來越小，他們奔跑的速度却越來越快，司寇斌立即使出「干將莫邪」劍法，雙劍揮動，有如一個刀輪，使他們不敢再把圈子收窄。

忽然，又是一聲吆喝，那圈子不再是圓形，而是忽地橢圓，忽地方形，忽地又變成矩形、六角形、星形，有時又變爲不成形象，但唯一共通之處，是任何一方，一靠近司寇斌身畔，便發出奪命招數。

司寇斌的寶劍雖然厲害，但攻勢是四方八面而來，他只有盡力防守，根本沒有發招攻擊的時間，如此下去，定有分心之時，那時便會被其中一個侍衛刺中。

幸好司寇斌從晁二處所學的武功十分博雜，對方既然用不同形式的陣法向他進攻，他立刻想到以牙還牙的方法，一時使出「干將莫邪」的劍法，一時又使出顏睜所授的劍法，一會又使出晁二的劍術，一時劍光變爲冶印神刀的刀法，這麼一來，

劍招變幻不定，那十個侍衛總無法攻下。

又是吆喝一聲！

司寇斌已瞧得十分清楚，發出吆喝聲的人是陣中老者，看來他是這陣法中的發號施令人物！

同時，他又發現圈外似乎又多了重重人影，似乎有五十人以上，裝束打扮與這十個侍衛相同，不用說，這些都是郭中天的援兵。

常言道：雙拳難敵四手，任你天下無敵，始終敵不過人多，於是，他決定要先破這陣法，而且要用快刀斬亂麻的方法，否則他們人多勢衆，定被困死！

於是，他一劍刺向那老者。

可是，這一劍已出得太遲！

三個侍衛已躍高了七八丈，另外三個侍衛只躍高了五丈，其餘四個侍衛仍在地上。

十個侍衛向着他頭部刺來，中間的三個向他胸部猛刺，下面的四個却向他下盤橫削。

這一變故，司寇斌是始料不及的，一時也不知用什麼劍法化解。

下盤的四劍最先削到，司寇斌再無思索的餘地，只有自然地蹲下，先擋下那四劍。

一陣斷劍之聲之後，突見司寇斌如潛龍飛天，破空而上，又是一陣斷劍之聲！跟着十個侍衛像斷了綫的風箏，向着四方八面飛去！

原來司寇斌蹲下之時，擋開下盤四劍，上面三劍又至，只好雙腿盡力一躍，這一躍的力量，比平時的跳躍不知强上百倍，因爲他的大腿與小腿屈曲連接，躍力强大，當他一飛冲天之際，挽了兩個劍花，上面六個侍衛也從未料到他會向上而來，被他的劍花削斷了劍，而且人在半空，無從發力，避無可避全被他劍花削個正着。

其實，司寇斌並不是有什麼特異的辦法去破解這個十人陣法，而是在危急之際，被迫用這一飛冲天的方法，所以，當他看到這十個大漢，血肉橫飛之時，他內心中也有點愕然！

一陣寒風吹來，司寇斌才感到全身已被汗水所濕。

可是，他並沒有喘息的機會，因爲，他的四周又圍起了另一度人牆！

在塔上的日宿公主，金蘭花，和郭中天看見司寇斌如此神勇，都禁不住暗暗喝采！

金蘭花更是忘形地大叫道：「司寇哥哥！」

郭中天見司寇斌已破了他十多年來精研的陣法，心知再拚下去，以五十人對司寇斌，雖不會落敗，但一定會損兵折將，對自己大大不利。

郭中天喝道：「木刺爾！」

圍着司寇斌的人牆中，一人應道：「郭將軍，人已到齊！」

日宿公主道：「郭將軍，你還不下令殺了此人！」

郭中天一聽此言，仰天長笑。

郭中天仍是長笑不止。

此時，褚冷與人中龍已把倪夫人的傷口扎妥，見司寇斌被人牆圍着，正要飛身撲入。

郭中天突然止住笑聲，一手扣着身旁的金蘭花，退後幾步，並以劍格在金蘭花的頭頸。

日宿公主一時想不到郭中天會如此，厲聲道：「郭將軍，你……」

郭中天道：「日宿，你聽着，虎丘塔內之物，是我郭某人的！」

日宿公主到此才恍然明白，怒道：「郭中天，朕待你不薄，爲何……」

郭中天道：「我郭某人豈是異域女子之奴？你女兒在我手中，千萬別亂動！」

日宿公主一向以爲郭中天是心腹，而今才知道這十八年來，郭中天只是利用她的勢力，一時之間，全身顫動，她那雙碧眼發出令人心寒的怒光。

日宿公主不理一切的抽出了佩劍。

郭中天把格在金蘭花頭項的劍略爲一拉，金蘭花頭上已濺出了血花！

郭中天道：「你再亂動，你這寶貝小公主便要立即身亡！」

金蘭花立時尖叫。

日宿公主聽得尖叫聲，當然不敢再進一步。

金蘭花哭道：「娘親……司寇哥哥……人兒哥哥……」

郭中天道：「呀，小公主，原來下面兩人都是你的朋友，可惜他們自己也不能保住你的性命！你乖乖不要動，否則，你的人頭便會掉在地上！」

說完之後，又向着塔下侍衛道：「快上來擒拿日宿，其餘的殺了下面三人！」

只見十個侍衛已奔入塔內，其餘的分作兩批，一批圍攻司寇斌，另外一批圍攻褚冷與人中龍二人。

一時殺聲震天，刀光劍影。

司寇斌奮力而戰，轉眼已殺了十多個人。

褚冷與人中龍，早已護着倪夫人，師徒倆使出渾身解數，迎戰這班如狼似虎的侍衛。

那十個侍衛已奔至塔上。

日宿公主橫劍而立，說了幾句西域語言。

那十個侍衛似乎有所忌憚，一時不敢下手。

郭中天道：「還不下手！」

那十個侍衛不再猶豫，一齊攻上。

日宿公主曾在西域出生入死，統一了很多部落，武功自是不弱，可是，塔內地方淺窄，而且這些侍衛全是郭中天一手訓練出來的心腹，日宿有衝鋒陷陣的經驗，却無單打獨鬥的機會，早已被刺中幾劍！

郭中天道：「拿活的！」

這郭中天果是深謀遠慮，他只希望活捉日宿公主，以便日後可以威脅大月氏國內子民，也完成他的陰謀。

司寇斌經過連場大戰，並不感到疲乏，反而越戰越勇，一套「干將莫邪」劍法剛使完，圍攻他的侍衛俱已中劍身亡，紛紛倒地！

褚冷與人中龍也不弱，但仍未能殺退所有侍衛，於是，司寇斌立刻加入戰圍。

日宿公主雖已受傷，但並不甘心就範，十個侍衛剎時間也無法把她生擒活捉。

郭中天怒道：「日宿，你再反抗…」

突然，他感到有人拍他肩膀，立即回

首一望，只見背後一個銀髮披肩的老人，直向他微笑。

月色之下，這微笑使他心胆俱裂。

金蘭花見此老人，喜道：「師傅！」

郭中天巳知不妙，正想先殺了金蘭花再算，可是，那老人身形一閃，巳把金蘭花拉開。

日宿公主雖被十人攻打，但她仍然不斷窺看郭中天，記掛着在他手中的女兒，此時見女兒巳被拉開立即揮劍突圍而出。

郭中天正在錯愕之中，突然勁風撲面，立即迴身一躲，反手一劍。

日宿公主被十人圍攻，巳是筋疲力盡，這時突圍而出，巳是用了最後一分力量，可惜這一劍被郭中天避過，但身體却是收煞不住，衝出塔外。

那老人正想伸手抓她，可是她巳像一枝疾飛的勁矢，掉在地下，腦漿迸裂！

金蘭花見此情狀，奮不顧身的跳下塔去！

雖然她輕身功夫不弱，可是從十多丈躍下，雖不致粉身碎骨，但手足折斷，定必難免！

幸好在她飛躍出塔之時，那老人巳如影隨形飄下，他雖是後跳，但落地之時，却比金蘭花先到，輕輕一托，金蘭花巳穩穩的站在地上。

在旁的人，見這老人露出這一下後發先至的功夫，都不禁心中喝采！

金蘭花擁着母親的屍體，巳是哭不成聲！

衆人均巳停手，默默的看着這可憐的小公主！

郭中天仍在塔上，見衆侍衞巳停手，立即喝道：「斬草除根！」

可是，塔下的侍衞並沒有動手，紛紛抬頭看着他，他們的眼中都含着怒火，日宿公主本是他們心中的領袖，雖然，他們都是背叛公主的人，目的只是名利，但總想不到他們所投靠的人，竟是如此陰險無恥！

郭中天巳知今日之事，再無成功的可能，於是，他立即環顧四周，找尋脫身之道。

金蘭花突然止住了哭聲，手提着劍，直往塔內走去。

郭中天巳知金蘭花定必爲母親報仇，本來對付這小公主，並不是難事，可是，如果再傷小公主，下面的侍衞會更不服氣，那時脫身更難！

他不待小公主上至塔上，巳飄身下塔，脚一着地，連奔帶竄，巳在人叢之外。

當他想再躍之時，一陣勁風撲面，只好閃身避開，但是，當他避向左面，勁風又從左面撲來，當他避向右面，勁風又從右面撲來！

他再無躲避之法，只有凌空後翻！

他正想看清楚阻他去路是何人，勁風又至，他巳退至衆侍衞之前，巳退無可退，但勁風却是連綿不絕，只有縱身後躍，跳過人牆，剛巧落在公主屍體之旁！

只見那老者仍在人牆之外，除了這老者，人羣中似乎並無其他人可以阻他去路，這老者既是金蘭花的師傅，只要他在，郭中天也明白而今巳不能一走了之。

他眉心一蹙，早巳計上心頭。

郭中天朗聲道：「木剌爾！」

那名叫木剌爾的侍衞，並無應聲。

郭中天又道：「今日之事，並非郭某本意，既然這位高手不讓我們離開，郭某亦樂意在此奉陪！」

那老人並不答話。

司寇斌提劍上前喝道：「郭中天！」

郭中天道：「你是金蘭花朋友……」

司寇斌不待他說下去，插口道：「你記得你的拜把兄弟顏睜吧！」

郭中天詫異道：「你是他何人？」

司寇斌道：「我是他何人並無關係，但你這無恥之人，却是人人得而誅之！」

郭中天一時不知如何應答。

司寇斌道：「你拜把兄弟二次以死相諫，你目中只有名利，你還算是人嗎？」

說畢立即挺劍而上，連施殺手。

郭中天早巳有預防，可是只能避開幾招，最後也不得不用劍接司寇斌的寶劍。

郭中天的劍應聲而斷。

司寇斌正要爲義父報仇，橫劍一揮。

郭中天並沒有閃避，任由他下殺手。

倪夫人突然大叫道：「讓我來手刄此人！」

司寇斌急忙收劍。

郭中天把斷劍拋下，道：「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你們要殺便殺！」

在他們拚鬥之際，金蘭花巳從塔內下來，見他此時毫無防備，便從後面向他刺去。

郭中天雖然沒有防備，但他的武功不凡，早巳感到背後有人偷襲，自然的迴身一避，並發出一掌。

可憐的金蘭花，一心爲母報仇，反而被郭中天一掌擊中胸膛，口吐鮮血。

倪夫人突排衆而出，手提短刄，向着郭中天心窩插去，郭中天因身向左側，對於這突如其來的一刀，總算避開，但肩頭巳中了一刀。

倪夫人笑道：「你這惡賊，今日死無葬身之地！」

郭中天被倪夫人刺中肩頭，血如泉湧，頓時惡向胆邊生，再發一掌，直劈倪夫人。

人中龍見母親被擊，巳飛身而至，並且發出了兩度火焰暗器，暗器在他身旁而過，雖然並沒有擊中，但火焰却燃了他的外衣。

那些火焰極其厲害，郭中天在地上打滾，仍無法將火焰弄熄。

倪夫人趁此良機，一刀插下，結束了這無恥惡徒的生命！倪夫人呆呆看着火焰中的郭中天，十多年來夢寐以求的一刻，出現在目前。

可是，大仇巳報，內心却是無比的空虛，人中龍連忙上前攙扶，褚冷也上前安慰道：「芝蘭，我們大仇巳報，人兒，我們走吧！」

褚冷與人中龍扶着倪夫人，倪夫人手足無力，似乎快要暈倒，兩人連忙施救。

那老者也蹲在金蘭花身畔，正設法爲她推宮過血，可是，她身中郭中天一掌，鮮血不斷從她口中噴出。

突然，她輕聲道：「司寇哥哥！」

司寇斌連忙走上去，柔聲道：「蘭花姑娘！」並且握着她的小手。

金蘭花微笑道：「這是我的師傅竺……我……巳無力服侍他……他……老人家，你……」

她眼中露出哀求的神色。

司寇斌巳明白他的心意，道：「蘭花姑娘，你好好休息，我定會……」

話未說完，金蘭花巳溘然而逝。

倪夫人在褚冷和人中龍兩人施救之下，巳是甦醒，但全身無力，躺在人中龍懷內，可是，當她聽到金蘭花喚司寇哥哥的時候，她全身爲之一震。

倪夫人道：「人兒，你這位朋友姓司寇？」

人兒道：「是的。」

倪夫人抬起頭急問道：「他叫什麼名字？」

人兒道：「他名叫斌，司寇斌！」

「司寇斌？」

人兒回身向司寇斌道：「司寇哥哥，你來看看我的娘親！」

司寇斌連忙走到人中龍身旁。

倪夫人滿眼淚水說道：「你眞是司寇斌？」

司寇斌點頭道：「是的！」

倪夫人撲起身來，擁着司寇斌道：「斌兒，斌兒，我是你的娘親！」

司寇斌起初有點錯愕，但此時仔細端詳，才發現倪夫人的臉孔十分熟悉，他五歲離開娘親，年紀雖小，但母親的容貌仍隱約在心頭，而今，倪夫人臉龐雖巳有了皺紋，可是，臉胚仍無改變。

「娘親！」

「斌兒！」

母子兩人，別後重逢，有說不出的淒涼，也有說不出的喜悅。

褚冷與人兒在一旁，也是熱淚盈眶。

「哥哥！」人兒激動地道。

「妹妹！」

兩人淚水中湧現着無比的親情，並且訴說在洪水中逃命經過。

那老人也走了過來，道：「司寇公子，司寇夫人，想不到十多年後，我仍看見你母子重逢！」

倪夫人道：「斌兒，這位你爹的好友竺哲！」

司寇斌疑惑道：「你姓竺？」

竺哲道：「是的！」

司寇斌道：「是你？殺死我爹爹的就是你？」

倪夫人道：「斌兒，你千萬別狂妄，他並沒有殺死你爹爹！」

司寇斌道：「我義父說過……」

倪夫人連忙把過去一段往事，簡單地述說了一遍，司寇斌十多年來的疑團，至今才明白過來。

那時，東方巳露魚肚白色，那些隨着郭中天來的侍衞早巳四散。

司寇斌道：「竺伯伯，小侄對你冒犯，請勿見怪。」隨即把在司寇堡內石室發現之事，向衆人一一說出。

竺哲道：「既是你爹遺下之事，定要你親自打點，也不負你爹在天之靈！」

倪夫人休息了一會，巳無大碍，五人立即走入塔中，他們由塔下走至塔頂，裏面全是空蕩蕩的，那裏有什麼寶藏？他們又再從塔頂走至塔下，仍沒有什麼發現。

人兒道：「你剛才說過，爹爹掛劍之處，曾有十六字遺言，其中一定包函這塔內的秘密！」

司寇斌道：「我也曾想過，最令人不解的是那『劍劔劍劔』四字，兩個劍字都不同寫法，不知是什麼意思？」

五人巳十分疲倦，他們正處身於塔內第四層，那時一輪紅日巳高懸東方，溫柔的陽光射入塔內，班駁的窗花影在牆上。

人兒看着窗花的陰影，忽然，大聲地叫道：「哥哥，你看！」

司寇斌看着那些窗影，並不知道她發現了什麼。

人兒道：「這不是一把劍的形狀？」

司寇斌小心看了一會，才看到一把斷斷續續的劍影，如果不小心觀看，根本不會發覺，還以爲是一些普通裝飾。

人兒又指着另一邊道：「那是另一劍影！」

果然，另外一邊也有一把斷斷續續的劍影。

人兒道：「我想到了，『劍劔劍劔』的意思是劍套上劍的意思！」

司寇斌仍不大明白。

人兒道：「你把干將莫邪放在劍影之上！」

司寇斌依言把干將放在劍影之上，才把劍一放，劍便被吸在牆上，再把莫邪放在另一劍影之上，又被吸着。

司寇斌道：「爲什麼兩劍會被吸在牆上？」

人兒道：「你還不明白？一般鐵劍並無磁力，但這雙干將莫邪却特別具有磁力，而牆內這兩處劍影之下，是兩片大鐵，被雙劍吸着！」

司寇斌巳開始明白。

人兒道：「哥哥，你用力試推一下！」

司寇斌用力一推，並無異動，再運勁一推，情形便大不相同，竟應聲推開了少許！

司寇斌道：「這是一度門！」

一度足有一尺厚的鐵門！鐵門全被泥土密封，只有劍影的地方才露出黑鐵！

司寇斌又用力一推，鐵門巳開了，人兒在另一把劍處一推，也應聲而開。

這虎丘塔內竟是雙層牆壁。

再看這門，設計得果是十分精密，原來雙劍吸着的地方，正是此門的鑰匙，司寇斌拉下那劍，那劍影之處立即陷下倒扣，扣着內牆，任你有千斤蠻力，從外面亦無法動這鐵門分毫！

內牆只有兩尺來寬，却擺滿了鐵箱。

兩人合力拉出一個鐵箱，司寇斌用劍劈開，只見箱內全擺滿了一錠錠的黃金。

牆內又可通上上一層，也可通往下面，五人費了一番功夫，竟發現共有千箱之多。

在塔頂的頂層上，却發現一個檀香木箱。

箱外寫着兩個大篆字：「劍劔」。

竺哲道：「這箱內定是干將莫邪的劍譜！」

司寇斌說道：「妹妹，我們一起依着劍譜練習，將來我們的劍法定是天下無敵了！」

他用劍輕輕把木箱挑開。

箱內只是一堆書形的灰塵，這劍譜早已風化！

竺哲道：「可惜，可惜，劍譜年代久遠，經不起時間的侵蝕！」

司寇斌道：「劍譜雖然經不起時間的侵蝕，但正氣之劍却永在人心！」

竺哲道：「好孩子，你的襟懷廣闊，你爹爹一定十分歡喜！你打算把這黃金如何處置？」

司寇斌道：「我年前與義父橫渡黃河，見災民遍野，生靈塗炭，慘不忍睹，而今這些黃金正好一解黎民之困，竺伯伯，你意下如何？」

竺哲含笑道：「這正是我的意願！」

倪夫人道：「我們回去重建司寇堡，異日你辦完此事，再回司寇堡，重振你爹往日雄風！」

一切打點妥當之後，竺哲，褚冷、倪夫人與人兒四人，拜別了司寇斌，重回司寇堡。

司寇斌獨自沿路北上，把千箱黃金一一贈給路上災民，「慈航司寇」之名又在江湖上再顯聲威！

（全文完）

一脚壓羣雄

麥海雲

一般人都會聽見過拳打脚踢這一句話，似乎兩人搏鬥，第一招應該用拳頭，出拳之後才起脚踢出，但在武林人的眼中看來，却非如此，如果有人碰頭第一招就起脚踢出，那一脚必然是很有份量的，不易抵擋。日本空手道就有這一招，叫做蹬心腿，所謂蹬心腿，並非穿心腿，穿心腿係用脚尖踢出的，至於蹬心腿，用的是脚跟，應該說它係撑心口，而非用脚尖去踢，故此更加厲害，不過，蹬心腿是不容易施展的，一定要一雙脚極端靈活，而且把一條腿提起來的時候，兩個膊頭絕不搖動，然後能够踢得快夾準，否則，膊肩搖動，對方知道你決心起脚，退後一步，那就把這種攻勢化爲烏有，因此，蹬心腿是較高的一種脚法。

中國功夫當中也有蹬心腿這一招，而且比較日本空手道的蹬心腿更加有勁，因爲這一脚不單是提高踢出，而且一定要提到膝頭貼住自己的胸部，然後用脚去踢，愈係緊貼自己的胸膛，踢出去的一脚就愈加凌厲，故此防不勝防。舊日武林高手當中蹬心腿踢得最好的一個拳師就是杜心五，他是中國拳術比賽第一名萬籟聲的師傅，這一脚是他從自然門師爸徐矮那邊學習得來的，先要擘一字腿，筋骨鬆動，然後能够把一隻脚支持體重，另外一條腿貼近胸部，提得這樣高，故此，學習這一招，必須從小練起，萬籟聲雖然是自然門的高徒，他自己也辦不到，由此可以反映出杜心五的蹬心腿多麼厲害。他在江湖上稱霸，凡是跟他過招落敗的人，必然喪命，沒有一個能够活下去，就因爲他這一脚在雙方距離僅有兩尺之遙的地方踢出的，而且用脚跟去壓對方的胸骨，一壓就爆，胸骨爆裂，向內插入，心臟和肺同時穿破，當塲流血身亡，杜心五這一脚蹬心腿能够把三百斤重的大沙包一脚踢飛，等閒之輩跟他交手，如果不懂得他有這種絕招，根本上無法預防，當然是因此喪命。後來杜心五的大名在鏢局散開，江湖上的人馬都知道跟他臉對臉的交手，必然吃虧，盡量向側面搶攻，因此，他不再使用蹬心脚這一招，但却稍爲變化，轉過半邊身即時踢出，有如虎尾脚，這一招稱做「半截虎尾脚」，也是他的絕招。總之，杜心五跟任何人較量高下，總是靠脚法取勝，而且碰頭就打，第一招必然是用脚搶攻，以他來說，並非拳打脚踢，而是脚踢拳打，這種打法倒是相當有趣的，如果打得好，當然是一個絕招，另一方面，大多數拳師較量高下，都是先用拳掌打鬥，有機會然後踢出脚來，能够第一脚就起脚踢出，這個拳師一定苦練多時，杜心五的蹬心脚是自然門的絕技，另一方面，猴拳的第一招也是不容易防範的，當年耿德海從北方南下，把他最擅長的猴拳施展出來，南方的教頭看了驚奇不已，有人跟他交手，發拳打出，只見耿德海的身形一幌，對方便即倒地，前鋒馬吃了一脚，原來猴拳並不用手跟對方的拳頭接戰，而是微閃側，趁勢踢出一條腿來，由於內側少許，瀉了對方的攻勢，而且這一脚踢得更遠，因此佔盡上風，從來沒有看見過猴拳的教頭，根本就不知道有這一招，往往打輸。

白鶴派亦有一招釘脚係碰頭就踢出的，所謂釘脚，乃是用脚出擊，並非橫掃，也不是使勁撑出，而是把那條腿向對方的要害踢出，踢時並不用力，只係微微一壓，但却有力量使對方受傷，當然是要經常用脚尖向沙包踢出，苦練多年然後有這種威力，否則，踢中對方的要害，也是徒勞無功。

釘脚所踢的部位，俱是骨節，倘不是膝蓋骨，就是小腿的照面骨，或者踢高多少，向對方肋骨踢去，無論如何，那一脚總是踢中然後發勁的，有如用鎚子打釘，故稱釘脚。

有些人以爲白鶴拳最厲害的是鶴咀，實則不然，釘脚才是這一派的絕技。

李小龍跟許多個高手過招，亦係用脚法取勝，而且多數一踢就是三脚，故有李三脚之稱。

他在美國開館授徒，有些人擅長西洋拳，向他挑戰，對方發拳打來，他不閃避，那條腿由低處踢出，對方的拳頭剛剛打到，他的脚也就剛剛踢出，打中對方的右手手踭，登時脫臼，無法再戰，挑戰的西洋拳師，佩服不已，就此拜師，李小龍當然懂得許多招式，不過，他有胆第一脚就踢對方的手踭，確不容易，在這種塲合可以反映出他對於脚法確是有獨到之處，比方拳術界有這麼一句：「手打三分，脚踢七分」，確係有道理的，能够落塲交手，把拳打脚踢反過來，變成脚踢拳打，那就佔盡上風。

（完）

兩期完新派俠情故事

馬騰・文
盧令・圖

情劫（上）



送君終須別

皓月中天，清輝流瀉，竹弄花影，對飲三人。

「年兄，今夜一敍，不知何日重會，來，小弟再敬一杯！」坐在石桌右邊，靠近一叢修竹，一個風神秀逸，銀白長衫的年青人，舉杯邀飲。

「夏侯兄弟，愚兄此別，長則一年，短則半載，必會盡快趕來重敍。希望能趕上喝你與蘋蘋的喜酒。」坐在夏侯遠對面，神態舉止飄逸，身穿藍緞長衫，年約三十五六的，正是「藍衣儒俠」年書儒。手持酒杯，笑顧夏侯遠與坐在一叢花蔭下，容貌秀麗，神韻高雅的紫衣少女。

紫衣少女盈盈一笑，落落大方地舉杯嬌聲說：「年大哥，小妹也敬你一杯，祝你此行能找到一個美麗賢淑的大嫂。」

年書儒一口喝乾了杯中酒，欣愉地說：「蘋蘋，妳就是會逗愚兄開心。愚兄老矣！」

夏侯遠放下酒杯，朗笑道：「年兄，別認老了，可是心中還放不下心婷姊？」

「放得下又如何？放不下又如何？」年書儒仰首望月，皓月不知怎的幻化成一張俏麗明艷的嬌靨，不禁深長嘆息一聲，逃避似的連忙低下頭。「她近來可好？」

「很好，只是精神有點欠佳。」楚蘋蘋見夏侯遠一句話勾起年書儒滿懷心事，明眸一轉，嬌笑道：「來來，年大哥，咱們也學古人，來個舉杯邀明月，把酒問青天。」

一別成永訣

夏侯遠自知說錯了話，心內極之不安，連忙附和着舉杯道：「對月邀飲，知己歡敍，人生難得幾回，年大哥，來，不醉不散！」

年書儒本是個洒脫不羣的人，聞言，雙眉一軒，朗笑道：「好，不醉不散！」舉杯一飲而盡。

氣氛又輕鬆愉快起來，三人在皓月下，說笑喝酒，其樂融融。

× × ×

千里送君終須別。

行行重行行，年書儒，夏侯遠，楚蘋蘋，終於不情願地在十里橋頭停下。

執手相看，三人心頭都充滿了離別之愁。無語相對。

良久，還是年書儒洒脫地一笑，用力握了握分執着夏侯遠，楚蘋蘋的雙手。「夏侯兄弟，蘋蘋，愚兄此行，待事情一了，當會盡快趕回。各請珍重！」放開雙手，深摯地看了兩人一眼，邁開脚步，快步踏上橋路。忍着沒有回頭。

夏侯遠與楚蘋蘋目送着年書儒那飄洒的身形，同聲囑道：「年兄珍重！記着我們！」

直望到看不見年書儒的身影，兩人才依依不捨地携手往來路走去。

人生難得一知己，如今知己離別，惆悵與離愁，自然難免。

× × ×

夏侯世家，乃武林七大世家之一。

夏侯纓是夏侯世家第八代主人。

而夏侯遠，乃是夏侯世家的未來第九代主人——夏侯纓的獨生子。

夏侯遠自送別年書儒之後，連日來，一直鬱鬱不樂，連他的表妹——未婚妻楚蘋蘋也逗不起他的心情。整日坐立不安。

「夏侯哥哥，你怎麼了，自年大哥走後，你就一直不開心，是否記掛着年大哥。」楚蘋蘋輕柔地望着夏侯遠。

「我也說不來，蘋蘋，不知怎的，心裏就是煩悶不安。」夏侯遠執着楚蘋蘋的手，無奈地望着她。

「夏侯哥哥，咱們到百花灘遊玩一下，包保你心情會好起來。」楚蘋蘋體貼地望着夏侯遠。

「只要妳去，我一定陪妳去。」夏侯遠感激地緊執着楚蘋蘋的手，心頭揚溢着一股暖意。

知己難求，紅顏知己更難求。面對着一個如花似玉的紅顏知己，夏侯遠怎不感到幸福滿足？

× × ×

紅花綠葉，姹紫嫣紅，荷葉亭亭，游魚潑潑，清幽寧靜；百花灘確是好地方。

觀花拂柳，數荷點魚，夏侯遠與楚蘋蘋，煩俗兩忘，言笑晏晏，其樂無窮。數盡了池中亭亭如蓋的荷葉，却怎也點算不清水中活潑潑，到處竄游的小魚，累了，兩人依傍着坐在一方大石上，望着澄淨高遠的藍天，不由意往神馳。

「夏侯哥哥，如今不再煩悶不樂了吧？」楚蘋蘋將目光自高渺的藍天上收回，望着夏侯遠意興遄飛的秀逸丰神的俊臉，不由有點痴了。

「蘋蘋，虧妳想出這個好主意，來這裏遊玩，如今煩悶全消。蘋蘋，妳眞好！」夏侯遠忍不住俯首在楚蘋蘋的額上輕吻一下。

「夏侯哥哥，年大哥不知現在走到哪裏？」楚蘋蘋不知怎的，突然提起了年書儒。

夏侯遠重新將目光投向遙遠的天邊，喃喃道：「大概已到嘉慶，蘋蘋，我眞想念與年大哥相聚的那段日子，年大哥眞好，教會了我不少處世做人的道理。」

「可惜，年大哥不肯長久留下來，以年大哥的博學鋻智，不難有一番作爲。」楚蘋蘋亦將目光重投向高渺的天空。

兩人刹時無語。

倏的，背後枝葉微動，一陣細碎的脚步聲令到兩人不期然回首瞧看。

「心婷姊姊！」兩人同時從石上站起身，還向正向他們輕盈地走來的俏麗綠衣少婦。

「遠弟，蘋妹。」綠衣少婦正是夏侯遠的堂姊，夏侯心婷。

夏侯心婷俏麗的臉上，不因見了兩人，臉上慵倦之色被喜悅所掩。

楚蘋蘋一面上前扶住夏侯心婷，一面盈盈笑問：「心婷姊，眞巧，今天遇見了妳。」

「姊夫呢？心婷姊，妳怎不陪着他？」夏侯遠最喜歡他這個堂姊。

站在荷池前，夏侯心婷勉强一笑道：「他在五天前被兩個朋友邀了去喝酒，我一個人在家裏悶得慌，所以出來走走，散散心。」

「近來精神好了吧？」楚蘋蘋關心地問。

「不知怎的，總是提不起精神，遠弟，二叔安泰？」夏侯心婷口中的「二叔」，就是夏侯遠的父親——夏侯纓。

「心婷姊，他老人家每天喝五斤女兒紅，身體好得很！」夏侯遠神情敬穆。忽然道：「心婷姊，妳可知道？年大哥曾經來過。」

楚蘋蘋要想阻止夏侯遠，已來不及，只好趕緊笑道：「心婷姊，妳不會怪小妹不去通知妳吧？」

「相見爭如不見。」夏侯心婷目中滿是幽怨。「我又怎會怪你呢，如今不比從前，我已是有夫之婦。」

說完，低頭默然望着水中雙雙游動的小魚。

夏侯遠與楚蘋蘋見夏侯心婷一副幽怨愁苦的樣子，不知如何開解她才好，一時，也無話可說。

「他可有提起我？」夏侯心婷突然抬頭，裝作不經意地問。

「有！」夏侯遠搶着答，「當年大哥聽說妳已嫁了姊夫，他將自己關在房裏半天，任我怎樣勸說，也不肯開門讓我進去見他，只待了三天，他就嚷着要走，是我一力挽留，他才勉强住了半月，四天前的早上，走了。」

夏侯遠深知兩人相愛，可惜，有情人成不了佳耦。

夏侯心婷目光疾疾地望着遠方，兩行清淚自她眼中淌流下，嘴裏喃喃地道：「走了，就這樣走了，走了也好。」

楚蘋蘋瞧看着夏侯心婷哀怨的樣子，心一酸，也陪着她流下了淚珠。

夏侯遠心內難受，黯然垂首不語。

「他好嗎？」夏侯心婷語聲哽咽地問道。

「好，不過，比來時清減了不少！」夏侯遠瞧着堂姊那種痴怨的樣子，心內難受得像梗着一塊大石。

「是我負了他！是我負了他！」夏侯心婷忽然掩臉悲泣起來。

楚蘋蘋亦不禁陪着流淚，扶夏侯心婷坐在池旁一方石上。「心婷姊，顧住身體，莫要哭壞了身體。」

夏侯心婷雙肩抽搐着，悲泣不止。

「心婷姊，不是妳的錯，是我爹不該將妳硬許配給姊夫，他又不是不知道妳一直喜歡年大哥的！」夏侯遠忽然握拳憤聲大說：「他爲何要拆散你們？爲何？」

對於他爹——夏侯纓，不顧夏侯心婷心有所愛，而將她硬許配給司空青，他一直對他爹感到不滿。現在，他忍不住表露出來。

夏侯心婷聽見夏侯遠這一叫喊，驚得停止了悲泣，抽咽着道：「遠弟，你怎可如此說你爹，快不要如此說。」

夏侯遠却不理，繼續道：「若不是爹，心婷姊，妳現在何至如此痛苦，爹不但害了妳，也害了年大哥！」

「遠弟，你不能這樣說你爹。啊，不要說了。」夏侯心婷舉袖欲掩住堂弟的咀巴。

「夏侯哥哥，你就別說吧，求求你，

你再說，只會令心婷姊更痛苦。」楚蘋蘋這樣一說，夏侯遠才不再說下去。

「心婷姊，很抱歉，我實在不應提起年大哥，勾引起妳的感觸。」望着傷心痛苦的夏侯心婷，夏侯遠很後悔，在她面前提起了年書儒。

「別太傷心了，心婷姊，來，小妹扶妳回去。」楚蘋蘋挽扶起仍在啜泣不止的夏侯心婷。

三個人默默無語地離開了百花灘。

× × ×

這一天，夏侯纓於晚飯後，來到兒子的書房。

夏侯遠一見他爹進來，連忙放下書本，站起身，垂手而立：「爹。」

夏侯纓是一個相貌威猛，爲人嚴謹的老者。對兒子一向管束很嚴，他「嗯」了一聲，作爲回答。

坐在椅上，對垂手而立的夏侯遠道：「遠兒，你今年該有二十歲了吧？」

夏侯遠奇怪父親忽然問他幾歲，不知是何意思：「爹，孩兒今年剛好二十。」

「二十歲，嗯，該到外面歷練一下了。」夏侯纓打量着兒子英挺不羣的身貌，老懷大慰，却不表露出來。「可想到外面走走？」

「爹，孩兒早就想了，怕爹你不答應，所以遲遲不敢開口。」夏侯遠早想到外面闖蕩一番，如今聽夏侯纓口氣，是想自己到外面歷練，想望多時，終能實現，心裏高興到極點。

「嗯，那你執拾一下行裝，你想幾時動身？」夏侯纓問。

「孩兒想明天就動身。」想到外面天地之大，夏侯遠直恨不得脅生雙翅，立時飛到外面的天地。

「好。」夏侯纓點頭道：「江湖險惡，在外不比在家，遠兒，爹這次准你出外，就是想你在外面歷練歷練，增長江湖見聞，將來，好主持這個家。你在外面，凡事小心在意，不可闖禍，更要帶眼識人才是。」

「孩兒謹記教訓。」夏侯遠恭敬地說：「爹，孩兒有一個請求。」

「說吧！」夏侯纓見兒子欲言又止，不由皺起了眉頭。

「爹，孩兒想和蘋蘋一道出外。」夏侯遠心裏蹦蹦跳，生怕夏侯纓不答應。

「女孩兒家，怎可出外拋頭露臉！」夏侯纓板起臉。「休再提說！」

「爹——」夏侯遠哀求地望着他爹。

「不准！」夏侯纓從椅上站起身，頭也不回地走出了書房。

夏侯遠無可奈何地望着他爹的背影消失在房門外，心裏滿不是滋味，但當想到明天就可以到外面闖蕩，說不定還可以遇到年書儒，不由又高興起來。

× × ×

來到楚蘋蘋的閨閣前，見紗窗中透出燈光，夏侯遠躊躇了一下，上前輕敲門環，輕聲呼喚：「蘋蘋。」

門呀一聲應聲開，楚蘋蘋俏生生立在門內，望着夏侯遠微微一笑：「有事？」

她已從夏侯遠既興奮，又有點愁緒的臉上，看出有事。

夏侯遠點點頭，一步跨入門內。「紅兒呢？」

「在樓上整理床舖，怎麼啦，你找她？」楚蘋蘋一雙明眸，明亮地瞧看着夏侯遠。

「找妳！」夏侯遠興奮地道：「蘋蘋，我是來告訴妳一個好消息的。」

楚蘋蘋明眸閃亮，急聲說：「什麼好消息，快說。」

「爹准我到外面闖蕩歷練一番，這是不是好消息？」夏侯遠伸手執着楚蘋蘋玉手。「明天動身。可惜，爹不准妳與我一道外出。」他愁緒滿懷。

「夏侯哥哥，姨丈眞准你到外面闖蕩？那多好！我聽年大哥說了不少外面的見聞，眞想到外面見識一番，如今你可以外出，我眞爲你高興。」楚蘋蘋直搖着夏侯遠的手。

「只是。要和妳分開……」夏侯遠不捨地說。「蘋蘋。我捨不得離開妳。」

楚蘋蘋想到要和夏侯遠分離一大段日子，不由亦滿懷離愁。「夏侯哥哥，這是沒法子的事，既然姨丈不准我去，咱們只好分離一段日子。」

兩個執着手，都被即將的分離，感到愁苦，默然不語。

突然，夏侯遠高興地說：「蘋蘋，我想到一個辦法了。」

楚蘋蘋急聲問：「想到什麼辦法？」

「蘋蘋。爹不讓你與我一同去，妳可偷偷溜出來，我在前面十里橋對面土地廟等妳。那，咱倆不是可以在一起了嗎？」

「這，不太好吧？」楚蘋蘋雖然枉想與夏侯遠一同到外面去闖蕩，但想到這可能會令夏侯纓不快，搖搖頭道：「不行，那會令姨丈生氣。」

「蘋蘋，難道你不想與我在一起？不想去找年大哥？」夏侯遠見楚蘋蘋不贊成，急得連連搖着楚蘋蘋玉手。「我爹初時一定會生氣，但，他不會生氣一輩子的，到咱們在外面遊歷闖蕩完回來，他高興還來不及，又怎會再生氣呢？」

楚蘋蘋咬唇想了一會，外面的天地，對她的誘惑實在太大了，況且，又可和心愛的人朝夕在一起，她終於心動了。「我就這樣打扮偷偷溜出去？」

夏侯遠見楚蘋蘋答應了他的提議，高興得心花怒放。「妳這身打扮當然不好。哦。妳可以女扮男裝。不就成了。」

「到那裏去找合身的衣服？」楚蘋蘋秀眉微蹙。

「這還不容易。我那裏多的是，妳和我的身量高低相差不多，穿起來一定很合適的，事不宜遲，我這就回去拿幾套衣服來。」

想到女扮男裝，那眞是又刺激。又新鮮，楚蘋蘋興奮得明眸閃光，但當想到要穿夏侯遠穿過的衣服，心裏又蹦蹦跳起來，有一種異樣的感覺。臉上莫名的感到一熱。

夏侯遠沒有留意到楚蘋蘋的內心變化，興冲冲的快步走出了門外，奔向寢室。

× × ×

土地廟前，一個書生打扮，貌如宋玉潘安般的年青人，急步奔行，不時回首督視一眼，表情既興奮，又有點惶急。

行近廟門口，停下來，掩胸吐了口氣

，一雙眼部焦急地往廟內探視，張口朝內輕喚：「夏侯哥哥，夏侯哥哥。」

廟內寂然，一點回應也沒有，年青書生回首張督了一眼來路。聽不到回應，一張粉白的俊臉。急得又紅又白。邁步探首往廟內瞧看。

「蘋蘋，我差點認不出妳。」背後忽然响起夏侯遠高興的聲音。

年青書生原來是楚蘋蘋改扮的。正自心焦往廟內瞧看，驟聞背後語聲，驚得渾身一顫，急忙回首，一看是夏侯遠悄沒聲的站在背後，煞白的臉色瞬即恢復紅潤，跺脚嬌嗔道：「嚇死我了，我還以爲姨丈發覺我溜出來，派人找到來，唔，你壞，我不依！」一雙嫩耦一樣的粉拳，搥向夏侯遠的身上。噘起了俏巧的小咀。

夏侯遠讓她一雙粉拳搥在身上——反正又不痛的，又憐又愛地輕笑道：「蘋蘋，妳怪我，其實，我是爲了妳。不躲在土地廟內，躲在橋底下，爲妳把風，看有沒有人跟着妳。沒有嚇着你吧？」

「算你。」楚蘋蘋甜在心頭，白了夏侯遠一眼。「咱們還不走？呆站在這裏，等姨丈派人來捉我回去？」

「別急，家裏一時三刻不會發現妳溜走的，來，咱倆到廟內坐一會，商量一下，先到那一個地方。給妳改個什麼名字，難道在路上，我還叫妳蘋蘋？」

「這個我早想好了，你就叫我潘玉書吧！」楚蘋蘋移步向廟內走去。

「好名字，虧妳一下子就想出來了。」夏侯遠讚賞地望着另有一種風度的楚蘋蘋。

兩個人坐在廟內一方石上，夏侯遠笑道：「現在，就算家裏發現妳溜了也不用怕，他們發夢也料不到咱倆就躲在這土地廟內。」

「夏侯哥哥。咱們第一站到那裏？」楚蘋蘋不放心地瞧着廟門外。

「蘋蘋，從今後，妳應該叫我夏侯兄。不要再哥哥長，哥哥短的叫。」夏侯遠提醒楚蘋蘋。「我叫你玉書弟，這才像兩個遊學的書生。」

「夏侯兄。」楚蘋蘋頑皮地叫了聲。

「玉書弟。」夏侯遠一本正經地叫。

「噗嗤」一聲。楚蘋蘋掩咀輕笑。

夏侯遠亦忍不住笑起來。「第一站，我想到武昌。」

「武昌，是不是想到長江三峽一遊？」楚蘋蘋拍掌道：「聽年大哥說，三峽激流淺灘，峭壁聳立，逆水而上，驚險重重。令人心神震撼，好啊。」

「蘋蘋，我到武昌，是有目的的。」夏侯遠解釋道：「年大哥臨行時，不是說要到四川辦一些事嗎？咱們到武昌，就是溯長江而上，到四川找年大哥。」

「找年大哥，那敢情好，有他在，咱們可以一邊暢遊，一邊向他學習，眞是一舉兩得。年大哥懂的眞多。」楚蘋蘋臉上露出欽慕的神色。

「那麼，咱們就立刻動身去武昌。說不定，會在半途上遇到年大哥。」夏侯遠可是說走就走，伸手拉起楚蘋蘋。

×　×　×

正當兩人要步出廟門的時候，兩個人同時神情一震，齊回首，目光驚疑地望向紅幔垂掩的神桌底。

一陣微弱的呻吟聲從案底傳出，隱約可聞。

兩人臉色微變，互看一眼，狐疑地注視着神案底，蓄勢戒備。

又一聲極微弱的呻吟聲傳出。

「誰？」夏侯遠已忍不住喝問。

沒有回答。連呻吟聲也不再自神案底傳出。

兩個人從來沒有遇過如此怪異的事，都有點心虛。

若不是在白天，他們眞以爲遇上了神鬼，不拔腿就跑才怪。

兩人側耳靜聽，忘是作怪，一點聲息也聽不到。

年青人，畢竟好奇心重，加上初生之犢，憑着一股血氣之勇，根本不知什麼叫害怕。夏侯遠決定上前揭開紅幔看一下，神案底下，到底有些什麼古怪。

楚蘋蘋抽出腰間長劍，戒備着。

彎腰一把撩起紅幔，兩人不由同時脫口驚呼出聲：「啊——！」

神案底下，躺着一個滿身血漬，手上緊握一柄長劍。臉上滿是血汚。樣子像死人一樣的人。

兩人目光，落在那個血人的身上。打量着。

「長龍扣，啊！是年大哥，他怎會弄成這樣？」夏侯遠目光盯在血人腰間一條絲絳上繫着的一個龍形碧玉扣，如遭雷殛般，神情猛震，臉色刹那蒼白如白堊，渾身震顫着，呆怔怔的。

「是年大哥！」這時，楚蘋蘋也看清了，悲呼一聲：「年大哥——！」淚水滿臉，撲向神案底。

恰在這時，死人一樣的血人，喉間發出一聲極其微弱的呻吟聲。

呆怔着的夏侯遠，如被蜂螫般猛的一悚，蹲下身，伸出兩手，像抱嬰兒般，將血人自神案底抱出。

輕輕的坐在石上，讓血人的軀體靠在懷中，夏侯遠抖着手，用衣袖輕輕拭抹着血人臉上的血汚，楚蘋蘋慌急地從懷中掏摸出一個玉瓶，哭聲道：「夏侯哥哥。快喂年大哥吃了這藥！」

夏侯遠目中着噙淚，伸手接過藥瓶，拔下瓶塞，弄開血人的牙關，將整瓶藥傾倒在他口裏。

這時，血人臉上的血汚已拭抹乾淨。顯出一張蒼白如紙，但却秀逸的臉龐。

——正是「藍衣儒俠」年書儒！

兩人看着年書儒滿身血汚。雙目閉緊，氣息微弱，狀如死人，不覺都心如刀割，悲憤莫名。

若不是年書儒就抱靠在懷，夏侯遠與楚蘋蘋眞不敢相信，眼前這人就是三天前，洒脫不羈。丰神清逸的年書儒！

夏侯遠眼看着摯交身遭如此刦難，心裏滴着血，眞想敞開喉嚨大叫：「是誰將你害成這樣的？年大哥——！」

人生難得一知己，三日前還活生生，談笑風生，一同舉杯邀月，生平最敬慕的知己。如今……夏侯遠淚水忍不住如雨般落下。

楚蘋蘋更是傷心欲絕，掩臉悲泣不止，她不明白，上天何太忍，既讓他得不到

心愛的人。又復令他遭人如此殘害，他們剛才還商量着去四川找他，一同遨遊名山大川，想不到，三天前送別的他，如今却滿身血汚，奄奄一息地躺在這土地廟中。

究竟他們敬慕的年大哥於告別他們後，遭遇到何事故？弄成這樣，看他躺在土地廟中，分明是想掙扎着跑回來找他們，不然，以年書儒的一身修爲，三天時間早已到了四川。

剛才吃下的藥可能發揮了效力，年書儒微弱的氣息漸漸粗重起來，喉結微微上下移動，眼皮忽然動了動。

兩個人都緊張地注視着年書儒的臉孔變化，一顆心，跳到了喉嚨。

年書儒的眼皮終於張開。但，瞬即無力地掩上。

「年大哥。你醒醒。」夏侯遠忍不住哭聲輕喚。

「快將眞氣輸入年大哥體內。」楚蘋蘋提醒。

夏侯遠如夢初醒，急忙將一只手掌貼在年書儒背心，眞力一催，一股眞力自掌心源源輸入年書儒體內。

年書儒立時起了一陣輕微的震顫，蒼白如死人的臉上，有了一絲生氣，眼皮一挑，重又張開。

散亂混濁的瞳孔，遲緩地轉動着，最後，定在夏侯遠臉上——

看來，他還認出夏侯遠。

兩人暫抑悲傷，見年書儒終於張開眼睛，不由大喜若狂，夏侯遠顫聲輕喚：「年大哥，是我，還有蘋蘋。」

蘋蘋含着淚，將臉凑上前，讓奄奄一息的年書儒可以看到她！

年書儒散亂無光的目光，緩緩移到楚蘋蘋臉上，臉上僵硬的肌肉微微一動。「遠……弟……蘋……蘋。」

年書儒能認出他倆，咀皮微動，斷續微弱地叫出兩人的名字。

「年大哥，眞是小弟與蘋蘋。」兩人激動地輕聲答。

年書儒散亂混濁的瞳孔，忽然有一絲光亮閃射出，臉上有了一點血色。

「遠……弟，蘋……蘋，我……我不……行了……爲……我報……仇……」年書儒這次語聲比較清晰，說完後，眼皮再次閉上！

「年大哥，年大哥，你不能死，張開眼，再看看我和蘋蘋！」夏侯遠一見年書儒眼皮掩蓋，以爲年書儒已咽了氣，嚇得心胆俱碎，嘶聲喊叫。

楚蘋蘋再也忍不住，放聲痛泣起來。

奇跡似的，年書儒竟然重又緩緩張開眼睛。「遠弟，蘋……蘋，想不到……一別……竟……成永……訣……」粗濁地喘了口氣，喉結上下滾動，竟然說不出聲！

「年大哥，到底誰將你害成這樣？」夏侯遠知道年書儒不行了，抓緊時間問。

喉間扯風箱般一陣嘶响，「喀」一聲，年書儒竟將一口哽在喉間的痰涎喀出，淌流在咀角。楚蘋蘋見了，連忙取出一方濕巾，輕輕爲他拭抹去。

「玉……螺……山……報……仇！」年書儒身軀猛一搐，眼一翻，頭一歪，閉目死去。

夏侯遠與楚蘋蘋同時像被人當胸插了刀般，臉上一陣抽搐，好一會，夏侯遠一頭伏在年書儒身上，慟哭起來。

楚蘋蘋已泣不成聲。

想不到，十里橋頭一別，竟成永訣！

綫斷却還續　斷續復成絲

「蘋蘋，咱們將年大哥的遺體運回家裏吧！」夏侯遠哽咽着道：「年大哥死得如此悽慘，他的後事，咱們一定要爲他辦得妥妥當當。」

楚蘋蘋掩泣着點點頭，忽然的抬頭咽聲道：「不好！」

夏侯遠不解地望着楚蘋蘋。「妳不同意將年大哥的遺體帶回家？」

「我不是這個意思。」楚蘋蘋解釋。「我的意思是，暫時將年大哥的屍體殮厝起來，任何人也不告訴，依我猜想，年大哥之死，一定是方圓二百里之內的人幹的，咱們不將年大哥的死息傳出，那殺害年大哥的人就不知年大哥是否死了，他一定會四出追查年大哥，那對咱們追查殺害年大哥的兇手有利，而且，心婷姊若知道年大哥遭人殺害，死得這樣慘，一定會痛不欲生，可能會害了她一命，你說，你忍心見到心婷姊痛不欲生嗎？」

這一番話，聽得夏侯遠連連點頭，「那要不要將這件事告訴爹，請爹派出人手，四出追查？」

「都不要，那樣，只會打草驚蛇，年大哥的死訊一傳出，兇手見目的已達，還不逃之夭夭？」楚蘋蘋雖是女孩兒家，頭腦却不簡單，「咱們也不可回家，正好趁這機會，暗中追查，不然，回到家中，姨丈就不會放咱們亂走了。」

夏侯遠聽楚蘋蘋說得有條有理，不禁連連點頭，「那，咱們將年大哥的遺體厝放在那裏？」突然自問自答地道：「有了，此去十多里的觀魚山脚下，不是有一座寺廟嗎？就將年大哥的遺體盛殮了，厝放在寺廟中，不就成了。」

「事不宜遲，你立即去買副上好棺木回來，最好雇輛馬車，將棺木裝在馬車中，不讓人看見，免得人起疑，留下綫索。」楚蘋蘋很細心。

但有一點她想不到，却讓夏侯遠想到了，「蘋蘋，我去，一定會被人認得了，妳已改裝，又很少在鎭上露臉，不會有人認得你，最好妳去。」

楚蘋蘋一想，覺得有理，當下點頭起身，先在廟門往外張了張，見附近無人，才一閃身出廟而去。

廟內，夏侯遠輕輕將年書儒的屍體抱到神像後面——這樣不會輕易被人見到，輕輕放在地上，跪在年書儒遺體前，眼看着年書儒渾身上下，創口不下十多二十道，而致命的傷口，就在腰眼上的一劍，眼看着，腦中不由想着像年書儒身負如許創傷，還能堅持着來到這土地廟，其忍受的苦痛，及堅忍之毅力，眞不可想像。

「年大哥，你若英靈不泯，保佑小弟盡速查出殺害你的兇手。」夏侯遠目中巳沒有淚，暗暗在心裏祝禱發誓道，「年大哥，小弟就算拚掉這條命，也要爲你湔雪此仇！」

×　×　×

走出觀魚山脚下的那座小寺廟，夏侯遠對走在身旁的楚蘋蘋道：「蘋蘋，咱們現在從那裏着手追查？」

被寺僧誤以爲一個書生的楚蘋蘋聞言，停下脚步，眼睛一轉，咬唇思索了一會，道：「你還記得年大哥臨終時說的那句話嗎？」

「當然記得，」夏侯遠一字不漏地說：「玉螺山，報仇！」

楚蘋蘋沉凝地道：「年大哥臨終時什麼也沒有說，只說『玉螺山』報仇！五個字，玉螺山不就是離這裏足有百里，在東南方的玉螺山嗎？年大哥說出『玉螺山』三個字，必有深意，說不定他就是在玉螺山遇害的，走，咱們趕到玉螺山，看有什麼綫索可查。」

「好，就到那裏查看一下！」夏侯遠脚下加快了速度。

× × ×

玉螺山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足有百丈高下，山形就像一只螺髻，故此起名玉螺山。

夕陽最後的一道金光照射在玉螺山脚的時候，山脚下出現了一個身穿銀白長衣，一個身穿月白長衫的年青書生，不過，兩個書生的腰間，都掛着一把長劍。

「蘋蘋，趁天未黑，咱倆快點上山查看一下。」穿銀白長衫的正是夏侯遠。

「好，那咱們快登上去。」月白長衫的，正是改裝扮男的楚蘋蘋。

兩人施展起輕功，躍縱飛奔上山。

「夏侯哥哥，快來看！」奔行在後面的楚蘋蘋，突然在後側一處樹叢前停下。低頭察看。

夏侯遠聞聲連忙刹住身形，循聲望向楚蘋蘋。「可是有發現？」

「有！」楚蘋蘋在那邊招手，「快過來啊！」

夏侯遠兩三個躍縱，來到楚蘋蘋的身前，楚蘋蘋正挺起身，從樹叢的低椏上取出一方破布：「你瞧瞧這不是和年大哥身上穿的藍衣一樣？」

「夏侯遠急忙伸從楚蘋蘋手上取過那塊破布，略一察看，肯定地道：「確是從年大哥身上所穿的藍衫上扯下的！」

「嗯，這就證實了年大哥是在這座山上遭人襲擊的！」楚蘋蘋目光在到處搜索，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綫索。

「看，那處不是有兩棵山樹被摧折了！」夏侯遠指着楚蘋蘋身側後不遠的一個小斜坡，縱身躍去。

楚蘋蘋循指擰身往側後瞧着，也看到了，嬌軀輕彈，與夏侯遠先後躍落那小斜坡上。

斜坡上，有兩棵人高的山樹，顯然的被刀劍所削斷，坡地上的野草，有很多被踩折，傾伏在地，兩人再一細看，竟然發現地上有點點血跡。

這一發現，令到兩人又緊張又興奮，兩人彎腰俯首，在坡地上四處搜察。

有一處坡地的草叢明顯被人壓折，倒伏了一大片，且血漬斑斑，附近的草樹，草斷枝折，顯然有人曾在這附近打鬥過，照那大片野草倒伏，及血漬殷然看來，很可能有人被殺死或擊傷，倒在坡地上，致使草伏血染，但地上却找不到一點東西。

再循着地上的血漬，樹草的折伏，轉過一面山角，是一片平坡地，這裏打鬥的痕跡一目了然，誰看了也知道在這裏曾經發生過一場慘然的打鬥，山石上，草樹上，血漬斑斑，廣達十丈的雜草野樹，幾乎被刀劍削得枝離破碎，狼藉滿坡。

兩人在狼藉的坡地上搜察，發現了不少破碎的衣服碎片，在一塊山石下，還發現了一枚暗器。

檢起那枚天狼釘，夏侯遠收入懷中，準備下山後追查這枚天狼釘的來源。

從種種跡象去推斷，兩人一致認爲，年書儒是在玉螺山上，遭到一羣人的圍攻，至於年書儒怎會跑上玉螺山，兩人就百思不得其解了。

依照路綫，年書儒去四川，應走西北方向，而玉螺山却在東南，根本無理由出現在玉螺山的。

這問題，兩人一時解答不了，只好不想。

天色已慢慢黯下來，兩人決定下山。

× × ×

「蘋蘋，究竟是誰要殺年大哥呢？」夏侯遠坐在客棧房中，望着閃躍跳動的燈火，緊皺着眉頭，「我從來沒有聽年大哥提起過，有甚不共戴天，非要置他於死地的仇人。」

「這一點就很難說了。」楚蘋蘋坐在窗前一張椅上，一手托着香腮。「不過，以年大哥的個性爲人，應該不會結下深仇大恨的死敵，而且，他在臨走時，一點也沒有透露，神情跟平時一樣，只不過由於聽到心婷姊嫁了人之後，心情有點不開朗，如果他今次臨別知道有生命之危，又怎會約定，遲則一年，快則半年，趕來與咱們相聚，從這幾點，可以肯定，年大哥這次不幸被害，是突發的。」

「說得有理，」夏侯遠緊皺的眉頭仍沒有舒展開，「以年大哥的身手，已屬頂尖高手，單打獨鬥，很難有人殺得了他。從現場種種跡象顯示，年大哥是被人羣毆圍攻，以至身受重傷，突圍後，本想趕回來找咱們，可惜終於傷重不支，倒卧在山神廟，若我所料不差，圍攻年大哥的人，可能仍在四出找尋年大哥的下落，因爲他們不能確定年大哥是否喪命。」

「羣攻年大哥的人，武功肯定不弱，從現場跡象推測，對方肯定有人傷亡，咱們只要查一下附近最近有人傷亡否，如有，很可能與殺害年大哥有關。」楚蘋蘋目中閃射着智慧之光，「這是一條綫索。」

「確是一條綫索！」夏侯遠眉頭舒展了大半，從懷中掏出從山上檢到的天狼釘。「還有這枚天狼釘，亦是一條綫索。」

細細觀察着手中的天狼釘，忽然興奮地說：「蘋蘋，妳看，這顆天狼釘和別的天狼釘有些不同。」

楚蘋蘋一聽，精神一振，目射異彩，急忙俯身過去察看。

「蘋蘋，妳看，這枚天狼釘好特別，有倒鈎的！」夏侯遠激動地指點着釘尖上，一根比頭髮略粗的倒鈎。

楚蘋蘋也看到了，「嗯，果然特別，有倒鈎的天狼釘，相信很少人用，確是一條好綫索，明天，咱們就循這兩條綫索去找，相信一定大有所獲。」

「不過，人海茫茫，如何追查法？」夏侯遠提出一個實在的問題。

只因兩人都是很少在外面走動的人，見識少，江湖經驗更少，因此，夏侯遠才會提出這個問題。

楚蘋蘋一時也想不出一個好辦法，兩人都皺眉苦思起來。

「哦！有了！」楚蘋蘋突然眉頭一展，目光明亮，「咱們可以到酒樓茶館去探查一下，那些地方，最多三教九流人物，只要咱們小心，不難查到一些綫索。」

「好主意，」夏侯遠一拍大腿。「怎麼我就是想不到，眞蠢！」

「你不是蠢，而是不會用腦！」楚蘋蘋突着伸出纖指輕截在夏侯遠額頭。

「我蠢，蘋蘋最聰明。」夏侯遠一手執着楚蘋蘋粉藕一樣的玉臂，儍笑起來。

「唔，我不依，快放手！」楚蘋蘋詐嗔，輕輕想將手抽回，但，夏侯遠却緊執不放。

「你瞧，小二來敲門了。」楚蘋蘋忽然回身一指窗外。

夏侯遠以爲是眞，急忙放手，楚蘋蘋乘機將手抽回，輕笑道：「你上當了。」

夏侯遠一看窗外，那有人來，知道上當，正要起身捉她，楚蘋蘋已一跳起身，閃身已到門外，回眸一笑：「夏侯兄，告辭了。」

順手將門帶上，快步走回自己房間。

夏侯遠無可奈何地苦笑一聲，閂上門，回身吹熄了油燈，寬衣上床睡覺。

× × ×

玉螺鎮是方圓三百里內，最大的一座鎮。

因爲它靠着玉螺山，故此，就以玉螺山爲名。

鎮有十多間茶樓酒館，其中最大，也是最有名氣的，就是天發樓。

今天，天發樓來了兩個相貌秀逸，舉止瀟洒高雅的年輕帶劍書生。

兩個書生一入天發樓，樓內所有食客，全部目光都集中在兩人身上。

兩個書生之中，一個年紀輕輕，容貌俊美如女子的，忽然無端端臉紅起來。

食客中立時有眼尖的看到了，低聲說起來：「咦，那個樣貌像妞兒的書生，臉上像搽了胭脂。」

「要不是他身穿長衫，頭戴秀才巾，眞以爲他是個妞兒。」有人在說。

楚蘋蘋從來沒有被這麼多人眼瞪瞪的瞧看過，心頭綳綳跳，臉上不由自主一熱，紅了。低着頭，跟在夏侯遠身後，在一副臨窗的桌椅上坐下，楚蘋蘋連忙將臉別向窗口。

夏侯遠由於很少在外走動，故此很少有人見過他，加上玉螺鎮離夏侯家足有百餘里，因此沒有人認出他是夏侯世家的少主人。

隨便要了幾樣酒菜，兩人慢慢吃喝起來，同時一邊交談，一邊傾聽店堂內食客的談論。

楚蘋蘋經過這一陣，漸漸不再那樣的害羞，態度舉止自然，不時與夏侯遠舉杯談笑。對她來說，這是一次新鮮的體驗，因爲，她這麼大，第一次在這種地方拋頭露面，談笑喝酒。

堂店內的食客，談論的多半是令楚蘋蘋臉紅的話題，夏侯遠見探聽不到什麼，想結帳離去。

－他很不習慣在這樣的場合留連。

就在兩人想招呼店小二來結帳的時候，突然有一個精悍的中年漢子走到兩人的桌前，抱拳帶笑道：「兩位公子，請恕冒昧，可否搭坐一會？」

夏侯遠與楚蘋蘋本就想走，見這中年漢子來搭枱，說話客氣，樂得大方，夏侯遠一笑道：「兄台但坐無妨。」

那中年漢子謝了一聲，坐下來。

夏侯遠本對這中年漢子不大在意，於招手喚店小二過來的刹那，瞥見漢子腰間插着一把足有五尺九寸長的狹長腰刀，心裏不由一動，對趨近的伙計道：「小二哥，這位兄台剛來，麻煩你拿雙杯筷來。」

那中年漢子落坐後，目光不經意地打量夏侯遠與楚蘋蘋一眼，回身正想招呼小二，見夏侯遠替他招呼了小二爲他擺放杯筷，不由客氣地說：「這位公子，怎好意思。」

夏侯遠淡笑道：「兄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別客氣。」

那漢子一抱拳，豪爽地道：「在下力羣，請教兩位公子高姓大名。」

「原來是力兄，失敬。」夏侯遠雙手一拱。「小生夏侯遠，這位潘玉書。」一指正自微笑的楚蘋蘋。而他亦將自己的姓名倒掉了一個字。

「原來是夏公子，潘公子。」力羣忙向楚蘋蘋抱拳一拱。

楚蘋蘋連忙還禮。

「力兄如不嫌酒薄菜少，共用如何？」夏侯遠乘機結納。

「夏公子、潘公子，在下是個粗人，怎好意思。」力羣客氣地推辭。

「力兄太客氣了，你我雖是萍水相逢，但同坐共桌，可謂有緣，來，小生先敬你一杯！」說着，提壺在力羣杯中注滿了酒。

力羣知道推辭不了，雙手舉杯，向兩人一獻，道：「力某就不客氣了，借花敬佛，敬兩位一杯。」

三人舉杯，互相一碰，乾杯。

酒過三巡，氣氛融洽，夏侯遠試探着道：「看力兄裝扮，定是久走江湖的豪傑，小弟眞羨慕力兄這份自由自在。」

力羣軒眉一笑道：「夏公子說笑了，這種刀頭舐血，今日不知明日事的生涯，可不好過，力某身在江湖，實在是身不由己，那似得兩位公子飽讀詩書，一旦榜上有名，富貴榮華。」

「力兄，看你行色匆匆，恕小生冒昧，可是要趕路？」夏侯遠改換話題。

「讀書人就是讀書人。」一眼就看出力某要趕路去一處地方，公子說對了，力某要趕到開封。」力羣坦然直說。

「力兄僕僕風塵，經常在江湖上走動，一定認識很多江湖人物了？」夏侯遠奉承地說，「見聞亦一定很豐富！」

力羣自豪地一挺胸：「兩位公子，不是力某誇口。舉凡江湖上稍有名氣的人物，與名頭響亮的大人物，力某全認識！怎麼，公子可要找人？」

夏侯遠打蛇隨棍上。「力兄頭腦精靈

，小生佩服，小生正是想找一個人，可惜，人海茫茫……」

力羣巳拍着胸脯道：「公子找的是什麼人？如若是江湖人，只要說得出姓名的，力某都能指點公子去找！」

夏侯遠喜道：「那就先謝力兄了，小生要找的，確是一個江湖人，可惜，却不知他姓名。」

力羣神情不由一呆。「夏公子，無名無姓，這如何……」

夏侯遠衝着力羣一笑，急忙解釋道：「姓名雖然不知，但却有他的一件信物，是一件很特別的暗器。」

力羣一聽，忙道：「拿出來看看，是一件怎樣的暗器，力某或許從暗器上認出是那個江湖朋友的獨門暗器。」

夏侯遠不慌不忙，從懷中掏出那枚有倒刺的天狠釘，遞給力羣。「力兄，請看看。」

力羣接過，細細端詳了一會，神色凝重地問：「夏公子，這枚天狠釘，你是如何得來的？」

夏侯遠觀言察色，知道力羣一定知道這枚天狠釘的來歷，心裏暗暗高興。口裏却遲疑着道：「力兄，你一定要知道？」

力羣沉凝地點了點頭。「力某只是為兩位公子好。」

夏侯遠只好無奈地道：「其實說起來，小生也不甚了了，是一個朋友臨死時，要小生務必找到這枚天狼釘的主人，奉贈黃金一百両，小生來不及問他原因，他就咽了氣，小生為了不負朋友所托，只好四出打聽，事情就是這樣。力兄，不是有何不妥吧？」

力羣沉凝地點頭道：「力某確實知道這枚天狠釘的主人是誰，因為，江湖上，只有這個人用這種有倒刺的歹毒暗器！」

夏侯遠與一直坐着，沒有說過話的楚蘋蘋，聽聞力羣說認出這枚天狠釘的主人是誰，不由大喜若狂，一顆心差點從喉嚨中跳出，臉上却極力裝作平淡，夏侯遠裝出有點歡慰地說：「力兄認識這人就好了，小生不用再四處向人打聽了。力兄，這人到底是誰？」

力羣目光深注夏侯遠，好一會，才沉聲說：「用這種有倒刺的天狠釘的人，就是江湖上有『地煞星』之稱的厲天都。」

接又道：「夏公子，力某不知你朋友如何交上這樣一個心狠手辣的江湖敗類，力某奉勸公子一句話，厲天都這個人，是什麼喪盡天良的事也會做的，你若依你朋友所托，找到他，送百両黃金給他，他說不定會迫着你，要你將所有家財送給他，否則，他會殺了你！故此，公子最好不要去找這個人。」

夏侯遠裝作臉上變色，聲音微顫道：「力兄，原來這人是個如此兇惡貪心的人！但，小生受人所托，忠人之事，力兄，可否告知，在哪裏可以找到這人？」

力羣盯着夏侯遠，好一會，才搖搖頭道：「眞不明白，你們這些讀書人，怎會如此迂腐，你既然要去找他，好，我告訴你，厲天都這個人，一向在嘉慶府一帶出沒，兩位若想找到他，到嘉慶一帶打聽，相信可以找到他。」

夏侯遠拱手謝道：「力兄，多煩相告，來，小生再敬力兄一杯！」說着，舉杯相敬！

力羣連忙舉杯，三人一口喝乾了杯中酒。

放下酒杯，力羣起身告辭：「夏公子，潘公子，承蒙邀飲，力某在此謝了，兩位公子，力某有事在身，就此告辭，後會有期！」

兩人連忙起身相送：「力兄既有事在身，小生也不挽留了，力兄好走。」

力羣向兩人抱拳一拱，轉身大步行出門外！

直待力羣身形消失不見，兩人才坐下來，楚蘋蘋說：「你認為他說的，都可信嗎？」

「應該可信，看力羣此人，不似奸滑之人，況且他沒有理由拿話來騙咱們，如今有這一條綫索，不管如何，好歹到嘉慶府走一趟，找到厲天都這人查問清楚。」

「既如此，還坐在這裏則甚？」楚蘋蘋站起身。

夏侯遠忙招來店小二，結帳離去。

× × ×

長街上人來人往，熱鬧得很。

夏侯遠與楚蘋蘋走在長街上，東張西望，想找一間飯館酒樓，歇脚打尖。

「兩位公子，敝店是全嘉慶城最大最乾淨的客棧，請進內歇歇。」突然，一個小二模樣的人，站在兩人面前，攔着去路，滿臉是笑，哈腰連連。

兩人被這突然出現的店小二，嚇得差點跳了起來，定下神，順着小二的手看去，「慶隆棧」三個大字入目，夏侯遠一皺眉，說：「本公子現在要的是飯館酒樓，不是客棧。」

小二諂笑道：「兩位公子爺，敝店不但是客棧，還是酒樓，有吃有住，全嘉慶最出名，兩位公子爺若不住店，可以進去吃喝，酒菜一流。」

兩人相視一眼，點點頭，邁步走入店堂。

店小二搶先一步，為兩人找到一副座頭，殷勤地用抹布為兩人拭抹桌椅，請兩人坐下。

另一個小二，俐落快捷地為兩人擺好杯筷！

「兩位公子爺，要些什麼酒菜呢？」小二哈腰陪笑問。

「最好的酒菜拿幾樣來，要快！」夏侯遠一擺手！

小二一哈腰，應了幾個「是」，轉身如飛而去。

「夏侯哥哥，既然這裏有房可租，乾脆住下吧，免得再去找，橫豎咱們也要住棧。」楚蘋蘋低聲對夏侯遠說。

夏侯遠頷首。「也好，說不定要在嘉慶逗留幾天。」

這間慶隆樓確是一流，很快，就送來了酒菜。

× × ×

坐在客棧房中，兩個人已累不得願說話。

滿城跑了一轉，又不好逢人探問，結果，跑了大半天，一點關於厲天都的消息也打聽不到。

「這樣查落去，只怕一輩子也探查不

到厲天都的下落，咱們要另想一個辦法。」楚蘋蘋舒服地靠坐在椅上。

「那只好向武林朋友打聽了。」夏侯遠說。「這樣很容易驚動了厲天都。」

「驚動了也不怕，厲天都不知咱們來意，他不會溜走的。」楚蘋蘋沉思着說。「除了這個辦法，再沒有更有效快捷的辦法了。」

「好，明天咱們就向江湖朋友探問，相信他們一定會知道厲天都的落脚處。」夏侯遠起身走向窗前。

在窗前站下，目光瞧着窗外。

這一瞧，不由令他神情猛震，脫口道：「他怎在此？」

楚蘋蘋由於看不到他臉上的變化，不經意地問：「誰在此？」

「力羣！」夏侯遠沒有回頭。「看來，他似乎是來找咱們的！」

「力羣？」楚蘋蘋一躍起身，躍到夏侯遠身旁，往窗外瞧看。

一點不假，力羣跟在一個小二身後，正向他們這間房走來。

力羣似乎也看到站在窗前的夏侯遠與楚蘋蘋，正邊走邊向兩人點頭招呼！

「夏公子，潘公子，兩位一定很奇怪，力某何以會在嘉慶，並找上兩位。」力羣一脚跨進門，朝兩人笑着一抱拳。

兩人望着力羣，默然點頭。

「也難怪兩位對力某懷疑。」力羣仍是笑着道：「古人說，一飯之恩，當湧泉以報，力某在玉螺鎮叨擾兩位一頓酒飯，心中感念，力某一直担心兩位找到厲天都後，會遭厲天都毒手，心裏一直替兩位担心，故此半路折回，趕來找兩位，好助兩位一臂之力。」

夏侯遠與楚蘋蘋聽了力羣的解釋，疑心盡釋，並為力羣的道義之舉感動不巳，夏侯遠拱手道：「力兄俠肝義胆，令人欽敬。力兄快請坐。」

楚蘋蘋亦親手捧了杯茶，送到力羣面前。「力兄請喝茶。」

力羣謝了，打量了兩人一眼，說：「看兩位的神情，一定還未找到厲天都。」

兩人一同點頭。

呷了口茶，力羣笑向兩人道：「兩位不是久走江湖的人，自然很難找到他，力某就是想到這一點，才趕來帮兩位打探他的落脚處，畢竟江湖人打聽江湖人的事，比較容易！」

夏侯遠與楚蘋蘋同施一禮，說：「力兄古道熱腸，可欽可敬。」

力羣搖搖手道：「兩位太誇獎力某了．力某一個武夫，信義所本，兩位，力某已探到厲天都的落脚處，特來相告的。」

「力兄，此人現在何處？」夏侯遠與楚蘋蘋同時急聲問。

「就在離城五里不到的一座宅院中。」力羣說：「兩位是現在去找他，還是明天？力某帶兩位去。」

「這，太煩勞力兄了，只怕阻了力兄行程，小生兩人去就行了。」夏侯遠實在不想讓力羣無端捲入漩渦中！

力羣正色地說道：「兩位，力某就是因為担心兩位的安危。才折回來找兩位的，有力某在，厲天都不敢太胡來，力某必要看着兩位見到厲天都後，安全離開才放心。」

謊話已說在先頭，兩人一時不好說破，一時間，兩人不知如何勸說力羣不要插手，你望我，我望你，說不出話。

力羣爽快地說：「就這樣說定了，今晚太夜了，你兩位亦累了一天，明天我帶兩位去吧。」說着，站起身，抱拳向兩人一拱，開門出房而去。

兩人一時面面相覷，無可奈何，只好決定明天與力羣一同去找厲天都。

× × ×

夏侯世家直到晚飯時份，由於不見楚蘋蘋來吃晚飯，四處去找，都不見，逼問侍候楚蘋蘋的婢女紅兒，才知楚蘋蘋巳於夏侯遠動身後，偷偷溜了。夏侯纓雖然生氣，但也無可奈何。他也不派人去尋找，他知道楚蘋蘋一定與夏侯遠在一起，既有夏侯遠與她在一起，樂得讓兩個快成夫妻的年輕人相聚在一起，對兩人的感情增進：不無好處。

夏侯纓只有搖頭嘆氣，希望楚蘋蘋不會遇到意外。

× × ×

夏侯遠與楚蘋蘋，在力羣的帶領下，來到嘉慶城外一座宏大的宅院前。

單從大門前那座巨大的石獅，高大的門樓，任何人也以為這是哪一個巨賈達官的私宅。却不估道它的主人原來是個獨行大盜。

由於時候尚早，兩扇大門仍緊緊閉着。三人無奈，只好步上石階，敲動門環！

就像門內早有人等着一樣，銅環敲响，大門立時「呀」的一聲打開來，現出一個相貌兇惡的彪形大漢，一雙兇睛惡狠狠地打量着三人。

「這位朋友，在下力羣，偕夏公子與潘公子特來拜會厲前輩，煩勞通傳一聲。」力羣抱拳一拱，向那彪形大漢陪笑說。

彪形大漢目光在三人臉上打了個轉，惡聲惡氣地說：「厲大爺還未起身，三位請遲些再來！」

力羣仍是笑着說：「朋友，在下三人因有要事找厲前輩，故此一大早趕來，望朋友包涵。」

「那就隨俺進內廳坐一會吧。」彪形大漢側身讓三人進內。

在內廳上坐定，那彪形大漢也不和他們三人招呼一聲竟自轉入廳後。

三個人足足在內廳枯坐了有頓飯時光，才聽見廳後一陣脚步响動，輕咳一聲，一個年約五十，相貌陰狠，身材瘦削的錦袍人從廳後屏風轉出來，身後就跟着那個彪形大漢。

三人徐徐站起身。錦袍人一雙銳利的目光快速地在三人身上溜了一轉，未待三人開聲，搶先道：「三位是……」

力羣抱拳道：「厲前輩，在下力羣，這位是夏公子，那位是潘公子。」

錦袍人銳利的目光再次逐一打量着三人，頷首道：「三位請坐，『奔雷刀』力羣的大名，厲某早聞大名。三位請坐。」說着首先在椅上坐下，彪形大漢一步不離，站在椅後。

三人一同坐下。

厲天都目光注定在力羣臉上。「力朋友，大清早與夏、潘兩位公子，訪晤厲某

，不知有何指教？」

力羣側顧夏侯遠道：「厲前輩，指教不敢當，是這位夏公子有要事找尋前輩，力某多事，帶夏、潘兩位公子到府上，前輩不會怪力某多事吧？」

厲天都淡笑道：「怎會？」隨轉向夏侯遠，訝問道：「夏公子，厲某敢信從未與你晤面，更不相識，何事要找厲某。」

夏侯遠强抑內心的激動，抱拳道：「此事很重要，故此在下才登門打擾。」

厲天都沒有說話，兩道銳利如刀的目光，瞬也不瞬地望着夏侯遠，等夏侯遠說下去。

夏侯遠語聲略高，神色凝重地道：「厲前輩，在下有一事動問，有倒刺的天狠釘，是否前輩的獨門暗器？」

厲天都聞言，神色微微一動，頷首道：「不錯！」

「前輩看看，這枚天狠釘是否是前輩的獨門暗器？」夏侯遠語聲有點激動，從懷中掏出那枚在玉螺山上檢到的天狠釘，遞給厲天都。

厲天都一手接過，略一察看，沉聲道：「不錯，確是厲某的獨門暗器。」

强壓心頭的悲憤激動，夏侯遠一字一頓地激聲道：「玉螺山！」

「玉螺山」三個字入耳，厲天都臉色大變，神情劇震，霍一聲從椅上站起，兇厲地說：「你到底是誰，怎會在玉螺山找到這枚天狠釘？」

夏侯遠亦霍然站起，一臉悲憤地說：「厲天都，在下明白告訴你，在下是年書儒的知交好友！你於玉螺山上，圍攻我年大哥，說！到底還有何人參與？」

厲天都目中兇光閃動，嘿嘿一笑，道：「想不到一顆天狠釘，令厲某被人尋上門來，好呀，既然送上門，一並解決了你們！」

力羣坐在椅上，見雙方劍拔弩張，不似日前夏侯遠對自己說的那樣，是爲朋友贈金與厲天都，而是爲朋友報仇，不由疑惑地望着夏侯遠，問：「夏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夏侯遠滿臉歉意地說：「力兄，是小弟不是，將實情瞞着兄台。」苦笑一聲，道：「不是小弟信不過力兄，只因事關重大，加上小弟對兄台認識不深，才會對兄台編造出那番話，萬請原宥。」

楚蘋蘋亦站起身，對力羣說：「力兄，相信你也聽聞過『藍衫儒俠』年書儒的大名，年大哥就是於幾日前，在玉螺山遭到一羣人的圍攻，致身受重傷，突圍而出，天幸遇到在下兩人，年大哥將遭人圍殺的事說出，在下與夏兄在玉螺山上，檢到那枚天狠釘，在下與夏兄，就是爲年大哥追查當日圍攻他的兇手，而四出訪查，剛巧遇到兄台，幸得兄台見義相助，找到當日有份參與圍攻年大哥的厲天都！」

力羣這才明白了事情的始末，憤然站起身，戟指厲天都道：「厲天都，想不到你會做出這樣卑劣毒惡的事！年大俠仍一代大俠，俠骨柔腸，造福武林，你竟喪心病狂，率人圍攻，力某第一個就不會放過你！」

接又轉對夏侯遠，楚蘋蘋道：「兩位，力某絕不會怪兩位對力某編造出那番話的！」

「得力兄明白，小弟感激不盡。」夏侯遠與楚蘋蘋同聲說。

「力羣，你可謂好管閒事！」厲天都陰狠地望着力羣。「竟還敢大言不慚，嘿嘿，厲某看看你有何手段不放過我！」

說完，不等三人有甚反應，一抖手，一點烏光脫手向力羣激射過去。

夏侯遠，楚蘋蘋，力羣三人，料不到厲天都如此陰狠，三人雖早有防備，但厲天都出手太快，距離又近，而且發出的暗器，竟是夏侯遠遞給他辨認的天狠釘，力羣發覺烏芒襲體時，天狠釘已臨身，百忙中將身一偏，避過心胸要害，天狠釘「噗」一响，釘射在他右胸肩處。

隨着天狠釘發出，厲都一聲暴吼，已然撲向夏侯遠，併指如刀，直插夏侯遠咽喉。

那個站在厲天都背後的大漢，亦於這時，掄起醋砵大的拳頭，撲身擊向力羣胸腹。

力羣胸肩處被天狠釘射中，深入體內，劇痛非常，退了一步，手剛握在刀把上，一雙粗大的拳頭已然擊到。

退避已無及，一咬牙，力羣不閃不避，握刀右手抽出刀揮劈。

幾乎是同時，「蓬蓬」兩聲巨响中，一蓬血光暴洩，力羣被那彪形大漢兩拳擊在胸腹上，胸腹凹陷，人如斷綫風筝般向後倒飛開出，撞碎了一張桌子，再撞在牆壁上，摔跌在地，一動不動。

那名大漢亦被力羣那奔雷駭電一樣的一刀，自肩膊斜劏至腰間，斷成兩截，鮮血與腸臟流了一地。

在旁邊押陣的楚蘋蘋，由於事情發生得太快，令她無從援手，她身形才動，慘事已然發生了，看見兩截殘肢，一地鮮血，她何曾看過，噁心得直想嘔吐，强忍着，躍到力羣身旁，伸手一探力羣鼻息，已然斷了氣。

那邊，夏侯遠見厲天都一掌如刀揮到，擰身側首，避過厲天都的掌刀，右手一動，長劍已脫鞘而出，劍光一閃，疾削厲天都手臂。

那知厲天都揮出的手掌，縮回比揮出還要快，一掌插空，已然縮回，一豎一拍，擊向夏侯遠右脅。

夏侯遠清叱一聲，長劍突然如流水般自然彎轉，砍向厲天都手臂。

慘吼聲震動屋瓦，厲天都一條手臂，竟被夏侯遠一劍削砍斷，斷臂墮地，臂上斷口處，才狂噴出鮮血。

厲天都一張臉因痛苦而扭搐着，額上暴沁出豆大的汗珠，雙目驚怖地望着夏侯遠，蹌退了幾步，才免强站穩，抖着聲道：「你到底是誰？怎會施展夏侯世家的『流水行雲』劍法！」

夏侯遠冷聲道：「我是誰你管不着，說！到底有何人參與了當日圍攻年大哥的行動，爲何要圍攻年大哥？」

鮮血如噴泉般自厲天都斷臂口湧流出，厲天都身形搖晃着，仍能站穩身形，慘笑兩聲，忍着劇痛，抖聲道：「你一定是夏侯世家的人！你雖斷我一臂，諒你也殺不了我！」

身形一衝，一頭撞向夏侯遠。

夏侯遠想不到厲天都會來這一怪招，急忙偏身一閃，那知，厲天都身形一頓，不進反退，整個人倒拔而起，身形如箭矢般，倒飛向屏風那面。

眼看厲天都一頭撞碎屏風，飛射入後廳。突的厲天都身形在空中猛一擰。如中箭的飛雁般，一頭栽落地上。

夏侯遠本飛彈身追刺厲天都，見厲天都身形栽落在地，疾忙向下一落，一劍抵在厲天都背心上，「起來！」却發覺厲天都情形有點不對，一點反應也沒有。

這時，廳外最少湧來十多手執刀槍的大漢，驟見厲天都倒身在地，發一聲喊，持槍舞刀殺進。

「站住！」夏侯遠一聲朗喝：「誰敢妄動，我殺了他！」

那些大漢被夏侯遠一喝，復見厲天都被人用劍尖抵刺在背上，一個個都乖乖的站下來，不敢動。

楚蘋蘋早已一躍，仗劍擋在衆大漢身前。

夏侯遠見衆大漢不敢動，忙俯身察看倒伏在地的厲天都，赫然發現厲天都太陽穴上，釘刺着一枚銀針，忙一手掀轉厲天都，只見厲天都聳眉瞪目，張口突舌，眼珠凝定，咽了氣。

夏侯遠見唯一的綫索斷了，不禁懊惱萬分，彎腰伸手，從厲天都太陽穴上，拔出那枚份量不輕，足有三寸長的銀釘。

肯定的，厲天都是死在這枚銀針之下，但，當時夏侯遠都看不到這枚銀針從那裏射向厲天都。

不過，從角度來看，銀針是在左邊窗戶射向厲天都的。

身形一衝，如怒矢般彈射向左邊窗戶。「嘩啦」一陣碎响，撞碎一扇紗窗，穿窗而出。

落身在窗外，橫劍在胸，游目四處打量，一無所見，顯然，發射暗器的人，早已逃了。

從破窗中躍入窗內，夏侯遠一眼見到衆大漢因了厲天都已死，又鼓噪騷動起來，衝向仗劍而立的楚蘋蘋。

夏侯遠疾忙大喝一聲：「不怕死的只管上！厲天都已死，你們難道還要爲他拚命？」

衆大漢一聽，一齊窒住，一會，有人喊了一聲，掉下手中兵器，反身就走。一人帶頭，衆人相隨，刹那，四散走了個清光。

所謂樹倒猢猻散，厲天都已死，他們又怎會再爲一個死人拚命。

×　×　×

厲天都已死，等於綫索已斷，夏侯遠與楚蘋蘋不由相對默然。

「咱們走吧。」楚蘋蘋實在不願留在這充滿血腥的地方，回劍入鞘，走向夏侯遠。

夏侯遠點點頭，目光却落在力羣的屍體上。臉上滿是歉疚之色，沉重地移步走向躺在牆脚的力羣屍體。

楚蘋蘋目中含着淚，移步跟隨。

夏侯遠彎腰輕輕托抱起力羣的屍體，尊敬肅穆地垂首注視了力羣的臉容一會，才舉步走出廳外。

楚蘋蘋亦步亦趨。

×　×　×

燈下，夏侯遠與楚蘋蘋相對坐在桌前，打量着從厲天都太陽穴上取出來的那枚銀針。

這枚銀針不像一般的銀針那樣幼細，足有一根小鐵釘粗細，長約三寸，是一根很特別，不常見的銀針——也可以稱之爲銀釘。

兩個人都沒有見過這樣的銀針，從體形上推斷，發射銀針的人，多半不會是個女子。

這枚銀針雖然是一條綫索，但，却是一條很難追查的綫索，因爲，暗算厲天都的人，敢留下這一條綫索，肯定會考慮到這點。

最少，此人認爲憑這枚銀針，夏侯遠與楚蘋蘋兩人，不會輕易追查出他，不然，此人不會笨到爲了滅口殺死厲天都，又留下一條可供輕易追查的綫索。

「夏侯哥哥，看來，咱們今後的追查行動，會更加困難。」楚蘋蘋目光注視着那枚擺放在桌上的銀針。「顯然，暗算厲天都的人，已知道了咱們在追查年大哥之死，必定會嚴密監視咱們。」

沉重地點點頭，夏侯遠語聲沉毅地說：「不管如何兇險困難，我一定要追查到底，將兇手一個個追查出！」

楚蘋蘋說：「依我看，圍殺年大哥的行動，一定有個主謀人！」

夏侯遠道：「說不定，殺厲天都的人，就是主謀，也未可定。蘋蘋，咱們留在嘉慶多幾天，一方面，安葬了力兄的遺體，一方面再從這枚銀針方面追查一下，可好？」

楚蘋蘋嘆口氣，「這枚銀針是唯一的綫索，咱們當然從這方面去追查。至於力兄的遺體，咱們當然要厚葬，唉，想不到，咱們竟然害死了力兄。」

夏侯遠痛苦地長嘆一聲：「對於力兄的死，咱們實在慚疚，當初若不是向他查詢，他又怎會死！」

「力兄眞是一個令人欽敬的人，莽莽江湖，若全是像力兄這樣的人，江湖中就不會有這多惡浪險風了。」

「年大哥亦不會遭人圍殺！」夏侯遠握拳說。

×　×　×

安葬了力羣，夏侯遠，楚蘋蘋兩人，在嘉慶繼續查訪，向遇到的武林人探問那枚銀針的出處。

可惜，每一個被探問的人，都搖頭說從未見過這種暗器，完全不知是武林中那一個人的獨門暗器。

兩人在嘉慶查訪了兩天，一點頭緒也沒有。

最後，兩人一商量，決定暫時放棄這條綫索，轉回玉螺鎮，就近追查最近可有受了傷的武林人。

×　×　×

在玉螺鎮，終於被他們探查到一個最近受了傷的武林人。

那人叫秦相，是黑道上很有名氣的人物，就落脚在鎮東頭的一個土娼家裏。

這人既然新近才受了傷，就值得懷疑，於是兩人決定去查問這叫秦相的黑道人物。

（未完）

武林軼事

鐵橋三血戰飛天貓

江上雲・文



昔日廣州城內的三大叢林，即是光孝寺，華林寺，以及報知寺，俱是很有名氣的，一方面寺產甚豐，同時善男信女極多，香火鼎盛，故此，有資格在寺內担任方丈的和尚，俱是武林高手，如果拳脚並非出色，或者年紀老邁，力不從心，便會邀請另外一些跟佛門子弟有交情的居士到來，作爲掛單和尚，住在寺內，使一般寺僧不敢輕舉妄動，因此之故，鐵橋三跟報知寺的主持智修大師相熟，接受他的聘請，住在該寺後進的靜室，一邊養靜，一邊研究佛法，同時武林中的知名人士拜訪，就在該處飲酒相敍，高談闊論，無形中把它看做自己的家。

當時華林寺的主持普靜，以及光孝寺的主持惠來，都是少林寺僧，他們二人往往到報知寺找修智大師研究佛學，順便吃齋，跟着玩棋或鼓琴，找尋消遣，其樂融融，鐵橋三也就以嘉賓姿態周旋於三位高僧之間，由於鐵橋三係廣東十虎之一，威名甚盛，等閒之輩，不敢到寺內騷擾，三間寺門的和尚也對他特別敬重，一向相安無事。

有一日，惠來大師忽然走到報知寺向鐵橋三求助，談及一件事情，鐵橋三才知道最近幾個月來在光孝寺所發生的意外事件，勃然大怒，決心帮助惠來，驅逐惡僧釋塵。

光孝寺的寺院十分闊大，寺僧超過一百多名，還有一部份和尚從外處來，暫時留居，稱做掛單和尚，依照佛門的規矩，倘若對方能够出示袈裟道牒，證明確是剃度之人，光頭之上，亦有六個圓痕，表示曾經眞正用香火焚燒過的正宗僧人，那就念在同門的情份，暫時讓他在寺內的客房居住，而且供給伙食，絕不收費，既然那天進入光孝寺請求收容的掛單和尚，自稱釋塵，有了袈裟道牒證明，於是惠來大師讓他在寺內東面客房第三間暫時居住。本來掛單和尚跟寺僧一般，仍要守規矩的，白天在九點鐘之後，才可以走出寺門，晚上亦在九點鐘之前回到寺內歇息，因爲該寺在夜間九時便即把大門關閉，任何人等，除非經方丈特准，不能擅自出入。寺內有兩個武功高强的僧人維持紀律，寺內還有十分厚的木門，既然兩扇大門緊閉，且有木門頂住，又有兩名武功高强的僧人看守，寺僧不敢抗命，習以爲常，料不到釋塵這個惡僧入居之後，多次鬧事，有一晚，他還喝醉了酒，撞破木門，連木門也給他撞斷，兩名僧人趨前理論，反而給他打傷，因此惠來就感到難以應付

這一名惡僧的面貌猙獰，看來有如江湖大盜，蠻不講理，稍爲逆意，就把寺僧亂拋亂打，而且痛毆之後哈哈大笑，譏諷對方所學的拳脚全是花拳綉腿，不堪一擊，進而辱罵少林拳，認爲這種拳脚，乃是初步功夫，絕非眞材實料，沒有一個少林僧人能够跟他較量。這一類的言語，傳送到惠來大師耳中，非常憤恨，但却不想公然找他算賬，因爲拳脚方面沒有把握取勝，再者，釋塵的所作所爲，不過囂張而已，尚非辱及佛門子弟，如果勞師動衆，集合幾十個僧人的力量把他驅逐，這件事情流傳到外邊去，就會說他以衆欺寡，反而不妙，迫於隱忍在心。

當時各大叢林都有高手座鎭，惡僧釋塵認爲惠來大師並非自己的對手，愈來愈加囂張，不單是早出夜歸，召集寺僧當中有些畧懂武功的傢伙，公然到外邊去，大飲大食，深夜回來，還在大堂拿出狗腿大嚼一頓，所有寺僧都看不過眼密報惠來。

惠來大師認爲這種局勢無法拖延下去，便找寺內有些聲譽的和尚暗中規勸，希望惡僧釋塵及早離去，免得彼此打鬥起來，影响寺門的聲譽，殊不料惡僧釋塵聽了，怒容滿面，一言不發，當晚他就故意顯出一些本領來，更加令惠來難過。

那天惠來絕早就聽到小和尚報告，起床看看，天色還未發亮，只是寺門內進之處有一個銅鐘擋住，同時木門折斷。那個銅鐘起碼重七百斤，還用巨型的鐵鍊吊住，本來是寺內作爲清早起床的訊號，所謂晨鐘暮鼓，如此沉重的一個大鐘，竟然在殘夜之際，給人扭斷鐵鍊，搬到寺門前面，頂住兩扇大門，這個人的氣力非同小可，不必多想，也知道此事必然是惡僧釋塵幹出來，他們集合十二個人的臂力，才把那個銅鐘向後移開三尺，使寺門能够打開一邊，讓寺僧出入，到了九時，然後派人把釋塵和尚叫醒。

果然不出所料，惡僧釋塵起床就哈哈大笑，說：「不瞞各位，這個銅鐘確是昨晚我把它移去頂住兩扇大門的，因爲我撞門而入，木門折斷，如果沒有一件沉重的東西把它頂住，恐怕小偷入內，既然天色已亮，我該把銅鐘搬回原處，照樣吊起來，你們不必大驚小怪。」

他果然講得出就做得到，不過一會，使把銅鐘移到距離大門五十碼之遙的一處

，而且用鐵鍊照常扣住，把它吊起，釋塵和尚除了雙手搬起銅鐘之外，還有非常强勁的指力，先把鐵鍊拉開，扣住銅鐘頂上的環，然後用掌心把它壓實，恢復原狀，跟着吊起那個鐘。從來沒有一個武林高手的指掌腕勁和臂力如此厲害的，看呆了一般寺僧，就算惠來大師站在較遠之處，也在心裏暗吃一驚，認爲這傢伙並非等閒之輩，不敢公然較量高下。

惡僧釋塵恃着武功凌厲，糾集寺內幾個談得來的和尚，不單是在寺內恃勢凌人，還在外邊欺負良民，飲酒吃肉，看做家常便飯，有時喝醉，分文不付，率衆離去，有如强盜一般，附近的街坊憤恨於心，紛紛寫下長達六尺的白紙，貼在當眼之處，一連寫了一百多張，遍佈西關角的若干空白牆壁之上，有些寺僧無意中看見，飛報惠來大師，到了那時，惠來就忍無可忍，索性召喚僧衆齊集大堂，然後單獨叫釋塵和尚走出來，對他說知，還把一張撕下來的長條，叫他讀出來。

那個狗和尚看了幾眼，說：「這是一般人認爲寺內有些和尚不守清規，然後寫出來，紙上只有幾句好像唐詩一般，諗的是：「光孝寺和尚，舉動太輕狂，飲酒兼食肉，絕非僧人樣，自恃技高强，專欺壓善良，如此大叢林，混賬眞混賬。」」

惠來大師向他瞪了一眼，說：「你該心知肚明，這幾句話就是暗指你的，我不再跟你計較，請你在三天之後搬出，免得街坊憤恨於心。」

釋塵和尚怒不可遏，說：「方丈，你的話愈來愈離譜，那張長條雖然指有些寺僧欺壓良民，飲酒吃肉，並非專指釋塵，照我看來，寺內喜歡飲酒吃肉的和尚有十多個，甚至有三十個之多，爲甚麼你不怪責他們，只是責備我呢？」

惠來冷然道：「你不要强詞奪理，本寺一向光明正大，所有和尚都守清規，就算有些和尚行差踏錯，都是向你學習。」

釋塵傲然道：「方丈，如果你認爲我不守清規，可以向我懲罰，不必多言。」

他這樣說，等於挑戰，惠來也覺得怒火中燒，不能再忍，大喝一聲，叫他從速離去，怎料釋塵和尚正是想打鬥的，看見對方動火，正合心意，忽然一拳打出，直撲過來。

當時惠來大師已經超過花甲之年，就算手上的武功仍有相當好的基礎，也是不妙的，因爲他疏於練習，近年已經很少跟高手過招，還因對方年輕力强，故此抵擋不住，剛剛交手就屈居下風，苦戰多時，只是勉强招架，後來給惡僧釋塵一招鳳凰展翅，把他的左右兩手分開，低頭向前直衝過去，用頭搥撞擊他的胸膛，雖然他仍然可以支撐得來，但却感到胸部發生劇痛，不由自主的退後幾步，搖搖欲倒。

雖然他打輸了，如果惡僧釋塵想取他的性命，準可以繼續發招，拳打脚踢，不過，釋塵的用意只是想顯點威風，希望他不要干涉，故此，沒有再打下去，反而惠來手下的高徒紛紛走出來，先行把他拖到最近的一張椅子上面坐下，然後替他擦前心後心，使他順氣，至於受到頭搥撞擊之處，另用跌打藥和跌打酒敷治，不管怎樣，這一場龍虎鬥是惡僧釋塵獲勝了，有目共睹。

平時擁護釋塵的另外一些和尚，與高采烈，紛紛趨前道賀，如果光孝寺裏面的和尚並非大部份擁護惠來，恐怕當時釋塵就會揭竿而起，自己封自己做方丈，接管光孝寺了，他縱聲大笑，召集一些黨羽，前呼後擁的離開寺門。

惠來大師因爲身上已經受傷，不敢計較，只好任由他自出自入。

惠來雖然武功比不上鐵橋三，但是他在廣州的寺門各大叢林當中名氣極响，不甘受辱，晚上到報知寺找智修大師商量對策，另有其他高僧在座，羣情洶湧，鐵橋三一向是該寺和尚的好朋友，見義勇爲，挺身而出，說：「既然惡僧釋塵斗胆打傷惠來主持，我應該以客卿的姿態跟他較量武功，使他知道天外有天，强外有强，以後不敢放肆。」

各僧聽了，喜出望外，紛紛讚揚他的義俠作風。

那些人在閒談中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又再提出研究，他們認爲惡僧釋塵似乎想奪取光孝寺的寺產，甚至驅逐方丈，不過，那一間寺門必須向當局登記，既然他是掛單和尚的身份，在佛學上面缺少資歷，根本上就沒有資格任職主持，如果他懂得這一層道理，認爲絕望，他就不必多方面的向各僧示威，顯然另有所圖，說不定他是江湖大盜，化名和尚，早出晚歸，實際上却是夜間到富戶行刧，此來必須調查清楚，因爲鐵橋三並非和尚，而且係廣東十虎之一，其他的幾名猛虎都有武館開設，說不定其中有些人懂得近來西關角多次發生刧案的來龍去脈，於是拜託鐵橋三親自出馬，向同門的師兄或其他武林中人查問，當晚幾個高僧密談很久，然後分手，翌日的晚上，鐵橋三就離開報知寺，前往靖遠街的一間藥店找黃麒英喝酒深談。因爲黃麒英是鎭遠將軍兵部技擊教練，雖然薪俸低微，仍係官銜，照理當地有刦案發生，官衙裏面的人有點風聲，故此找他查問，並且在言談中講述惡僧釋塵打傷惠來主持的經過情形。

黃麒英慨然說：「如果他的傷勢未癒，我該到光孝寺看看，至於你說的查問刦案，這件事情，並非一兩日能够答覆。不過，這兩件事我必然傾全力去做，但有佳音，一定回報，如果你認爲惠來大師的傷勢並不嚴重，不必到寺內看他，亦請兄台通知。」

作爲武林的朋友，講得這樣豪氣，也算不錯，當時鐵橋三告退，兩日後，他在夜間再到生草藥店找黃麒英，見面就說：「惠來主持的傷勢已經痊癒了八九成，不必勞駕到光孝寺探望，至於惡僧釋塵是否跟刦案有關，希望兄台有所指示。」

黃麒英聽了，說：「西關角最近三個月來連續發生七宗刦案，俱是飛簷走壁的珠寶大盜所幹，以身型手法來說，既然惡僧釋塵有氣力打傷惠來主持，馬步極穩，橋手如鐵，相信他並非特別擅長輕功的人，難以飛身竄登押店或富戶居所，因押店或富戶所居均是高達四五層的樓宇，照我看來，珠寶刦匪另有其人，他只是從中協助而已。」

鐵橋三說：「黃師傅，究竟釋塵和尚

如何從中協助呢？」

黃麒英說：「他是方外人，以化緣爲名，任意在若干富戶，甚至押店的門外敲着木魚，跟着敲門化緣，請施主隨意樂助，到時就可以觀看該屋的形勢，或有機會看看屋內的型格。假如他眞的是跟一名或幾名珠寶大盜串同，不但把各處富戶或押店的出入門戶講得淸淸楚楚，並可作爲夜間行刦的接應。上月有幾次官兵分派追尋珠寶大盜，碰着一名渾身穿了黑色衣裳打扮的高大漢子擋住去路，手揮木棍，把他們打到落花流水，那種木棍特別粗壯，和尙喜歡握的禪杖，就是那一類，再又因爲釋塵和尙晚上經常糾集黨羽吃喝，從不拖欠，有很多銀兩花費，所以我認爲極有可能由這個惡僧引路，使那個珠寶大盜刦取財物。」

鐵橋三眉心一皺，說：「倘有此種事情，便要驚動官府，就算抓住珠寶大盜，以及惡僧釋塵，也會損害光孝寺的名譽，似乎不妙，還是另想別的方法好些。」

黃麒英說：「如果兄台不想驚動官府，只是想驅逐惡僧，反而容易，只要我們兩人留居光孝寺內，由惠來主持出頭，設法講些名門正派的話，使釋塵聽了不服氣，以爲他是手下敗將，揮拳出擊，我們就乘機把他打傷，喝令他永遠不能登門騷擾，否則送官查究。提出官府的名堂，料想他心裏有數，必須低頭，就此飄然而去，雖然我們無法抓住珠寶大盜，但却驅逐惡僧，替寺門裏面的朋友爭一口氣，同時可以顯出我們廣東十虎的威猛，兄台認爲此事是否可行呢？」

鐵橋三欣然點頭，跟住密密計議，另由他暗中跟惠來主持聯絡，旬日之後，惠來主持的傷勢痊愈了九成，照常在寺院裏面講經，兩人乘機潛入寺內，先行暗中規察惡僧釋塵的行踪，跟着等候到適當的時機，然後展開龍虎鬥！惡僧釋塵早就不會把惠來主持看在眼內，恃着他手下有十多個和尙擁護，更加如虎添翼，自從他打敗了惠來主持後，更加放肆，晚上往往到了殘夜兩三點鐘然後回來，用拳在門外搥打，他的黨羽自然開門讓他進去，究竟他到外邊幹了甚麼勾當呢？無人知嘵，寺僧亦不敢查問，因此他儼然把自己看做方丈。

那天，他九點多鐘起床，洗漱之後，走出大堂，離遠就聽到惠來誦經禮佛之聲，勃然大怒，走近看時，果然看見惠來主持當着衆僧講經，他故意擾亂淸規，哈哈大笑，那種笑聲亦係含有武功意味的，內勁充沛，聲震屋瓦。

惠來主持無法繼續講經了，索性揮手叫衆僧退下，由他獨自處理此事，走前幾步，喝問釋塵何以縱聲狂笑，擾亂淸規。

釋塵傲然說：「我喜歡笑就笑，喜歡哭就哭，誰敢干涉我呢？」

惠來主持說：「佛經有云：得道多助，有道理的人，便有天助，你如此强橫無理，總有一天受到天誅。」

惡僧釋塵冷然道：「你做你的主持，我做我的掛單和尙，請你不必開口，除非你想跟我再度較量高下。」

惠來臉露微笑，說：「釋塵，你說得對，我正是想跟你較量高下，有胆就放馬過來。」

釋塵聽了這句話，哈哈大笑，聲震屋瓦，大喝一聲，標馬上前，發拳搶攻。惠來大師上次跟他搏鬥巳經打輸，況且傷勢剛剛痊愈，氣力兩虧，更加鬥不過他，這樣做只是誘敵之計，實際上準備決鬥的人乃係鐵橋三，當時惠來大師只是跟他搭手過招，鬥了兩個回合，鐵橋三就飛撲出來，攔住去路，讓惠來大師走到牆邊休息，此舉顯然是存心架樑，惡僧釋塵看了怒不可遏，說：「你是誰呢？方外人的事，你們俗家何以要管呢？」

鐵橋三說：「我就是廣東十虎的鐵橋三，如果你知趣，快些滾出寺門，饒你一命。」

惡僧釋塵說：「原來你是廣東十虎當中的一頭猛虎，就算十隻猛虎一齊撲來，我也不懼，閒話休提，我們先行拚個輸贏，再行定奪。」

說完他就發拳打出，鐵橋三想試一試他的拳力，故意閃側多少，橫手擋格，兩臂相交之際，鐵橋三暗吃一驚，料不到惡僧的手臂堅如鐵石，至於惡僧釋塵，從來沒有跟一個如此高强的武林高手遞招，他也是心裏吃驚的，既然相鬥，各不退讓，只好拿出眞本領來。兩個武林高手就在大雄寶殿之內決鬥，拳來脚往，打了六七個回合，那個惡僧釋塵認爲必須用頭搥出擊，才有機會打贏，賣個破綻，讓鐵橋三攻來，他雙方挑開對方的兩臂，跟着一個頭搥向前撞擊，銳不可當。

一向練頭搥的人，只是用頭搥搶攻，就把手脚忘掉，惡僧釋塵技高一籌，如果他的頭搥落空，跟着雙手齊出，向前再打，另外一招叫做雙龍出海，連頭帶手共有三招，當時他擊敗惠來大師的就是這一個毒招，普通拳師，並非毒手，鐵橋三身經百戰，早有準備，看見他忽然雙手卸開，身形俯伏，顯然是想用頭搥出擊了，並不接招，一退就是三步，故此，惡僧連發兩招俱是落空，猛吃一驚，正想變招出擊，鐵橋三巳經化守爲攻，突然標馬上前，一招霸王敬酒，發拳由下邊出擊，撞擊對方下頷，照理這一招不會落空，殊不料釋塵亦有相當本領，他雖然雙手齊出，以雙龍出海這一招出擊，一旦落空，立刻收回，護住中上門，故此鐵橋三的霸王敬酒受制於對方兩手架成的一招十字手，他立刻用左拳出擊，向對方臉孔發招，由於這一拳在極短的距離出擊，加上鐵橋三眼快手快，惡僧釋塵巳經用雙手壓制鐵橋三的右臂，無法抵擋，右邊臉孔吃了一拳，登時打落兩隻門牙，唇角有血，他自知不敵，趕快轉身飛奔。

惡僧釋塵雖然身型雄健，但因年輕的時候苦練輕功，奔走的時候，快得像一陣風，他認爲鐵橋三無法追得上，正想飛上屋簷，冷不提防站在一旁觀戰的另外一名高手黃麒英，從斜裏飛躍出來，就在空中過招，一個車輪脚，把他踢倒，各人看見釋塵無法飛上屋頂，竟在半途跌下，喜出望外，趨前把他擒住，鐵橋三順勢在他的背後一個穴道之上，用掌心使勁一壓，這傢伙就覺得半身痲痹，更加無力作戰，各人合力把惡僧釋塵帶到禪房之內，即是他一向住宿的客房，先行讓他躺在床上，然後審問。

黃麒英有一名高徒在西關角做帶兵官，名叫韓滔，近月發覺許多富戶以及當押店的珠寶財物失竊，懷疑外間有飛天大盜闖入，此人就算不是惡僧釋塵，也是跟釋塵有來往的，故此，向黃麒英談及此事，如果擒了釋塵，便要送到軍營裏面審訊，不過，惠來主持認爲把守寺內的和尙送官審問，就算問個明白，知道是匪帮的爪牙，究竟對那間寺觀不利，竭力壓制，只好就在寺內客房裏面查探，問個明白。

惡僧釋塵既然吃了一脚，小腹劇痛，臉上又給鐵橋三打了一拳，臉孔腫起來，跟着背後的大穴給鐵橋三的招式打傷，正是寸步難移，欲飛無力，躺在床上，只是默默的調理呼吸，任由各人輪流查問，半句話也不說。

惠來大師發覺情形不對，吩咐各人小心看管惡僧釋塵，他們三人退出，回到方丈的禪房之內密談。惠來大師說：「惡僧釋塵一向出口狂言，雖然受傷，不應該如此冷靜，看來他必然跟飛天大盜有來往，故此不敢開口，究竟如何處置這個妖僧呢？我確是感到心煩意亂。」

黃麒英說：「聽說惡僧釋塵跟孝光寺裏面幾個有武功的和尙狼狽爲奸，如果你把他留下來，我們兩人不能朝夕守候，始終是一條禍苗，說不定他的同黨設法把他救出，跟你作對就不堪其煩，還是讓我把他帶走的好。」

鐵橋三說：「如果你把釋塵帶到軍營審訊，丢了光孝寺的臉，反之，把他放走，等於縱虎歸山，照我看，還是我們兩人留着守候好些，假如釋塵確是跟飛天大盜有來往，必然有些和尙潛出寺外向盜魁報告，晚上如果大盜闖進寺門，我們就憑三人之力把他擒住，那就一了百了。」

事情發展到這裏，沒有別的途徑可走，只好如此，到了那時，惠來大師才知道何以鐵橋三使用打穴法向釋塵的大穴出擊，原來他這樣做就使釋塵無法逃走，佩服不已。

那晚月色澄明，眞的有幾條黑影越過高牆，闖入光孝寺，三人在禪房之內看見後院那邊有黑影移動，趕快追出去，離遠就發覺有四個黑影走到後院的萬年銅鐘之前，鐵橋三非常機警，說：「說不定他們施展調虎離山之計。黃麒英，你跟惠來大師對付那幾條黑影，我到惡僧釋塵那邊看看。」

就此決定，三個人分作兩路出擊，鐵橋三單人匹馬走近釋塵睡房那邊，突然聽見呻吟之聲，走前看看，才知道負責看管釋塵的四個和尙都被人打傷，倒地呻吟，他覺得此事不妙，顯然飛天大盜一定在惡僧釋塵的客房之內，立刻拔步飛奔，走到客房外邊看時，却又房中杳然無人，只見釋塵躺在床上，至於客房的門，却是打開一半，他看在眼裏，疑心頓起，隱約感覺到，房中定有高手潛伏，不敢怠慢，先行飛脚踢去，把房門踢倒，然後闖入，果然不出所料，他剛剛走到惡僧釋塵的床前，就覺得背後一陣風聲，趕快俯伏，跟着一個虎尾脚踢出，那一招非常美妙，不但閃過伏擊，還把這傢伙踢倒。

鐵橋三覺得有人中了一脚，轉身不再理會惡僧釋塵，向房外追去，他發覺一條黑影，轉瞬就飛到屋簷，去得無影無踪，他趕快走到後院看看，發覺黃麒英和惠來大師不在院內，亦無黑衣人的踪跡，知道兩人一定是追賊越過高牆之外，他也拔步從背後追上，鐵橋三的脚力非常雄健，轉瞬就追上他們，三人站着會談，不覺嘆息起來，雖然飛賊率領匪帮施展調虎離山之計，企圖搶救惡僧釋塵，失望而去，可是，光孝寺裏面的伏兵齊出，徒勞無功，而且有四個和尙給飛賊打傷，仍是心裏不安，既然匪帮巳經逃去，只好先行扶着傷者到禪房之內敷治。

由於打鬥之聲驚動寺門裏面許多和尙從夢中覺醒，飛奔出來看看，他們知道有飛賊闖入，大驚失色，幸而匪帮全部逃去，惡僧釋塵沒有給他們刦走，才覺得此事不過打個平手，總算不幸中之幸。

翌日早上，黃麒英就向兩人告辭，自稱有事必須向帶兵官韓滔報告，兼且查問飛天大盜的實際情形，晚上才返寺內商談對策，並請鐵橋三留此看守釋塵。

惠來大師送客的時候說：「飛天大盜巳經輸了這一仗，料想今晚他們不會再來，我跟鐵橋三在此恭候，希望你早些回來細談，再行定奪。」

黃麒英就此離去，晚上回到光孝寺，三人同在主持的禪房之內喝酒，談及此事，黃麒英說：「帶兵官韓滔講得十分淸楚，廣州一向雖然有些匪帮活動，從來沒有人能够飛躍五六丈高的高樓碉堡行刦，經過明查暗訪，才知道近月縱橫廣州河南一帶的大盜姓徐，綽號飛天貓，單名一個苗字，這傢伙不單是輕功要得，手上有些斤兩，還懂得拋擲暗器，非同小可，照情形看，昨晚到來闖禍的人必然是飛天貓，這傢伙沒有受傷，遲早必然會再來搶救釋塵的，我們要想辦法把他生擒，韓滔巳經答應過我，暫時不再查問此事，換言之，讓我們擒到飛天貓，然後送官辦理，免得驚動街坊。」

黃麒英所言屬實，既然釋塵係飛天貓的黨羽，白天借故向富戶或當押店化緣，看淸楚那裏的形勢，認爲有機可乘，暗中通知飛天大盜，然後晚上由飛天貓率領匪徒行刦，假如無法擒獲盜首，只是抓住釋塵毫無用處，因爲飛天貓來過一次，沒有受傷，亦無拋擲暗器，打算展開生死門，大槪這傢伙遲早會再來搶救惡僧的，只好想辦法做出十面埋伏，引飛天貓落網。」

言談之下，黃麒英說：「飛天貓的武功如何呢？我們還沒有跟他眞眞正正的交手，再者，他未必一人到來，或者另有黨羽，亦係高手，可否多找幾個兄弟到來助戰呢？」

鐵橋三傲然說：「我們兩人綽號西關雙虎，對付一隻貓，難道要把廣東十虎一齊邀請過來嗎？你放心好了，只是我鐵橋三個人巳經有本領把他制服。」

惠來大師在旁聽了，不便開口，只好頻頻敬酒。

過了三晚，月明如晝，三人留在主持的禪房，滅燭熄燈，分別向前後兩邊細心窺看，那個方丈室的位置非常巧妙，東邊的窗子可以望到前面，透進惡僧釋塵居住的客房那邊，西邊一排窗，可以望見後院一帶，但有風吹草動，兩邊可以分途殺出

，靠近午夜，突然聽到一些沙沙之聲，有人ㄊ後院行走，鐵橋三向黃麒英那邊伸手拍拍肩膊，黃麒英會意，兩人分東西兩邊殺出，惠來仍在禪房守候，想不到他們兩人分別在前院後院搜索一遍，毫無踪影，回到禪房之內，不過一會，外邊又有微聲，似乎有人從屋頂拋下細石，試探動靜，鐵橋三知道這是江湖上說的投石問路，立刻提高警惕，因爲沒有別的聲響，兩人不再採取行動，就是如此，守候到天亮然後閉上眼睛休息。

如是者一連三晚，俱是白忙一頓，不管他們走出外邊搜索，抑或留在禪房，總是無法找到飛天貓的踪跡，就算鐵橋三認眞有耐性，仍是悶悶不樂。

照情形看，顯然是飛天貓晚上派人到來騷擾，務求他們白忙一頓，却又毫無所獲，起碼有十晚八晚是如此情況，等到他們灰心，然後出擊，假如鐵三橋等人給這種動靜騷擾，無法安寢，精神不繼，眞的有一晚展開龍虎鬥，便會吃虧，他們覺得這樣拖下去，不是辦法，且又担心釋塵的傷勢痊癒，能够照常打鬥，那就多了一個敵人，因此之故，三人在一天的中午時分，料想匪帮不會在光天化日闖進來，一邊吃一邊談。

惠來大師說：「各位，務求當心飛天貓，爲了呆護寺僧，我担心匪帮可能施展火攻，可否晚上多派十個八個人到處巡視，並且準備多點水，準備隨時救火呢？」

鐵橋三聽了，愕然說：「方丈，你似乎太過慮了，如果你担心把釋塵留下來，引致飛天貓再闖光孝寺，索性把他送到軍營去，由帶兵官韓滔審問，如此安排，是否可行呢？」

惠來大師搖了搖頭，說：「如果一定要把釋塵驅逐，希望各位手下留情，讓我派人把他護送到肇慶，然後放走，叫他永遠不能再到廣州闖禍，這樣安排比較驚動官府好得多，希望兩位顧全光孝寺的名譽，不要輕舉妄動。」

看來兩人所言，各有道理，其實不是妙計，黃麒英苦苦的思索，過了一會，突有所悟，說：「那晚幾個黑衣人，闖入光孝寺的後院，在萬年古鐘附近徘徊，給我們發覺，似乎飛天貓施展調虎離山之計，不過，此事另有秘密，我懷疑釋塵跟飛天貓合作，盜取的金銀珠寶，各分一半，那些財物就在萬年古鐘之內，換言之，飛天貓夜半闖入光孝寺，除了妄想搶救釋塵，還想把藏在古鐘的財物取回，我們橫豎有空，合力把萬年古鐘移開，看看鐘內是否眞的有金銀珠寶收藏？」

惠來大師哈哈大笑，說：「兩位雖然是武林高手，總會懂得這一點，一個人的力量有限，別說我們三人無法搬開萬年古鐘，就算十個人也不能够把它移動分毫，一來這個古鐘是明朝留下來的鎭山之寶，不容任何僧人移動，二來它確有萬斤之重，怎能移動呢？那晚四個黑衣人潛入，雖然在古鐘前面走動，無非故作疑陣，他們並非三頭六臂，料想他們決不會有這樣大的本領搬開古鐘的，我認爲古鐘裏面必然是空無所有。」

光孝寺是惠來大師負責寺內各種調動的，既然他很堅決的，反對搬開古鐘，事實上亦無這樣大的力量，把萬斤銅鐘移開，於是黃麒英也不再討論這件事。

午飯後，黃麒英跟鐵橋三散步閒談之際，他却忽然提及此事，說：「鐵橋三，我始終覺得這座古鐘另有一種吸引力，跟飛天貓有關，不單是兩人合作盜取的財物藏在古鐘之內，就算飛天貓個人出動多次，刧奪得來的金銀珠寶，也是放在古鐘裏面的，倘非如此，飛天貓就不會冒險搶救惡僧釋塵。」

聽了這番話，鐵橋三對古鐘也有點懷疑，但據惠來大師的解釋，如此沉重的東西，匪帮實在無法把它搬開，收藏好珠寶，又再搬回原處，有了這種疑問，雖然覺得這個古鐘有問題，始終不知道其中奧妙，只好暫時把這件事拋開。

不知不覺的又過了十天，眼見惡僧釋塵傷勢逐漸痊癒，臉上的浮腫完全消失，看來腰腹之間的傷勢也痊癒了，只是背後給鐵橋三打穴留下來的內傷仍未復元，儘管如此，不久他就會一切復元的，難道鐵橋三再下毒手，把他打傷嗎？鐵橋三到底是江湖上人物，自問不應該這樣做，本來就是很麻煩的一種局勢，現時就愈來愈加麻煩，他們三人都想不出一個完善的對策，各人都悶悶不樂，爲此事所擾。

那天的下午，忽然有人把一張紅色的請帖送到光孝寺，拜託寺僧轉交鐵橋三，鐵橋三接獲那張紅柬，頗爲詫異，把它拆開，才知道這是一份戰書，紅柬上面用墨筆寫下幾句，署名的人赫然是飛天貓。

紅柬的內容是約鐵橋三後天的夜間在小北的城門外邊一塊空地見面，如果鐵橋三有胆就依時抵達，彼此一決雌雄，倘若鐵橋三打贏他，他就束手就擒，反之，他戰勝了鐵橋三，就讓釋塵和尚離去，永不追究，末了，那一張紅柬還寫明了係江湖上的交易，請鐵橋三不要驚動官府。

鐵橋三跟惠來大師以及黃麒英兩人細心研究此事，最後決定單獨赴約，因爲對方沒有寫明徒手作戰抑或武器決鬥，故此鐵橋三帶備武器，那種武器就是他一向出外雲遊各地隨身携帶的禪杖。

禪杖比普通的棍較短，却又較爲粗壯，除非雙手有特殊厲害的勁，難以施展反之，手上有勁的人，用禪杖交手，就勝過用長短棍，鐵橋三那時仍未衰老，英雄氣概凌駕一般拳師之上，故此他臨走的時候，對惠來大師以及黃麒英說知，叫他們切勿跟踪前往，加入戰圍，免得江湖人物耻笑。

那晚鐵橋三穿了緊身的衣裳，帶備禪杖，看來有如夜行人，憑着他的武功，從粗糙的城牆攀登，跟着翻身由外邊躍下，當時廣州仍有幾處城門，另有城牆拱衛，不過，虛有其表，城牆只是三丈多高，內外的城牆給風雨侵蝕，多數凹凸不平，因此，鐵橋三輕而易舉的越過了它，跟着緩步走向指定的一塊空地。

月色澄明，鐵橋三快要走到空曠地方，相隔一百碼已經看見一個黑衣人站着不動，有如石像，連忙提高警惕，左手抓着禪杖，脚步放得更慢，走近了他，說了一句：「壯士是否飛天貓呢？」

果然不出所料，這個黑衣人正是飛天貓，兩人相見，已經有言在先，不必多談

，便即展開決鬥。

飛天貓的身形一閃，即時從腰間拔出兩把柳葉刀來，刀形又窄又長，貼身放置，露了風之後，錚的一聲，立刻變成把兩鋒利的刀，向鐵橋三撲攻。

鐵橋三身經百戰，毫不畏懼，立刻用禪杖擋格，跟着各出奇招，雙方殺得難分難解。

苦鬥多時，雙方都沒有把握取勝，鐵橋三忽然想起黃麒英說過的話，飛天貓擅長使用暗器，不可不防，此念一起，他就留心飛天貓的肩膊，由於拋擲暗器必須把渾身氣力集中在一隻手上面，必有一邊肩膊往下一沉，故此，鐵橋三認爲對方兩邊肩膊如果不平衡，但有一邊突然沉下去，就要施展絕招解圍，果然是這樣子，鐵橋三正在揮動禪杖出擊，飛天貓左邊肩膊沉下，他趕快施展內勁，飛躍到禪杖頂上，就把禪杖看做一枝旗杆，倒豎在竿頂，憑着這一招「朝天一柱香」就此解圍。

飛天貓左手放出三十六枝棺材釘，釘頭有毒，竟然給鐵橋三避過，大吃一驚，懂得拋擲暗器之人，多數空手拋出兩三支鏢，如果一手拋出三十六支棺材釘，等於一個網，除非凌空飛躍，無法逃出生天，鐵橋三如果不是帶備禪杖，就算普通的棍，也是不能够倒豎蜻蜓的，必然死在飛天貓的暗器之下。

飛天貓一戰無功，早已心怯，跟着鐵橋三再度交鋒，向前挺進，一個羅漢撞鐘，險些把飛天貓的胸膛撞破，跟着橫杖掃去，飛天貓的右手吃了一杖，所握的柳葉刀也跌下來，他順勢把右邊帶備的另外一組棺材釘拋出，也是給鐵橋三凌空飛躍避過，這回鐵橋三更加靈活，並非倒豎蜻蜓，而是憑着禪杖向地上一壓的反彈力，整體躍高，跟着就用禪杖出擊，他的身體仍在空中，居然能够發力，這一招煞是厲害，飛天貓猝不及防，連忙橫刀擋格，由於杖重刀輕，一杖打落刀柄，飛天貓的左手幾乎震裂虎口，迫於棄刀，轉身飛奔。

鐵橋三雖然獲勝，但因飛天貓是個夜行飛賊，脚步極快，鐵橋三追趕一程，走勞無功，眼見他越過地面，竄入小樹林之內，不敢追趕，只好掉頭向原路走回，檢起飛天貓跌落的兩把柳葉刀，飄然而去。

他回到光孝寺跟兩位知己喝酒談心，非常痛快，因爲他毫無損傷，而且避過對方的暗器，總是覺得自豪，在燈光照映之下，兩把柳葉刀閃閃生光，有如寶刀一般，至於棺材釘，鐵橋三亦抓了一把回來，約有十枝，每枝長達三寸，釘頭銳利，在燈下看時，釘身黑沉沉，釘頭略帶藍色，顯然是浸過毒汁，幾個人怒形於色，鐵橋三更加恨之刺骨，認爲放過了飛天貓，非常可惜，如何能够誘惑飛天貓再打一塲呢？這個問題不易解決，幾個人苦苦思索，澈夜不眠仍是毫無結果。

翌日的晚上，鐵橋三跟黃麒英閒談之際，研究出一個辦法來，但却必須瞞着惠來大師，事到如今，不得不行，只好冒險試試這個辦法。

當晚殘夜將盡，跟天亮還有一綫，光孝寺內各僧熟睡，惠來大師的禪房早已關上，鐵橋三跟黃麒英兩人離開客房，放輕脚步，手握雙刀，放輕脚步，潛入惡僧釋塵的房間，那時釋塵已經痊癒了八八九九，聽到房內有微聲發出，一躍而起，正想飛撲出去，突然看見一片刀光，登時窒步，窗外還有微光照映，他看出走進內的兩個人正是死對頭鐵橋三以及黃麒英，各人握着一把柳葉刀，不覺心寒，故此不敢輕舉妄動。

鐵橋三跟黃麒英已經說妥，進入房間嚇窒釋塵，跟着雙刀齊出，進馬發招，兩把刀架在惡僧的頸上，鐵橋三鐵青着臉說：「釋塵和尚，我問一句你答一句，倘有半句胡言亂語，一刀割頸，你就命喪黃泉，懂得嗎？」

釋塵已經跟鐵橋三較量過一次，知道他的厲害，不敢不依，况且雙刀架頸，無從抵抗，只好點頭，鐵橋三第一句就問他認不認得這兩把刀，釋塵和尚知道無法退縮，只好吐實，說：「這兩把刀是飛天貓貼身携帶的武器，料想兩位巳把飛天貓殺了，是也不是呢？」

鐵橋三說：「我們沒有機會殺飛天貓，只是把他打退，因爲你是飛天貓的朋友，飛天貓近月刧去西關角的富家財物以及當押店的金銀珠寶，你必有一份，希望你說得清清楚楚，如果你肯把你的一份賍物交出來，便即饒你一死，還把飛天貓的柳葉刀奉送，反之，你不肯說出眞相來，莫怪刀下無情。」

鐵橋三句句有力，看來不是說着玩的，惡僧釋塵低頭稍爲想想，毅然說：「好，我依你所說的話去做，先說賍物放置地點，它就在萬年古鐘之內，再往下說，我並非飛天貓的同黨，刧奪寶物，一概由他一個人去做，我只是負責打聽門戶而已。」

鐵橋三說：「釋塵和尚，你到底是江湖上的人物，一句就是一句，我認爲你是坦白的人，敢作敢爲，只是一時貪念，與飛天貓勾結，故此，我決心把你放走，希望你改過自新，不過，你說賍物放在萬年銅鐘之內，我却有點懷疑，那個銅鐘重達萬斤，並非三幾個人能够推得開，你如何放置呢？」

惡僧釋塵說：「兩位有所不知，這個萬年銅鐘，乃是明朝的遺物，當年光孝寺稱做朝元寺，非常闊大，寺僧超過三百人，故此置了一個巨大的銅鐘作爲鎭山之寶，其實鐘內壓着一綫秘門，它可以通到後院之外，由外邊一座假山那一處秘門走出，當時盜賊橫行，寺內沒有甚麼高手，故此方丈想出這個妙計來，萬一外邊有人縱火，想衝入朝元寺內打刧，他們就合力把銅鐘移開，就從秘道逃出，雖說銅鐘有萬斤之重，如果用繩子縛牢，集合四五十個寺僧之力，仍可把它拉開的，這一種秘密，無人知曉，我也不知，奇怪得很，飛天貓却懂得清清楚楚，還帶我由寺外的假山潛入，便可到達萬年銅鐘之內。換言之，刧掠得來的財物，全部收藏在銅鐘裏面，如果兩位不相信，我可以立即帶兩位由假山潛入秘道，再行走進銅鐘底下。」

鐵橋三望了黃麒英一眼，正想開口，釋塵又搶着說：「不過，有言在先，我把飛天貓跟我合作刧來的財物全部交出，兩位就放我逃生，並且把雙刀奉送，是否眞有此事呢？」

鐵橋三說：「我巳經答應過你，决不

食言，放心引路可也。」

就是如此，三人說妥，便放輕脚步走近園牆，施展輕功，攀登牆上，越過園牆，走到一百碼遠的假山，原來那座假山雖然是園林風景的勝地，不過，園林已廢，池水早已乾涸，生滿了青苔，那一處秘門就在假山之頂，無人知曉，仍然可以使用，黃麒英提着一盞風燈，鐵橋三手執雙刀，押在後面，憑着燈光照映，惡僧釋塵在前引路，果然打開秘門，先行入內，兩人跟在後面，很快就發覺那條秘道向下伸展，大概入地一丈左右，便即變成一條小徑，由於秘道之內，空氣混濁，非常潮濕，行走不便，幸而三人都有武功，仍可以應付得來。

惡僧釋塵並非說謊，一口氣把兩人帶到秘道出口之處，果然就在銅鐘之內，三人站定脚步，隱約看見一個包袱，是藍布造成的，大概包袱之內有些珠寶財物，當時兩人看見那個藍包袱，喜出望外，鐵橋三放下把柳葉刀，叫黃麒英提燈高照，他用另外一把刀的刀尖挑開藍包袱，就在那時釋塵和尚突然發動攻勢，奪取那一把柳葉刀，用刀柄向銅鐘撞擊，發出錚錚之聲，由於幾個人都在銅鐘之內，震耳欲聾，頭漲欲裂，當時鐵橋三看見藍包袱裏面有兩三枝金釵，幾兩碎銀，並無珍貴物品，正想抓住釋塵和尚算賬，忽然之間，一陣金屬撞擊之聲迴環不絕，恍如天崩地裂，怎料對方已經預料得到他有這一招，雖然搶去一把柳葉刀，並非向兩人襲擊，一刀斬落那盞風燈，登時燈碎光滅，一片黑沉沉，釋塵和尚乘着混亂當中，向秘道另外一邊飛奔，黃麒英跟鐵橋三在後追趕，到了秘門出入口之處，釋塵和尚已經逃走，並且在秘門外面反鎖，那一扇門鎖封住去路，無法逃出，只是聽到門外哈哈大笑之聲。

鐵橋三傾盡全力推動鐵門，毫無反應，長嘆一聲，說：「黃麒英，你還在背後嗎？」

黃麒英說：「我仍在你的背後。」

鐵橋三問：「你有沒有受傷呢？」

黃麒英說：「我沒有半點傷，希望你也沒有受傷！」

鐵橋三沉着氣說：「惡僧釋塵確是詭計多端，佈局誘惑我們兩人自投羅網，我們雖然都沒有受傷，不過這邊有一塊鐵門擋住去路，回到那邊去，又是一個重達萬斤的銅鐘，兩邊沒有出口，秘道之內僅有殘餘空氣，充其量能够維持片刻，不到一個時辰，我們兩人就會焗死，眞料不到我們會敗在這個妖僧的詭計之下，死得不明不白。」

黃麒英說：「鐵橋三，你不必担心，我仍有妙計逃生，既然釋塵和尚使用刀柄敲打銅鐘就有天崩地裂之聲發出，震耳欲聾，我們並不提防他有此一着，故此心上一震，給他逃走，假如我們利用鐘聲通知寺僧以及方丈，相信他們聽到銅鐘之內發出錚錚之聲迴環不絕，必然覺得驚奇，想盡辦法移開銅鐘看看何以發出聲响，到時自然把我們救出來，事不宜遲，如果你認爲這個辦法仍有希望逃生，不妨一試。」

鐵橋三聽了，喜出望外，說：「黃麒英，你的確比我聰明。」

兩人走到銅鐘那邊，先行掩着耳朶，然後擊鐘，憑着鐵橋三的內功，鐘聲更响，那時跟黎明只有一綫之差，有些寺僧聽到鐘聲，以爲是早上起床的訊號，竟然落床走出門看看，才發覺那種鐘聲比平時所聽到的晨鐘暮鼓之聲宏亮得多，到處查看，發覺那座萬年古鐘忽然自己响個不停，飛報方丈，惠來大師到底是個聰明人，一聽就懂得鐘內必有古怪，糾集五十多個寺僧，用繩子在鐘頂的大洞穿過，設法拉開它！

移開了古鐘，他們看見銅鐘罩住的兩個人竟然是鐵橋三跟黃麒英，嚇呆了半截，惠來大師向兩人問個明白，不覺失聲驚呼起來！

跟着他說：「我身爲方丈，居然不知道萬年銅鐘的秘密，眞是慚愧，幸而兩位足智多謀，沒有悶死，否則，我就罪孽太深了，兩位經過一番奔波，料必感到疲乏，請入禪房喝盞清茶，隨即安睡，休息一會，再行商量對策。」

鐵橋三沉住氣說：「多謝大師的帮忙，料想釋塵帶住一柄柳葉刀必然飛奔到飛天貓藏身之處，向這傢伙討取他應得的財物，錢財到手，便即遠走高飛，說不定飛天貓也跟他一齊離境，如果我們睡了一覺，中午才覺醒，恐怕他們兩人已經無影無踪，幸而我跟黃麒英沒有受傷，事不宜遲，趕快飛奔到小北的城門之外搜索，說不定能够把妖僧以及飛天貓手到擒來。」

事到如今，惠來大師無法不接納這一項建議，他始終担心西關雙虎擒獲了飛天貓，送到軍營審訊，牽累光孝寺，故此他也急於把兩個盜匪拘捕，最好能够即時殺了滅口，不但接納兩人的建議，還派出數十僧人一齊出動，光孝寺裏面比較年輕力强的僧人當中，有些懂得武功，約有四十人，他們尾隨在後，由鐵橋三先走一步，各人魚貫而行，飛奔到小北那邊去。

天色還沒有發亮，幾十人到達城牆，先用五爪金龍抓住城頭，跟着逐個翻越到城外，疏星殘月，四十多名僧衆，在城外的空曠地方搜索，有如撥草尋蛇，始終無法找到飛天貓或惡僧釋塵，鐵橋三固然覺得悶悶不樂，惠來大師也感到束手無策，還有一點顧慮，萬一天色發亮，光孝寺的和尚突然雲集城門之外，如何解釋呢？他是方丈，這個責任必須由他担承，想到這一點，他就眉心緊皺。

至於黃麒英，他習慣了在山上採摘山草藥，對於密林疏草以及各地形勢，早巳熟識，心裏有數，別人不注意的事情，他反而集中精神眺望，雖然他照常的站着，那雙眼睛却轉動不停，到處搜索，過了一會，他衝口而出的說：「鐵橋三，我找到了！」

鐵橋三喜出望外，趨前詢問，才知道他找到的並非惡僧釋塵，而是一點火光！

黃麒英伸手向左邊叢林指了一指：「那邊有一個荒廢巳久的砲台，盛傳有鬼，從來沒有人夜間斗胆走入，現時居然看見火光一閃，料必是炮台裏面有人走動，如果是普通的遊客，絕不會那麼早就到這樣危險的地方去，就算他由响導帶引，走入炮台，提燈而行，那種燈光也必然留着不動，或者緩緩的移動，絕不會只是閃了一

閃，就完全沒有光影，照我推測，十居其九是惡僧跟飛天貓亮了燈搜索偷來的財物，互相攤分，我們快些趕去，遲了半步，就給他們逃脫。」

有了綫索，各人非常興奮，立刻飛奔過去，他們早就有所準備，雖然不帶刀槍，各持長棍，鐵橋三此行沒有帶着禪杖，但却有一枝長棍，黃麒英憑着他擅長的車輪脚，以及六點半的少林秘傳棍法，足够應付，惠來大師也握着金光杖，他們四十多人，往樹林外邊飛奔，打算繞道走到小樹林出口之處，然後掉頭向炮台兜截。

殊不料他們剛剛走到小樹林的出口，已經看見兩個影子在前面飄過，相距僅有十多丈，雖然星殘月白，仍未天亮，但巳略爲有點晨光，只看身型，鐵橋三巳經斷定這兩個人必然是釋塵和尚以及飛天貓，向黃麒英打個手勢，他就加緊脚步，直綫從背後追上，黃麒英不敢怠慢，跟着趨前，惠來大師率領各僧，分左右兩邊展開包抄，雖然他們走慢一點，預算抵達兩匪身邊，仍可展開大包圍，決不會給他們逃出生天。

當時有許多寺僧急於求勝，雖然從左右兩邊包抄，但却走得很快，希望蓋過了鐵橋三和黃麒英兩人的頭，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飛天貓能够拋擲棺材釘，這種暗器，而且係網形展開，雖然疾走，並不防範，反而鐵橋三跟黃麒英担心對方一碰頭就施展暗器，走得慢些，因此之故，兩人還沒有走近惡僧釋塵和飛天貓的時候，驟然聽到一陣哀鳴之聲，走近看時，幾十個寺僧有半數給棺材釘打中，倒地呻吟，如果釘頭有毒，他們就去死不遠。

鐵橋三睹狀，勃然大怒，加緊脚步，飛奔過去，迎頭痛擊，至於黃麒英，他也加入戰團，但却向惡僧釋塵動手，於是兩人單對單的作戰！

隨後惠來大師追上，發覺寺僧多人受傷，不敢苦鬥，趕快替傷者治療，實際作戰的只是兩人！

鐵橋三以前跟飛天貓交手是使用禪杖，這回他却用特別的鼠尾棍出擊，另有打算，那種鼠尾棍長達一丈，愈是伸展到棍尖，就愈加幼細，雖然沒有槍尖，但却有花槍似的威力，用長棍跟對方的雙刀交戰，不斷的圈出斗大的棍花來，飛天貓手執雙刀，無法取勝，至於惡僧釋塵，僅有一把柳葉刀，跟黃麒英一決雌雄，更不容易打贏，故此，兩人苦鬥了一會，便即轉身飛奔。

照理，他們應該向北方逃走，但是却轉身走回炮台那邊，顯然是另有詭計，鐵橋三跟黃麒英在背後追逐，忽然眼睛一花，失去了兩人的踪影，立刻靠近，低聲交談。

不過一會，在那個殘舊的炮台上面，又再露出燈光來，照情形看，顯然是飛天貓跟釋塵和尚巳經回到炮台那邊，究竟追上去好呢？抑或守候到天亮再行定奪呢？兩人感到非常棘手，不容易解決。

就在那時，惠來大師揮手揚聲，走近他們兩人，嘆息一聲，說道：「今天我們雖是人多勢衆，但却鬥不過兩個詭計多端的大盗，實在可恨，有二十多名僧人受傷，剩下來的巳經嚇到心胆俱裂，鬥志全消，如果執意要緝拿兩個江湖大盜，只好讓兩位担當這個責任了，我必須想辦法盡快把那些僧人帶回光孝寺治療傷勢，其中有幾個人是給棺材釘打入肚內的，釘子還沒有取出，流了許多血，必須急救，我無法拔刀相助，非常慚愧。」

鐵橋三想了想，說：「城門巳經緊閉，本來要靠繩子把自己吊上去，然後能够翻過城牆，回到城內，受了傷的人，根本就辦不到，照我看，還是讓寺僧留在原處，不要動彈，設法包裏傷勢，守候到天亮，再行定奪，比較好些，這個責任就由你負担，我們兩人發誓要把這一對活寶擒獲，必須向燈光照耀的一處出擊，無法分身替各人治療，請你原諒。」

說過這番話，兩人就緩步走近炮台，惠來大師回到寺僧的一邊，不再加入戰團了！

那盞燈光對他們兩人有很大誘惑，似乎向他們招手，黃麒英以前採摘生草藥，曾經多次走進舊炮台，略爲懂得出入的道路，快要走近時，忽叫鐵橋三停步，說道：「照情形看來，惡僧釋塵跟飛天貓必有準備，那盞燈光只是誘敵進攻，如果我們從舊炮台下邊走上去，剛剛踏上石梯，就會給材棺釘打中，等於送死，不宜輕舉妄動。」

「怎樣辦呢？」鐵橋三問。

黃麒英想了想，說：「我認爲最可靠的辦法就是火攻。」

「對：你眞是足智多謀。」鐵橋三讚他一句，便即動手，在上風之處縱火，守住舊砲台另外一邊出口。

火勢漸盛，在火光熊熊之下，兩人果然看見飛天貓以及惡僧釋塵了，炮台之內有許多武器收藏起來，飛天貓仍是手執雙刀，惡僧釋塵則改用雙斧應戰，由於林中走動不便，黃麒英跟鐵橋三各執長棍，如果在樹木太多之處交手，居處下風，兩人只是在背後窮追，却又沒有追及，走出空曠地方，然後出擊，因爲棍長刀短，雙斧更短，他們佔了上風，再又因爲對方乃係江湖大盜，急於逃走，心慌意亂，更加打不過這兩名高手。

雙方苦戰多時，惡僧釋塵把心一橫，實行搶攻，希望一斧劈斷黃麒英的長棍，落空之後，把另外一斧向黃麒英劈臉飛出來，黃麒英閃過了，它一棍刺去，把他所持的短斧打落，攔腰一棍，他就倒地呻吟，飛天貓發覺同伴慘敗，心裏大吃一驚，慢了一慢，鐵橋三的鼠尾棍由他的雙刀間刺去，化棍爲槍，刺中他的胸膛，慘叫一聲倒下來！

兩名劇盜就此落網，事後查悉，惡僧釋塵原籍河南省蓬萊縣，沒有遁跡空門之前，已經是個江湖大盜，他偶然到廣州做掛單和尚，結識了飛天貓，狼狽爲奸，幹得更加起勁。

料不到他太過囂張，觸犯了廣東十虎，見義勇爲，只是西關雙虎出動巳經把他們兩人擒獲！

受傷的寺僧只是給棺材釘打傷，這一回飛天貓所拋放的釘沒有時間替它浸毒，寺僧並無一人喪命，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隱形魔手（二）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漢人易敏獨自到塞外扎扎山尋訪他的父親，來到蒙古某一部落，認識了一少婦細娃，細娃和易敏結伴而行，一路上，細娃向易敏示愛，均被易敏拒絕，細娃在無可奈何之下，使用巫術而使易敏就範，之後，他們結爲夫婦。一日，他們來到武川縣，細娃的美貌引起一位勇士叫烏龍的垂涎，易敏只好與他比鬥，一招之下把烏龍摔跌在地，至此細娃才知易敏原是少林門的高徒……十多天後，烏龍的兄弟帶着隆扎尼巫師前來找碴，隆扎尼指責細娃私通外族，犯了族規，雙方就此動手打起來……

南柯一夢醒

這位姑奶奶軟硬不吃，除了動手一搏，實在沒有別的法子，於是隆扎尼扭頭吩咐烏虎道：「姓易的交給你們，死活不論，記住，一定要將他收拾下來。」

烏虎說道：「副國師放心，他逃不掉的。」

隆扎尼道：「好，細娃，咱們換個地方。」

細娃道：「你先請，我隨後就到。」

隆扎尼道：「妳想帮姓易的？哼，有我在不會叫妳如願的。」

細娃道：「你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只是想跟易敏說句話而已。」

隆扎尼道：「妳說吧，我等妳。」

此人老奸巨滑，他果然猜中了細娃的心思。

易敏的敵人是二十個，一對二十是一個懸殊的比數，雙拳難敵四手，細娃不由得不替易敏担心。

她想帮他一下，用魔法除去幾個最厲害的敵人。

發現隱形人

只不過她的心思被隆扎尼拆穿了，那張宜嗔宜喜的粉頰也就變得一片嚴肅。

「易敏，我擋着敵人，你快逃！」

她幾乎是附着易敏的耳根說話，爲的是不讓別人聽到，但是，瞧在隆扎尼的眼中，認爲他們太過親熱，因而大喝一聲道：「細娃，光天化日之下，妳竟敢如此過火？」

細娃淡淡道：「這沒有甚麼，話不傳六耳，我只是不願讓你聽到。」

隆扎尼道：「妳說完了沒有？」

細娃道：「你不要打岔，還有幾句就說完了。」

隆扎尼氣得雙目噴火，只好讓她再說下去。

細娃不再理他，仍然附着易敏的耳根道：「快向北邊逃，我會追上你的。」

易敏道：「妳放心，二十個土鷄瓦狗算不了甚麼，我倒是替妳担心，此人能夠當上副國師，一定不是等閒人物。」

細娃道：「你真的不怕他們？」

易敏道：「真的。」

細娃道：「那就好，你也不必替我担憂，大漠上副國師多得很，我不會輸給他的。」

他們好像卿卿我我，情話說不完似的，隆扎尼不耐的催問道：「細娃，妳有沒有完？」

細娃道：「完了，請吧！」

隆扎尼隨手一抖，一片濃烟立即捲着他的全身，細娃幌身一躍，也投入濃烟之內，但見烟雲滾滾，向東北飛逝而去。

易敏從來不知道甚麼叫魔術，對那團滾滾而去的濃烟，感到十分驚奇，烟雲逐漸遠去，他還在眼巴巴的瞧看着。

烏虎哼了聲道：「到你了，姓易的，你是自己結束，還是要咱們費點手脚。」

易敏道：「結束？結束甚麼？」

烏虎冷哼一聲道：「少跟大爺裝瘋賣傻，要咱們動手，你必定不會好受。」

易敏道：「你們一定要動手，那也沒有法子，請吧！」

烏虎道：「聽說你對摔跤十分高明，大爺先掂掂你有多少斤両。」

烏龍身材高大，烏虎較烏龍更高了半個頭，像他這副魁梧的長像，的確是一個摔跤的好材料。

可惜他還是跟烏龍一樣，雙臂剛剛搭上易敏的臂膀，身形就被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道掀了起來，吧的一聲巨响，只見塵土激飛，他已經龇牙裂嘴的被摔到一丈以外了。

烏龍急忙將他扶起道：「老二，這小子有點邪門，咱們不必跟他客氣。」

烏虎伸手一揮道：「大家一起上，剁了這小子！」

在他這一聲吆喝之下，二十名大漢一起撲了上來，有長刀，有彎刀，二十件兵刃一起向易敏招呼。

易敏沒有携帶兵刃，只好解下腰帶應敵，不過他這條土布腰帶，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威力。

他能够力貫帶身，將它當做槍、棍、刀、劍、鞭使用，同時具有挑、刺、點、劈，及鎖拿的功用，一旦揮舞起來，沒有人能够接近五尺以內。

他心存厚道，不願傷人，腰帶剛柔並用，專門鎖拿敵人的兵刃。

這一來倒是好看得很，兵刃滿天飛舞，二十名大漢呆若木鷄，只不過刹那之間，他們全部變作赤手空拳。

易敏收起腰帶，冷冷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在下留給你們一條生路，但事不過三，各位再要找碴，那就怪不得在下了，請吧。」

烏虎知道他們這般人比人家相差太多了，好漢不吃眼前虧，不如等待副國師隆扎尼回來了再說。

他們拾回散落四週的兵刃，仍採包圍之勢，他們不肯走，似乎有所期待。

易敏明白他們在期待甚麼，他也忍不住向東北方面瞧去，因爲那是細娃與隆扎尼決鬥的所在。

如果細娃失敗，他必然敵不過隆扎尼的魔法，那麼這茫茫大漠就是他葬身之地了。

他果然已瞧到了，那是一道淡淡的光圈。

那道光圈在快速的滾動，顏色極爲暗淡，它像哈爾紅河的反光，也像一抹正在消失中的薄霧。

只不過眨眼之間，光圈滾到易敏的身前，一具亂髮蓬飛，神色疲乏的人體逐漸現了出來。

她是細娃……

易敏大吃一驚，彈身一躍，擁着她的柳腰道：「細娃，妳怎麼啦？」

細娃苦澀的一笑道：「我不要緊，只是太過疲乏，這般人……沒跟你動手？」

易敏道：「動過手了，我給了他們一點教訓。」

細娃道：「我說呢，他們會對你這麼仁慈？」

易敏說道：「不要管他們了，咱們走吧。」

細娃道：「好的。」

他們要走，沒有人敢攔阻他們，但烏虎却臉色蒼白，連青筋都暴了出來。

最後他終於忍不住了，說道：「細娃，妳殺了副國師？」

細娃道：「沒有，我只是叫他睡一會兒。」

烏虎道：「妳記住，細娃，王子不會饒妳的。」語音一落，蹄聲驟起，這二十騎人馬一起向東北奔去。

易敏不安的道：「對不起，細娃，我替妳惹來不少痳煩了。」

細娃嫣然一笑道：「該來的總會來的，不要管這些了，我想睡一覺，抱着我走吧。」

易敏道了一聲好，抱起她的嬌軀，縱身躍上馬背，一逕向北方馳去。

又是十來天的跋涉，哲斯終於遙遙在望，細娃向天色瞧一眼道：「易敏，今晚趕不到哲斯了，咱們找個地方歇息吧。」

易敏道：「右前方有一片樹林，咱們到那兒去搭帳篷。」

細娃道：「不行，那兒去不得。」

易敏道：「爲甚麼？」

細娃道：「那是鄂倫春人的墳墓，他們十分忌諱別人踐踏，就算無意走進去，也會被認爲生死大敵。」

易敏啊了一聲道：「有這麼嚴重？鄂倫春人是甚麼樣子？」

細娃道：「他們是一股邊疆的少數民族，全族老少加在一起也不會超過三千，不過他們饒勇善戰，男女都會打獵，獸肉是他們的主要食物，生活十分落後。」

易敏道：「這是一個沒有開化的野蠻民族了，好在人數只有那麼多，否則豈不要天下大亂！」

細娃道：「那也並不盡然，如果他們的人數多一點，接觸外界的機會就會加多，知識絕不這麼貧乏，野蠻的習俗自然會逐步改善。」

易敏道：「有道理。」

細娃微微一笑，道：「咱們到左面去吧，那兒沒有鄂倫春人的墳墓。」

左面森林不大，但樹木巍峨，濃蔭濔地，是一片未經開發的原始森林。

他們在林中找到一塊空地，卸下馬背上的行囊，搭起一個小巧的安樂窩。

細娃爲了防止野獸蛇虫侵襲，在四週

用樹枝設下一層禁制，連馬匹也包含在內裏。

易敏不解的道：「妳這是做甚麼？」

細娃道：「原始森林之中，多半會有野獸蛇虫，不得不防備一下。」

易敏哈哈一笑道：「插幾根樹枝就能防得了野獸蛇虫？」

細娃道：「你只要走出那些樹枝，必然走不回來，不信你就試試。」

易敏道：「我明白了，妳用魔法。」

細娃嫣然一笑道：「總算想通了，快吃晚餐吧，林中黑夜來得快，咱們要早點睡覺。」

吃罷晚餐，細娃匆匆收拾了一下，他們就被黑幕籠罩了。

森林的黑夜是不易忍受的，除了虎虎生威的夜風，帶來凌厲無比的寒氣，還有虫鳴獸吼，怪聲四應，令人有着毛髮悚然的感覺。

但小帳春深，這雙少年男女，正陶醉在情愛之中，虫鳴獸吼，更增長了他們的情趣。

只不過人是血肉之軀，長途跋涉之後，再來個瘋狂的歡娛，自然要在極度疲乏中而沉沉的睡去了。

×　×　×

「細娃，快醒醒，只怕有點不對！」

的確有點不對，除了馬匹跳躍嘶鳴，還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聲浪。

細娃伸手撥開帳門瞧看，一股濃烟帶着炙人的熱浪忽然撲面而來，森林的另一端紅光耀眼，大火已經向他們逼近。

「易敏，是森林失火，咱們快逃。」

他們匆匆着上衣衫，提着帳篷及行囊，再解開馬匹的韁繩，然後向林外狂衝。

森林籐蔓糾結，有些地方無法容許兩人並行，因而細娃走在前頭，易敏緊緊跟在身後。

他們好不容易逃出森林，一股勁風忽然向細娃的前胸奔來。

細娃是魔術中的高手，但武功却平常得很，此時突遇暗襲，她雖是驚嚇得尖聲大叫，却無法逃避這凌厲的一擊。

虧得易敏眼明手快，足尖一點，勢去如風，伸手一抓，一把抓着那柄暗器。

他雖是抓住了那柄暗器，救了細娃一命，但不遠之處忽然傳來牲口的悲鳴，想必馬匹也中了計算。

不錯，的確是有人先用一把火將他們逼出森林，再以暗器在林邊突襲，除了像易敏這等高明的武功，一般人很難逃過伏擊者的毒手。

細娃驚魂甫定，嬌靨上立即蒙上一片殺機，她要瞧瞧是甚麼人如此毒惡，手段這般兇狠。

她瞧到來人了，但却神色一呆。

敢情是三名身披獸皮，亂髮赤足的鄂倫春人。

放火燒山，將野獸逼出，然後予以捕殺，這是鄂倫春人行獵的一慣手法。

原來易敏與細娃帶着三匹牲口，被誤認爲是一羣野獸。

這原是一場誤會，但這場誤會幾乎使細娃喪失生命，這口氣她實在嚥不下去。

此時大火已經燒到細娃的身後，她忽然口唸咒語，伸手向大火連揮三次，三朵拳頭大小的火花竟然颺手而起，然後分向三名鄂倫春人飛去。

鄂倫春人大吃一驚，口中一聲怪叫，扭頭拚命的狂逃，但火花速度太快，仍分別擊中他們的後心。

獸皮着火即燃，迅速向全身擴展，鄂倫春人同時發出慘叫，一起向山坡之下滾去。

這一滾火是被他們滾熄了，但已傷及遍體，半晌爬不起來。

易敏心有不忍，咳了一聲道：「算了吧，細娃，野人無知，不要跟他們一般見識。」

燒傷了三名鄂倫春人，細娃的氣已經消了一半，經易敏這麼一勸，她也就不想再殺人了。

不過這場意外的災害，也使他們蒙受了損失，一匹馬被鄂倫春人射死，另兩匹不知逃往何處去了。

好在哲斯鎭近在咫尺，只好由易敏揹着行囊營帳，連袂向鎭上奔去。

他們先找一家客棧住下再進飲食，然後買了三匹駿馬，繼續向托托山出發。

由哲斯北上，極目千里，一片荒凉，除了滾滾黃沙，任何甚麼都瞧看不到。

易敏在馬上搖頭一嘆道：「中原萬里河山，繁華有如錦綉一般，像這等荒凉的的地方實在少見。」

細娃噗哧一笑道：「誰叫你有福不會享，跑到這兒來的？」

易敏道：「要不是爲了找我爹，就算用八人大轎也抬我不來。」

細娃撇撇嘴道：「任何東西都有它好的一面，難道這大漠之中，就沒有一點值得你留戀的？」

易敏道：「妳說的對，我疏忽了一點，大漠甚麼都沒有，但女人却美得出奇，不過我想像這樣的美人只怕不多，我應該是最幸運的一個。」

細娃抿嘴一笑道：「看你蠻老實的，原來你也會油嘴滑舌。」

易敏說道：「我說的是眞心話，妳不信。」

細娃忽然面色一整道：「我相信，不過，從現在開始，咱們要經歷一段漫長而艱苦的旅程，隨時隨地都會遭到生命的威脅。」

易敏道：「妳說的我不懂，這裏連鬼影都瞧不到一個誰會給咱們生命威脅？」

細娃道：「你說對了，他們正是鬼影子，也叫鬼人，由哲斯到托托山，這一塊龐大的土地，就是他們活動的地方。」

易敏一怔道：「鬼影子，鬼人？嗳，細娃，他們到底是人是鬼？」

細娃道：「他們是一個怪異的民族，居住在土拾廟一帶，他們會隱身之術，縱使在大白天，也只能瞧到他們的人影，所以一般人稱他們是鬼影子。或是叫他們鬼人。」

易敏道：「他們也會魔法？」

細娃道：「會，而且他們比魔法更可怕，咱們一般巫師也對鬼人十分懼忌。」

易敏道：「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今後咱們小心一些就是。」

他們果然十分小心，一連幾天都平安的渡了過去。

這天晌午時分，他們正坐在一塊草地之上歇息，細娃取出乾糧食水，正待與易敏分食，她猛一抬頭，像是發現了甚麼，手中所持的食物，幾乎驚得掉了下來。

易敏見她神色有異，心知必有絕不尋常的事故發生，及順着她的目光一瞧，他的神色也爲之一呆。

那是一個十分淡薄的人影，如非日正當中，光綫極爲强烈，以及他們目光頗爲銳利，必然無法瞧到那個人影。

此時細娃的情緒穩定了下來，悄聲對易敏道：「瞧到了麼？那鬼影子？」

易敏道：「瞧到了，讓我給他一下試試。」

他順手拾起一截枯枝，健腕一抖，枯枝以風馳電掣之勢奔向那個鬼影子。

噗的一聲輕响，同時揚起一聲慘嚎。

他擊中了，那鬼影子絕非鬼物。

不過他也消失了，他們流目四望，再也瞧不到半絲人影。

易敏牽着細娃的手，奔到鬼影子適才立身之處，發現地上留下一溜血跡，這條血跡延長約莫兩丈，就再也瞧不到了。

易敏道：「果然是隱形人，他既然並非鬼物，就沒有甚麼好怕的。」

細娃眉峯一皺道：「不，易敏，如果是陰天，是黑夜，那道淡薄的人影，咱們必然瞧看不到，你想想，別人摸到咱們的身邊還不知道，豈不怕死人了？」

易敏安慰她道：「咱們怕他，他也會怕咱們，放心吧，不會有事的。」

細娃知道易敏在安慰她，但除了時時提高警覺，實在別無他法。

他們吃過午餐之後繼續上路，一連三天過去了，並未發生甚麼意外。

×　×　×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世間的事是很難逆料的。

這天晨初時分，大漠上刮起風來了。

它是一股頗爲强烈的狂風，但見沙飛石走，天昏地暗，聲勢威猛以極。

易敏與細娃勉强行了一程，實在太過困難，只好找到一個可以躲避風沙的地方停了下來。

這兒是幾塊巨石，躲避强風直接襲擊可以，完全避免風沙却不能够，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們只得拴好馬匹，兩人在石下依偎着。

他們原想等待風勢減弱之後繼續上路的，誰知風勢一直不弱，那就只好在此地露宿一宵了。

不知是甚麼時候他們睡了過去，而且兩人同時做了一個惡夢。

不管惡夢美夢總會醒來的，在夢境中的一切遭遇，醒來之後必會消失。

他們醒來了，但惡夢依舊，他們在夢中的感受並未消失。

莫非這不是夢？

這的確不是夢，他們被人活生生的關在石牢中，怎會是夢？

「啊，易敏，這是甚麼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看來昨晚咱們中了別人的道兒。」

「你說這會是甚麼人？」

「這就很難說了，最可能的就是鬼影子。」

「那就糟了，沒有聽說落入鬼影子手中會有活命的。」

「不要着急，這間石牢未必攔得住咱們。」

他站立起來，邁步走向石門，及伸手向鐵環一拉，石門竟然紋風不動。

莫非石門太過沉重？

就算石門沉重吧，他身負上乘武學，絕不會連一扇石門都拉它不開。

於是他凝集眞力，準備再來試試。

但他忽然面色一變，頹然走回細娃的身旁，發出一聲長嘆。

細娃一怔道：「易敏，你怎麼啦？」

易敏道：「我中了毒，半點眞力都無法提聚。」

細娃大吃一驚道：「當眞麼？」

易敏道：「妳走吧，細娃，妳會魔法，他們攔不住妳的。」

細娃一嘆道：「你中了毒，我怎能棄你而去？再說我也中了毒，如果沒有解藥，就算能够出去，也是死路一條。」

易敏道：「如此說來咱們只有聽人擺佈了。」

細娃道：「他們不殺咱們，也許咱們還有值得利用之處，既然無法逃避，只好看情形再說。」

細娃語音甫落，石門忽的呀然而開，在感覺上，他們斷定是有人進來了，只是什麼都沒有瞧見。

這的確十分可怕，你瞧不到別人，別人却能瞧到你，人家如果拿刀殺你，你死了還是一腦子糊塗。

易敏不怕死，不過他却希望能够活下去。

「隱形人」他只是在稗官野史中瞧到，市井傳說之中聽到，他絕不相信一個血肉之軀，眞會隱去他的形跡。

現在他親身經歷，親眼瞧到，怎能不引起他的好奇之心？也不想死，是希望發掘這般人隱形的秘密。

這似乎是一樁極端困難的事件，因爲這不只是秘密，而是一種超越現實的神秘，要發掘這種神秘談何容易！

不過他終於發現了一點，而且忍不住驚呼出聲。

打從石門開啓之際，他就集中目力向前面瞧着，最後被他瞧到了兩絲細細的光綫。

它們很細也很短。

那兩條光綫距離地面約莫五尺，憑空懸在那裏，它們擺成一個一字，中間隔着約莫三寸左右的距離。

他乍然發現，不由毛髮悚然，恐怖得發出一聲驚呼。

在他一聲驚呼之後，那兩條光綫倏然而逝，跟着砰的一聲，石門也關上了。

細娃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情，因而詢問道：「易敏，你叫甚麼？」

易敏道：「我發現了兩條奇怪的光綫，細細的，短短的，憑空懸在那裏。」

細娃道：「你是眼花了吧，我怎麼沒有看到？」

易敏道：「我沒有眼花，是眞的，當我驚呼之後，它就消失了，石門也跟着關上。」

細娃道：「你說那兩道光綫是人？」

易敏道：「我不敢說它們是人，但是一定有人進來過，妳瞧……」

細娃順着易敏所指之處一瞧，發現身旁不遠的石地上有一些東西。

那是一包食物，一罐清水。

食物是用樹葉包着煮過了的獸肉，清水是盛在樹幹做的木罐之內。

這些東西原先是沒有的，現在忽然有了，證明適才石門開闔之間，是有人進來過。

細娃幽幽一嘆道：「你說的對，是有人來過了，不管怎樣，他們好像不要咱們死，何不先塡飽肚子再說？」

人是鐵，飯是鋼，塡飽肚子是動物界最起碼的要求，他們巳經飢腸碌碌，易敏自然贊同細娃的意見。

獸肉是酸的，還有一股强烈的腥臭之味，細娃咬了一口，立即吐了出來。

易敏道：「將就一點吧，細娃，咱們不可能得到比這更好的東西，爲了生存，還是要吃一點。」

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碰到這麼一個環境，他們不得勉力適應。

吃過東西，後面小窗巳經現出暮色。

細娃忽然精神一振道：「易敏，天要黑了。」

易敏道：「黑了又怎樣？」

細娃說道：「在白天咱們瞧不到隱形人，隱形人却能瞧到咱們，夜晚那就不同了……」

易敏道：「妳是說夜間他們也瞧不見咱們，咱們就可以逃出去了？」

細娃道：「不錯，我可以用魔法將石門弄開。」

易敏道：「可是咱們所中的毒……」

細娃道：「不要緊，只要到達托托山，我娘會設法替咱們解毒的。」

這也許是一個辦法，但這個辦法却有人提出反對。

「姑娘，妳這個辦法行不通。」

易敏不會稱呼細娃爲「姑娘」，接話的自然另有其人了。

因而細娃在一呆之後，出聲叱喝道：「你是誰？」

「我麼，是你們的朋友。」

「朋友？哼，朋友爲甚麼將咱們關在這裏？」

「是委屈兩位了，但咱們沒惡意。」

「那你是好意了，這種好意實在使人難以接受。」

「姑娘，妳生長在大漠，該知道大漠的颶風是如何的可怕，要不是老夫派人將你們弄來，你們早巳死在沙堆之下了。」

「這麼說是你救了咱們，那你爲甚麼又對咱們這樣？」

「因爲老夫有求於易公子，不這樣你們不會答允的。」

這人的行爲實在令人不可理解，他救了易敏細娃的生命，縱然有所懇求，爲了答謝救命之恩，易敏必然會全力以赴，他却出之要挾，豈不多此一擧？」

易敏心有所疑，忍不住詢問道：「老丈要在下做甚麼？」

那人道：「老夫知道你是中原人氏，想請你教導老夫的一雙子女學習漢文漢語及中原武功，只要你肯，老夫不會虧待你的。」

原來易敏跟細娃習會了蒙語，平時用蒙語交談，此人竟然知道他來自中原，不由使他大爲驚異。

再說此人的要求似乎有點過份，學習漢文漢語不要緊，師門武功又怎能傳與外族？

但救命之恩如同再造，要求雖是過份，他却無法拒絕。

「好，不過在下也有一點要求。」

「你說。」

「咱們的住處及飲食希望能够獲得改善。」

「這個當然，兩位請隨在下來。」

呀的一聲輕响，石門在緩緩移動，最後終於完全開啓。

易敏提足目光，注意石門在開啓之際逐漸擴大的縫隙，他希望能够再一次看到那細短的光綫，以便硏究它究竟是甚麼。

但他失望了，空間一片漆黑，任何甚麼都瞧看不到。

他挽着細娃的粉臂，並肩走出石室，室外是一條甬道，壁間嵌有發着微弱綠光的寶石，可以照出脚下的地面。

只是甬道兩端都可以走，他們不知道如何走法，正當他們在遲疑之際，那老者的聲音又傳了過來。

「兩位這邊來。」

聲音來自一丈以外，不算遠，他們却瞧不出老者的半點踪跡。

不過他們知道老者在走，因爲他聽到脚步移動的聲音，而且他還說：「這段路不近，咱們慢慢走，也好藉便聊聊。」

「請老丈指敎。」易敏回答。

「姑娘，老夫適才說妳用魔法行不通，妳可是不信？」老者語氣一轉，跟細娃聊了起來。

細娃的確有點不信，因而撇撇嘴道：「莫非你們也會魔法？」

「你說對了，妳知道老夫是誰？」

「你是誰？」

「蓋蘇，妳應該聽妳娘說過。」

「啊，你是大師伯？」

「現在妳該相信了吧？再說，你們身中的劇毒，每隔三天就得服食一次解藥，就算妳娘能够解毒，三天之內你們能够趕到托托山麼？」

此地是土拾廟，距離托托山至少在十天以上的路程，三天就會毒發，他們如何能够趕到？

細娃雖是屈服了，還是有點不甘。

「大師伯，你爲甚麼要這樣來對付咱們？」

「爲了達到目的，老夫情非得巳，不過只要易大俠教會了蓋齊齊姊弟，老夫必有一份補償。」

「蓋齊齊是你的女兒？」

「不錯，他們姊弟……哈哈……」

「大師伯，你看來好像對他們十分喜愛？」

「當然，妳見到他們以後，妳也會喜愛他們的。」

「只是我不懂，你爲甚麼要他們學習漢文漢語？」

「大漠太苦了，我要他們到中原去發展。」

「原來是這樣的。」

可憐天下父母心，蓋蘇要他的子女脫離苦海，到中原去闖天下，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但易敏却爲之心神一震。

試想，中原道上忽然出現一批旣會巫術，又能隱身，而且身懷武功的男女，那豈不要天下大亂？

但是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無論將來如何，現在他却不敢不聽從蓋蘇的囑咐。

「車到山前必有路，只好步一步算一步了。」

這是易敏心頭的想法，在表面上他自然不敢顯露出來。

行行復行行，最後他們終於到達一座廳堂。

廳堂上首是用一幅寬大的黃綾布幔遮蓋着，裏面有些甚麼易敏當然不得而知。

大廳中央是一方木桌，兩旁擺着八張坐椅，手工雖是粗糙，木質却是上好的杉木。

兩面的牆壁之上，掛着兩盞獸脂油燈，光綫雖是不强，大廳上巳可一目瞭然。

除了這些簡陋的陳設，瞧不到半絲人跡，因而這座不算太小的大廳，顯得寂靜無比。

自然，這是隱形人的世界，雖是瞧不到一絲人跡，誰敢保證廳上沒人類存在？

因而易敏細娃的神態是拘謹的，至少蓋蘇必然就在一旁向他們窺覷。

他們沒有猜錯，蓋蘇果然就在不遠之處。

「兩位不要客氣，隨便坐，老夫就去叫齊齊姊弟出來。」

易敏道：「老丈請便。」

易敏的話再也沒有反應，蓋蘇想必巳經走了，他只好與細娃坐下來等待。

片刻之後，一雙男女少年在廳門出現，他們沒有隱形，所以易敏細娃能够瞧到他們的形象。

少女長髮披肩，眉目如畫，雖是穿着一身獸皮做成的衣褲，仍然掩不住她那婀娜多姿的身材，易敏原以爲細娃是一個罕見的美人，此時跟少女一比，她就要遜色幾分了。

少年的年歲較小，約莫十五歲上下，也生得脣紅齒白，俊朗脫俗。

這當眞是烏鴉窩裏出鳳凰，勿怪蓋蘇一心要他們離開大漠，到中原去發展了。

這兩人進廳之後，雙雙抱拳向易敏細娃施了一禮道：「齊齊喜拉見過兩位。」

齊齊是姊姊，喜拉是弟弟，他們在見禮之時，也將名字說了出來。

易敏道：「不必多禮，坐下來咱們聊聊。」

待他們落座之後，易敏詢問道：「你們學過漢文？」

蓋齊齊道：「沒有。」

易敏道：「會不會說漢語？」

蓋齊齊道：「只會幾句。」

易敏道：「跟誰學的？」

蓋齊齊道：「我娘。」

易敏道：「妳娘會說漢語？」

蓋齊齊道：「會，我娘原是漢人。」

易敏啊了一聲道：「這就難怪了，但妳娘爲甚麼只敎妳幾句？」

蓋齊齊道：「我娘生下弟弟之後就死了，那時我太小，所以只學了幾句。」

易敏道：「學漢語不難，只要費點時間，一定可以學會，學漢字就難了，沒有書本學起來只怕不太容易。」

蓋齊齊道：「咱們有書。」

易敏有些訝異的道：「你們有書？是妳娘的？」

蓋齊齊道：「不，是我爹親自到陰山南邊買的。」

易敏對這家人越來越有興趣了，因而接着問道：「書在那裏，讓我瞧瞧。」

蓋齊齊道：「好，請跟我來。」

他們來到一個收拾得頗爲整潔的房間，裏面果然收藏着一些書本，連文房四寶也一應俱全。

易敏暗忖，蓋蘇娶了一位漢族妻子，因而崇拜漢族文化，他能够收集這些東西，必然費了不少苦心。

他信手抽出一册書本，流目一瞥封面的書名，竟忍不住啊了一聲。

蓋齊齊說道：「易公子？有甚麼不對嗎？」

易敏道：「這是一册古本金瓶梅，中原列爲禁書，是不准瞧看的。」

蓋齊齊道：「甚麼叫做禁書？」

易敏道：「不准看就叫做禁書。」

蓋齊齊道：「爲甚麼不准看？」

易敏道：「因爲它內容淫穢，違背社會倫理及固有道德，所以不准看。」

蓋齊齊道：「社會倫理及固有道德是甚麼？」

這雙姊弟只是兩個孩子，他們生長在僻處大漠，毫無見識的部落，易敏費了不少口舌，他們還是似懂非懂。

這樣易敏倒是暗中高興，因爲他們純、潔得像兩張白紙，可以隨心所欲的替他們塗上應該塗的顏色。

那是說只要易敏教導有方，循循善誘，未來可能發生的刲亂說不定可以避免。

他抱着這個希望，去尋找作爲課本的書籍，費了不少時間，只找出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及兩册論語。

够了，一部論語就可以安定天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秘訣都在這部書本裏面。

於是他向蓋齊齊道：「去找妳爹來，我希望他不要隱形我要跟他當面聊聊。」

蓋齊齊道：「好，弟弟，咱們找爹爹去。」

待這雙姊弟出房之後，細娃眉峯一皺道：「易敏，你眞的要敎他們？」

易敏道：「不敎行麼？咱們要想離開土拾廟就得達成蓋蘇的要求，何況這雙姊弟十分可愛，我也願意收這兩個徒弟。」

他們說話之間，一名長相威猛，年約五旬的老人，帶着齊齊姊弟進入書房，這位老人必然就是此間的主人蓋蘇了。

不錯，他就是蓋蘇，進門雙拳一抱，態度顯得十分誠懇。

「老夫不識漢文，這些書不知道能不能用？」

易敏說道：「只有三種能用，但也够了。」

蓋蘇道：「那好，但不知道公子甚麼時間開始傳授？」

易敏道：「明天吧，不過在下還有幾點意見，希望老丈能够採納。」

蓋蘇道：「公子請說。」

易敏道：「儒家尊奉孔子，稱爲大成至聖先師，任何一個入學啓蒙的孩子，一定先要叩拜至聖先師。」

蓋蘇道：「這是應該的老夫同意。」

易敏道：「讀書人講求尊師重道，教書的稱爲先生、受教的稱爲弟子，他們的關係跟一般門派的師徒相同，所以弟子在受教之前，必須叩見先生。」

蓋蘇略作遲疑道：「應該，老夫完全同意，公子還有甚麼意見?」

易敏道：「現在沒有了，以後想到了再向老丈稟報吧。」

蓋蘇道：「好，就這麼說，公子在這間書房教書，隔壁就是你們夫婦的臥室，老夫已經派人收拾好了。」

易敏道：「多謝老丈。」

蓋蘇道：「老夫告退，齊齊，帶先生到隔壁去歇息吧。」

身形一轉，緩步退了出去。

蓋齊齊道：「先生，要不要吃點東西再歇息?」

易敏道：「咱們是想吃點東西，但不要那酸得難以下咽的獸肉。」

蓋齊齊嫣然一笑道：「當然不會，先生等一下，咱們馬上就來。」

她帶着蓋喜拉退出書房，片刻之後，蓋齊齊用一個木盤端來許多食物，裏面是一葷一素兩樣菜餚，幾張乾餅，及兩副碗筷，蓋喜拉則提着一壺冷水。

易敏嚐嚐菜餚，居然口味不錯，不由大加讚許。

蓋齊齊道：「聽爹說這些都是我娘教的。」

易敏道：「妳娘必然是一個很能幹的女人，可惜我無緣一見。」

他這麼一說，蓋齊齊姊弟立刻出現一種孺慕之情，眼眶中的淚水也滾滾欲落。

這是人性良善的一面，蓋齊齊姊弟具有良善的本質，使易敏又增加了幾分消弭刲亂的信心。

飯後蓋齊齊將易敏細娃帶到隔壁，告了一個罪然後轉身自去。

易敏向房裏流目一瞥道：「床帳被褥，應有盡有，看來蓋蘇受了妻子的影响，已然達到醉心漢化的程度了。」

細娃道：「要不他爲甚麼將咱們擄來?不過我却有點不解。」

易敏道：「甚麼事?」

細娃道：「蓋蘇是我的大師伯，聽娘說十年前他就已脫離師門，自立門戶，我一直在懷疑師祖爲甚麼會讓他自立門戶，現在我才明白，他會隱形，又會巫術，咱們巫門已經沒有人能够制他，他要開宗立派，沒有人能够反對。」

易敏道：「這些你都知道了，還有甚麼不解的?」

細娃道：「他可以當國師，可以造成除了我師祖及蠱王之外另一股權勢，他却不這樣，巴巴的要將他的子女送往中原，這是爲了甚麼?」

易敏道：「這自然跟他醉心漢化有關了，在大漠，文物落後，見識狹隘，有遠見的人是不甘心終身侷促在這兒的。」

細娃道：「中原當眞很好麼?」

易敏道：「萬里河山，寸寸錦綉，比大漠實在好得太多了。」

細娃道：「易敏……」

易敏道：「嗯……」

細娃道：「我是你的妻子，是麼?」

易敏道：「當然是的。」

細娃道：「如果你回中原……」

易敏道：「當然帶妳回去。」

細娃道：「謝謝你，易敏，我會做一個好妻子的。」

翌晨易敏寫好了至聖先師的牌位，要齊齊姊弟行拜師之禮，然後以漢語教他們習字唸書。

這雙姊弟頗爲聰敏，教學並不困難，細娃長日無事，也參加了學習的行列。

三個月之後，易敏開始教他們武功，這種日子倒也過得相當平靜。

只是無論易敏如何盡心盡力，還是每三天要服食一次解藥，蓋蘇始終不肯解除他們所中的劇毒。

他能够見到的也只有齊齊姊弟，連蓋蘇再也沒有現出形象來了。

對隱形的偵察也毫無進展，易敏曾經對齊齊姊弟旁敲側擊的試探，但結果這雙姊弟不是三緘其口，就是以不知道作爲答覆。

易敏並不灰心，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綉花針，他要以無比的耐心，去發掘這項秘密。

這天晌午時分，一項意外的變故發生了，它破壞了細娃前往中原的理想，却將易敏帶入另一境界。

首先是蓋喜拉慌慌張張的奔了進來，道：「先生，我爹來了。」

有三個多月沒有見到蓋蘇了，易敏倒希望跟他聊聊，但走進書房的除了蓋蘇，還有一名白髮老婦，及兩名形貌魁梧的大漢。

這三名來客全是蒙族打扮，易敏自然全不相識。

他不認識，細娃却面色一變，神情之上顯出一股恐怖之色。

白髮老婦先向易敏瞥了一眼，然後對細娃冷冷一哼道：「爲甚麼?妳說。」

細娃道：「沙德意志堅强，我無法完成任務，最後他休了我。」

白髮老婦道：「那妳爲甚麼不去向王子報告?」

細娃道：「我想念我娘，所以……」

白髮老婦叱喝道：「妳忘記妳的身份，王子在等候妳的報告，馬上跟我走。」

細娃道：「不，我要先見我娘。」

白髮老婦道：「妳敢反抗命令!」

她說話之際，雙目神光暴盛，緊緊的盯着細娃，易敏只是瞧了一下她那眼角餘光，竟然心神一震，精神忽然感覺到一陣迷糊。

顯然，這位白髮老婦必然是巫門的高手，她是專門來對付細娃的。

書房靜靜的，幾乎是落針可聞。

良久，細娃屈服了，她道行尚淺，敵不過白髮老婦的懾心之術。

雙目一闔，細娃嘆息一聲道：「好，我跟妳去，但我身中劇毒。」

蓋蘇由懷中取出一粒黑色丸藥道：「

這是解藥。」

細娃接過解藥，忽然以極快的速度遞給易敏道：「快，吃下去。」

沒有人想到細娃會來這麼一手，如果易敏當眞很快的吃下去，誰也沒有阻止他的能力。

但易敏並未伸手去接，只是搖搖頭道：「妳吃吧，細娃，別担心我，蓋老丈會給我解藥的。」

細娃估不到易敏會如此耿直，不由神色一呆，晶瑩的淚水已像斷了綫的珍珠一般洒了下來。

蓋蘇，白髮老婦，及另外兩名彪形大漢也呆了，他們對易敏這種臨財無苟得，陷難毋苟免的精神大爲折服。

在這等情形之下，細娃只好將解藥吞食下去，道：「易敏，我會來找你的。」

身形一轉，向房外奔了出去。

白髮老婦對蓋蘇說了一聲多謝，匆匆帶着兩名手下奔出書房。

蓋蘇目送他們去遠，才轉身一笑道：「大漢民族的胸襟果然令人佩服，老夫慚愧得很。」

易敏道：「好說，這是至聖先師教導我們的，所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蓋蘇自然聽不懂甚麼叫忠恕，他却面色一整道：「易先生，老夫可以給你解藥，但你要答允我一件事。」

易敏道：「甚麼事?老丈請說。」

蓋蘇道：「你用三年時間在這裏教我的孩子，三年期滿，老夫絕不留你。」

易敏道：「家父生死未卜，在下片刻難安，三年太長了，在下盡力教導，一年必有小成。」

蓋蘇說道：「一年時間太短了，兩年吧。」

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他們成交了，決定以兩年的時間，換取易敏的自由，於是蓋蘇交給他一顆解藥，然後退出書房。

一個時辰之後，易敏功力盡復，這是他意想不到的收獲。

坦蕩篤實的君子之風，贏得塞外野人的信任，他不願破壞它，無論怎樣他要實踐他的諾言。

晚餐之後，他帶着兩名弟子來到後院，這是他們例行的功課，早晚習武的塲所就在這兒。

後院牆高丈許，外面古木森森，左面還有一座山峯，這個神秘的家庭，好像就是依山而建。

以往他很想到牆外面瞧瞧，只是力不從心，沒有躍上高牆的能耐，現在高牆擋他不住，他却不想引起蓋蘇的懷疑。

不過當示範輕功之時，他却躍上了牆頭，但他沒有向牆外瞧看，而且很快就躍了下來。

躍上一丈高矮的牆頭，在一個武林高手來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不會武功的來說，就是一件奇蹟了。

蓋氏姊弟雙眼睜得大大的，瞧着他們的老師，一臉虔敬之色。

「先生，你好美，好俊……」說話的是蓋齊齊，她在由衷的稱讚老師。

不過老師功夫高，輕功好，與好美好俊有甚麼關係，莫非小姑娘詞不達意，將形容的詞句用錯了?

其實她沒有弄錯，易敏的確是好美、好俊。

尤其是當他卓立牆頭，迎風飄飄之際，那股神韻，簡直美得不可方物!

蓋齊齊是一個少女，情竇初開。

情竇初開的少女，對本身有着幻想，對男人有着愛慕。

一般男人，每每喜歡對女人品頭品足，其實女人對男人何嘗不是一樣?只不過她們是深藏內心，不喜歡掛在嘴上而已。

蓋齊齊是女人，她也時常向男人偷偷的投下一瞥。

可惜他們族中的男人，幾乎每一個都是醜八怪，每一個都是俗不可耐的蠢物，小姑娘的芳心，難免有一種寂寞之感。

現在易敏來了，他英俊而不虛浮，敦厚而不愚蠢，這樣的男孩子自然是懷春少女的理想對象。

只不過人家鶼鶼雙飛，整天有一個細娃陪着，蓋齊齊的一縷相思只得藏於心底了。

如今時移勢易，細娃走了，她那埋藏心底的一縷相思，也像春天裏的種籽，慢慢的伸出芽兒來了。

但在易敏的內心，對齊齊姊弟除了師生之誼，絕無其他的感情，因而她那兩句讚美之詞，倒使得易敏目瞪口呆，弄得他滿頭霧水。

因而他詢問蓋齊齊道：「齊齊，妳在說些甚麼?」

蓋齊齊嬌臉一紅，接着輕盈的一笑道：「沒有甚麼，我只是……咳，就是這樣嘛。」

「就是這樣」又該怎樣解釋?也許她所學的漢語不多，當眞有點詞不達意，身爲老師的易敏，自然不便苛責!

他却沒有想到這只是一個訊號，一個開端，從現在開始，他們師生之間的感情，由微妙而明顯，在逐步的變化。

蓋齊齊不再對易敏像往常那麼尊敬，但却對他更關心，更親暱。

她照顧他的起居，問寒問暖，無微不至。

在修文習武的閒暇，她會纏着他說故事，或是講些中原的文物及見聞。

更妙的是蓋喜拉，每當有此等情形發生的時候，他必會託詞離開，或者悄悄的溜走!

被人關心是幸福的，師生之間親近一點也沒有甚麼不對，因而易敏並沒有想到別的。

他自然也有關心之處，那就是這個部落的隱形之秘。

這天午餐之後，蓋齊齊又纏着易敏講故事，他忽然眉峯一揚道：「齊齊，我有一點提議。」

蓋齊齊道：「甚麼提議?」

易敏道：「我住在此地半年多了，除了書房，大廳、後院，別的地方全未去過，妳陪我到外面走走，可以麼?」

易敏認爲這是一個過份的要求，必然無法獲得蓋齊齊的允諾，就算她願意，蓋蘇也會阻止。

想不到蓋齊齊竟然鼓着腮帮子道：「現在你才想出去走走，爹以爲你瞧不起咱們這個窮地方呢。」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七龍傳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在田打發姚五率領衆鏢師離開鏢局後，不久，一陣悲凄的簫聲和着一位老人的歌聲傳入鏢局。接着，聲隨人至，天絕法師與地刦法師同時出現於龍在田面前。這時，龍在田正在蟠坐運功，而衞七龍則隨侍在他身後。當他一見天絕、地刦兩法師突然而至時，旋即站起，隨手折了一根枯枝作劍，向天絕進攻。於是兩人便交上了手，正是一個半斤，一個八兩，打得難分難解之際，地刦想出手助天絕一臂，却被衞七龍截擊，交手之下，變作衞七龍的劍底游魂。天絕一見地刦命喪，稍一疏神，也被龍在田一掌擊斃，而龍在田亦已力竭氣衰……

何處有不平　就往何處去

谷主就任大典

（一）

初十，艷陽天。

神馬谷中，熱鬧非凡。

還不到午晌，谷中已擠滿了從各方面而來的英雄好漢。

只要是在江湖上上經常走動的人，都一定可以在這裏遇見不少自己認識的武林人物。

當然，那只是指有名氣的武林高手而言。

×　　×　　×

神馬谷在武林中，已消沉了好一段日子。

這許多年以來，它都是在極度紛亂的狀態下，完全沒有規律，也沒有一個眞正的主宰。

但現在形勢已變。

神馬谷中最受人敬重的神馬天君白高飛，在一度神秘失踪之後，忽然又再重現江湖，而且還勇闖鬼神谷，把神馬令奪回來。

按照規矩，他自然能够順理成章地，成爲神馬谷的谷主。

消息傳出，非但神馬谷中人雀躍三尺，便是武林同道，各方豪傑，也爲之額首稱慶。

—鬼神谷被誅殺，神馬谷重振雄風，對於整個武林而言，自是一樁好事。

所以，當神馬谷主就任大典之日，從四方八面湧來道賀的英雄豪傑，簡直就像是潮水一樣。

賀賓滿谷，觸目俱是威震一方的名俠，武林大豪。

如此場面，人生幾何一見？

只是，這一次神馬谷谷主的就任大典，是否如一般人想像中那麼簡單呢。

（二）

在神馬谷的一個角落裏，有一老一少，已在用一種別人無法聽見的「傳音入密」功夫談話。

老人說：「眞難得，那條醉龍居然捨得揮刀一割，把自己的一大把鬍子都割了下來。」

少年說：「他若不割掉鬍子，任憑他怎樣改裝，別人還是可以一眼就認出，他就是醉臥中原龐巨龍。」

老人道：「你的傷勢怎樣了？」

少年道：「七七四十九日之期已過，連潘神醫都說，可以與別人動手了。」

老人道：「倘若衞七龍和龍在田都在這裏，咱們的實力又增强不少。」

少年道：「晚輩已派人去找尋他們，希望他倆能及時趕到。」

老人道：「看來，這次大典，天絕教是想把中原各大門派的精英高手，一網打盡。」

少年道：「一網打盡雖然是誇大一點，但倘若現在谷中所有正派高手，都給天絕教殺個片甲不留的話，那麼將來還有甚麼力量，可以拑制天絕教的活動，實在是大有疑問的事。」

老人道：「𢙣說木衣門也有人混在這裏。」

少年道：「不錯，但這是咱們的好帮手，楚依人雖然行事邪異，但却與天絕教互不咬絃。」

老人道：「只是那楚多情……」

少年道：「楚多情與天絕教朋比爲奸，他的妹子也是大不以爲然。」

老人道：「鬼神二尊者想必已在谷中，只是不知道他們是否改了裝束。」

少年道：「江湖中人，都以爲他們已死在鬼神谷內。」

老人道：「那只不過是故弄玄虛的一齣戲，這冒牌神馬天君白高飛因此大獲羣雄信任。」

少年道：「也虧他們想得出來，先殺白高飛，另派尹青霖冒充，再弄點花樣，甚麼勇奪神馬令，大破鬼神谷，全是欺騙武林正道中人的把戲！」

老人道：「若不是金松鼠從巧手金鼉易四那裏探到這個消息，咱們還不是同樣被蒙在鼓裏？」

少年道：「易四不愧是個聰明人，他不但精於製造人皮面具，而且也能製造機會，使自己脫離了虎樓。」

老人道：「但他已給虎爵砍掉了一雙腿。」

少年道：「這才算他本領，雖然缺少了一雙腿，仍然能逃了出來。」

老人道：「當一個人堅決要逃的時候，你就算把他的四肢都砍了下來，還是阻攔不住他的決心的。」

少年道：「虎爵已死了，他怎樣也想不到，把這個秘密洩漏出去的人，竟然會是一個跛子。」

老人道：「我們現在唯一最担心的，是易天生到時是否會喪失當面指證尹青霖的勇氣。」

少年道：「不會的，易天生給虎爵砍下雙腿，這一點仇恨，他是矢誓不忘。」

老人道：「但願如此……」

×　　×　　×

這一老一少，就是浪裏飛魔魚帝之和金第陵一劍花雨傲。

神馬谷這次大典，本來就是一個極可怕的陰謀。

但眞正策劃這次大陰謀的人，却不是

神馬谷中人，而是「白高飛」！

事實上，白高飛巳死了。

他是給虎爵用一枚戒指射進咽喉而喪命的。

現在這個白高飛，當然是冒牌貨色。

但除了極少數人之外，羣雄俱被蒙在鼓裏。

這是一個危機。

就任谷主大典即將開始，浩刧也即將爆發。

（三）

毫無疑問，尹青霖是個很懂得演戲的人。

他在神馬谷中，儘量使每一個人都信任他。

而且還把幾個原本意見並不一致的長老，團結起來。

他使人信服。

他使人覺得：他是神馬谷的救星，甚至是整個武林的救星。

現在，他被谷中弟子，請到祭壇前一張鋪着錦緞的大椅上坐了下來。

大典馬上就要開始。

這時，谷中忽然肅靜下來，和剛才喧嘩熱鬧的情況相比，就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每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尹青霖的臉上。

但涼州巧手金童易天生的手藝，確然冠絕天下。

雖然在座中全是江湖經驗豐富的老江湖，但居然沒有人能瞧出，他這副臉孔本來就是假的。

× × ×

按照神馬谷傳統的儀式，新任谷主登上谷主寶座，必須拿出神馬令。

尹青霖早巳把神馬令捧在手中。

他把神馬令高高舉起，羣豪又是讚嘆，又是歡呼不巳。

每個人的眼睛裏都發出了光，更有不少神馬谷的長老和弟子們，興奮得爲之流淚。

但誰也想不到，就在這時候，一人大叫道：「別聽信此人的說話，這神馬令是假的！他也不是神馬天君白高飛！」

此言一出，衆皆譁然。

神馬谷的幾個長老臉色勃然大變，其中一位銀髯老人怒喝道：「是誰在胡言亂語！」

他叫陸必如，性烈如火，却是神馬天君的生死之交。

他練的是鷹爪功，八步趕蟬的輕功也同樣出衆。

陸必如大喝之際，巳人如隼鷹，從羣雄的頭頂上飛掠過去，接着又像是巨鷹般，抓住了一個身形矮小的人飛回台上。

他的動作，一氣呵成，身手硬朗、靈活兼而有之，台下早巳有人禁不住喝采叫好。

但現在却並不是喝采的時候。

陸必如抓的那人，其實並不比常人矮，但他的雙腿，却巳齊膝斷去，所以看起來才覺得身形特別矮小而巳。

但他却有一雙伸縮自如的拐杖，他的人才落到台上「登」的一聲，身子居然又四平八穩的站立在台上。

陸必如厲聲喝道：「你是甚麼人？」

這人面不改容，朗聲說：「涼州易天生。」

陸必如臉色一沉：「聞說涼州有一個擅製人皮面具的巧手金童易四，難道你就是他？」

「區區正是。」羣雄聽到這裏，都是一陣納罕。

「易四，咱們神馬谷與你向無仇怨，何故竟在這時候前來搗亂，究竟是受誰所指使？」

易四哈哈一笑，道：「易四雖然算不上甚麼英雄好漢，却也不是那種任由他人驅使的嘍囉小卒。」

陸必如一怔。

易四忽然目注着尹青霖，冷冷道：「你絕不會是白高飛！」

尹青霖神色鎮定，淡然道：「老朽不是白高飛，誰是白高飛？」

又突聽一人在台下振臂大呼：「白老英雄在此！」

羣雄譁然。

白高飛果然在此。

但他却不是活生生的出現在神馬谷中，而僅是以人頭亮相！

× × ×

振臂大呼的，就是剃了一大把鬍子的醉臥中原龐巨龍。

他身形巨大，本巳很令人矚目。

這時候他揮動雙臂，其中一手還提着白髮蒼蒼的人頭，這就更加令人看的驚駭欲絕。

幸好在場的，都是江湖上久經風塵，過慣刀頭舐血生活的好漢，所以儘管他們一陣譁然，很快又恢復了常態。

只是這一來，這次的大典就變了質，變成了「算帳大會」。

神馬谷中人看見白高飛的人頭，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假如說這人頭極可能是假的，那麼坐在台上的白高飛，又何嘗不可能是個冒牌貨色？

這倒是撲朔迷離，不知孰眞孰假了。

當然，在神馬谷中人心裏，他們都希望這人頭是假的。

因爲假如這眞的是白高飛的人頭，那麼在台上的，必然是由奸細冒充的，那麼事情可就糟透了。

陸必如瞧瞧那個被高舉的人頭，再瞧瞧坐在台上的尹青霖，不禁又驚又怒。

尹青霖忽然從祭台上，拿起了一把祭刀，脫手飛擊陸必如的咽喉！

他這下動作，可說是明目張胆的表明，他並不是眞的白高飛，而是個冒牌貨。

陸必如也沒有料到尹青霖竟然會在這時候先向自己下手，待見刀光閃起，要躲避巳來不及。

羣雄相顧駭然。

因爲在此同時，不但陸必如中刀倒斃，台下羣雄之中，也有人中伏身亡。

谷中殺聲沸騰，谷外居然也是強敵湧至。

天絕敎致命的襲擊巳開始，神馬谷亂成了一片。

× × ×

尹青霖本是羣雄矚目的老英雄，但霎眼問，形勢急變，他巳成爲羣雄追殺的主要目標。

但他不在乎。

因爲這一切，本來就在他意料之中。

唯一令他感到不愜意的，就是易四竟然敢拆穿自己的秘密。

此人該殺！

尹青霖殺易四之意巳決，易四看來必死無疑。

這時候，天絕敎的高手巳策動了史無前例的龐大襲擊行動。

他們這次襲擊的對象，主要是神馬谷中人，及來自四方八面到賀的英雄豪傑。

他們甚至巳把玉眞敎也計算在內。

游龍眞人確然也在谷中，而且玉眞敎也最少有十餘高手同行。

但這並不足以令天絕敎感到憂慮。

相反地，他們認爲這是殺游龍眞人的大好機會。

× × ×

游龍眞人殺機畢露，天絕敎巳有不少武士死在他的劍下。

就在形勢最混亂的時候，一灰衣人突然從他身旁擦過，而且快速地拍出一掌。

游龍眞人是掌法上的大行家，這灰衣人一掌拍出之際，他巳認出那是黑煞九陰掌。

這種掌力陰寒惡毒，無論是誰給掌風掃中，後果都極爲堪虞。

這灰衣人年紀並不大，但武功修爲竟巳到了相當驚人的地步。

游龍眞人避過這一掌，背後忽聞破空聲響，十二枝毒針向他背心同時射去。

他若非游龍眞人，此刻必巳死在毒針之下。

他又看見了一個年青公子，手揮銀扇，冷冷的瞧着自己。

游龍眞人總算沒有給毒針擊中，臉上怒意陡生。

「兩位想必是天絕敎中的殺手元帥楚多情、呼風堂主風羣星。」

手持銀扇的年青公子冷冷一笑：「道長說的一點也不錯，區區正是風羣星。」

游龍眞人白眉一揚：「黑龍姥姥一生剛烈，想不到兒孫却丟盡了她的臉！」

風羣星冷笑：「廢話！」

楚多情又巳向游龍眞人襲擊。

游龍眞人狂笑道：「江湖後起之秀，果然不同凡响，只是誤入岐途，貧道也着實爲你們感到可惜。」

楚多情冷笑道：「玉眞敎弟子死傷枕藉，楚某也替他們感到可惜之極。」

游龍眞人臉色一沉，不再說話。

谷中殺聲喧天，羣雄無備而戰。

其中甚至有人無心戀戰，想離開這可怕的神馬谷。但無論谷外谷內，都是天絕敎的人，他們有心一戰也好，無心一戰也好，到頭來還是不得不拚死一戰。

× × ×

楚多情在不久之前，曾中了龍在田一掌，那時候，許多人都以爲他巳難逃大限。然而，他却沒有死。

他在混亂中竭力逃脫，而且決意要報復。

殺游龍眞人，是他向中原七條龍報復的第一步！

當然，龍在田那一掌之仇，他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神馬谷喋血

（一）

谷中血腥刺鼻，混戰更激烈。

尹青霖要殺易四，但在最危險的關頭上，花雨傲代易四接下了一刀。

尹青霖冷冷的瞧着花雨傲：「想不到你還能活到現在。」

花雨傲說：「這全憑貴敎遼東雙魔之一的曾非禪救活了在下。」

尹青霖冷笑着：「雖然蛇頭草是曾非禪之物，若非衞七龍冒死把它奪取到手，你現在還不是巳埋在黃土之下？」

「不錯，衞七龍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呢？」尹青霖冷冷的說：「你一定是欲啖我肉，喝我血了？」

「那倒不必，在下不是野獸，沒有吃人肉，喝人血的習慣。」

尹青霖閉嘴，甚麼話都不說。

他突然揮刀。

他一出手，就是連環七刀。

這七刀的聲勢，實在駭人，只見刀花如雪皚皚而來，武功稍差的人，恐怕連一刀都接不下。

但花雨傲乃北三龍的弟子，而且身負金陵第一劍之名，手底下的功夫，自非一般可比。

尹青霖的刀鋒透出一股無形的殺氣，似乎連殺氣也足以致人於死命。

花雨傲衣衫起伏，身影變幻不定，如閃電，似驚虹，飄忽若虛無，詭異似幽靈，敎人簡直無法看得見他的身形轉換的變化。

尹青霖的刀巳連攻十八招。

他也是高手，高手中的高手。

在此之前，實在很少人能接得下他十八招刀法。

終於，在第十八刀的時候，一陣裂帛之聲响起，花雨傲的左腿給劃開了一條血槽。

鮮血在激濺。

不但花雨傲的鮮血在激濺，尹青霖的眉心也在射出了一條細長的血柱。

花雨傲一劍穿過他的眉心，這是游龍眞人傳授給他的「裂眉劍法」。

尹青霖瞪目倒下。

花雨傲左腿傷勢雖不致命，却也不輕，但他仍然沒有休息，繼續與天絕敎羣魔作戰。

在此時此地，除了死人之外，誰都不能休息。

（二）

楚多情、風羣星聯手對付游龍眞人，雖然暫時還未能傷得了這老道士，但却巳佔了優勢。

倘若單打獨鬥，他們二人俱不是游龍眞人之敵，但以二對一，形勢上就大爲改觀。

游龍眞人知道，只要自己解決了對方任何一人，那麼他們就得全盤敗落。

但這並不容易。

因爲他倆根本就是以守爲攻，以纏字訣來拖着游龍眞人。

游龍眞人的弟子，俱欲上前協助敎主

一臂之力。

但天絕教早已有了整套的計劃，玉眞教的道士們，也被天絕教的高手纏得透不過氣。

也有三幾個拚命衝了過來的，但風羣星暗器功夫歹毒無比，他們雖然衝近，但結果却又衝進枉死城裏。

游龍眞人目眥欲裂，劍招更是凌厲。

楚多情冷笑道：「老牛鼻子，你威風八面的日子已一去不回，我看你還是用劍抹在脖子上死得舒服一點。」

他是在故意激怒游龍眞人。

游龍眞人雖然明知楚多情的用心，但却仍然按不住一股無名怒火，反唇相稽。

他平時說話，已不算怎樣高明，對罵之下，更與相形見拙。

楚多情正要他如此。

游龍眞人對他們越憤恨，他的怒火越是向上燒，他們就越有機會把他殺死。

游龍眞人雖然是一教之尊，武學修爲已達登峯造極之境，但本身剛烈的脾氣，却仍然和壯年時沒有多大的分別。

這無疑是他的缺點。

楚多情、風羣星俱是江湖中後起之秀的一流高手，他們都已看淸楚了這一點。

看來不出十招之內，游龍眞人就要傷在他兩人的手下。

但就在這時候，風羣星突然一聲驚呼，腰間中了一箭！

一枝黑色的弩箭，幾乎完全射進了他的腰間。

楚多情眼色驟變。

他當然認出，這是木衣門的五步絕命弩！

（三）

風羣星又驚又怒。

他的目光，盯在一個穿着得很漂亮的紗衣女人身上。

「楚依人……妳……好毒……」

這紗衣女人不錯就是楚多情的妹妹——楚依人。

楚依人淡淡的說：「丁獵想殺的人，也就是我要殺的人，他是我的好丈夫，而我却要成爲他的好妻子。」

風羣星一聲怪叫，顫抖着身子撲向楚依人。但他只奔了五步，就已全身痙攣，痛苦地倒下去。

他的臉龐已變成了紫藍色。

「五步絕命弩，果然是名不虛傳！」

楚多情冷冷的盯着楚依人，「只是從今天以後，妳我兄妹之情，也就從此斷絕！」

楚依人冷然道：「你若還顧念兄妹之情，也不會吃裏扒外，帮着外人來打自己人。」

楚多情臉色鐵青。

游龍眞人不再客氣，喝道：「楚施主，你要當心了。」

他暗恨天絕教殺了不少玉眞教的弟子，這筆帳正要算在楚多情的頭上。

楚多情並不愚蠢，知道單打獨鬥，決非游龍眞人之敵，早已萌逃走之念。

但在這時候，他却又遇上了龐巨龍。

× × ×

龐巨龍早就認出了這個可惡的殺手元帥。

他一直在祭台下與天絕教羣魔苦戰，直到楚多情欲逃之夭夭的時候，他立刻攔住了他的去路。

「小哥兒，慢走！」龐巨龍嘻嘻一笑道。

「大個子，滾開！」楚多情臉上泛出濃厚的殺機，在這時候，他隨時都會動手殺任何人。

他口裏說「滾開」，但手底下已施殺着。

他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是一蓬見血對喉的毒針。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這個臉龐上光光滑滑，連一根鬍子都沒有的大個子，原來就是醉臥中原龐巨龍。

龐巨龍雖然身材粗壯，但對於接收暗器的功夫，居然也很有一手、

楚多情的毒針才發出，就已如泥牛入海，在龐巨龍的衣袖間消失得無影無踪。

楚多情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難道這天神馬谷內，竟然眞的那麼人材濟濟，聚集了天下所有的精英高手在內不成？

一陣錯愕之間，龐巨龍蒲扇般的巨掌，已結結實實的印在他的胸膛上。

楚多情血氣翻騰，眼前一黑，倒下。

這一次，他不再像上次般幸運，能逃出死神的懷抱了。

因爲龐巨龍不但給了他致命的一掌，還從靴中取出一把匕首，插進他的心臟。

（四）

尹青霖、風羣星、楚多情相繼陣亡，對於天絕教的整個計劃，打擊甚大。

謝雲樓當然也在神馬谷中，而且還以羣俠之首的身份自居。

那些不知就裏的人，還以爲跟隨着謝雲樓，最少比胡亂碰撞好一點。

那知謝雲樓表面上是名俠，其實却是天絕教的副教主。

他們跟隨着他，正是飛蛾撲火，自尋死路。

謝雲樓平素很重視自己的名譽。

但這一次，他已無法再顧及到這一點了。

他似乎變成了另一個人，更像是變成了一個只懂得不斷殺人的瘋子。

不少人不明不白的死在他劍下。

他們直到嚥氣的時候，還不肯相信謝雲樓竟然會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們是盲目的一羣。

江湖人，往往以爲自己「目光如炬」，其實却是「目光如豆」。

有人「有眼不識泰山」。

也有人「有眼不識魔王」。

有眼無珠的人，世間上比比皆是。

這種人，正如有人說：「死了都不知道是甚麼事情」。

× × ×

神馬谷殲滅異己份子，是一個極重要的計劃。

在天絕教的計算中，他們這一戰是穩操勝券的。

但他們却忽略了游龍眞人和玉眞教的力量。

參與大典的羣雄，雖然都是無備而戰，甚至是被逼拚命，但游龍眞人和玉眞教的弟子，早已知道其中陰謀，而且還把這

件事，向神馬谷的一位長老透露。

但這位長老根本就不相信，「勇奪神馬令」的「神馬天君白高飛」會是個冒牌貨。

在這件事情上，神馬谷的這位長老是犯了錯誤。

但在整個局勢而言，這件事並未造成決定勝負的影响。

反正神馬谷已是亂成一團，這只不過是一塲兇悍而激烈的大混戰。

一戰下來，早有準備，處處小心策劃的天絕教，並未如想像中那麼順利，可以把羣雄殺得片甲不留。

相反地，天絕教却爲之損兵折將。

謝雲樓越看越不是滋味。

他終於發出了撤退的號箭。

× × ×

這是武林中，令人許久以後都無法忘懷的一戰。

江湖中人稱之爲「神馬谷大混戰」。

自此之後，謝雲樓的猙獰面貌，已被揭露無遺。

他再也不能在淮陽立足，更不敢回去雲樓別院。

天絕教漸漸銷聲匿跡，它的鋒芒已被正道羣雄的怒潮所掩沒。

尾聲

（一）

翌年，殘春。

這裏是人跡罕至的巫峽嘯風灘。

一人古服高冠，在灘上輕奏弦琴。

和煦的東風，吹不開巫峽的愁雲慘霧，却帶來陣陣濛濛細雨。

巫山羣峯，雲霧繚繞，氤氳瀰漫。

一曲既終，高冠人卓然而立，望着滔滔江水喟然長嘆。

這人正是在江湖上銷聲匿跡凡數月之久的謝雲樓。

× × ×

灘頭怪石嶙峋，偶爾三兩飛鶴停留其上，但瞬即又振翅冲天飛去。

謝雲樓目送白鶴飛去，飛入茫茫雲霧之中，不禁又是一聲輕嘆。

白鶴來去自如。但江湖雖大，却已無謝雲樓立足之地。

天絕教已在羣雄窮追猛打之下，潰不成軍。

謝雲樓的親信，不是被殺，就是逃到天涯海角，再也不在他的身旁。

他是梟雄，但梟雄已臨末路。

（二）

灘頭有小樓。

這小樓建築簡陋，和他在淮陽的雲樓別院相比，不啻是判若雲泥。

現在，和謝雲樓同住在這小樓的，就只有他的岳母。

謝夫人在丈夫身敗名裂之後，懸樑自盡，她母親無依無靠，只好跟隨着這個聲名已毀的女婿，流浪天涯。

這兩天，連謝雲樓的岳母也病了。

她病得很沉重，謝雲樓束手無策。

他只是個梟雄，却不是個神醫。

他想起了武林中不少精於醫術的醫士。但現在，他却連一個都無法找回來，爲丈母娘娘治病。

不知怎的，他有歉然的感覺。

倘若連一個病人的性命都保不住，他這一輩子還能有甚麼指望？

倘若在長安、洛陽等大地方，他的丈母娘肯定有救。但在這裏，休說神醫，便連走江湖的郎中也難得一見。

看來，他的丈母娘娘只好在這裏等候死神的降臨。然而，當謝雲樓回到小樓的時候，却發現樓中竟然出現了兩個男人。

其中一人，赫然正是有「糊塗神醫」之稱的潘若侯。

× × ×

有潘若侯這等醫術高明之士，謝雲樓的丈母娘娘自是可望藥到回春。

但當丈母娘娘病好之後，她却再也看不見謝雲樓的影子。

兩天後她總算可以下床，行動自如。

她看見了兩個男人，一個比較年輕。他身穿黑衣，背負長劍，英挺不凡。

「公子高姓？」

「晚輩姓衞，叫衞七龍。」

「噢，原來是衞公子。」老婦並非江湖人，衞七龍之名在江湖上雖如日方中，但在她聽來，也和普通的名字沒有甚麼特別。

她雖然沒有看見謝雲樓，但却居然不問一言。

倒是潘若侯向她解釋，說謝大俠約了幾位知己，到西嶽華山一遊，並說囑咐他們兩人小心照料岳母娘娘云云。

老婦人沒有甚麼特別的反應。

她只是表示，自己已年紀老邁，很想到某地方安享晚年。她說的「某地方」，原來是一間尼庵。

× × ×

老婦主意已決，衞、潘二人力勸無效。他們只好依她所言，把她送到「某地方」去。

老婦很感激這兩人。

雖然，她知道自己的女婿，絕不是去了西嶽，而是去了西天。

但她沒有怪任何人。因爲她甚至比自己的女兒，更加了解謝雲樓。

謝雲樓的收場慘淡，早在老婦意料之中。

× × ×

在那險灘旁，怪石嶙峋上，又有三兩飛鶴盤旋、落下。

牠們也許沒有發覺，這些石頭已曾被搬動過，然後又再重新鋪上。

他們當然更不會知道，昔日經常在灘前奏琴的人，已長眠於石堆之中。

（三）

匆匆又秋殘。

梧桐葉片片飛舞，秋燈下的美人，也在飄動她的舞衣。

這裏是揚州夢芳樓的小夢園。

這裏是男人的銷金窩，有錢人醉生夢死的樂園。

一個叫唐二爺的中年男人，在這裏渡過了九天可以用「荒唐」二字來形容的生活。

他是這裏的闊客，揮金如土，絕不吝嗇。

這時候，他燈下看美人，左擁右抱，臉上的神情簡直是樂不可支。

可是，他做夢也想不到，在此樂不思蜀的時候，竟然會有人破口大罵：「興鳥娘你沒，你了宰俺！」

每個人都聽出，這是兩句罵人的說話，但却又沒有人聽得出一個所以然來。

唯一完全明白的人，只有唐二爺。

這人其實是在罵：「沒你娘鳥興，俺宰了你！」

世間上只有一個人喜歡把說話倒轉來說。這人當然就是神龍張！

× × ×

舞已停，落葉却不盡。

殺人的刀仍在滴血，神龍張的手抓着了從唐二爺胸膛挖出來的肝臟，忽然大哭，又忽然大笑，旁若無人，似若瘋子。

唐二爺其實並不姓唐。

他姓高，高大名。

他知道神龍張一定會找自己，爲蚌娘報仇。

所以，這一年來，他一直都在隱姓埋名。

直到兩個月前，他找到了巧手金童易四，遂向他懇求獲得一副人皮面具。

易四沒有拒絕他。

因爲他知道，這樣神龍張就更容易找到他了。

果然，高大名憑着這副人皮面具，不再東躲西藏。

但易四却已把這件事告訴給龍在田，並且把人皮面具的特徵詳細繪出。

這無疑是帮了神龍張一個大忙，也無疑是向高大名宣判了死刑！

（四）

天絕教已不再存在，但江湖中人仍不斷把它提起。

江邊，一老一少在垂釣。

少年忽問：「謝雲樓是天絕教副教主，那麼眞正的教主又何在？」

老人吟沉半晌，嘆道：「天絕教主早已死了。」

少年道：「在神馬谷大混戰之前就已死了？」

老人點頭。

少年道：「他是怎樣死的？」

老人道：「給人暗殺。」

少年道：「兇手是不是謝雲樓？」

老人道：「不是他還有誰？」

少年道：「爲了爭權？」

老人道：「不但爲了爭權，也爲了要獲得教主的七本武功秘笈。」

少年道：「他已成功了？」

老人道：「他只成功了一半，因爲那七本武功秘笈上的武功，原來只有和尚才能練。」

少年道：「這都是童子功？」

老人點頭。

少年道：「教主也是個練童子功的人麼？」

老人搖頭：「他早已娶妻生女，這門武功他練不成。」

少年道：「如此說來，謝雲樓是得物無所用了？」

老人點點頭，道：「雖然如此，但他却秘密地，完全控制了整個天絕教。」

少年道：「但到頭來，他還不是一樣身敗名裂？」

老人悠悠一笑，忽然又嘆口氣，道：「天絕教以天絕二字爲名，本來就已是一個絕大的錯誤。」

少年道：「錯在哪裏？」

老人沉吟半晌，緩緩道：「天本無絕人之路，但他們却偏要以天絕二字爲名，豈非故違天意？人意已不可逆，再逆天意，焉能不慘淡下場焉？」說到這裏，釣竿抖動，一尾金鯉手到拿來。

老人又嘆口氣，也不知道他是在爲金鯉的上釣而有所感慨，還是在慨嘆天絕教落得這種自取滅亡的悲慘收場。

（五）

匆匆又兩年。

黑龍谷喜事重重。

第一件喜事，是黑龍姥姥已恢復了一身武功。

第二件喜事，是風苑莊終於原諒了衞七龍，並與他共諧連理。

至於這第二件喜事，最少有一半該歸功於黑龍姥姥甘碧齡。

她不斷的向孫女兒闡明，衞七龍雖然殺了風首鵬，但那是不該怪罪於他的。

風苑莊並不是個愚蠢的女孩，也不是不明大義。

連祖母都不怪責衞七龍，還認爲他幹得很好，那麼做孫女兒的，自也不能老是埋怨自己的意中人。

因爲那是於事無補，而且對衞七龍是極不公平的。

× × ×

婚宴之日，熱閙而隆重。

到賀者自然不乏衞七龍的老朋友，如金松鼠、魚猴雙帝、潘若侯、花雨傲……等人。

游龍眞人和龐巨龍也是座上客。

但最惹人矚目的，却還是從洛陽城而來的丁公子丁獵。

他居然是以一夫唱、二婦隨的姿態出現。

楚依人固然是他的老婆，除此之外，林雪嬌也成爲了他的賢良妻子。

直到這時候，楚依人才吐露出心中的秘密。

原來她早就和林雪嬌不和，所以才故意搶走丁獵，想把她活活氣死。

林雪嬌的確是氣極了。

楚依人初時並不是眞的喜歡丁獵，那知日久漸生情愫，居然弄假成眞，和丁獵成爲結髮夫婦。

現在，她已暗自後悔，昔日的舉動，實在是太荒唐。

一年之前，她親自到濟南府找林雪嬌，向她賠罪，並故意安排夫婿和她再度會面。

丁獵雖然容顏大變，但却仍然艷福齊天，這也許是命運的奇妙安排罷？

（六）

江湖俠侶，雙雙並轡縱橫於原野上。那是何等意氣飛揚，令人神魂响往？

這是衞七龍少年時的夢想。

現在，他的夢想已成爲事實。

天空廣闊，他倆將何去何從？

他們的答案只有一個：

——何處有不平事，何處有不平人，他倆就往何處去。

（全文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六

溫涼玉・文
盧　令・圖

神州無敵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南宮世家以南宮漢爲首等七人，在杉樹林外佈下「鴻門大陣」，等候蕭秋水、梁斗等人攻入陣中，準備一舉殲滅之。誰知蕭秋水等並不入彀，個個呆在樹椏上睡大覺。南宮漢便悄悄囑咐南宮楚到林後放火燒林，迫使蕭秋水等人出林一戰。火勢一起，蕭秋水等人爲火所逼，奔出林外，於是雙方混戰起來，打得難分難解，一時勝負不分，結果在蕭秋水的奮戰下，重創南宮漢，其餘南宮楚、南宮良、南宮莊、南宮伯、南宮噲、南宮增等六人也先後被梁斗、林公子、鄧玉平、鐵星月等人殺死，最後，南宮漢卒因重傷身亡，南宮世家完了……

龍爭虎鬥　鷸蚌相爭

人王

南宮莊、南宮噲、南宮伯、南宮增、南宮楚、南宮漢一一依次伏誅；剩下的是南宮良。但是這邊也犧牲了唐肥、秦風八、曲暮霜。

本來陳見鬼纏住了南宮良，現下都住了手。

陳見鬼是因爲突如其來的遽變，鄧玉平與蕭秋水之對峙。

南宮良則已崩潰：才不過頃刻間，「鴻門大陣」的七個人，還活着的只剩下他一人。就算他再堅強，也抵受不住這種殘酷的事實。

——如果你一直是很多人生活在一起，而且生活得很好、很威風，但是有一日你身邊的「很多人」却忽然離開了你，而且永遠「回不來」了，你會有什麼感覺？

× × ×

「你怎麼知道秦風八已死？」

「我猜的。」蕭秋水淡淡地說。

「你怎麼知道是我殺死他的？」

「因爲你就是『人王』；」蕭秋水還是淡淡地說，但眸中已現出迫人的鋒芒：「『權力帮』中的『人王』。」

× × ×

鄧玉平又目定口呆的望着蕭秋水，好似從來沒認識過這個人似的。

「你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知道的？」

「峨嵋山、伏虎寺中，若沒有內應，權力帮決不可能如此輕易盡擒大夥兒，大家中的是迷香，偌大的伏虎寺，迷香竟佈置得如此神不知、鬼不覺，這其中一定有蹊蹺。」

「……後來我才打聽當晚大家先喝了你沏的茶，你的茶裏沒有迷藥，因怕梁大俠等老江湖一品嚐就試得出來……可是却有對迷香的味道失去判斷的效能……而我和唐方喝了那茶，到外面去了，因爲沒中迷香，所以沒事——但那晚對屈寒山猝然挾持唐方，我也失去了警覺，這不可諱言

係你所沏的『好茶』所致。」

「所測不錯，」鄧玉平鐵青着臉色，冷笑。「只是你從什麼時候識破是我？」

鄧玉平反問道：「可疑的人，應該是很多的呀！」

「是很多。但我却先確定其中有內奸；」蕭秋水的話吸引住了全場，他說話時有一種很奇特英奮的神采，教人如鐵受磁所吸引一般，凝神了過去的。「刀王兆秋息知道伏虎寺的事，係權力幫所爲；然而幫主李沉舟却不知情，使我想到這件事，很可能是柳隨風下達的命令，而不是李幫主。」

「你那末信任李帮主？」鄧玉平疑惑問。

「他不會騙我的；」蕭秋水斬釘切鐵地道：「縱然我是他的敵人，他也用不着騙我的。」

蕭秋水是蕭秋水。李沉舟是李沉舟，可是不管蕭秋水對李沉舟，還是李沉舟對蕭秋水，都有一種奇特地相知，而且情深的相惜，互重的相敬。他們可以騙別人，而且彼此對立，可是都不會沒有程度到欺騙對方。也許這兩人在某些方面雖然相去太遠，但在某些方面，又相近太多，而他們都不是自欺欺人的人。

「後來柳五來告訴我，找藍鳳凰即可知曉梁大哥等人的下落——這是故佈疑陣，以俾讓我親眼目睹朱大天王對部下殘暴的追殺，而矢志爲敵，如此可以藉我而滅費家，同時柳五也派出上官族的人，讓這兩家互拚結果，乃死亡殆盡。可是梁大哥等人乃爲朱大天王所操縱的費家人所擄，高似蘭又怎麼知曉其中過程……那麼其中必有原故，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我們這一羣人，有權力帮的高手潛伏。柳五等來想要在伏虎寺捉拿這些人，以報錦江之辱，却不料你剛下了迷香，費家的人就趕到，你獨力難以拒抗，只好也裝迷暈，所以胡里胡塗的都把賬賴到費家的人底身上……」

「費家、上官族、還有我們，甚至剛才的南宮世家，都只是朱大天王、柳五等人對壘衝殺時的棋子而已……」蕭秋水目光神采熠熠：「你一路上留下暗記，通知權力帮，是以柳五總管改變了計劃，不料我跟費士理夫婦並沒有打起來，反而救出了大家，而且還跟費家滅了上官族……這些事兒一直都陰差陽錯，所以柳五含忿，要南宮世家在我們未到當陽前伏殺我，你來裏應外合……」

鄧玉平神色鎮定，但臉色冷峻：「這些大致上都沒有估錯，只是你怎麼在衆多人中，獨獨懷疑到我？」

「你是人王，作得天衣無縫，並沒有失敗，我是看不出你；」蕭秋水知道鄧玉平心中最斤斤計較的是：他身爲「人王」，自然作得甚周圓，怎麼還會被自己入世未深的闖蕩江湖的年少識破：「我沒有看出你是『人王』。只惜在浣花之役中，你爲救柳五，做得太過火了，以身擋住衆人的視綫，所以，才讓柳隨風有遁逃的機會。但我一直只是懷疑，直至……」

「……秦風八是不是死了？」蕭秋水雙目忽射厲光，暴長而問：「是不是？」

「是。」鄧玉平深吸一口氣，緩緩道：「……我不想你們獲勝得太容易——至少也要花出耗費主力的代價，以便使權力帮支使的慕容無傷能順利御制正統武林，所以在猝不及防下，殺了秦風八。」

忽聽一聲怒至極點，怒至極端的尖嘯，一人挾着厲風，向鄧小平撲來！

鄧玉平疾退。

出襲的人是陳見鬼，他乍聞自己情同手足的兄弟被鄧玉平所暗殺，驚慟無抑，出手猛攫鄧玉平！

鄧玉平一面急退，一面出劍！

海南劍派的劍，快、而無情！

可是陳見鬼簡直不要命了！

誰都可以看出他避不開鄧玉平之一劍，但鄧玉平也絕避不開他一擊。

蕭秋水陡地一聲大喝，自後執住陳見鬼的衣領，把他前攫的身軀，硬生生揪了回去。

鄧玉平冷笑，劍勢不停，轉向蕭秋水刺來。

蕭秋水右手不及拔劍，以「無相劫指」之力，雙指倏地挾住那迅、毒、疾、快如蛇蝎的劍尖。

就在這時，蕭秋水只覺左下脚一陣熱辣辣地疼。

月牙刀巳割入蕭秋水左脇，蕭秋水左手拎住陳見鬼，右手挾住鄧玉平的劍鋒，就在這時，着了暗算。

但蕭秋水是何許人？他左脇吃痛，但一脚踢出！

這一脚並無特出，却能救命。

他此刻功力，何等高強，又有八大高手武功菁華相傳，這一脚踢出，隨着一聲斷喝，那人也非庸手，即刻棄刀飛退！

——居然還有內奸！

那人倉惶身退，臉色慌恐，蕭秋水又驚又怒道：「怎會是你——」

一時失措，鄧玉平忽自劍鍔中抽出了另一柄又扁又薄又狹又快的利刃，「嘯」地戳在蕭秋水的咽喉上。

這下鶻起兔落，極端神速，蕭秋水已爲鄧玉平所制，別的人根本還弄不清楚是什麼一回事，那來得及出手？

× × ×

以月牙刀偷襲的人，是瘋女。曲江劉友！

「眞沒想到……」蕭秋水發出如此一聲慨然長嘆。

——被人擊敗乃兵家常事，爲人所出賣才教人心碎。

劉友臉上居然還有不豫之色，撫着被踢折的手腕，不但無歉咎，反而頗有惱意地道：「便是我！」

「妳爲什麼……」

鄧玉平桀桀地笑起來。「不爲什麼，又不是文藝故事的對話。」「她在你們一伙中，能幹什麼？既無傑出的武功，也並不孚衆望。談理想、做大事，對她這樣一個市井出來的女孩子，能當飯吃麼？」「兩廣十虎一個個的死去，她不心寒，總是騙人，……所以我說服了她。……秦風八其實是她殺的。嚴格來說，我吸住了秦風八的注意力，她就用這柄月牙刀，背後一捅——」

鄧玉平說着，也想用力將劍往前一送，他這一刺却刺穿蕭秋水咽喉，然後準備在蕭秋水未咽氣前補加一句：「——就這

樣地送了命。」

可是他在這頃刻間回心一想：不可以，而今梁斗、孟相逢、孔別離、林公子等全是高手，他殺了蕭秋水，恐怕也難逃一死……何不利用蕭秋水作護身符，待自身安全了才作處置，當下轉念道：「你們最好鎮定一點，如此蕭秋水才可望活得長一些。」

他說着猝然伸出手指，小心地連點蕭秋水幾處穴道，徘徊了一下，又再加點了兩處穴道，才放心，怪笑道：「他是我們的人質。你們要是出手，他就——」

這時天灰濛濛，開始有雨落下了……

× × ×

雖然有雨，但羣衆不但沒有散去，羣情更加洶湧，如萬濤排壑。

擂台上的托鉢頭陀，已連勝七場。

主持諸葛先生已唱名五次，無人敢上台挑戰。

——看來這領袖武林的人物，又落回少林的身上了……

擂台上的托鉢頭陀，靜坐默思，神色端然。

——年紀雖輕，却是禪佛修爲精湛的大師！

衆人心中紛紛發出喟歎，就在這時，忽然一閃，一人以極詭異的姿勢，掠上擂台，罩向托鉢！

托鉢頭陀猛喝一聲，驀然站了起來，看來寡言訥語的他，足有六尺半高壯，戒尺夾帶着厲風，飛劈而出！

來物粉碎！

只聽一人清脆的拍手聲，笑道：「托鉢師兄，好功力！」

× × ×

來者是一位俗家打扮的紈袴子弟，但見禮儀式却是道家的手勢。

衆人一時議論紛紛：「卓勁秋來了！」「武當年輕一代第一高手來了！」「這下少林對武當，可有得瞧了！」

原來被托鉢頭陀一尺擊碎的，是卓勁秋故意扔出的外袍，托鉢頭陀居然將神功貫注于戒尺上，一出手竟震碎軟質的布帛，這等少林硬繃繃的內功，眞不可輕視。

但托鉢頭陀，連戰七場，向未如此動容過，一下手即全力以赴，却只擊碎了一件衣衫——是不是他被卓勁秋所懾，是不祥的徵兆？

本來一直留着有恃無恐之笑容的地眼大師，那得意之笑容消失了，代之是以尖刻的眼神，瞥向武當大水老人。

大水老人閒適地逸坐着，手捋白鬚，彷彿道骨仙風，臉上却含有一個跟地眼大師先前一樣的——

諱莫如深的笑容。

斯役也

鄧玉平的前髮，被雨淋濕，幾絡髮絲，黏在額前，他看着蕭秋水雙指還挾着他的「僞劍」，於是獰笑道：「我的劍是南海劍法之精萃。劍是凶器，劍中劍才是神器。你挾着的不過是我的凶器，我的神劍天下莫敵——」

說着一面用手把蕭秋水挾着的劍解了下來。蕭秋水深湛的眼神望定着鄧玉平道：「你弟弟死得好冤！」

——鄧玉函爲與權力帮對抗一生，而終於戰死，他哥哥却情願投于權力帮中，效犬馬之勞。

鄧玉平乍聞，也煩燥起來，——鄧玉函畢竟是他的親弟弟，被「飛刀神魔」沙千燈所弒後，鄧玉平也萌過退出之念，但南海劍派並無實力，若無權力帮支持……

鄧玉平最終又打消了退身之念。

但蕭秋水這一提醒，他不禁毛燥起來，叱道：「再說——我一劍殺了你！」

陡地他瞳孔睜大，驀念及：——他適才不是制住了蕭秋水的穴道嗎？穴道中連「啞穴」也點了，怎會……

他想到這裏，蕭秋水深湛的眼神變爲熾烈，而鄧玉平狂妄的眼神變爲慌恐。他要退巳來不及，蕭秋水雙指挾的劍往前一送，就刺入了他的心房。

× × ×

蕭秋水用眼睛深深地緊迫鄧玉平那驚疑與不信的瞳孔裏去：「少林豹象大師諳『易筋經』，把身上體內的氣穴移開一、兩分，並不是難事，你太過輕敵了，而且——」

蕭秋水望着鄧玉平滿額青筋，大汗涔涔下的臉容道：「你太信任你的劍。劍是凶器，唯有不用凶器，方才是吉。用劍者自以爲吉，猶生者言死，不知珍重。」

鄧玉平全身因刺痛而痙攣着。他突地嘶吼道：「劉友……」

瘋女的眼光巳因恐懼而呈散亂。她本來因尋求庇護，而投靠權力帮。而今暗狙了蕭秋水，在鄧玉平面前領了首功，不料却仍是讓蕭秋水反敗爲勝。她因失去依靠而慌亂起來，奔過去扶住鄧玉平，但緊張得泣訴起來。

「你……不可以死。」

江湖人係流落的，生活是熱鬧的，但心裏是寂寞的。他們也有他們所需，家庭、溫暖、慾望……等等。

在華山蕭秋水與費丹楓之役後，劉友就對她那原本有幾分標緻的容貌，却因江湖風霜而蒼老感到傷悸，直到秦皇陵後，鄧玉平便收起了他銳利的劍鋒而以他那一雙銳利的眼光找到她，她在寂寞的武林生涯裏，月夜下，陵墓中，第一次向一個寂寞的江湖男子獻身……

蹉跎的歲月，寂寞的月……

却不料在事後，這「寂寞的男子」居然是權力帮中的「人王」。而她既是他的人，就要跟他一起，爲權力帮打天下……

值得嗎？

劉友覺得自己簡直是瘋狂。

但是錯巳經鑄成了。這些年來與權力帮爲敵，這些敵愾同仇的朋友，在一夜之間，全部改觀了……

江湖上有出賣朋友的「好漢」嗎？有棄信背義的「英雄」嗎？盡管她心裏想把過失都推給對方，而且想盡千方百計用理由說服自己乃是被迫、自衞，不是出賣、殘害，但在她聽從鄧玉平之計，一刀劈殺秦風八之一刻，一切都湧到了眼前，難疚其責。

她殺傷蕭秋水的刹那，也有此種愧恨的感覺。只是慚咎愈深，下手愈恨，表現愈不馴，這也許就是「泥足深陷」罷，等到她眞的斬中了蕭秋水，那血……流出來

的時候，堂堂蕭秋水，竟在自己手下受傷了，那時之震愕，反而使她無法瞬即斬殺下去。

……這也許是她的月牙刀會被蕭秋水及時踹飛的決定性因素。

但是鄧玉平倒下了，胸口沾出了花一般的鮮血，她一下子，如同裸裎相見的一刻，什麼遮飾、依憑都消失了。她如在飛落深崖的刹那，沒有天，也不着地……然而鄧玉平在呼喚她。

垂死的呼喚她。

劉友飛奔過去，衆人都沒有攔阻。

劉友嘶聲哭道：「你……你……不能死……」

鄧玉平的臉上居然浮起了一絲奸險的笑容，喘息道：「就算我死……妳……妳也得先死……」

他說完曲江瘋女就倒了下去，扒在地上好一會，撫腹而起，披頭散髮，眞好似瘋女一樣。鄧玉平的劍貫穿了她的腹腔，自尻骨凸露了出來。

「你……爲……爲什麼……要……要殺我？……」

「因爲我是人王……」鄧玉平艱辛地笑道：「妳是我用過的女人，沒有人能再用妳。」他大力地呼吸喘息着：「我是人王，我死，至少也要有陪我一起死；」他笑得發苦：「日前我只有能力，也只有把握殺妳。」

曲江劉友眼中充滿了一種猶如野獸瀕死前的絕望，但是桀傲，嗄聲問：「你就這爲……這一點殺……殺我……」

鄧玉平傲慢地點頭，曲江瘋女忽然撲了過去，白森森的牙齒，一口就噬在鄧玉平的脖子血脈管上。

× × ×

卓勁秋外號「一葉知秋」，是武當派俗家弟子中，聲望最隆、地位最高、武功最好、人緣最廣的首席前輩「劍若飛龍」卓非凡的獨子。

既是獨子，劍法也是嫡傳的。

卓勁秋若獲得「神州結義」之盟主，這白道武林無疑就是武當派的天下。

地眼大師現在也淸楚了大水老人爲何如此篤定了，他冷笑道：「卓先生爲甚麼不來？他如此苦心策劃，理應前來觀賞才對。」

他雖看似不經心的說，但聲音絕對可以越過相隔的三個人，傳到大水老人的耳中去，大水老人微微一笑道：「卓師哥一向很少親自出來。」

地眼冷哼道：「卓先生的架子越來越大了。」

自從鐵騎、銀瓶，以及武當掌敎太禪、掌刑守闕道長歿後，卓非凡已儼然武當代表，確非一般場合可以見到的。

大水老人依然不動氣，微笑回了一句：「也不見得。貴寺地極師兄，也不是沒有大駕光臨嗎？」

少林地極確實沒有來。少林正宗七大高僧，天正、木葉、木蟬、木蝶、龍虎、豹象俱已身亡，只勝地極一人，以及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抱殘大師二人，傷心哀矜之餘，也有瑣屑繁事，走開不得，倒不是因架子勢頭足。

地眼却聽不過去，冷笑道：「地極方丈要來，也至少要在有卓先生在的場合才到。」

大水老人淡淡地似聽不懂箇中含意似的，緩緩回話：「是麼？那地極大師眞好眼光。」

兩人針鋒相對，各不相讓，却聽冷哼一聲，一人道：「武當少林，原來是鬼打鬼。」

地眼這一聽，自是勃然大怒，心忖：我倆是一派宗主，就算不睦，干你屁事？連涵養極好的大水老人，也怒不可遏，即側目望去。

原來隔着地眼與大水老人席間，有三個人，聲音極微，却是從這三人中發出來的。

兩人都怔了一怔，俱不能肯定三人中那一人曾開口說過話。

這三人中首是一個威猛如天的人，連地眼大師那般凶殺的奇僧，以及大水老人如此深沉的高手，一望之下，也不禁怦然心跳，好似在什麼地方聽過或見過這人，但又不知從何處何地，聽過或見過。

左邊一人，顴骨高聳，額骨崢嶸，目光炯炯，十分鑠矍的老人，着鐵色衣衫，凜然而坐。

右首一人，是個女子，寶藍色配水綠色衣裙，高髻雲髮，還沒有看淸楚模樣，便被一種閒淡的、雍容的，而且淡淡憂悒的絕代風華所迫住……

竟叫人看不淸那花容月貌……

雨霏霏下，三人猶如罩上一層雨花，看不仔切，但衣鬢絲毫不濕。

——這三人顯然都不凡。

大水老人和地眼大師，縱橫江湖數十年，而今竟連誰說了話，罵了自己，都找不出來，心中暗暗提防，一面咒罵不已，但在未找出說話者是誰之前，確也不便發作。

那三人依然故我，凝望擂台，又似全不把台上打鬥放在眼裏似的，三人彼此之間，既似故友重逢，但又似全不相干。

而擂台上的托鉢頭陀與卓勁秋，早已打得烏天暗地，捨死忘生。

× × ×

蕭秋水、梁斗、孔別離、孟相逢、陳見鬼、林公子、鐵星月、邱南顧等俱不願目覩曲江瘋女、鄧玉平互相戳殺至死的狀貌。

原本在一起的伙伴，一下子變成了「奸細」，自相殘殺，而且一一自這世上消失……熱熱鬧鬧的一羣，變得孤獨、寂寞，是何等令人沉哀的事。

南宮艮沒有再出手。

他的牛耳尖刀已被打落，手已被斬斷，親人都死了，他已失去了戰鬥的能力。

唐肥滿身披血，一邊臉獰猙可恐，如鍾無艷一般，相映十分悸人。

鐵星月含淚俯耳過去，雙手緊握住唐肥底手。

只聽唐肥氣若游絲地道：「我……我……還有任務……未完成……我不能死……我……我不要死……」

鐵星月垂淚道：「阿肥妳不要死，妳不要死。」

林公子瞧了瞧唐肥的傷勢，道：「你放心，她臉蠻大，還死不了。」

唐肥最後告訴鐵星月的話，就暈了過去：「我怕不能再和你一起放屁了。」

說完她就不省人事了，她在「神州結義」中也許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而且一直也沒發揮她的重要性，但天意恢恢，一個人天不假年，或際遇難逢；命運多桀，或英雄氣短，很容易就浪費了如此一生，中途變節、死亡或退隱，使到青史留名路上，未能留下深如鏤鑿的痕印！或許她在此刻身亡，反而能留下節義之名。

× × ×

唐肥重傷。

——如何向唐方交代？

蕭秋水只想快快把一切江湖事快快有個交代，然後快快放棄掉一切，快快去見唐方。

蕭秋水更想念唐方。

× × ×

南宮世家「七傑一秀」中之「七傑」是役。，六死一傷。

南宮漢、南宮楚，南宮增、南宮嗆、南宮莊、南宮伯死，南宮艮則遭斷臂，南宮世家自此滅亡。蕭秋水方面，唐肥重傷，秦風八、曲江瘋女、鄧玉平、曲暮霜因不同原故殉身，爲蕭秋水與役以來「神州結義」中弟兄傷亡最重的一次。

斯役也。

× × ×

少林可以說是中國武術的重要發祥地，以佛經禪理修心，以武術勞作修身，而創出一套因大慈悲而殺無赦的武功，這武功是不動明王般的凶殺，爲的是降魔除妖，以弘揚佛法。

武當的武功却出自太極兩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川流不息，以修練的過程悟道，以有生之年取無涯之念，所以武當武功心法多取陰柔一路，手取太極，步走八卦，無招勝有招，以招生招，故能綿延不絕，借力生力，藉勢取勢。

托鉢頭陀的戒尺劈頭劈臉，潑頭潑臉地打，但是卓勁秋的劍，却封守自如。

托鉢頭陀與卓勁秋，在武林上俱是鋒芒畢露，驕激人物，雖身在佛道二門，却桀傲不馴，兩人拚戰百餘回合，不分勝負，就在這時，擂台之巔，忽急如箭矢，閃下二道人影。

只聽在擂台上主持的諸葛先生陡發出一聲斷喝：「小心刺客！」

這兩著柿色緊身衣的刺客，一使鐵鍊鐮刀，一使淨重七十六重斤的霸王槍，夾着雷霆般之呼嘯，霸王槍刺托鉢頭陀，鐮刀隨着飛鍊「呼」地轉鈎卓勁秋的脖子。

就在這刹那間，電擊般交錯。

只聽兩聲慘嚎，兩聲斷喝，兩名刺客，交錯躍上台頂，而卓勁秋與托鉢頭陀，又酣戰在一起。

然後那執霸王槍的人，在台頂一陣搖幌，終於鬆手，霸王槍在衆人驚呼中「呼」地插穿了台板，兀自幌動不已，而這刺客撫頭。

他的頭也在此時鮮血迸激，裂開五、六爿。

他的頭是給戒尺敲碎的。

那使鍊子鐮刀的，一擊不中，躍上台頂，稍借力于足，又想飛躍向旗桅處求突圍，忽然一陣痙攣，身上竟自肩至胯，分成兩爿，血雨紛降，在衆人譁然身上落了下來。

兩名刺客，僅一個照面，即死於這少林、武當兩大高足手下，大水老人撫髯微笑，地眼大師也眼睛發亮，羣衆更都咸認爲這兩人確乃不世之高手。

台上戰團依然，諸葛先生却一揮手，即有數名衙役分頭料理兩刺客之屍身，不一會諸葛先生起身公佈道：「刺客身上果有令旂，是金兀朮派人刺殺我們高手代表的金賊！」

羣衆一聽，物議譁然，紛紛叱喝道：「金賊敢潛來謀刺，好大的胆子！」「該殺！待『神州結義』後一齊殺到金賊去！」「少林、武當領導我們，我們不怕！」

儘管羣衆呼嚷，坐在地眼與大水老人之間的三人始終神色不變。

只聽那矍鑠老人搖首道：「少林、武當的武功，練壞了。」

這下令大水老人、地眼大師再也按捺不住了。

地眼大師冷笑道：「這位老丈，嘖有煩言，怎不上台去比劃比劃，省得在這兒空言擾擾。」

精悍老叟淡淡地道：「少林的戒尺，在之于『戒』，若能以戒殺慈悲心，則可摧心廢腑，那小和尚却以開碑裂石使之，未免太無深度；武當劍法，宜于輕緩，這小雜毛却大斬大殺，無堅不摧，其實剛而易折也——」

他結論道：「都沒有看頭。這樣的場面，用得着我老人家出手麼——」

地眼大師和大水老人正待發作，那霍霍有神的老叟又說：「你看吧，不出三招，兩敗俱傷……第一招——」

大水老人與地眼大師不禁都張目望過去。

卓勁秋和托鉢頭陀的劍和戒尺，殺了人後，就變得更悽厲，更利辣了。

卓勁秋的劍勢，忽然一變，變得猶如落葉一片，毫不着力，托鉢頭陀却臉色倏然大變，戒尺猶重若千鈞，慢得蝸行，但每一擊俱似萬鈞之力。

那淸矍老叟却嘖嘖有聲，皺眉道：「哎呀不行，這劍勢太造作了，只求形式，不求神意……那和尚敢情在演戲，眞正的鉅力，那有如此吃重……唉，第二招囉——」

卓勁秋那軟弱無力的劍術，實則就是最厲害的殺着：「一葉知秋」，他的劍若秋風，秋風平和拂臉，托鉢和尚的戒尺若盤古之斧，斧斧皆六丁開山之勢。

但劍尺一遇，俱黏在一起；托鉢頭陀一反手，壓住劍身，「虎」地冲出一掌。

那鐵衣老叟却嘆道：「和尚敗了。」

地眼大師正要發作，却猛見台上局勢大變。托鉢頭陀本佔上風，但出掌之際，貫注于尺之功力頓挫，卓勁秋的劍，已順勢挑上，「噗」地刺入托鉢頭陀的腰眼，「哧」地自其尻骨穿出。

托鉢頭陀慘吼一聲，地眼大師急掠而起，耳邊還傳來那老叟的喟息：「這大眼睛的和尚輕功怎地如此差法？好好的『驚鴻一瞥』，給他使出來，像大笨象過河一樣……」

然而驚怒中的地眼大師已無及旁顧。

少林・武當・擂台

「——來得及嗎？」

蕭秋水、梁斗、孔別離、孟相逢、鐵星月、邱南顧、林公子、陳見鬼，還有重傷的唐肥，一行九人，全力在細雨霏霏中，趕路。

——不管來不及來得及，只有全力去趕。

漫天的雨絲反映着一種金橘色，而且幻有濛濛的霞彩，該不是已近黃昏了罷？

× ×

地眼大師如夜梟的身影，衝破了細雨幻成的彩橋，而投入場中。

就在這時，衣袂一閃，一人攔住。攔的人雖一副氣定神閑的樣子，但皮笑肉不笑。

「大師，怎麼？也要撈個盟主來當當麼？」說話的人正是大水老人：「卓勁秋下手雖不知輕重，却可是堂堂正正、贏了這一場的呀，大師要教訓小孩，吩囑貧道不就行了嗎？」

這一番說下來，台下江湖人物更愈認地眼大師不是。要知道這些都是刀上喋血的武林中人，雖希望不致發生慘禍，但心中俱有一種野獸般的欲望，恨不得別人拚個你死我活，方才過癮，何況還有朱大天王、權力帮，甚至金人潛來臥底的人作哄，一下子衆議紛紛，羣情洶動。

「怎麼？少林派不服氣是麼？」

「不服氣就上台打過！」

「嘿，大水老人也上台奉陪呀！」

「徒兒不行，師父出馬啦！」

「——地眼是有道高僧，也想對『盟主』之職插一脚嗎？」

這句話對地眼大師來說，不啻爲當頭棒喝，身爲少林高僧，豈可覬覦盟主寶座，弟子既敗，難道老羞成怒，讓人識揶爲「輸不起」？——而且這一次選拔，顯然是拔擢青年一輩的高手，近日來，老一輩高人中，連天正、和尚大師、太禪、守闕、十四大掌門都紛紛遇害，教人沒了信心，反對近年來崛起，却聲名鵲起的皇甫高橋（專門打擊權力帮）、南宮無傷（專事跟朱大天王作對）、蕭秋水（無帮無派，自闔家遭殲後，自創『神州結義』，闖蕩江湖，會掀起武林中驚天巨浪）爲之側目。這次武林大會，實則上，有如此默契：羅致新生一代高手，領導武林，戮力剷除惡勢力！

地眼大師若也要爭奪，則是冒大不韙了。——地眼大師畢竟是佛門正宗，還不怕犯衆怒。

他只好抱着托鉢奄奄一息之屍體，快快退下，大水老人笑容可掬，笑吟吟地四圍一鞠道：「卓師兄高足才疏學淺，僥倖勝得着托鉢師兄，實屬萬幸，不知何方前輩，再上來賜敎——」

如此團團揖拜，連說三次，居然也沒有人敢上台來，卓勁秋洒然一挽劍花，態度甚是倨傲。

衆人本見他殺傷少林托鉢，劍法精奇，誰都不敢招惹，但見之一副孟浪嘴臉，都心中不忿，於是又有人躍上擂台來，捨命挑戰。

如此一連三場，卓勁秋皆輕易取勝。

這時已日薄西山，黃昏天邊，血霞赭紅。

× × ×

已近黃昏。

暮色將臨。

一行八人在暮色中匆匆趕路，都是懷着悲壯底心情。大家都沒有什麼說話，可是誰的心裏都想着，不能讓襄陽城裏那一羣人等待落空，失望頹喪。

（——快晚了……不知擂台已結束了沒有？）

——不管結束了沒有，都得趕去。盡份心意。

× × ×

就算夜晚來臨，擂台還是繼續。燈火四亮，水晶瓦、琉璃燈，還有燃燒得如天火般的炬燭，霍霍熊熊，燒閃不已。

這時擂台上的夾板，已沾滿了血汚。比試一直持續下去，血流得更多了。

卓勁秋戰到第五場後，便發了狠，决心要殺鷄儆猴，所以連殺了三個人。

到了第九場，一個青衣少年，怯生生地上了場，抱劍恭聲：「……青城派第十一代弟子……客雲凌……請卓……卓師兄……賜正……」言下不勝怯場。

卓勁秋眼睛亮了，笑瞇瞇但臉色陰森森地道：「青城派弟子麼？……你來作甚？這裏可不是鬧着玩的場合。」

客雲凌江湖經驗甚嫩，臉上居然赧然一紅，愧然道：「我……家師叫我來……來碰碰運氣……」

客雲凌一見可知是個初出江湖的少年，卓勁秋故意一剔眉，笑吟吟道：「哦？是青城老掌門『千手劍猿』藺問山麼？」

客雲凌端正地回答道：「……正是家師。」

卓勁秋洒然一笑道：「好……碰碰運氣，也罷，你來吧。」

客雲凌惴然道：「我……我自知不是兄台對手……但是……家師有命……在下不得不……不得不戰……」

卓勁秋嗤嗤一笑道：「不得不戰，是麼？」

客雲凌愁眉苦臉地答：「……是……是……」

卓勁秋托大地又問：「但你明知不是我的對手，是也不是？」

客雲凌臉上稍呈猶豫之色，終於咬了咬下唇，答：「是……」

這時台下都紛紛發出竊笑。卓勁秋落落大方地說：「好罷，你放心便是，我儘可能放你一馬……」

客雲凌大喜謝道：「多謝卓師兄手下留情……」

如此一說，好像自己敗定了似的，台下這次是發出了抑制不住的爆笑。

客雲凌又爲此漲紅了臉。

卓勁秋將劍門一開，招手道：「來罷……你如此怯場，該有你外號叫『小生怕羞』才對……」

客雲凌窘迫得拔劍時，劍身出鞘時差些兒鐵鞘掉地，忙迴身一抄，及時撈住，衆人本來訕笑，却見客雲凌有如此敏捷的身手，不禁轉化爲一聲喝采，好事之徒更

渴見弱者能勝强者，故意鼓噪道：「打！打！打給他死！」

「赫！不要怕他，『小生怕羞』，上呀！」

「那削臉小子太牙了，青城派的，快攆那雜毛弟子滾下台來。」

這一陣鼓噪，使到「一葉知秋」卓勁秋臉上，閃過一抹殺氣。臉色也隨着青白泛汗。

客雲凌把劍拱揖，劍尖向地，正是江湖晚輩對前輩的見面拜禮，卓勁秋頭微微一昂，「嘯嘯」劃下兩道劍花。胸門大開大闔，也不答禮。

客雲凌靦然挺劍，朗聲道：「請卓師兄賜敎。」

卓勁秋冷笑：「你進招好了。」

客雲凌「刷」地一劍刺去，正是青城派劍法「直」字訣。

這一劍又快又捷，卓勁秋大意未有防備，吃了一驚，忙引劍一帶，「嗖」地把對方劍鋒讓過了，但衣袂却給劃破了一道口子。

台下衆人轟然，「好！」「一劍分眞章！」「再來一劍！」「給他死！」「讓小子知道青城劍法，不遑乎武當劍法。」

衆人如此嚷嚷，對客雲凌而言，確大有激勵作用，但却動了卓勁秋的殺心。

卓勁秋目光發出淬厲的神色，劍芒一展，左一劍，右一劍，客雲凌的劍法也不弱，也左擋一劍，右封一劍，距料才架過兩劍，兩劍已遽爲八劍，忙吃力格過八劍，八劍已變成一十六劍，如此一劍連接一劍，客雲凌實窮於應付，卓勁秋「綿延不絕」的武當劍法也發揮至精華。

交手十數招，客雲凌雖盡處下風，但是展盡青城劍法以赴，居然不敗，卓勁秋不耐，突然以「黏」字訣將劍貼住客雲凌劍身。

客雲凌一揮未動，劍身却爲卓勁秋所帶動。

這是武當劍法借力使力之精萃。

卓勁秋展動劍勢，想藉對方餘力，反殲對方，就在這時，却忽然感受到一股奇異的力量。

這詭異的勁道，幾乎吞沒了他的劍勁，使到他的氣力，宛若泥牛入海。對方竟然藉他的借力，回擊自己！

——難道以「直」訣稱著的青城劍法，竟創出了「圓」的殺法？

卓勁秋此驚非同小可，神意一懈，「嗤」地一聲，客雲凌的劍尖已刺中卓勁秋的肩膊。

客雲凌的劍術，可不似爲人那末稚嫩，說收就收，他傷了卓勁秋，很感愧疚，收劍道：「承讓——」

這些刹那，卓勁秋漲紅了臉。

——武當劍法，怎能給區區青城劍法所敗。

就在客雲凌後退的瞬間，卓勁秋巨喝一聲，掩蓋了客雲凌低微的說話……

一道淡淡的白光，反映火焰，一閃即逝。

客雲凌慘嗥，撫胸，捂背，血湧出，他嘶聲叫：「你——！」

火炬照射下，客雲凌臉色全白，更顯得濺血驚心。客雲凌搖搖擺擺，進前幾步，以手指向卓勁秋，眥裂而道：「你——你——」

卓勁秋沉着臉叱：「你找死！」

陡地又刺出一劍，就在此時，一人撲起，巨梟般擋在兩人之間，廻身，拍手，雙掌挾住卓勁秋的劍身，喝道：「守擂台規矩！」

來人清矍有神，他正是主持人諸葛先生。

「蹦」地一聲，這時客雲凌已仆倒地上，氣絕而歿。

諸葛先生因站得近，看得分明，怒嘯道：「勝負已分，你如此加害——」

這時一道人影，飄然而上，正是大水老人。「這比試可沒規定先傷算輸，卓師侄拚得一傷來贏得此場，這是有目共覩的。」大水老人微微一笑又道：「卓師侄出手未免太重了一些，但場中高手相搏，又怎能把握得到釐毫不差？」大水老人深沉地冷笑道：「就算先生上台，也未必能够罷？」

諸葛先生變了臉色，但他是擂台主持，又代表官方，不便發作。一干武當關係弟子，也乘機喝采，唯其他人羣情洶動，尤其少林一脈，藉機起哄不已。

這時突聽一個聲音淡淡地道：「其實這場算他贏了，也沒什麼的……只是早死一些罷了。」

一時全場都靜寂了下來，如此挺身公然侮辱武當派高手的，就算少林僧人，也萬萬不敢。

卓勁秋遽然臉色刹白，怒問：「你說什麼？」

只見一個人站在西首一柱火炬下，熊熊火光映得臉目黃慘慘的，看不清楚模樣，那人冷冷地道：「我說，」他一字一句地道：「我要上台，」他一個字一個字的道：「上台殺了你。」

× × ×

「武當已經式微了，」在台下一處旗杆下面，仰望獵獵飛揚的旌旗，一個鶉衣百結的老乞丐有着如此的浩歎：「少林也是。」

然而盤踞在他身邊的十來個徒兒們，都聚精會神凝視擂台上格鬥場面，絲毫興不起嘆息。

還有來回逡巡的十來個乞丐，不時跑過來、走過去，老乞丐招呼時，他們却搖頭攤手，老乞丐心裏納悶：「奇怪。」

「……就算蕭秋水不來，風八和見鬼，也該趕回來呀，難道……」他正尋思着，隨而被遽變的場面吸住了。

南宮無傷

只見黑暗中步出一人，遽爾一竄，就掠到了火光最亮處，這時火光閃熠，映照在那人臉上，出奇的柔和，出奇的俊美，出奇的瀟洒……却給人一種陰慘的感覺。

大水老人不禁悚然問：「你……」他即刻恢復了鎭定，畢竟是一代宗師：「閣下何人？」

那青年人的衣衫，隱然有一種暗淡的綠瑩瑩色澤：「南宮世家，南宮無傷。」

那人緩緩解下了鹿皮製的二尺四寸中鋒刀鞘，橫於胸前，一股殺勢，窒人而至，大水老人竟然有些怔忡，在旁的諸葛先

生倏沉然聲道：「水老，這是擂台，請循規——」

大水老人點了點頭，猶疑地睇了在台上有些恍惚的卓勁秋一眼，飛身下台。

卓勁秋也着實感到迫人的氣勢，他決意要用語言戮破這過份厚重的高壓。

「南宮世家的人麼？怎麼南宮世家沒來支持你——」

卓勁秋畢竟是武當一派佼佼者，一語中的，只見那俊美青年稍稍一震，姿態上有了一絲可襲——只有一絲可襲，就在這時，台上忽有一流露着無可言喻的優雅聲音道：「他家人來不來，又有何干係？……我來了便是了。」

就在這話語在耳邊誕响的刹那——這刹那間，南宮無傷的姿勢，又天衣無縫，無瑕可襲了！

卓勁秋額角滲出了汗！

高手相搏，互伺瑕隙，比招鬥式拚更重要，若是對手無瑕可襲，而且氣勢如山，如此崩潰掉的，反而是自己了。

那女音一起，似起自無盡無涯，遠如天涯，然近如咫尺，却不知怎地，衆人一齊向那雍華淸麗而帶悒色的婦人望去！

那風華絕代却仍似看不淸楚。

——她是誰呀？

老乞丐陷入苦苦深思中。好像在爲一件天地間深鑰的秘匣，在索解破法一般。

× × ×

就在這時，一陣令人牙酸頭痲的刀拔之聲，緩緩傳來。

南宮無傷橫着身子，橫刀拔刀。

拔刀慢緩。他眼球似發出慘綠色的光芒。

——這傢伙究竟是人是鬼！

戰無不勝的卓勁秋，此刻竟有如此荒唐的恐懼感！爲了克服這種畏懼，最好的方法是擊破畏懼，粉碎恐懼——他發出一聲怪鳥般的怒吼，挺劍向那兩點綠色的光芒刺了過去。

就在這時，蹲在暗影角落下的老乞丐，霍然站起，雙目閃閃發光，像豁然而通了苦思多年的問題似的，失聲道：「——是她？」

× × ×

這時銹刀之聲更烈、也裂、而且更刺耳，更快聒，「嘶——」地一聲，銹刀拔出，劍芒黯、劍折、指削、臂斷、人頭落。半瞬間，南宮無傷已斫了五刀。

五刀皆中！

卓勁秋的劍招被破，想收劍，但劍被震斷，想收手，但指被削斷，想身退，但手被斫斷，想跳後，但人頭被劈落。

一刀五斬。

五斬皆中！

× × ×

這時只聞那雄踞中首，威猛如天的人道：「好。『五展梅』。已得趙師容眞傳了。」

在他旁邊盈坐的女子一震，側目望過去。這一望風韻絕代，煙雨媚陽，不知幾人同時「哦」了一聲，消了殺心，置了武器，獨獨是那威儀堂堂的人，絲毫不爲所動！

× × ×

這時那箕踞的老乞丐雙目一片茫然，兀自尋思：「若她眞的是趙師容……那威武老人又是誰呢？」

——是誰呢？究竟是誰呢？（這小小的當陽城，居然如此臥虎藏龍？）

就在這時，一個背有六個痲袋、痲臉乞丐匆匆走過來，老乞丐一點頭，這痲子即俯近老乞丐的耳邊悄聲道：「稟報帮主，蕭秋水與梁大俠等，已進入麥城了。」

老乞丐沉重地點了點頭，眺視墨黑的天穹，宛若黑漆的盡處，便是破曉！

× × ×

夜已深沉。但人不散去。衆人一顆心，如出鞘的刀，回下了売中。衆多的人闃寂無聲，只呆凝在台上那綠眼人的身上。

數百支火把霍霍地燃燒着。但沒有人出聲。良久，有人上來收拾了卓勁秋屍體。諸葛先生清清喉嚨才道：「而今得勝者乃南宮世家：南宮無傷，有誰不服，可與之挑戰，贏者問鼎盟主寶座，只是——

「只是希望在未來比試中，點到爲止，旨在砌磋，能不傷人命，就盡可不傷性命……」

× × ×

諸葛先生的話根本生不了效。而且更糟。這往看以後更慘烈的戰役便可分曉。

× × ×

接着下去，還是有人掠上台去！

——擂台戰跟一般角逐，心境往往相近的，擂台戰只是把明爭暗鬥，强烈突出化，安排到大庭廣衆上來罷了。

——不少人都想靜觀其變，隔山觀戰，然後從中取利，很多人都想上去競逐，但又怕長期消耗戰後，並讓敵人瞧出武藝底子及身手，或被車輪戰術擊潰。故非眞正藝高胆大，性傲偏狂之輩，不敢一上來、就登場，除非是魯圖自恃之輩例外，大部份的人都想坐收漁利。

但是不自量力的人還是很多。而今一層一層的，一場一場的比試上去，在台上（南宮無傷）站立不敗的，武功已高到匪夷所思之地步，可是仍有人眼見寶座被人拈去，心有不甘，便硬頭皮上來死拚。

——那僅是拚死。

——拚，而死。而且是必死！

在南宮無傷的銹刀下，似乎是必殺必死的。而且已經死了六人。殺了六場。

× × ×

南宮無傷眞的是南宮無傷。

他刀下從不傷人——只殺人。

一刀必殺；一刀必死！

這時又有人飛上台去！

「……晚輩華山劍派冉豆子，請南宮兄賜教。」老乞丐仰望星空，在人們捨死忘生的拚搏下，燭炬擎天的焚燒中，很少人注意到天穹那寂寞的星閃。

……明天，這也是現出太陽的地方。

老乞丐心中喟息着，可是他遽然點亮了眼睛，如星熠，因爲一行人，已風塵僕僕地，進入了羣衆之中。

——來了！

× × ×

華山劍派冉豆子外號「居合雙劍」，他的居合劍法乃源自無相的太極與有相的無極之周轉圓融，在華山一脈中，超出了一般同門的技藝甚遠。

冉豆子的人十分機伶。他一上來就佔

練功秘訣之二十三

觀音掌

靈空子

觀音掌



觀音掌者，練腕側一部之法也，與拳法中之斫手相同。練習之法，先以手在木具上，作側掌勢時下斫，待至每一斫手，木上即陷作深痕爲度，則易木具而斫石。石堅難破，練習一二年後，手斫石即有小石片飛下，如被鎚鑿者然，此猶不足言成功也。必也手斫之後，深陷如切，而切痕之四周，依然如舊，無絲毫損傷而後可。然後再以深盤滿貯鐵屑，厚約盈尺，亦按時以掌斫之，初時掌斫下而鐵屑分開，及至手掌提起之後，則鐵屑仍合聚如前，練之日久，掌下鐵屑向兩旁排開，雖提掌亦不復聚攏，終至於掌一斫下，鐵屑竟向兩旁飛出寸許，中間劃然如刀切，即盤底亦不復有一屑存在。若舉掌連斫之，可將滿盤鐵屑，分爲若干塊、如用刀斫豆腐，平滑均勻，整齊有致，至此而觀音掌之功夫，已登峯造極矣。掌可代刄，着人無倖免者，而練此掌之一手，亦如馬鞍功斫砂掌等，不復能作他用矣，故以左手爲宜，若用右手，以平日動作之習慣，縱極留意，亦難免於無意傷人也。

後輩之禮，係求萬一身敗，南宮無傷不致痛下殺手，以他的過人輕功，至少可以逃得過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心中忖。但是對方，只是陰冷地橫刀於胸，絲毫不理睬他的言詞。他心中懊惱，但也悚然而驚。

在三年前終南劍派挑戰華山派一役中，鬥劍七場，連勝五場，懾伏了終南劍派掌門人「九現神龍」有子敬，「十方騰蛟」有子健兩兄弟，而七場比劍中，冉豆子共戰三場，而且三決三勝，連對方副掌門有子健，皆在他劍下落敗。

那遠是他三年前的劍術。

可是他現在已衝決了十次——十次劈殺，對方的銹刀，依然發出令人牙酸之聲响，輕易格過之後，又收入刀鞘之中。

冉豆子滿臉如豆般的大汗。

——沒有辦法！

——這傢伙的刀法簡直不似人使的！

不管居合劍術如何無相、有相，對方刀勢不變，一擊必破。

但這些擂台下已萬分緊張，摒息凝視，因爲自從冉豆子上台後，是唯一個逼得南宮無傷連出十刀招架的人。冉豆子仍未落敗。可是南宮無傷也沒攻過一刀！

——只要南宮無傷一擊不中，冉豆子是不是有取勝的機會？

「很難；」台下人羣中的淡青衣梁斗，如此疲寞地微微嘆道。他身旁風塵僕僕的蕭秋水，也爲南宮無傷刀勢之縱橫而迷惑：「這柄橫向天笑的刀，因是銹刀，反而可將人心中刀意盡情發揮，」蕭秋水眼神一陣迷茫，又一陣慧黠：「這南宮無傷的刀，比『七傑』加起來都厲害一些。」

「按照刀術論；」孔別離是關東刀法名家：「這刀意並非南宮世家所能有；這刀勢一擊必殺，是望道始知天地寬的宗師方才能創。」

「好刀法。」蕭秋水首肯：「要勝之，除非沒有刀法。」

混沌初開，既生一切，亦滅一切！

——是故高手相搏，無招勝有招。

× × ×

南宮無傷忽然出刀！終於出刀！

冉豆子本來已拚死接他一刀，但這一刀之遽，令聰明機警過人的冉豆子，也來不及接這一刀！沒有令人牙酸的聲音——這一刀竟是連鞘刀法！

巨力劈下，冉豆子雙劍交叉，全力一架。「喀登」一聲，雙劍齊折。

冉豆子飛退，一面退，一面叫：「我敗了，我服了——」

可惜南宮無傷絲毫不因爲對方敗服以及求饒而有所動，他先用連鞘刀破了居合雙劍，再發出那令人齒寒的銹刀磨鞘之聲，拔刀而出。刀風激火！

火勢定時，冉豆子已伏屍當場。

× × ×

諸葛先生舐了舐發乾的嘴唇，沉濁地呼道：「南宮無傷勝——」

如此連呼八次，俱無反應。羣豪情知再呼兩回，如無挑戰者，即是南宮無傷任盟主一職，當下心中不服，但又懾於南宮無傷殺氣，而鴉雀無聲。

這時已呼到第九遭，忽聽一個冷沉的語音道：「等一等。」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黃鷹·著

魔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沈勝衣和方直在小巷中，面對死人般的歐陽立，此刻歐陽立確實已死，他似乎是爲一串的竹絲聲所支配，向沈勝衣重複地施展一套凌厲的劍術，沈勝衣喝斷竹絲聲，歐陽立的動作也就停止了，巷口一矮小老人呆痴地走過來，手中拿着一支竹哨子，他將竹哨子一吹，歐陽立又立時向沈勝衣進攻，原來這小老人手拿的眞是「無音神杵」……小老人忽然向巷內逃去，沈勝衣也追入巷中，與此同時，歐陽立的身軀突然爆炸開來。沈勝衣追着小老人，小老人忽地一拍掌，掌中毒烟向沈勝衣湧至。

暮探嘉興城　夜訪張千戶

「簌簌」的風吹枝葉聲，突然又响起來。

沈勝衣更留神，可是仍然並無發現。然後，他突然發覺，那些霧原來是乳白色，就像是山林中的曉霧。

那只有一種解釋，就是巷子裏突然有燈火亮起來。

這燈火也絕無疑問出現在前面。

沈勝衣難免有些詫異，沉吟着緩步走了過去。

越前霧也就越白，但除了霧之外，還是什麼也看不見，沈勝衣沒有停下。

再前，他逐漸有灼熱的感覺。

——什麼在燃燒。

沈勝衣再走前一步，突然停下，默運眞氣，突然拍出了三掌。

濃霧在掌風中激盪，陡開即合。

那刹那，沈勝衣已看見了火光，却是看不見在燃燒着的是什麼？

隨即他聽到了脚步聲，那却是在他身後傳來。

——難道是方直？

此念方動，他就聽到了方直的叫聲：

「沈兄，你在那兒？」

「在這裏。」沈勝衣應聲又發出了幾掌。

這幾掌却是自下往上，他是希望將那些濃霧捲起來，看能否讓風吹散。

這到底會不會有效，他雖然不知道，但烟中無毒，他却已能夠肯定。

高牆上風急，濃烟一陣陣被吹散，逐漸淡起來，沈勝衣看見生效，又發出了幾掌。

這幾掌之後，烟更淡，沈勝衣終於看到了在前面燃燒着的，竟然是那面牆壁。

火光熊熊，那面牆壁竟然被燒穿了一個洞

——這又是怎樣的一種火？

沈勝衣甚感詫異，搶前了一步，雙袖使勁的一拂。

霧迎袖激盪，火飛舞，那面牆壁竟然亦幌動起來。

沈勝衣看在眼內，又爲之一呆，再搶前幾步，終於發現了其中秘密。

火只是一般的火，那面牆壁却是木造的，只不過被繪成牆壁那樣子，繪得極相似，在黑暗的巷子看來，更就難以分辨得出。

這木造的牆壁只是薄薄的一層，居然還開了一道暗門。

那道暗門只有三尺來高，剛好容那個小老人走過。

火焰也正是由暗門的兩側燃燒上來。

沈勝衣看清楚，不禁苦笑一下，這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方直在他後面奔上來，看見亦是非常奇怪。「怎麼這面牆壁竟會這樣燃燒？」

「看清楚，這是木造的。」

方直上前細看了一眼，詫聲道：「怎會有這樣的一面牆壁在這裏，難道是那個小老人安排的？」

沈勝衣微喟。「濃烟再加上一面這樣的牆壁，他要離開並不是一件難事。」

方直不能不同意。

沈勝衣淡然一笑。「他說得不錯，插翅難飛，化做烟霧還是跑得了。」

方直用力的搖一搖頭。「我就是不明白。」

「不錯，他根本就可以不用冒這個險的。」

「這難道只是要讓我們知道，他是怎樣可怕，怎樣難對付的一個人？」

「看來的確是有點這種意思。」

「沈兄，你大概不會因此被嚇倒。」

沈勝衣笑笑。「我已經很久沒有遇到過這種强敵了。」

「你要跟他較量下去。」

「相信他也有這個意思，他的這一切舉動，未嘗不可以視作挑戰。」

「你是準備接受了。」

「不接受恐怕也不成。」沈勝衣笑笑。「相信你也看得出，就是我不感興趣，眞的要罷手，他也絕不會讓我罷手。」

方直歎息道：「因爲他絕不會相信你會罷手。」

沈勝衣有些感慨的道：「我的好奇心一向很大，而且事情又是與我的好朋友有關係。」

「江湖上的朋友都知道，你一向是一個很重義氣，很够朋友的人。」

沈勝衣「嗯」的一聲。「也許到某一個地步，我眞的想退出。」

方直奇怪的望着沈勝衣。

「世上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越接近眞相，越令人難堪，到某一個地步，或者會突然發覺，不揭發眞相反而更好。」

「是什麼令沈兄有這種感慨？」

「過去的遭遇。」沈勝衣卬首向天。

「我的朋友雖然很多，眞正的朋友事實很少。」



這說話到底什麼意思，方直顯然已聽出，笑了笑。「這也許只是沈兄過慮。」

沈勝衣點點頭。「也許。」移步走前去。

烟霧又淡了很多，那面牆壁燒得却更猛烈，沈勝衣突然出劍，「刷刷」的幾劍，將燃燒的全部削下。

他隨以劍挑起了其中一片，移近那面木造的牆壁，火光照耀下，他看得很清楚，不由一聲歎息。

方直聽在耳裏，奇怪道：「沈兄又發覺了什麼？」

沈勝衣道：「你難道沒有發覺，這面牆壁繪畫得簡直已可以亂眞。」

方直頷首細看了一眼，道：「我雖然已知道這是繪畫出來的，但現在看來，仍然有一種眞實的感覺。」

「在火光照耀之下，尚且如此眞實，黑暗中看來，自是更就令人深信不疑了。」

沈勝衣苦笑。

「將這樣的一塊牆壁弄來這裏，要不引起別人的注意，相信並不容易。」

「也不怎樣困難，」沈勝衣右手一揚，往那塊牆壁一捏一抖，那塊牆壁便散落在地上。

方直這才看出，這塊牆壁竟然是由幾塊拼合而成。

沈勝衣接道：「倒是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弄出這許多事情，才令人詫異。」

方直很同意沈勝衣這句話，

沈勝衣搖了搖頭，說道：「這其實也不難解釋，他們絕無疑問是個非常龐大的組織，所以非獨消息靈通，而且人手充足。」

「不錯，只有這樣才能够迅速在這裏裝置好這面牆壁。」方直歎了口氣，「我却是不明白，這樣做到底有什麼好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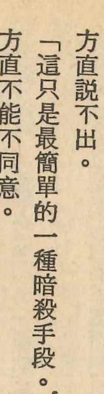
「看來你還未完全看透這面牆壁的妙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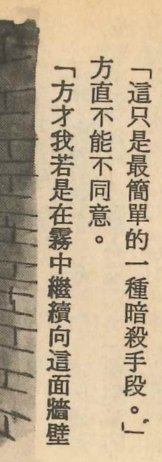
「這面牆壁有什麼妙用？」

沈勝衣看着那片仍然在劍尖上燃燒的木壁，「我的輕功若是遠在那個小老人之下，追不上那個小老人，他要從這牆壁上的暗門離開，絕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而









到我接近這面牆壁的時候，却是絕不難死在這面牆壁之下。」

方直詫異問道：「這面牆壁有這麼厲害？」

「我既然相信這是一面牆壁，那麼，突然有一柄劍從這面牆壁刺出來，你說會怎樣？」

方直說不出。

「這只是最簡單的一種暗殺手段。」

方直不能不同意。

「方才我若是在霧中繼續向這面牆壁接近，也一樣危險得很。」

「難道方才你已經發現這面牆壁有問題了？」

「我只有一種危險的感覺。」沈勝衣淡然一笑。「每當危險接近的時候，我就會有這種感覺，因爲這種感覺，我已經逃過了幾次大刦。」

「不可思議。」方直苦笑。

「就像方才，我雖然不知道危險將會在那裏出現，已知道必須小心去防範。」

方直道：「在你小心戒備之下，能够傷害你的人只怕不多。」

沈勝衣道：「那個小老人絕無疑問是其中一個。」

方直點頭道：「他無疑是一個很可怕的人，方才你若是眞的以爲他是一個白痴，現在已經是一條死屍。」

沈勝衣「嗯」的一聲。

「他裝得實在太像。」

「就像這塊牆壁一樣。」沈勝衣劍一震，抖開了那片已將燃盡的木壁，「我們面對的絕無疑問是一個善於僞裝的人。」

「假的我，假的白痴，假的牆壁，再這樣「去，只怕已沒有什麼值得我們相信的了。」

沈勝衣笑笑。「也許在不久後，會有一個足以亂眞的假沈勝衣出現你前面。」

他好像是說笑，但方直聽入耳，不禁聳然動容。這不是全無可能的。

既然有假的方直，假的歐陽立，爲什麼不能有假的沈勝衣？

「但要造一個一模一樣的人，相信也不是一件易事，否則，早已天下大亂。」

沈勝衣笑接。「所以假的沈勝衣的出現，比眞的沈勝衣的死在你面前，後者的可能性更大。」

「沈兄言重了。」

「那個小老人的出現，也許就是要看看，我這個人複造一個容易，還是就此殺掉簡單。」

「你看他有這個權力？」

「他的身份絕無疑問在歐陽立等之上，只看這面牆壁與那管無音神杵便知。」



沈勝衣又以劍挑起一方木壁，「無音神杵乃密宗不傳之秘，這幅牆壁的價值相信也不在無音神杵之下。」

「這樣的一幅牆壁，花的心血當然不少了。」

「所以我實在有些懷疑，他就是那柄刀的主人。」

方直脫口道：「不像——」

「因爲他這個樣子？」沈勝衣接問。

方直苦笑了一下，他的確有些這意思，那個小老人的確也不很像一個老頭兒。

沈勝衣接道：「他的外形行動作風，我却是覺得正與這件事很配合。」

方直恍然道：「這件事的確很怪異，很出人意表。」

沈勝衣道：「不管怎樣，我們只要找到他，事情即使不能解決，相信也會有一點兒頭緒，勝似現在到處瞎碰。」

方直有些担心的道：「只怕他又像歐陽立他們那樣子。」

「不會的，」沈勝衣探手從劍尖取下了那片木壁一抖，折下了一小片，「其實他已經提供了一條綫索給我們。」

「這塊假牆壁？」

「可以肯定絕不是一般畫工能夠繪畫得出，還有他們的消息那麼靈通，又能夠迅速採取行動，除了足夠的人手之外，他們的巢穴，應該也就在這附近。」沈勝衣隨將那片木壁放入衣袖中。

方直亦取過一片，道：「在這裏我的朋友多，這件事交給我可以了。」

沈勝衣笑笑。「你找你的，我找我的

，明天我再到你家裏去，看可有收穫。」

方直道：「看來沈兄已有了對象，那是誰？」

「張千戶——」

方直頷首道：「張千戶在這裏財雄勢大，平生又喜歡……搜集奇珍異寶，既然有這樣一個畫家，除非一直都躲起來，否則絕難瞞過他的耳目。」

「有你這番話，我更就非要走一趟不可了。」沈勝衣放步前行。

方直一面跟上去，一面道：「若是張千戶也不知道的人，在這嘉興城中，除非其中一份子，只怕沒有人知道的了。」

沈勝衣接問：「這條小巷看來非獨不單止沒有盡頭，而且長得很，可知通到那裏去？」

方直搖頭道：「不清楚。」

「我幾乎忘了你是一個君子，平日走的是光明大道。」

方直只有苦笑。

× × ×

巷子的確長得很，左一折，右一彎，幾個折彎之後，沈勝衣忽然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淒冷的月光從東天洒下，那扇門在月光照耀下看來，仍有如鮮血一樣。

這正是怡紅院後面那條巷子，歐陽臥的屍體却已不在。

要令一具屍體消失豈非令一個活人消失更容易？

沈勝衣也沒有再去拍那扇紅門，也根本已沒有這種需要。

一直到出了這條巷子，沈勝衣才道：「你現在大概已看出這條巷子的特別。」

「它是繞着怡紅院……」

「我也就是看着你從這條巷子走進去的。」

「不是我。」方直歎了一口氣。

沈勝衣沒有繼續前行，他已經看見那邊圍着的一大堆人，那正是歐陽立粉身碎骨的地方。

幾個公差正在呼呼喝喝，在嘉興這個地方，官府的勢力其實也不小。



「我的意思是繞路走開，你認爲怎樣。」沈勝衣笑顧方直。

「這建議該是好的。」方直又歎了一口氣

這時候，夜色經已深濃如潑墨。

魔手

夜越深，月愈明。

張千戶那幢莊院內外，燈火更就照耀得光如白晝。

莊院在嘉興城的核心，若是不向別人打聽，要找到去也不是一件怎樣容易的事情。

但隨便找一個人打聽一下，却都不難有一個清楚明白。

沈勝衣正是隨便打聽一下，找到這裏來。

四個藍衣青年在門外逡巡，一個個面色凝重，沈勝衣才接近，他們的目光便箭一樣落在沈勝衣的身上。

他們顯然並不認識沈勝衣，所以沈勝衣走到石階下，他們眼睛中警戒之色更重，有一個的手甚至已握住了劍柄。

沈勝衣看在眼內，笑了笑，繼續走上去，這一次，他知道就是說出姓名，也應該不會太過麻煩，以張千戶的精打細算，應該已經有說話交帶下來。

那四個藍衣青年看着他接近，相顧了一眼，左面一個終於忍不住問：「公子可是姓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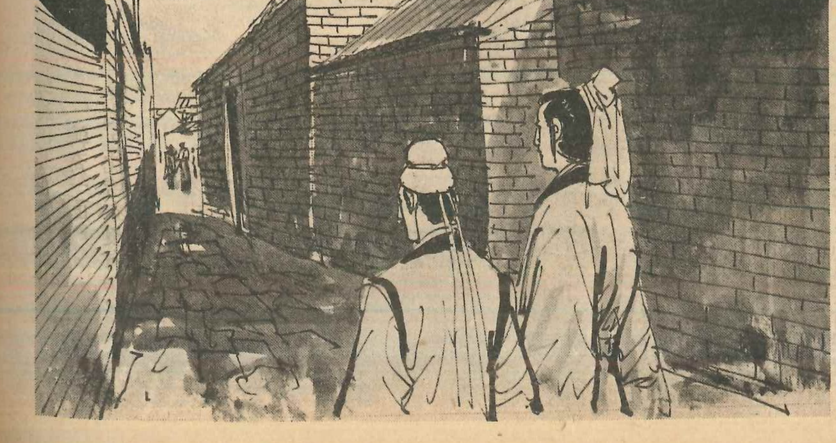
沈勝衣頷首。「在下沈勝衣。」

四個藍衣青年齊皆鬆過一口氣，不等沈勝衣再說什麼，一個已忙於抱拳。「家師吩咐，公子隨時會光臨，到時請進大堂侍候。」

沈勝衣笑笑。「令師看來不單止精打細算，而且神機妙算，竟然料到我在今夭夜裏也會找上門來。」

「公子請——」四個藍衣青年以羨慕的目光望着沈勝衣，眼睛中已一絲警戒之色也沒有。

沈勝衣名動江湖，原就是年青人心目中的偶像。



看見他們這樣，沈勝衣反而由心底冒起了一股寒意。

這之前，已經出現了兩個冷血歐陽，兩個君子方直，俱都是一模一樣，眞假難分。

說不定，還有兩個快劍艾飛雨。

那就是有兩個沈勝衣，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事情，而自己若是假的，要殺那四個藍衣青年，實在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但他也只是心寒，並不認爲那四個藍衣青年做得不對。



這種事，原就太出人意外，在今夜之前，若是見到艾飛雨方直，他只怕比這四個藍衣青年更輕率。

心念再轉，他忽然發覺自己的運氣其實非常不錯。

那個假的方直隨時會將他刺殺劍下，艾飛雨也一樣，却給他追踪方直，將這種危機化解於無形。

那四個藍衣青年當然看不透沈勝衣在想什麼，上下在打量着沈勝衣。

沈勝衣忽然道：「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

一個藍衣青年道：「沈大俠的大名我們却早已如雷貫耳。」

「令師想必只是對你們說過，我是怎樣的裝束。」

「這已經足夠。」

「幸好我是眞的沈勝衣。」

四個藍衣青年奇怪的望着沈勝衣，一個脫口道：「沈大俠的話我不明白。」

其餘三個藍衣青年雖然沒有作聲，但從眼神亦可以看出也是這個意思。

沈勝衣笑笑。「總會明白的。」

語聲甫落，一個灰衣中年人急步從莊院內走出來，一面走一面道：「你們在幹什麼……」

話口未完，他已經看見了沈勝衣，一怔，道：「沈公子。」

「韓兄——」沈勝衣並沒有忘記這個人叫韓奇。

「公子客氣，」韓奇忽一笑，「請進說話。」

沈勝衣亦自一笑。「你們怎麼都好像已知道我會到來。」

「怡紅院附近出了一件怪事，一個人被火藥炸死，在事發前，有人看見一個與公子一樣裝束的人與那個人發生爭執。」

「你們的消息倒也靈通。」

「是的，城中到處都已佈下了我們的眼綫。」

「四位前輩怎樣說？」

「只說公子果然名不虛傳，他們那麼多天茫無頭緒的事情，公子一來便已經找到了綫索。」韓奇一面說，一面留意沈勝衣的表情變化。沈勝衣沒有作聲，表情也沒有絲毫變化。

「然後他們就吩咐了人在門外恭迎公子。」韓奇有些詫異。「奇怪他們竟然知道公子一定會會夜找到來。」

「我也很奇怪。」沈勝衣笑笑。

韓奇接道：「說這些的其實只是一個人，其他的好像都甚感詫異。」

「這個人沒有說清楚？」

韓奇搖頭。「大概是要等公子到來，省得多費一番唇舌。」

沈勝衣道：「那我得趕快進去了。」

韓奇道：「公子是擔心有人耐不住性子，將這幢莊院拆掉？」

沈勝衣反問：「你難道不擔心？」

「擔心得要命。」韓奇嘆了一口氣。

這口氣還未吐盡，「嘩啦」的一聲巨響就劃空傳來，韓奇急忙擺手。「公子，請！快請！」

沈勝衣笑顧韓奇。「張老前輩精打細算，當然不會用錯人，年中相信你實在替他省回了不少。」

說話間脚步不停，韓奇也並不比沈勝衣稍慢。

× × ×

莊院的大堂燈火通明，却沒有刺眼的感覺，每一盞燈都掛在適當的地方，燈蕊也顯然經過選擇，到處的光亮都顯得非常均勻。

堂上的陳設雖然多，擺放得亦恰到好

處，非常華麗，却絕不俗氣，令人看來非常舒服，一些偪促勢利的感覺也沒有。

沈勝衣一步才踏入，已發覺這座大堂優勝的地方。

他一些也不意外，因爲他早就知道張千戶並不是一個暴發戶。

對門的照壁前面放着一幅甚大的屏風，上畫松鶴，還有一輪明月。

這幅畫非獨栩栩如生，而且古意盎然，絕無疑問是出自高手。

江南四友都在這面屏風之前，三個坐着，一個却標槍也似的挺立。

是霹靂楚烈。

他不能不立在那裏，在他身後的一張紫檀太師椅已經四分五裂，倒塌地上。

張千戶秦獨鶴柳清風目光都落在楚烈身上，柳清風若無其事，秦獨鶴面寒如水，一副漠不關心的表情，與平日一樣。

張千戶一臉笑容。

楚烈只是看着張千戶，顯得非常不耐煩，看見這笑容更加生氣，悶哼道：「說什麼精打細算，椅子造得這樣稀鬆的，就不怕摔着客人。」

張千戶笑道：「當時我的確忘了以十成眞力一試，看這些紫檀椅子是否禁受得住。」

楚烈瞪眼道：「你是說我以十成眞力坐塌了你這張椅子。」

張千戶還未回答，楚烈已接上話。「我只是隨隨便便坐下去，運起十成眞力是這樣子，你也未免太小覰我了，喏，就讓你看看我十成眞力的威力。」



語聲一落，身形橫移，一跨便已到了當中那張八仙桌子旁邊。

張千戶一些也不着急，淡然道：「這些年不見，正要知道你的功力已到達何等境界。」一頓笑接道：「沈老弟，你來得正好。」

沈勝衣那邊應聲道：「也可謂眼福不淺。」

楚烈霍地回頭，見眞的是沈勝衣，一怔，大笑。「正要找你。」

沈勝衣笑笑道：「晚輩來得大概還是時候。」

張千戶搖頭。「我說是來得正好，其實很不好。」

楚烈瞟了張千戶一眼。「的確很不好，這張紫檀八仙桌本來塌定的了。」

沈勝衣笑道：「看來晚輩要欣賞老前輩十成眞力的威力，要另找機會……」

「總有機會的。」楚烈大笑不絕。

沈勝衣轉顧張千戶。「說是很不好，其實還是好的。」

張千戶拈鬚微笑。「最低限度省回了好些銀子。」

那邊柳清風淡然接道：「能夠省一些總是好的。」

秦獨鶴冷冷一笑。「他若是眞的不心痛這張紫檀桌子，那一聲沈老弟根本就不會出口的。」

張千戶只是笑。

楚烈隨即問沈勝衣。「怡紅院外那件事，是不是與你有關？」

沈勝衣頷首道：「我總算沒有死在那兒。」

楚烈立即撫掌大笑。「好小子，有你的，眞的這麼快便已找到了綫索。」

他又瞟了張千戶一眼，壓着嗓子接問：「你現在到來，是不是要告訴我們那事情的眞相？」

沈勝衣搖頭，楚烈又問：「那是巳找到了對方的巢穴所在，與我們一起前去，一舉將他們消滅。」

沈勝衣又是搖頭，楚烈瞪着張千戶。

「那你說，到底是爲了什麼？」

張千戶微笑應道：「這本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所以我們紛擾了這麼多天仍然茫無頭緒，一個完全拉不上關係的人，一揷手若是便能夠解決，這個人若不是本來就與事情有關係，那他的運氣，非獨好得很，而且巳接近神話。」

沈勝衣道：「我的運氣一向都似乎很不錯，但只是很不錯而已。」

楚烈接問：「老弟，是不是那些人知道你揷手這件事，已開始對付你？」

張千戶替沈勝衣回答。「那些人似乎







沒有理由不知道你這位沈老弟是一個怎樣的人，知道不容易對付，還要先動手，只有呆子才會這樣做。」

「他們每一個都是聰明人。」楚烈悶哼。

沈勝衣道：「不完全是，所以一件本來很秘密的事情，終於還是出了漏洞。」

秦獨鶴揷口問：「這漏洞大不大？」

「不算大。」沈勝衣笑笑。

張千戶接道：「一天不到便巳有這個成績，那巳經很難得的了。」

楚烈瞪着沈勝衣。「你貪夜到來，就是要告訴我們其中經過。」

沈勝衣搖頭：「不全是……」

張千戶替他接下去。「這其中是必發現了什麼特別的東西，又或者特別的人，要向別人打聽一下，而我當然就是最理想的對像。」

沈勝衣一些也不顯得意外，只是笑了笑。「老前輩的精打細算，果然是名不虛傳。」

楚烈冷笑道：「他的精打細算只是在錢銀方面。」

張千戶淡然一笑。「你什麼時候才信服我？」

楚烈道：「我只是信服事實。」一頓接問道：「你怎麼知道他一定遇到特別的東西或者特別的人？」

張千戶道：「忘了死在怡紅院附近的那個人是怎樣死的？」

「火藥炸……」話說到一半，楚烈突然閉上了嘴巴，張千戶看着他，笑接道：「擅用火藥的人是不是有些不尋常，用火藥殺人的人是不是很特別？」

楚烈不能不同意。

沈勝衣揷口道：「那個人其實不一定是火藥炸死的，他的被炸碎，也許只爲了毁屍滅跡。」

張千戶「哦」的一聲，楚烈追問：「那到底是誰？」

「冷血歐陽——」

「歐陽 立？」楚烈語聲顯得非常詫異。

沈勝衣頷首，四個老人立時都沉默了下去，沈勝衣看看他們，也沒有再說什麼了。

一會還是張千戶打破沉默。「冷血歐陽雖然沒有什麼大不了，但這樣死在火藥之下，却就絕不簡單了。」

沈勝衣道：「不錯。」

楚烈又問道：「歐陽立並不是嘉興的人，你就問這個精打細算，相信也打聽不出什麼來。」

張千戶居然點頭。「你這句話說得倒不錯，可惜，沈老弟要向我打聽的，可不是歐陽立。」

楚烈瞪眼道：「你怎麼知道？」

張千戶道：「我雖然在江湖上也少有些名氣，但我在嘉興城中，却不是以武功見稱。」

「歐陽立可是武林中人？」

張千戶笑道：「這只是原因之一，最主要的是，一個隨時可以犧牲的人，應該也不會是一個怎樣重要的人，知道的當然有限得很，也正如你說的他又不是嘉興的人，更沒有向我打聽的必要。」

楚烈「嘿嘿」的一聲，轉問沈勝衣。「你要向他打聽的真的不是歐陽立？」

沈勝衣頷首。「我也想說不是，却又不能不說是。」

楚烈板起臉，方待說什麼，張千戶已接上說。「在你說出要打聽的是什麼人之前，若是時間許可，最好還是請你先告訴我們事情的經過。」

沈勝衣本就有這意思。

他的口才不算好，但他的組織能力却是非常精密，所以能夠用很簡單的說話，將整件事情說清楚明白。

好像他這樣說話，當然是難免有些乏味，幸好事情的本身已經充滿了神秘，而且又很刺激。

所以張千戶他們都聽得很用心，詫異的神色却是越來越濃。

到沈勝衣將話說完，他們仍然怔在那裏，秦獨鶴本來已冰冷的面容更就像已化成了冰石。

楚烈的眼瞪得很大，柳清風已沒有了那份悠閒，張千戶的面上居然還有笑容，又是他先打破沉默，帶笑道：「事情果然奇怪得很。」

楚烈目光霍地落在張千戶面上。「難得你居然還笑得出來。」

張千戶笑道：「是不是瞪大眼睛才能够顯示心中的驚訝？」

楚烈一聲悶哼，閉上嘴巴。

張千戶轉顧沈勝衣，道：「雖然這樣奇怪，我還是一些也不懷疑你的話。」

沈勝衣微喟：「我倒是有些懷疑自己的眼睛。」

張千戶吁了一口氣。「有關艾飛雨的一切，我們其實也搜集了不少資料，越知道得越多，却是越奇怪他會這樣與我們作對。」

柳清風接道：「但他若不是艾飛雨，事情反而很簡單。」

張千戶點頭道。「不錯，我們共同的仇家不下十人，這其中無論那一個這樣做，都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楚烈悶哼一聲。「江湖人那一個沒有仇家？」

張千戶沒有理會他，接問沈勝衣。「那片牆壁，還在你袖子裏？」

沈勝衣探袖將那片牆壁拿出，張千戶接在手裏，看了一眼，道：「不出所料，就是這種牆壁。」

沈勝衣反而一怔。

楚烈急不及待的追問。「老大，你在什麽地方見過了這種牆壁？」

「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張千戶摸了摸鬍子。

「到底是什麽地方？」楚烈顯得非常不耐煩。

張千戶竟然回答：「不知道。」

楚烈瞪眼道：「你不是已經到過那個地方？」

張千戶很冷靜的道：「不錯到過，就是不知道是什麽地方。」

楚烈的眼睛瞪得更大。「你是在說笑吧。」



這句話出口，突然又閉上嘴巴，張千戶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並沒有說他不是。

沈勝衣接道：「換句話，那也是一個很奇怪、很神秘的地方了。」

張千戶笑笑。「非獨奇怪神秘，而且充滿了刺激——」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面上，都在等他說下去，他却只是又笑笑。

這一次楚烈竟然沒有追問，柳清風倏的亦笑笑，秦獨鶴仍然是那個樣子。

他們雖然都沒有作聲，眼神那刹那以乎都有些異樣，沈勝衣看在眼內，抬手揉了揉鼻子，却也沒有說什麽。

張千戶目光一掃，歎了一口氣。「你們想必以爲一定是那種地方的了。」

柳清風淡笑道：「到現在爲止，我們都知道，只有形容那種地方，你才會用刺激這兩個字。」

張千戶笑笑道：「本來是的。」

「現在不是了？」柳清風有些詫異。

張千戶却又歎了一口氣。「也許，那亦是那種地方，只是我不能够肯定。」

秦獨鶴沉默到現在，忽然道：「你最後一次到那個地方是什麽時候的事情？」

「四年之前。」

「四年之後的今日，你仍然還未能够肯定？」秦獨鶴冰冷的面上現出了一絲笑容，接一聲：「奇怪——」

張千戶緩緩的道：「沒有什麽奇怪的，我也只是一個人。」

秦獨鶴閉上嘴巴，沈勝衣終於忍不住問：「那種地方其實是什麽地方？」

「妓院——」張千戶的回答竟然是這兩個字。

沈勝衣也竟然並不顯得意外，事實他多少已能猜到了一些。

張千戶接道：「我其實並不怎樣喜歡去那種地方，可惜跟我有生意來往的人却不少喜歡得要命，而我的好些交易偏又在那種地方才得以順利完成……」

楚烈摸着下巴，道：「大家都很明白，你也用不着多作解釋。」

（未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斬情女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秘組合現　江湖殺手忙

天色破曉，半圓冷月，仍然斜掛西天。深秋的早晨，寒氣逼人。

一個身着黑袍，頭戴毡帽的中年人，手中提着一隻紅漆描金的木箱子。

那木箱長有一尺八寸，寬約一尺，看上去小巧玲瓏。

這時，霜寒正重，大街上，還不見行人。

黑袍人行近了一座高大的府門時，突然放緩了脚步，回顧一眼，撩起長袍，把木箱掩在了長袍之下。

這盧州府衙的大門，高大的門樓上，挑起兩盞風燈，仍然在光焰熊熊。

兩個手執長矛的府兵，一左一右的站在府門前面。

一個掛着腰刀的哨兵，不停來回遊動。

黑袍人突然一伏，快速的行到了府門兩側的一座石獅子旁側，悄然放下了描金小木箱，轉身而去。

他動作靈巧、快速，顯然是個習過武功的人。

天亮前的朦朧夜色，再加上那黑袍人的輕巧動作，府門前站的哨兵，竟然全無所覺。

雖然，那石獅子，距離府門哨位，只不過一丈多些。

×　　×　　×

中午時分，黑袍人又出現在盧州府城中最大的酒樓中，叫「慶仙閣」。

大白天，可以清楚的看到了這位黑袍人的形貌。

四十多歲的年紀，削瘦的雙頰，不高不矮的身材，雙目中神光湛湛，透出了一股中年人的歷練、精明。

他獨自坐在二樓一個靠窗的桌位上，却擺了兩副杯筷。

顯然，是在等人。

酒菜上了多時，却不見有人到來。

黑衣人似是等得不耐，皺皺眉頭，自斟自飲起來。

午時，原來坐無虛常的酒樓，已然散去了大部份客人。

黑衣人酒量不錯。一壺一斤裝的上好二鍋頭，已被他喝得點滴不剩。

他又要了一壺酒，站起搓搓手，又坐了下去。

等人的滋味不好受。

尤其是，等一個不守約定時間的人。

但那黑袍人，却似有着不能不等的苦衷，儘管他如坐針氈，但却不敢離開。

六七十張的桌位，只餘下了兩三桌客人，七八個招呼客人的店伙計，也懶散的坐在椅上，打起盹來。

黑衣人長長吁一口氣，靠右坐椅上，閉目養息。

就在閉上雙目的一刹間，一個形同叫化，十三四歲的童子，忽然而至，在對面坐了下來，挽起酒壺斟向酒杯。

黑衣人的警覺很高，動作也夠快，那一點挽壺倒酒的輕微聲息，已使他霍然而起，一伸手抓住了酒壺，冷冷說道：「你是誰？」

小叫化笑一笑，道：「你可是姓蘇？」

黑袍人道：「嗯！」

小叫化道：「叫百魁。」

黑袍人道：「不錯。」

小叫化說道：「那就先放開你抓在酒壺的手。」

蘇百魁吁一口氣，道：「閣下是——」

顯然，他被人叫對了名字，已不敢存輕視之意，言語間，相當客氣。

一面問話，一面放開了酒壺。

小叫化斟滿了酒杯，放下酒壺，道：「你可有一個綽號叫草上飛？」

蘇百魁呆了一呆，道：「你怎麼知道？」

小叫化放低了聲音，道：「你送去的東西，我們已經收到了。」

蘇百魁哦了一聲道：「你們點查過了？」

小叫化道：「點查過了。」

蘇百魁道：「可有什點缺失？」

小叫化道：「沒有，可以告慰你蘇兄的是，我們已經接下了這票生意。」

端起面前酒杯，一飲而盡，接道：「你回去上覆貴東主，生意已經成交，要他坐候佳音，三個月內，咱們送上人頭，謝謝你這杯酒，兄弟告辭了。」

轉過身子，向前行去。

蘇百魁一皺眉頭，道：「閣下留步。」

小叫化笑一笑道：「還有什麼吩咐？」

蘇百魁說道：「東西收到了，咱們應該辦個手續，我送的價值數十萬銀子的珠寶，不是個小數字，就憑你小兄弟這幾句話，就算完全了。」

小叫化緩緩坐下身子，又斟了一杯酒，道：「咱們是金字招牌，生熟不欺，我們可以不接下這票生意，但既然接下了，那就是我們的事了，事情辦不好，原物奉還，不會少你一個銅板，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辦砸過任何一票生意。」

蘇百魁道：「這個我相信，不過……」

小叫化道：「相信就行了，難道還要我們出個收據不成？」

蘇百魁道：「小兄弟，在下正是這個意思，要那是一筆大數目，如若在下手中，沒有一點憑據，要我如何向出錢人交代。」

小叫化道：「蘇兄，你也是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了，幹我們這一行的，從來不留把柄在別人手中，老實說，你看的也不是我的真正面目。」

蘇百魁凝目望去，只見那小叫化的臉上，滿是油污，就算他未戴人皮面具，也是一樣瞧不清他的真面目，不禁一皺眉頭道：「小兄弟，這個我也清楚，可是你……」

小叫化笑一笑接道：「你覺得我年紀小，有些人微言輕，是麼？蘇老兄，你該仔細想一想，如是我不夠份量，會派我來麼？」

蘇百魁道：「小兄弟，手續免了，留個姓名，總該行吧？」

小叫化沉吟了一陣道：「蘇老兄一定要問，你就回覆貴東主，說是你見過了血手小三就成了。」

蘇百魁道：「你就是血手小三麼？」

小叫化說道：「蘇老兄，別得寸進尺，我已經是破了例子，我走了，青山不改，後會有期。」

話說完，也不再理會蘇百魁，轉身快步而去。

蘇百魁還想阻止，但一眼看到了酒壺上留下了一個清晰的手印，不禁一呆，話到口邊，又嚥了回去。

不見他運氣行功，就把手印留在酒壺上，這不是一樁輕鬆事，蘇百魁却自知無法辦到。

這就是憑據。

招過來店小二，算過酒錢，蘇百魁同時也買了那把酒壺。

離開了慶仙閣，直奔回三英客棧，立刻備馬上路。

敢情他也是由別處趕來此地，踐約而來。

馬出盧州城，加鞭急馳。

一口氣，奔出了二十幾里，馬身見了汗，才微微收韁，放緩而行。

這時，他開始思索這件事情，為什要要約在盧州，又為什麼要自己把一箱珍貴珠寶送到盧州府的石獅子下？

萬一那價值數十萬的珍寶出了差錯，被別人捷足先得，或是無意搶去，那豈不是一件太過冒險的事？

血手小三，又是什麼身份，那點年紀，竟練了那麼一身武功？

×　×　×

徐州是古彭城地，楚霸王項羽曾經建都於此。

地據要津，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商市繁榮。

蘇百魁直奔入徐州城中的寶通鏢局。

徐州三家鏢局子，寶通是不大不小的一家，規模不算大，算上了總鏢頭，上下也不過二十幾號人。

總鏢頭萬壽山，也談不上甚麼大名氣，生性保守，不喜擴張局面，好像祇要能混得一口飯吃，得過且過。

蘇百魁似是很熟，一進門，就有人接過他的坐馬。

不用通報，直奔內廳。

也許是早有人暗中通報，萬壽山早有準備，獨坐在廳中等候。

內廳不太大，但也不小，擺了十幾張太師椅，一張方桌。

萬壽山的鏢局子不大，人也沒有甚麼名氣，但長相却是堂堂一表。

四十五六歲的年紀，留着一些及胸黑髯，蠶眉，鳳目，方臉大耳，適中的身材，生具了一種折人的威嚴。

蘇百魁對萬壽山似有着相當的敬畏，遙遙一抱拳，道：「萬兄，小弟回來了。」

萬壽山坐在一張太師椅上，欠欠身，笑道：「你一路辛苦了，快坐下先喝杯茶。」

木案上，早已放好兩杯香茗，還不停的冒着熱氣。

顯是新沏不久。

蘇百魁沒有立刻落坐，先解下腰中一個小包裹，道：「這把酒壺上，留下了血手小三的掌痕。」

送上酒壺之後，退兩步，在一張緊靠木案的太師椅上坐下。

萬壽山接過酒壺後，看得很仔細，良久之後，才點點頭，道：「壺形不變，留下掌痕，成就相當的高明。」

蘇百魁道：「但看上去，血手小三只是一個十六七歲的童子，就算他經過了易容，但改不了他帶有童稚的口音。」

萬壽山沉吟了一陣，道：「兄弟，你是一路直奔鏢局麼？」

蘇百魁道：「小弟自信你夠謹慎，一路下來仔細觀察，未見可疑的跟踪之人。」

萬壽山緩緩站起身子，不停在室內走動，雙眉微鎖，似是在思索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蘇百魁緩緩站起身子，說道：「小弟告退了。」

萬壽山停下腳步，微微一笑道：「好！你先請下去休息一會，晚上再替你接風洗塵。」

蘇百魁道：「不敢，不敢，但願此行未把事情辦錯，小弟就很心安了。」

萬壽山沉吟不語，沒有立刻答覆。

最後的結果是，萬壽山，還未能決定這件

事，是錯，是對？

蘇百魁已經站起的身子，又停了下來，有着一種進退不得的感覺。

萬壽山來回走動了一陣，回頭說道：「我看你還是先到迷室中躲幾天，還是小心一些比較好。」

蘇百魁低聲說道：「萬兄的意思是……」

萬壽山說道：「我担心你可能被人追踪到此。」

蘇百魁怔了一怔，道：「我一路謹慎，小心，相信沒有被人盯住，萬兄，這做法，豈不是太過小心了。」

萬壽山道：「我是小心了一些，不過，小心沒有大錯，萬兄還是委屈一些時間。」

蘇百魁冷笑一聲，道：「萬兄，兄弟這一趟，自覺着辦得十分圓滿……。」

萬壽山笑一笑，接道：「我知道。」

突然出手一指，點了中蘇百魁的穴道。

萬百魁吃了一驚，道：「萬兄，你……」

萬壽山道：「我沒有惡意，但你太低估了血手小三們那批人，事關重大，我們不能留下任何的痕跡。」

蘇百魁還想說什麼，却被萬壽山搖搖手，制止他再說下去。

一個二十左右的年輕人，突然出現，抱起了蘇百魁，離開了大廳。

萬壽山輕輕呼一口氣，緩緩在-張太師椅坐了下來。

守門的鏢伙計，突然快步行了進來，道：「總老鏢頭，有一位華老先生求見。」

萬壽山啊了一聲，道：「請他進來。」

鏢伙計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片刻之後，帶着一個年約六旬，白髯垂胸的老者，行入了大廳。

這人滿臉紅光，雙目有神，穿襲青袍，襯着垂胸白髯，有一股飄逸出神的氣度。

萬壽山迎接在廳門口處，一抱拳，道：「在下萬壽山……」

青衣老人接道：「我姓華，你叫我華先生就是。」

萬壽山道：「哦——」

青衣老人道：「我們談正經，老朽委託貴局的事，辦的如何了？」

萬壽山道：「幸未辱命，他們已經接下了這宗生意，三個月內，他會送上人頭。」

華先生笑一笑，道：「辦得很好，老朽就是來聽這一個回信，告辭了。」

萬壽山道：「華兄，敝局化了相當的心血，才和他取得連繫。」

華先生接道：「我瞭解，這五千兩銀票，萬總鏢頭先請收下，三個月見效之後，再付另一半。」

萬壽山道：「華兄，在下的意思是，我們化費的心血太大，酬勞方面，華兄能不能作得了主，增加一些。」

華先生沉吟了一陣，道：「萬總鏢頭，希望再加多少？」

萬壽山道：「在下的意思是，希望能再加一萬兩銀子。」

華先生道：「萬總鏢頭，銀子不棃手，誰都希望越多越好，但要取之有道，取得所值，閣下這做法，不覺得有些太過了麼？」

萬壽山道：「華兄，閣下肯一次付上百萬兩銀子的珠寶，為什麼却不能多給咱們幾個辛苦錢，再說，萬某人越想越覺得這宗生意的兇險太大，而且，恩怨牽連，恐怕要幾十年才能有個結果，一萬兩銀子，價錢太低。」

華先生道：「好吧！萬兩紋銀，雖然不是個小數字，但敝東主還不會放在眼中，老朽就作主加你一萬銀子，但老朽不能現在就付。」

萬壽山道：「華兄的意思是……」

華先生道：「事完之後，一萬伍千銀子，一次付清，不會有任何拖欠。」

說完話，也不等萬壽山回答，欠身而去。

萬壽山輕輕咳了一聲道：「華先生，一擲萬兩銀子，難道就不希望我出一點證據麼？」

華先生停下了脚步，回過頭，道：「他們一向不付收據。」

萬壽山說道：「那要看什麼人？像我萬某人這樣的辦事人，總得取得到一點什麼證據才行。」

華先生道：「證據現在何處？」

萬壽山道：「在兄弟手中。」

華先生道：「拿過來。」

萬壽山道：「這是額外贈送，不用加錢，但我想收到一半訂金。」

華先生道「再收五千兩？」

萬壽山道：「華兄既然答應了增加一萬，也應該先付一半。」

華先生皺皺眉頭，又取出三張銀票，道：「這是五千兩，你把證據拿給我。」

萬壽山接過銀票，送上了一把錫壺。

華先生舉起錫壺，看了一眼，只見上面印有一個很清晰的掌痕。

這掌痕不深，但却很清晰。

困難的，也就在此了。

輕輕的把掌痕印在錫壺上，比把一個掌痕深印在錫壺上，困難十倍。

華先生像欣賞一件古物似的，仔細的鑒賞了一陣，道：「能在錫壺上印上這麼一個手印，不太容易，能否告訴我他叫什麼名字？」

萬壽山道：「華先生，看來，你也是久走江湖的人物了，應該知道，幹殺手的人，從來不會白留下姓名。」

華老先生手捋長髯，笑一笑，道：「他們不會留下姓名，但他們應該留下一個編號。」

萬壽山道：「看來，華先生很內行。」

華先生笑一笑，說道：「我如是不熟悉一些江湖典故，敝東主，也不會派我主辦這件事了。」

萬壽山哦了一聲，道：「他的外號是血手小三。」

華先生笑一笑，道：「血手組，這是屬於强殺的一組。」

萬壽山一皺眉頭，道：「華兄，看來，你比萬某人，更瞭解這一個殺手組合了。」

華先生道：「我說過，對江湖中事，我瞭解得很多。」

萬壽山道：「這麼說來，萬某人，還要向閣下領教了。」

華先生道：「萬兄請說。」

萬壽山道：「甚麼叫强殺組？」

華先生道：「萬總鏢頭是他們的代理人，為甚麼連强殺組都不知道？」

萬壽山道：「華兄，老實說，在下對這個神秘的組合，知曉有限。」

華先生笑一笑，道：「既是如此，老朽就盡我所知，解說一下了……」

萬壽山道：「在下洗耳恭聽。」

華先生輕輕咳了一聲道：「就我所知，血手組是屬於强殺組，一旦發覺了敵踪，那就會全力以赴，一擊不中，就苦追不捨，必欲得之而後甘心。」

萬壽山道：「哦！」

華先生道：「所以，凡是血手組出面的事，必須會有為一個水落石出。」

萬壽山道：「這麼說來，咱們接下的這宗生意是成定了。」

華先生道：「事情沒有完成之前，老夫不抱此樂觀的看法，但我們已經付出了夠高的代

價，所以，還望你萬總鏢頭，能承担起這個責任。」

萬壽山道：「拿人錢財，與人消災，萬某人既然收了銀子，自然會担起這個責任，這一點，華先生但請放心。」

華先生很滿意笑一笑，道：「好！咱們總算沒有找錯人，這把錫壺我先帶走，三個月後，我會再來，付清尾欵，不過，我也希望能帶回我們要的人頭。」

萬壽山道：「華兄說的是，做生意信用第一，自是應該銀貨兩訖。」

華先生拱拱手，帶着那把錫壺，轉身而去了。

萬壽山沒有送，連客廳的門也未出去，只是望着華先生的背影，看着他離去。

直等那背影消失之後，萬壽山才緩緩坐了下去，望着手上萬兩銀子的銀票，臉色却是一片冷肅的神色。

一萬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保鏢生涯中，一下子能够有這大一筆收入，也不是一件小生意。

這可以夠寶通這樣規模的鏢局子，兩年開銷的用度。

但萬壽山臉上，却沒有那份應有的喜悅。

他緩緩站起身子，隨手把銀票放在木案上，來回在廳中走動。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應門突然傳進來一個輕微的聲音，道：「萬兄……」

萬壽山霍然停下了脚步，接道：「是林兄弟麼？」

一個三十左右，青衫布履的文士，緩步行了進來。

萬壽山輕輕吁一口氣，道：「林兄弟，你來的正好，我正覺得不知如何應付了……」

口氣一轉，接道：「林兄來多久了？」

青衫人道：「小弟到一會了，但萬兄似是正在思索甚麼？小弟不敢驚擾！」

萬壽山苦笑一下，道：「我正在發愁，想不出妥善之策，連耳目也失去了靈敏，林兄弟再不來，我眞要想法子去找你了。」

青衫人搖搖頭，笑道：「萬兄千萬不可莽撞從事，兩年苦心，才有今日這點成就，一步失錯，就要前功盡棄。」

萬壽山道：「唉！這一點，我也明白，但眼看着血案就要發生，事情又由我穿針引綫，如不能及時阻止，豈不是一大憾事。」

青衫人徐徐吐一口氣，道：「萬兄，事有輕重，本來，天下也沒有絕對完全的事，這一段過程之中，難免要有些人遭受犧牲，雖有違上天好生之徳，但不如此，勢難找出那神秘的殺手組合。」

萬壽山搖搖頭，肅然說道：「林兄弟，承你們看得起我，硬把我由悠遊林泉的生活中，拖入了江湖兇殺的漩渦中來，雖然是去爲民除害，但却難免手沾血腥，這和我素願不符合，而且，我懶散慣了，一旦捲入這驚心動魄，詭詐百出的江湖生涯，就別再想淸閑了。」

青衫人笑一笑，接着說道：「萬兄的意思是……。」

萬壽山道：「我該走了，我答應你們的事，幸未辱命，已找出了接洽兇手的辦法……」

只聽一聲輕笑，傳了過來，打斷了萬壽山未完之言，接道：「想一走了之，天下那有這樣便宜的事。」

隨着那說話之聲，徐風颯然，大廳中，突然又多了一個頭戴白毡帽，外穿灰袍，留着花白山羊鬍子的淸瘦老者。

萬壽山見了，一皺眉頭，說道：「老叫化子，你……。」

灰袍人一面取下了頭上的白毡帽，脫下外面灰袍。

露出一頭蓬髮，百綻大褂。

果然是一個老叫化子。

老叫化笑一笑，道：「老叫化行道四十年，從來沒有改過模樣兒，爲了進你這寶通鏢局，不得不穿件新衣服，買了一頂白毡帽，但老叫化生就的窮苦命，穿上新衣服，戴上白毡帽，渾身上下不舒服。」

萬壽山道：「老叫化，少跟我打馬虎，咱們可是說好的，我只要找出了那個殺手組合，就沒有我的事了。」

老叫化道：「你找出了沒有？」

萬壽山道：「找出來了！」

老叫化道：「好！那你就說說看，那組合叫什麼名堂，有多少人？頭領是誰？」

萬壽山怔了一怔，道：「這個，我怎麼知道，當今武林之中，除了他們自己人外，只怕沒有別人知道。」

老叫化道：「這就是了，你答應的事，一件也沒有作到，就想中途抽腿。」

萬壽山道：「三年前月夜論道，咱們明明是說好了，我只能替你們找出綫索，如今，我已經找出了買兇之法，難道還不算是功德圓滿麼？」

老叫化道：「萬大院主，聽蟬院已不再是世外洞天，你已經淌進了這趟渾水，再想乾手凈脚的退出去，絕無可能，老實說，草上飛蘇百魁，已被人暗中釘上，看着進了你這寶通鏢局子……。」

萬壽山臉色一變，接道：「當眞麼？」

老叫化道：「老叫化爲什麼要騙你，不出三天，他們就會有人來找你。」

萬壽山道：「找我？什麼人找我？」

老叫化道：「那批冷血殺手，挖不出他們的底細，咱們只好替他安個名堂，叫他們作『黑劍門』。」

青衫人道：「江老，這名字起得好，他們所作所爲，沒有一件事見得天日。」

老叫化道：「名字是老叫化替他們起的，我自己也很滿意。」

萬壽山叫道：「江大同，咱們相交三十年，你那一次到聽蟬院去，我都沒有虧待過你，你不能拖我下水。」

江大同笑道：「你已經下了水，這就叫船行江心，不必回頭，兩頭一樣遠。」

萬壽山冷冷說道：「老叫化子，你們早算計好了，誠心套我。」

江大同道：「這一個，老叫化不敢掠美，套你出山，是周鐵筆的主意，老叫化只能算是同謀。」

萬壽山一跺脚道：「鐵筆金針周千里，這個窮酸……。」

廳外又響起一人笑聲，接道：「萬兄，窮酸來也。」

人影一閃，大廳又多了一個方巾長衫，五綹長髯的中年書生。

萬壽山冷笑一聲，道：「周千里，你說過的話，算不算數？」

周千里一拱手，笑了笑道：「萬兄，你這一身好武功，要是一生埋沒山林，豈不是太過可惜麼，兄弟和老叫化商量，就把你給請出來了。」

萬壽山怒道：「少給我高帽子戴，你們是否還準備遵守諾言。」

周千里笑道：「萬兄，你一脚踏出聽蟬院，已被捲入了江湖的兇殺之中，難道你眞的還想擺脫麼？」

萬壽山道：「爲什麼不能，寶通鏢局的總鏢頭，還沒有死，他仍然可以回來，作他的總鏢頭，我仍然回我的聽蟬院去。」

周千里道：「正因沒有人識得你，我們請你出來主持其事，你沒有名氣，但却有一身好武功，但江湖上的恩怨，像染缸一樣，身子下了去就別再想清清白白的出來，你如放手一走，第一個要查你的就是『黑劍門』那批神秘的殺手，再說你收了人家一萬兩銀子，担了價值百萬的珠寶關係，那位華先生也不放過你。」

萬壽山道：「這麼說來，你們是誠心坑我了。」

周千里道：「萬兄，你年近半百，又習得一身好功夫，難道一生要蹲在聽禪院中不出來麼？」

萬壽山道：「那裏有甚麼不好，青山綠水，風景絕佳，冬聞松濤，夏聽蟬鳴，百花釀酒，對月吟詩，那是神仙生活，無憂無慮。」

江大同冷笑一聲，道：「好一個神仙生活，難道你不聞人間悲苦，江湖殺戮，忍心看血風腥雨滿武林麼？」

萬壽山道：「我……」

周千里接道：「萬兄，老叫化陳意太高，你這過慣了閑雲野鶴生活的人，聽不下去，主要的是你已捲入漩渦，已難中途罷手了。」

青衫人道：「萬兄，難道你眞忍痛遺棄我們，不顧而去麼？」

三個人，你一言，我一語，軟硬兼施，萬壽山被問得啞口無言。

良久之後，才長長吁一口氣，道：「交友不慎，夫復何言，說不定我這條老命，也要被你們斷送了。」

江大同哈哈一笑，道：「這才是英雄志節，豪俠肝胆。」

萬壽山道：「你們三個人聯袂去了一趟聽蟬院，把我給拖入了江湖的恩怨之中，如今三人聚齊而來，當非無因吧！」

周千里點點頭，肅容說道：「沒有事，我們不會冒險而來……。」

萬壽山接道：「什麼大事，使你三人齊聚來此。」

江大同道：「蘇百魁被人追踪……」

萬壽山吃了一驚，接道：「人呢？進了徐州城麼？」

江大同道：「被老叫化打發了，乾淨俐落，未留痕跡。」

周千里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請你帮個忙。」

萬壽山一皺眉頭道：「我清靜無塵，神仙一般的生活，生生被你們拖下了水，捲入了江湖恩怨之中，我還能帮什麼忙？」

周千里笑一笑道：「這一次，咱們只要你一件信物。」

萬壽山怔怔道：「什麼信物？」

周千里笑一笑道：「聽說你收了一件星月圖……」

萬壽山臉色一變，接道：「周千里，誰告訴你我有一幅星月圖。」

周千里道：「萬兄……」

萬壽山搖搖頭，不讓周千里再講下去，接道：「周窮酸，你不用再打我的主意了，就算我眞的收藏了一件星月圖，也不會借給你，你害苦了我一個，難道還不夠，難道一定還要再拖別人下水嗎？」

江大同輕輕咳了一聲，道：「周兄，萬兄既然這麼吩咐了，咱們就不再談這件事啦！」

周千里道：「江兄說的是，既然是萬兄不願聽，咱們不再談論此事了。」

江大同道：「萬兄，追踪蘇百魁的人，雖被老叫化料理了，但我相信他們至少知曉了，蘇百魁回到了徐州。」

萬壽山道：「老叫化，你發現了幾個釘梢的人？」

江大同道：「兩個。」

萬壽山道：「哦！你拿到了幾個？」

江大同道：「兩個。」

萬壽山道：「這就是了，你拿到了他們所有的釘梢之人，怎會被他們發現蘇百魁……」

江大同接道：「萬兄，他們會留下暗記，指向此地。」

萬壽山點點頭道：「我會小心。」

周千里低聲道：「萬兄，那位華老先生是什麼來路？」

萬壽山道：「其人見識廣博，有一套很好推諉工夫，他滔滔不絕，看上去，似是說了不少的東西，而事實上，他却沒有洩漏一點兒隱密。」

周千里道：「這麼說來，他是一頭老狐狸了。」

萬壽山道：「這一次，我們一共接觸三次，委託一方，三次見面的人，却不是相同的人。這位華老先生，是他們派來的第三個人。」

周千里道：「那是說，每一次，都是不同的人？」

萬壽山道：「不錯。」

周千里苦笑一下，道：「萬兄，咱們摸不透黑劍門，也摸不透僱兇殺人者底細。」

萬壽山道：「正是如此。」

周千里道：「這麼說來，就算咱們知道賣兇之法，也是一樣的無法找到那些人了。」

萬壽山道：「雙方面都有着非常嚴格的規定，居中的人，並不能知曉內情……」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咱們要動手脚，也並非全無可能。」

周千里道：「萬兄，既然主持了這件事，那就不應該太過君子了。」

萬壽山道．「窮酸，你們把我拖入了這江湖混水之中，還要我攻打頭陣，以身犯險，要和黑劍門中人衝突麼？」

這時，那青衣人突然接口說道：「萬老，晚進不才，願留此地，助萬老一臂之力。」

周千里笑一笑，道：「你雖然已有名氣，但識你之人不多，不及老叫化和我窮酸，到處都會碰上熟人，你肯留此，那是最好不過。」

江大同道：「老叫化的看法不行。」

青衣人道：「爲甚麼？」

江大同道：「你這一襲青衫，明月風標，就算不認識你的人，也會一見留心……」

青衣人似是已瞭解了江大同的意思，笑一笑道：「老叫化，我明白你的意思，不過，我林成方既然決心留下來時，自然會改換一下身份。」

周千里道：「什麼身份？」

林成方道：「那要看情形而定了，我要改扮成一個鏢頭，或是一位趟子手，也可以扮萬老的從人。」

江大同笑一笑，道：「那豈不太過委屈了你林大公子。」

周千里道：「林少兄，這可是你自己願意的，可別說是我窮酸和老叫化逼你的。」

林成方道：「林某人既然答應了，決不改變，你也不用拿話套我了。」

周千里哈哈一笑，道：「萬兄，成了吧！鐵劍堡的林大公子，自願降格相從，聽你調遣，這份榮耀，相當的夠瞧了。」

萬壽山道：「你們兩個呢？」

周千里道：「老叫化行道江湖三十年，結仇無數，大江南北綠林道上的人，誰不想扒他的皮，喝他的血，……」

江大同接道：「你窮酸也好不了多少，老叫化聽到傳言，黑劍門早晚要你腦袋搬家，只不過，他們行有行規，不爲洩忿殺人，只要有人委託，我看一兩銀子，黑劍門就會接下殺你

的生意。」

周千里哈哈一笑道：「彼此，彼此……」

語聲一頓，接道：「萬兄，所以，咱們是濕脚不怕水，你吩咐一聲，火裏火中走，水裏水中行。」

萬壽山忽然歎息一聲，道：「罷了，罷了，就憑你們儒、丐雙俠，這份義俠之氣，萬某人也只好認了，林少兄，你這鐵劍堡大公子的身份，這裏實有不便，改扮作鏢頭和萬某從僕，太過委屈，萬某人自信，還可應付，林少兄不用留在這裏了。」

林成方搖搖頭笑道：「儒、丐雙俠，找上了鐵劍堡，半宵長談，竟然說服了一向管束我不准在江湖上闖蕩的父親，破例准我出堡，我是父命難違，如是不能親身參與什麼，也無法向家父交代，還望萬老成全。」

萬壽山沉吟了一陣，道：「林少兄決心留此，萬某人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周千里突然臉色一整，肅然說道：「黑劍門這兩年，愈鬧愈兇，由江南殺到江北，而且，他們只顧行規，不計後果，冷心血手，不論對方是什麼人物，這一個慘酷的組合，如不能早日破除，世上難有寧日，我和老叫化，已追查了一年多了，但却始終找不出一點眉目，實在被逼無法，才拖你萬兄出山，更難得的是林老堡主大義凜然，遣出林大公子助我們一臂之力，但願咱們能早有收穫，揭穿這一羣冷血殺手的隱密來歷，爲江湖除一大害。」

江大同道：「酸書生，給你三分顏色，你就開起染坊了，誰要聽你說教啊，萬院主深藏不露，比你高明多了，林大公子一支劍，已得鐵劍堡主眞傳，這邊的事，用不着咱們煩心，這地方更不是咱們久留之處，該走了吧。」

周千里道：「老叫化說的倒也有理，萬兄和林少兄偏勞，我們告辭。」

也不待萬壽山回話，兩個人已轉身，兩個飛躍，走得沒有了影兒。

望着兩人的去向，萬壽山輕輕呼一口氣，道：「這一儒一丐的俠氣義風，不能不叫人敬佩。」

× × ×

林成方在寶通鏢局留了下來。

爲了隱密身份，果然扮成了鏢局伙計。

三日匆匆而過。

第四天，一大早，寶通鏢局又接到了一票生意。

求保的是一個中年大漢，四十六七歲的年紀，穿着一件青布長衫，留着一個八字鬍。

寶通鏢局子，不算大鏢局，鏢頭不多，生意也不算太好。

顧客上了門，萬總鏢頭萬壽山，就親自出了面，抱抱拳，道：「這位大掌櫃，照顧敝局的什麼生意。」

青衫大漢道：「小生意，談不上照顧，你老是……。」

萬壽山道：「寶通小號的總鏢頭。」

青衫大漢一抱拳，道：「失敬，失敬，我這一票小買賣，怎敢勞動到總鏢頭的大駕。」

萬壽山道：「生意無大小，顧客一般高，大掌櫃貴姓啊？」

青衫大漢道：「在下錢如翼。」

萬壽山道：「原來是錢大掌櫃，不知如何照顧敝號。」

青衫大漢道：「事情是這樣的，在下有一位故交好友，世居開封府，常年在金陵經商，五年前路過德州，把一箱物品，寄存在兄弟之處。」

萬壽山點點頭，沒有接口。

錢如翼道：「這也算平常之事，每年，他都要經過此地一行，多者兩趟，少者一次，那知自從他把一箱東西，寄存在兄弟的府上之後，一幌五年，竟然是全無消息。」

萬壽山又點點頭，還是沒有接口。

錢如翼道：「直到上個月，在下接到了一封書信，才知那位兄弟，已然一病不起，死了兩年之久，臨死遺言上說及，有一個木箱，放存我處，要我把它運回開封，交給在下那位寡嫂。」

萬壽山道：「那木箱中存放的何物？」

錢如翼道：「這個麼，在下沒有看過，但木箱很沉重……。」

萬壽山微微一笑，接道：「錢兄如此守信，兄弟十分敬佩，但不知那個木箱，大小如何呢？」

錢如翼道：「三尺見方，鐵索綑縛，還有在下那位故友手加的封條。」

萬壽山道：「木箱存錢兄處五年之久，難道就全無損壞麼？」

錢如翼道：「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兄弟一直把那座木箱，保管得很好。」

萬壽山道：「很難得啊！錢大掌櫃的爲人，眞是今世君子。」

錢如翼道：「好說，在下只不過守一個作人的本分罷了。」

萬壽山道：「此去開封府，不遠也不近，那木箱之中，如非值錢之物，豈不是連保費也不值麼？」

錢如翼道：「那書封上說，要兄弟託保運往開封，保費由在下那位寡嫂支付，但在下想了想，萬一箱中之物，不足以抵償保費，貴局豈不是勞而無獲，所以，兄弟想先行墊付保費，貴局把原物運到，我那位寡嫂如若肯付保費，貴局回到徐州之後，再把在下墊付保費交還，如是我那位寡嫂不肯付費，貴局也不會吃虧了。」

萬壽山道：「錢大掌櫃的故友病亡，何不同往開封一行，一來探望一下你那位寡嫂，再者，也好一祭你那位亡友之靈。」

錢如翼道：「不瞞總鏢頭，在下爲了張羅百兩紋銀的保費，已然向親友告貸甚多，而且，事關兄弟那座小店，也乏人照顧，實是無法走開，但亡友之靈，也不能不祭，兄弟準備，年關休息之時，再北上一行，如是，我那位寡嫂，肯付清保費，貴局能把兄弟墊交的保費歸還，兄弟手頭寬裕了一些，也許會休業一月，早日北上一行。」

萬壽山道：「大掌櫃，寶號是……。」

錢如翼道：「小生意，兄弟開了一座裱書畫的小店，店名如意齋，徐州比不得金陵，喜好書畫的風雅人士不多，兄弟那間小店，僅可養家餬口罷了。」

萬壽山道：「這就難怪了，但不知那座木箱現在何處？」

錢如翼道：「木箱已經被兄弟運來了，就在貴局門外。」

萬壽山望望站在廳門口處的兩個伙計一眼，說道：「去！把這位錢掌櫃的木箱，給抬進來……。」

錢如翼雙手亂搖，說道：「慢一些，慢一些……。」

萬壽山道：「錢掌櫃還有……。」

錢如翼道：「總鏢頭，在下這一生中，連鏢局的門也沒有進過，不知道這一行時價規矩，而且，兄弟告貸集資，不過百兩紋銀，如是不夠付保費，兄弟還得再去籌措……。」

萬壽山接道：「如若只有一車可運，百兩銀子，敝號倒可以接下。」

錢如翼道：「萬總鏢頭，貴局在徐州，不算很大啊！」

萬壽山笑一笑，道：「如是大鏢局，只怕

不會接下你錢大掌櫃這趟生意了。」

錢如翼道：「兄弟担心的，也就在此了，不知這趟鏢，會不會很安全。」

萬壽山道：「這一點，錢大掌櫃可以放心，敝號雖然不是一個大鏢局，但我們相信，保一個木箱，送到開封，大概還不會出事。」

錢如翼道：「這就行了。」伸手撩起長衫，摸出一個布袋，倒出了袋中的銀兩。

有十兩一錠，也有一把碎銀集成，總數百兩，分文不少，一看即知是湊集而成之數。

萬壽山輕輕吁一口氣，道：「看來，閣下是一個很講義氣的人。」

錢如翼道：「我如是不講義氣，他也許不會把這一箱物品，存放於在下之處了。」

萬壽山道：「好！衝着你錢兄這份義氣，敝局也該接下這票生意。」

一揮手，道：「去！把這位錢掌櫃的箱子抬進來。」

那是一個三尺見方的木箱，木箱用鐵索綑着。

但鐵索上，都已生滿了紅銹。顯然，這鐵索已綑在木箱上很久的時間。

除了那鐵索之外，木箱之上還加了封條。封條上寫的有字，只是年代太久了，字已褪色，看不出寫的甚麼。

錢如翼打量了那木箱一眼，搖搖頭道：「在下實在想不出，這箱中裝的是甚麼？還要人保送到開封。」

萬壽山道：「錢大掌櫃，照我們鏢行的規矩，必須要件件點收，你可以打開木箱了。」

錢如翼道：「這個，不太好！箱上仍有封條，我那位朋友，死去之前，說明了有座木箱存在我這裏，想必也說明了木箱上加有封條，如是咱們現在打開了，那豈不是要在下落個不義之名。」

萬壽山突然伸出手去，提起木箱，在手中掂了一掂，道：「大掌櫃，這裏面，不像是放的衣服。」

錢如翼道：「也不像全是金銀之物。」

萬壽山緩緩放下木箱，道：「好！咱們破例接下了。」

錢如翼道：「但不知貴局幾時動身。」

萬壽山道：「三天之內。」

錢如翼道：「在下幾時可以來聽回音？」

萬壽山道：「這恐怕要三個月後了。」

錢如翼道：「在下只能湊出百兩紋銀，還望諸位担待一些，送到木箱之後，希望能帶回書一封，這是我那位朋友的住址。」

緩緩送上一張白箋。

萬壽山吩咐一個鏢伙計，帶着錢如翼回到賬房，簽了收押。

直待錢如翼離去之後，林成方才突然一開口，道：「萬兄，這個鏢很奇怪。」

萬壽山道：「林少兄有何高見？」

林成方道：「這個木箱子中的存物，也許不值一百兩銀子。」

萬壽山微微一笑，道：「也許有千萬兩以上的銀子價值。」

林成方說道：「那位錢大掌櫃做作得很相像。」

萬壽山道：「看來，開封府這一趟非去不可了，只怕還要勞動林少兄一行了。」

林成方道：「在下是鏢局伙計身份……」

萬壽山接道：「林少兄隱於鏢伙計中，行動中更爲方便一些。」

兩人一番商議之後，第二天，一齊出動。

只保一個鐵索綑縛的破木箱子，寶通鏢局自然也不便大張旗鼓，但事實上，不但萬壽山、林成方一齊出動，而且，還選了一個武功最好的鏢師和一個精明的趟子手，一齊出動。

萬壽山和那位護鏢的鏢師，騎馬開道，林成方也扮成了一位趟子手，坐在放置木箱的篷車之中。

另一位趟子手，執鞭馳車。

對寶通鏢局而言，這也算是一次精銳盡出之行。

萬壽山還帶同行的鏢師，名叫章明，眞眞正正是寶通鏢局的老鏢師，在寶通鏢局中，應該是第一流的人才，手底下不錯，對鏢行中的事務，更是十分熟悉。眼面寬，識人又多，很多事，萬壽山還得向他請教。

鏢車離開了徐州城，一路北上。

百兩紋銀，托保了一個鐵索綑縛的木箱子，明明是一個陷阱。

寶通鏢局子接下來，而且又很認眞的出鏢上道，這是將計就計。

萬壽山一路上走的得小心。

但出人意外的順利，一路平安的到了開封府。

鏢車進入開封府城，萬壽山心中還有些不大服氣，沒有趕往交鏢的地點，却奔向了又一村飯莊打尖。

天色還早，不過是中午時分。

章明輕輕咳了一聲，道：「總鏢頭，是不是想找個機會瞧瞧那隻木箱中，究竟是放的什麼？」

萬壽山道：「想不到咱們又被要了一次，一輛鏢車，兩匹快馬，連人帶牲口，往返一趟開封府，只怕也不至化費百兩銀子，那位姓錢的究竟是安的什麼心呢？」

章明皺皺眉頭，低聲道：「百里行程半九十……」

萬壽山道：「但咱們已到了地頭上……」

章明苦笑一下，道：「莫非這變化就在開封府？」

萬壽山怔了一怔，道：「開封府，那位錢如翼，不是個簡單人物。」

車停在了店門外面，牲口交給了又一村的店伙計。林成方順手提那鐵索綑着的木箱子，放在身側。

四個人圍坐了一張方桌子。

林成方低聲道：「總鏢頭，那位錢如翼怎麼樣？」

萬壽山道：「天下最好的易容術，也只能改變一個人的形貌，但却無法改變他的神采，他很精明，但却百密一疏……。」

林成方道：「總鏢頭看出了甚麼？」

萬壽山道：「他一對眼神，雙目中神光閃閃，看上去，決不是一個普通的人。」

林成方道：「總之，在下有些想不明白，當時，我們爲甚麼不拆穿他。」

萬壽山道：「咱們要尋根究底，只有跑一趟開封府。」

林成方道：「既然來了，咱們就乾脆把東西送上門去。」

萬壽山苦笑一下道：「這一趟辛苦，總是免不了，不過，事情完全出了我們的意料之外，實在叫人想不明白。」

林成方道：「如果這是一個陷阱，咱們就快到了井底，總不會等咱們歸途中他們才會動手。」

萬壽山點點頭，道：「好吧，咱們先叫過酒菜，吃喝一頓，再去給他們送鏢。」

章明道：「總座，林兄，兄弟在寶通鏢局子，幹了二十年，自言這方面的經驗，相當豐富，總座說的不錯，這是一個陷阱，但却就是想不通他們把陷阱放在何處，照說是，應該途中……」

突然間，幾個大漢，快步奔入了店中。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五霸七雄

諸葛青雲　文
盧令　圖



八方風雨會　爭逐五霸天

五霸，七雄。

這是春秋人物，和戰國國號？

不是，這是一些威震江湖，響噹噹的武林人物，但其中有相當巧合。

所謂巧合，就是「七雄」——這是七位各有專精技藝的武林豪傑——的姓氏，恰好與歷史上的「戰國七雄」完全符合，也是齊、楚、燕、韓、趙、魏、秦。

「五霸」呢？難道也叫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莊王麼？

不是的，因爲「五霸」是甚麼人？以及他們將建立甚麼霸號，如今尚不知道。

江湖人多半好事，認爲既有「七雄」威震天下，爲何不再造成「五霸」，名滿江湖？

於是，由中州著名女傑「妙姹金剛」蕭克英發起，在伏牛山紫雲峯的「百丈坪」上，召開一次「霸天大會」。

會期定於四月初一，凡是精於技擊之人，均可參與。

會中自宜所擬「霸天」名號，有人不服，互相較技，若能連敗十人，或技驚羣豪，便公認此一稱謂。

「霸天」以春秋之數爲限，倘超過五人，又須較量藝業，由弱者讓賢。

蕭克英本人，並已定出極爲響亮的「妙姹霸天」尊號，歡迎八荒四海的妙姹英雄們，翩然光降，各盡所能；務使爭獲這項榮譽之人，不是徒具虛名，擁有實際光彩！

伏牛山，地屬河南。河南，地屬中州，如今要「八方風雨會中州」了！

三月半才過，期望一舉成名的英雄豪傑，便均挾技羣來，從南北東西的不同道路，向伏牛山紫雲峯的「百丈坪」上集結，其中，當然更有不少的妙姹英雄，紅粧高手！

×　　×　　×

「斷魂坡」！

由伏牛山的北面來，要上「紫雲峯百丈坪」，必須先登「排雲壁」，其中最難走的一段，便是「斷魂坡」！

「排雲壁」高有八九十丈，幾乎完全壁立，毫無樵獵小徑，或籐蔓草樹，以資攀援，尤其近壁頂的十三四丈，更是一削如砥，被命名爲「斷魂坡」，除非身負絕頂輕功之人，或許還可勉强縱登，功力稍差一點，只有望坡興嘆，黯然斷魂而已！

「斷魂坡」下，有方圓丈許的一片傾斜略緩之處，行人至此，因已攀縱七八十丈，精力甚疲，便是一等一的英雄好漢，也非在此靜坐調息，俟疲勞盡祛以後，方能繼續登高。

當然，要去「百丈坪」，並不一定非翻越這「排雲壁」不可，也有別的路兒，但別的路兒，却需繞過不少峯崖澗壑，要遠上四五十里，何况照樣登高竄矮，不太好走。

三月底的黃昏。

「排雲壁」上，突聞人語……

「大小子，我快爬不動了！」

「小小子，你怎麼這樣沒用，連段山壁都爬不動，還去爭甚麼『霸天』了？」

「不是我沒用，是整整一天沒吃飯了，我不像你有酒就行，我從小就不能够挨餓！」

「加點勁，咬住牙，我還不是一天一夜，沒有喝酒？到了『百丈坪』，便有得吃喝，『妙姹金剛』蕭克英這次大請客，對所有赴會羣豪，都一律管醉管飽！」

「哼，大小子，我也不想爭取甚麼『霸天』稱號，只想能捉住那偸我們銀子的賊，惡狠狠的揍他一個半死！」

「那可不成，沒有你這小小子的配合，我們『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等兩

招絕學，如何施展？怎能奪得威震江湖的『金剛霸天』……」話音頓處，一陣牛吼般的喘息，從「斷魂坡」前那片稍爲平緩之處以下，慢慢爬上兩人。

這兩人相映成趣，一個高約七尺四五，傻大黑粗，頭如麥斗，眼似銅鈴，但由於滿面天眞神色，年齡似不甚大。

另一個則身高不及五尺，骨瘦如柴，看去十分文弱。

大漢才上平坡，便用鼻連嗅，怪叫一聲，說道：「大小子，我怎麼聞到了燒鷄香味？」

身高不及五尺之人也道：「小小子，我也聞得酒香！」

好，眞是妙事，七尺多的魁偉大漢，是「小小子」，身高不及五尺的侏儒，倒成了「大小子」。

這時，那大小子，和小小子的四道目光，集於一點。

「斷魂坡」下的削壁之前，盤膝坐着一個黃衣老婦，老婦身旁，有根鳳頭鐵杖，一隻酒袋，和吃剩下的半隻燒鷄。

老婦滿臉皺紋，看去總有六七十歲，當然不具甚麼誘人容光，鳳頭鐵杖，也係女人兵刃，不會引起男子興趣，只是那一袋美酒，半隻燒鷄，引得七尺巨漢和五尺侏儒，有點饞涎欲滴！

魁偉大漢見黃衣老婦正在垂簾調氣，便向那五尺侏儒說道：「大小子，看來這位老婆婆已吃飽喝足，正在調息凝神，準備登坡，我們可不可以向她……」

話方至此，一聲冷笑，黃衣老婦突然睜開雙目！

笑聲已冷，目光更冷，但最最冷酷的，還是她的動作！

首先，她打開酒袋，把袋中尚存大半的奇香美酒，完全淋灑在地。

酒香飄來，被稱爲「大小子」的五尺侏儒，喉結連動，「嘓嘓嘓」地，嚥下了幾口饞涎！手兒再揚，燒鷄又飛！

身高足有七尺四五的「小小子」幾乎把兩隻銅鈴巨眼，瞪出眶來，但也毫無辦法，只有眼睜睜地，看着那半隻燒鷄，飛墜排雲壁下！

看着這兩個小子的饞相，黃衣老婦又笑了，笑聲在森冷中，又加上了幾分哂薄得意意味！

然後，黃衣飄處，鐵杖丁丁，施展出極驚人的輕功方法，直上「斷魂坡」頂！

大小子和小小子，對鷄、對酒饞不饞？對人，恨不恨？

當然饞，當然恨，他們在這「斷魂坡」下，眞是饞得斷魂，恨得斷魂！

但再饞，再恨，却說不出半句來！

因爲，他們是正人俠士，不是不講理的江湖歹徒，假如不顧禮義，他們在盤纏被妙手神偸，偸得精光之後，何至於挨餓；可以再去轉偸別人，白吃白喝，甚至於倚仗一身絕藝，來個動手硬搶！

如今，黃衣老婦的動作，雖然冷酷刻薄，但人家是倒自己的酒，丟自己的鷄，有何不對之處。

故而，他們的恨「人」，不是恨黃衣老婦，是恨在途中把他們偸得精光的一位妙手神偸，不然，憑他們孟贊、焦良二人，怎會餓得頭昏眼花地，在「斷魂坡」下，慘遭如此折辱。

大小子孟贊，比較深沉，鋼牙一咬，使眼淚往腹中流了下去……

小小子焦良，却生性天眞豪邁，忍受不了這等屈辱，在黃衣老婦身形上了「斷魂坡」後，便大嘴一咧，哭了起來！

但才哭半聲，便滿面通紅地，伸手捂住嘴兒，別過頭去。

因爲，「排雲壁」下，又有人來。

白影如雲，飄然而上，這來人太漂亮了！

這是一位長眉入鬢，目若朗星，鼻如懸胆，英俊得不能再英俊的白衣少年，二十二三歲的年紀，書生打扮，右手提着一隻包裹，左手則拿着適才黃衣老婦所抛的半隻燒鷄。

白衣書生目光一掃孟贊、焦良二人，含笑問道：「兩位爲何抛去燒鷄？這件垂空飛落的別緻暗器，幾乎把小弟打得翻下『排雲壁』去了！」

這時，焦良已悄悄擦去眼淚，回過臉來，噘着一張大嘴說道：「我們已整整一天一夜沒有吃飯，餓得頭昏眼花，誰還捨得丟甚燒鷄……」

孟贊喝道：「小小子……」

焦良道：「大小子，你別瞪眼，說說老實話，却有何妨？我們盤纏被小賊偸光，不肯白吃白喝，豪奪強搶，才餓了一天一夜，並不是作了甚麼見不得人的欺心暗室之事？……」

白衣書生見了二人模樣，又聽了他們所作稱呼，不禁有點忍俊不禁，勉强綳着臉兒，抱拳問道：「兩位仁兄的上姓高名，怎樣稱謂？」

焦良道：「他叫我小小子，其實我叫焦良；我叫他大小子，其實他叫孟贊。」

白衣書生笑道：「原來是焦孟二位，小弟柳延昭……」

話方至此，手中燒鷄又飛，但邊自解開那隻包裹，邊自含笑說道：「二位既已枵腹一日一夜之久，便先讓柳延昭來做個小東……」

焦良先是瞪了眼，後是直了眼！

瞪眼之故，是那半隻饞煞人的燒鷄，第二次又飛往「排雲壁」下，直眼之故，是柳延昭的包裹之中，現出了更好吃的薰鴨、醬肘、油鷄、鹵肉！

孟贊的喉中，也又在「嘓嘓」作響！

因爲柳延昭的包裹中，除了這些好菜之外，還有一大瓶酒。

直等柳延昭說出了「做個小東」四字，焦良方帶着滿臉希冀，而又有點不敢相信的神情，囁嚅問道：「柳……柳朋友，你……你要請客？」

柳延昭把那些原是粗菜，但此時此地，却無異珍餚的酒肉等，堆在石上，向焦良孟贊伸手笑道：「不成敬意！」

焦良瞪着一雙牛眼，對孟贊問道：「大小子，常言道：『無功不受祿』，咱們對柳朋友的東西，能不能吃？」

孟贊生平嗜酒如命，在一天一夜，未能解饞之下，面對那隻酒瓶，委實無法忍耐得住，遂一面抓起瓶兒，就口猛飲，一面狂笑答道：「小小子拚命吃吧，我們只要記得柳朋友的這一飯之恩，將來把他當作『漂母』，效法歷史上的『三齊王』韓

信，以千金為報就是！」

焦艮一陣狠吞虎嚥，已先把那整隻醬肘，吃下肚去，突似觸動靈機，向孟贇挑眉笑道：「好，大小子，你提起了歷史，倒使我想出了一樁主意……」

語音頓處，轉面向柳延昭問道：「柳朋友，大名是延昭二字？」

柳延昭點頭笑道：「對，延年益壽的『延』，昭昭天日的『昭』……」

焦艮又伸手抓了一條鴨腿，連啃兩口，軒眉笑道：「大小子，平時你有學問，今天恐不如我，像柳朋友這等人物，他會希罕你的千金為報麼？」

孟贇已喝下了半瓶酒兒，撕了一塊油鷄在手，愕然問道：「小小子，難道你有更好的報答辦法？……」

焦艮狂笑道：「恩師教我們單日習文，雙日習武時，不是常說要『以史為鑑』麼？我如今便想出了一個遵從歷史的傳統方法！」

這回，不單使孟贇覺得詫異，連柳延昭也向這位外表憨厚，其實却隱藏着絕頂聰明的高大猛漢，含笑注目。

焦艮嚼完那條鴨腿，摸摸肚皮，含笑說道：「我記得我們的爹娘，因欽佩宋代三關猛將孟艮焦贊，才在生下你我之後，便以這『艮』『贊』二字為名……」

孟贇點頭道：「正是如此……」

焦艮又接着說道：「孟艮焦贊，是三關元帥楊延昭帳下大將，而柳朋友却叫柳延昭，『延昭』二個字，分毫不差，『楊』與『柳』，也無太大差別，具有相當關係……」

孟贇恍然道：「小小子，你是打算和我作柳朋友手下的焦孟二將？」

焦艮笑道：「正是如此，但不知柳朋……柳相公肯否收留？」

柳延昭劍眉挑處，居然毫不推辭地點頭笑道：「好，既承錯愛，我們兄弟三人，便對天一拜……」

焦艮慌忙搖手叫道：「柳……柳相公，你……你弄錯了……」

柳延昭笑道：「沒有錯，兩位讀稗官野史，便該知道孟艮焦贊雖在楊延昭帳下為將，其實却義結金蘭，尤其我們江湖人物，只要肝胆相照，論甚尊卑地位？來來來，柳延昭素來敬愛孟兄焦兄這等血性漢子，我們且敍敍年庚……」

焦艮叫道：「不必敍甚年庚，大小子本比我大，你是柳老大，他是孟老二，我就作個焦小三吧。」

柳延昭那裏肯依，但一敍年庚，却仍然是他大了半歲，遂含笑說道：「二弟，三弟，我們便指美酒為憑，油鷄為證，在這『斷魂坡』下，來個生面別開的金蘭結義！」

三人一同拜倒，拜畢起身，孟贇向柳延昭問道：「大哥不會無故攀登這片『排雲壁』，莫非也是打算前往『百丈坪』，參與『妙姹金剛』蕭克英所召開的『霸天大會』？」

柳延昭笑道：「我雖是前去『百丈坪』，參與『妙姹金剛』所召開的大會，却不想爭甚『霸天』榮譽，只想多結識幾位有肝胆，有血性，有抱負的英雄漢子，作位『少史公』……」

焦艮向孟贇瞪眼道：「大小子，甚麼叫『少史公』？……」

柳延昭接口笑道：「這也是焦三弟適才的歷史方法，使我觸動靈機，『太史公』司馬遷的一冊史記，流譽千秋，我若多搜獲一些珍貴資料，豈不也可以東施效顰，寫上一部『現代游俠列傳』？」

焦艮笑道：「大哥的這種想法有趣，我們若能列入你的『游俠傳』中，豈不也是朱家，郭解一流人物？」

孟贇對他瞪眼叫道：「小子，別再偷賴，該爬這『斷魂坡』了。」

柳延昭道：「二弟不談，以三弟這巨靈神般的身材，能練出絕佳輕功，上得『排雲壁』，委實不是易事……」

孟贇笑了笑道：「我們在輕功方面，只是可以說還過得去，但一身『童子硬功』，却敢與天下英雄，互相頡頏！故而連爬坡登壁，都是用最原始最笨拙的硬爬方式，却也頗具實效，只要吃得飽，喝得足，力氣够用，連百丈削峯，也可以視如平地！」

柳延昭目注焦艮笑道：「焦三弟太以魁梧，剛才那些油鷄醬肘，恐怕還不够吃個半飽？」

焦艮摸摸肚皮，抹了抹嘴，怪笑說道：「馬馬虎虎，大哥，我和大小子先替你開路登坡，等到了『妙姹金剛』蕭克英的大寨之中，然後再吃飽喝足，好好找補找補！」

語音落處，一大一小兩條人影，一躍便是四丈有餘地，直撲向「斷魂坡」削壁去。

等到去勢一盡，孟贇焦艮的四手齊伸，十指半陷石內！

輕輕往下一拉，借力穿身，騰空如箭，一上又是丈許。

不消多久，兩人便已爬上了「斷魂坡」頂。柳延昭看得好不歡喜，暗嘆這兩位盟弟，真是習武艮材，以焦艮那等巨靈，能練出這好輕功，以孟贇如此侏儒，能練出這強指力，委實是令人難信之事！……

自己身為大哥的，不能僅仗一飯之恩，倚靠一瓶美酒，幾樣滷菜，令人低頭，總得拿出點真才實學，讓這兩位盟弟看一看。

興念動處，一式「潛龍升天」，身形筆直如箭，穿空七丈！

就這一手，已令「斷魂坡」頂的孟贇焦艮，看得相顧動容！

柳延昭蓄意賣弄，施展既稱「梯雲縱」，又叫「海鶴鑽雲」的內家絕頂輕功，右脚左膝，左脚右膝，接連幾踹，直如平步天梯般，臨空廿丈有餘！

如今，他已在「斷魂坡」上的七丈高空，掉頭一撲，雙手平分，像隻蒼鷹攫兔般，垂空疾降！

眼看已到孟贇、焦艮臨頭，方把雙臂一抖，收煞住疾撲之勢，點塵不驚，飄然落地。

焦艮一伸舌頭，憨笑道：「我的哥，你是神仙？……」

柳延昭搖頭笑道：「凡胎肉體，怎說神仙？我不過在輕功暨劍術兩途之上，稍有成就而已。」

焦艮瞪着兩隻大眼，對柳延昭上下打

量有頃，惑然問道：「大哥，你既精劍術，你的劍呢？」

柳延昭笑道：「劍在心中，無須隨身佩帶……」

焦艮方一惑然撓頭，孟贇已向他罵道：「小小子，你怎麼這樣愚蠢？大哥適才既能以梯雲巧縱，駁氣遊空，則內力玄功方面定已達摘花飛葉，均可傷人境界，根本不必在身邊佩劍，只消一枝柔柳，甚至於三尺鮫綃，都可化為洞金穿石的前古神物！」

柳延昭目注孟贇笑道：「孟二弟，你與三弟練的都是全身刀槍不入的『混元金剛氣』上乘神功？」

孟贇笑道：「大哥法眼無差！」

柳延昭道：「有『混元金剛氣』護身，自然再妙不過，但……但不知你們有無兄弟，是否均是獨子？」

孟贇懂得柳延昭問話之意，含笑答道：「我有兩個哥哥，小小子却是獨子，但傳我們武功的恩師對我們自幼便服以聖藥，曾說過他年縱娶老婆，破了童身，也無大碍，只約莫會減去一二成功力而已！」

柳延昭「哦」了一聲，目光微掃孟焦二人道：「你們以『混元金剛氣』防身，但攻敵方面呢？用的是甚麼兵刃？」

焦艮笑道：「恩師要我們專精一技，切莫博學分神，故而進攻方面，也與『混元金剛氣』有關，我是大小子的兵刃，大小子也就是我的兵刃！」

末後兩語，把柳延昭聽得一怔，劍眉微軒，詫然問道：「兩位賢弟竟是互相以對方的身體，作為兵刃？」

孟贇苦笑道：「正是如此，不過他抓起我來，比較容易，我舉起他來，比較費事，我遂吃了暗虧，被當作兵刃，和人硬幹的機會，多了不少！」

柳延昭頗覺新奇地，含笑說道：「這倒聞所未聞，頗有趣味，在『霸天大會』上，若有機緣，我頗想看看你們的新鮮花樣！」

孟贇笑道：「趣味雖有，花樣不多，因為我已說過，恩師授技之道，貴在精而不在博，我們兩人加在一起，一共只有四招！」

柳延昭越聽越覺得有趣的，目注孟贇焦艮，急急問道：「來，來，來，二弟，三弟請快點說來聽聽，使我一開耳界？你們既只練四招，則必然威力無倫，是極為神妙的罕世招術！」

孟贇一推焦艮，笑道：「小小子，大哥要聽我們的招術名稱，你唱歌吧。」

焦艮果然一咧大嘴，滿面天真憨厚笑容地，朗聲唱道：「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焦若離孟，魂魄皆消，孟若離焦，性命難逃……」

柳延昭是絕頂聰明人物，聽完焦艮所作歌詞，略一尋思，含笑問道：「孟二弟，你所會的是一招『孟不離焦』和一招『性命難逃』？」

孟贇點點頭道：「大哥說得對，小小子的兩招則是『焦不離孟』，和『魂魄皆消』！」

柳延昭皺眉道：「招式名稱，極有趣味，只可惜……似乎有些語病？譬如『孟若離焦，性命難逃』等語，若是連接着看來……」

孟贇聽出柳延昭所謂「語病」之意，接口笑道：「這不是『語病』，這是恩師故意如此編造，旨在使我們弟兄情厚，莫起勃豁，縱在平時，也須互相親愛地，焦不離孟，孟不離焦！」

柳延昭肅然起敬地，挑左手拇指，點頭讚道：「高！真高！我未想到這幾句話兒，看似含有語病，其中反寓有玄機禪理，令師是那位高人？」

孟贇與焦艮，聽柳延昭提到師傅，一齊神情恭敬地，肅立抱拳，由孟贇答道：「大哥的『禪機』二字，又猜對了，我們的師傅是位愛喝烈酒，愛吃狗肉的出家人，連法號也從未示人，他老人家只自稱『邋遢和尚』——」

柳延昭笑道：「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名號起貪嗔，要它作甚麼……」

孟艮怪叫一聲道：「咦！大哥，你……你怎麼知道我師傅口中常唸的這幾句話兒？……」

柳延昭笑道：「我並不知道『邋遢大師』經常以此作偈，只是揣測這位有道高僧，愛吃狗肉，愛喝烈酒，以及不用法號舉措，是蘊藏了甚麼禪機而已。」

焦艮滿面佩服神色，望着柳延昭，雙挑拇指讚道：「大哥你真高明，連半個字兒，都未猜錯！」

語音微頓，又偏着他那麥斗似的大頭，向孟贇叫道：「大小子，我們能跟着這樣一位大哥，作他手下的焦孟二將，也算是頗有福氣！」

柳延昭站在這片「排雲壁」頂，一看天光，遂含笑說道：「我們還要趕到『紫雲山百丈坪』呢，快點走吧，不要誤了晚飯。」

焦艮一聽「晚飯」二字，腹中登時又是一陣「咕嚕嚕」的雷鳴，二話不說，拔腿便跑！

孟贇小眼一瞪，剛想譏笑焦艮太以猴急，柳延昭已自笑道：「二弟莫罵三弟嘴饞，須知『妙姹金剛』蕭克英『金剛大寨』中的獨有美酒『金剛倒』，幾乎比蕭克英手中一柄『追魂扇』，和一隻『獨脚銅劉』，還要來得名震中州！」

囑！囑！常言道：「不見所欲，其心不亂」，孟贇如今只聞得「金剛倒」的酒名，便又嚥下兩口饞涎，脚下自然加快！

× × ×

「妙姹金剛」蕭克英是位綠林俠盜，年才雙十，便威鎮中原，在「伏牛山」上，建立了一座相當氣派的「金剛大寨」。

她這外號，毫無誇張，可以說是名副其實……

「妙姹」二字，是指她長得美，「金剛」二字，是指她長得高！

近六尺的身材，雖然尚不能與「小小子」焦艮的七尺四五相比，但已尽够稱為女人中的「金剛」！

而她右手所用的「檀香追魂扇」，也頗為「妙姹」，左手所用的「獨脚銅劉」，更相當「金剛」！

能同時施展這一重一輕，一長一短的兩般絕不相侔的兵刃，足見蕭克英身懷絕藝，內外兼修，以年輕女娃，成為中原綠

林道的一隻鼎，並沒有絲毫僥倖！

「金剛大寨」佔地不小，撥出了演武塲邊的幾十間平房，充作臨時的「賓館」，倒也足够使用。

對所有來賓，一視同仁，並沒有劃分甚麼「天」號「地」號，但用來待客的酒兒，却並非柳延昭所說，名氣大得無比的「金剛倒」！

由於「排雲壁」到「百丈坪」尚有一段距離，柳延昭等走得雖快，也誤了羣雄共飲的晚宴時刻。

賓館原本兩人一間，但明日便是大會，只有一夜光陰，又爲了兄弟親近，便索性三人同住，擠上一宿。

綠林人物，天性豪爽，何況如此盛會，來的全屬八方英俊，自然是以流水席招待，厨房幾乎是通宵達旦，永不休息，柳延昭才略爲盥洗，房中酒菜已備，四盤八碗，相當豐盛。

孟贊酷嗜盃中之物，才一上桌便先端起酒兒，一傾而盡。

用不着他發話，柳延昭一望孟贊雙眉微皺的臉上神色，便側顧一名侍應小童，含笑問道：「蕭大寨主甚麼時候竟學得小氣起來，捨不得用『金剛倒』待客？」

侍應小童恭身答道：「一來『金剛倒』存量有限，無法匆促趕釀，對衆多貴賓，遂難普遍供應，二來酒力太强，一醉三日，深恐賓客貪杯過量，會誤了明日大會盛舉，故而我家寨主有令，只以一般佳釀待客，倘若有人指名索飲『金剛倒』，則需寨主親自批准！」

柳延昭聞言，目注孟贊，向他含笑問道：「二弟，『金剛倒』的酒性，確實强烈，後勁更足，你大概能喝多少？」

孟贊毫不考慮地，掛着嘴角饞涎，應聲答道：「十斤！」

這「十斤」二字，着實把侍應小童，聽得大吃一驚！

柳延昭向小童笑道：「好，煩你爲我們向你家寨主，請賜十斤『金剛倒』美酒，並加上一隻燒豬。」

侍應小童又說道：「貴客可否賜份名帖？……」

柳延昭目光一掃，見室中設有書桌，並有文房四寶，遂取張紙兒，畫了筆墨十分簡單，但是氣韻極爲生動的一枝垂柳，遞交侍應，並笑道：「我從來不備名帖，你把這張畫兒，交給蕭寨主，或許她便會知曉我是何等人物。」

侍應小童見過不少三山五嶽人物，知道柳延昭此一做法，必有絕大來頭，甚或還與寨主有深厚交情，遂喏喏連聲，接過畫兒逕去。

還未多久，有個豪爽剛亮的女子語音，在門外響起，邊行邊說道：「這是那位江湖友好，在開玩笑？『金剛倒』半斤之數，已足一醉如泥，他們共祇三人，却要喝『十斤』之多？……」

說至此處，人已進門，頓使柳延昭孟贊焦艮三人，同覺眼前一亮！

六尺高的「女金剛」，居然高而不粗，豪中帶秀，圓姿替月，玉靨如花，難怪江湖人物在「金剛」之上，又送了她「妙姹」二字……

柳延昭看着蕭克英在笑……

蕭克英却看着柳延昭在怔……

她怔了好大一會兒，方似從震驚意外中，回醒過來，「呀」了一聲說道：「我的天，柳爺，那支垂柳，原來是你？你這條神通廣大的『四海游龍』怎肯紆尊降貴，參與這江湖俗物之會？好，有你一來，甚麼『五霸七雄』，大概統統完蛋……」

柳延昭不等她往下再說，便自截斷蕭克英的話頭笑道：「蕭大妹不要把我捧得高上雲端映下泥沼，我來『百丈坪』，志在觀光，不在爭雄，最低限度總不會爭奪你的『妙姹霸天』……」

蕭克英嫣然一笑，這時目光才轉向孟贊焦艮二人，不禁又爲焦艮比她高大得多的金剛雄軀一震！

柳延昭乘機爲焦孟二人引見，劍眉微軒，含笑說道：「二弟、三弟，見個禮兒，這位就是當代武林的女中豪傑，『妙姹金剛』蕭大寨主……」

又向蕭克英笑道：「蕭大妹，這是我金蘭結義的二弟孟贊，三弟焦艮……」

蕭克英一面與孟贊焦艮互相見禮，一面向侍應小童說道：「快去關照厨下，撤換最上等的菜餚，並準備十斤『金剛倒』，柳爺是蓋代英雄，自有罕世酒量，這位焦三爺，又具如此雄軀，十斤之數，還不知道够不够他們喝呢？……」

侍應小童才一轉身，蕭克英又想起一事，含笑叫道：「你們粗手粗脚，只能侍應一般客人，趕快叫我身邊的小英小玉，侍候貴客……」

柳延昭笑道：「蕭大妹，你不要這樣把我待若上賓好麼？倘若過份客氣，那我便……」

蕭克英搖頭微笑，一面肅客就坐，一面接口說道：「柳爺，我不是對你特別客氣，而是藏有私心……」

柳延昭聽了這「藏有私心」四字，方覺一怔，蕭克英又復笑道：「我叫小英小玉來此侍候柳爺，是她們天大造化，只要柳爺高興，隨意傳授上個一招半式，她們便畢生受用不盡……」

柳延昭失笑道：「我說蕭大妹怎麼今天對我特別客氣，原來是想爲你那兩名愛婢，敲我一點竹槓！」

蕭克英嫣然道：「柳爺，少時你菜可多吃，酒却少飲，那『金剛倒』的後勁之强，委實……」

柳延昭目光微注孟贊，劍眉雙軒，接口笑道：「蕭大妹放心，我和焦三弟，只是領略風味，淺嘗便止，孟二弟才是豪於量的杜康知音，那十斤『金剛倒』，是他一人要的！」

蕭克英多半都是面對柳延昭發話，偶然幾次眼角流波，都是飄往那位比她還要高出一頭，坐在椅上便如半截黑塔的小小子焦艮，如今聽了柳爺延昭所說十斤「金剛倒」全是孟贊一人想喝之語，才把頭一低，以詫然目光盯在大小子孟贊臉上，正色說道：「孟爺，不是我捨不得酒，而是『金剛倒』的勁頭太凶……」

孟贊笑道：「蕭寨主放心，我懂得適可而止，不會喝得爛醉！」

蕭克英道：「平常時日，孟爺便在我寨中醉臥三日，又有何妨？但明日要與天下羣豪，逞雄爭霸，喝多了酒，縱令不醉

，對功力也有影响，尤其那『金剛倒』香味太醇，好酒之人，入口每難自制，孟贊千萬記住，若是你一人獨飲，有三斤酒兒，應已足够，蕭克英直到今日，還沒有見過兩斤不倒的鐵金剛呢！」

孟贊自恃酒量，口中雖是唯唯稱是，心中却頗爲不服，決定少時定把十斤酒兒，一齊喝光，讓這位「妙姹金剛」，見識見識！

少時，首先換上了極名貴的精緻酒菜，跟着香風閃處，兩名十六、七歲，一着紅衣，一着白衣的絕美少女，搶步走進賓館，紅衣少女手中還提了一隻形式古雅的陶質酒罎。

蕭克英伸手指着柳延昭，向那兩名少女，含笑地叫道：「小英，小玉，先見過柳爺，柳爺就是上次在『芒凉山』中，赤手空拳，獨斬八寇四大凶，帮過我大忙，也等於是救過我性命的『乾坤聖手四海游龍』！」

兩名少女，面露欽佩之色，一齊檢衽拜倒！

柳延昭伸手攔住，目注蕭克英，劍眉微蹙說道：「當年的一些小事，蕭大妹以後不許再提……」

蕭克英又指着孟贊焦艮笑道：「這是柳爺的金蘭義弟，小個子的是孟二爺，大個子的是焦三爺……」

小英小玉行禮參見之際，四道聰明伶俐的目光，少不得又在小小子焦艮的雄健虎軀以上，多盯幾眼！

蕭克英等她們行完了禮，方對柳延昭等，含笑說道：「這兩個丫頭，倒還聰明，穿紅的叫小英，穿白的叫小玉，只可惜未遇名家指點，只是隨我學了一些笨拙把式……」

語音頓處，偏過頭兒，向那紅衣少女小英，笑聲說道：「小英，開罎獻客，孟二爺是海量，替他換隻大一點的杯兒。」

小英似乎極少遇見喝「金剛倒」要用大杯之人，聞言神情略怔，但仍恭身遵命，在賓館櫃中，尋了隻中號酒杯，向孟贊雙手奉上。

小玉則動手打開了罎口泥封，立有一股極爲濃冽誘人的奇異酒香，瀰漫在這間並不太大的賓館之內。

孟贊「呀」了一聲，目閃神光，向蕭克英含笑說道：「蕭寨主……」

三字才出，便被蕭克英伸手攔住搖頭笑道：「孟爺，別叫我蕭寨主，應該跟着柳爺，叫我蕭大妹，我以後也沾點光兒，對你們三位，改稱柳大哥、孟二哥，和焦三哥了！」

孟贊目光微側，見柳延昭含笑點頭，遂立即改口笑道：「蕭大妹釀得好酒，我喝過三十年的窖藏『茅台』，香味還沒有這『金剛倒』來得濃冽！」

蕭克英道：「酒不是我自己釀的，我寨中有位釀酒師傅，據他自詡，是此道之中的當世第一高手……」

柳延昭道：「這位釀酒名師是誰？此道最難得的，便是經驗火候，以及取材酌量的恰到好處，故而他既有此造詣，年齡方面便決不在小。」

蕭克英頷首道：「柳大哥猜得對了，這位釀酒師傅，是個白髮道人，從來不告人名姓，並因長年均在醉鄉，遂自號『酡醉道士』。」

柳延昭目注孟贊、焦艮，揚眉笑道：「二弟，三弟，世上的巧事眞多，既有從不示人法號的『邋遢和尚』，又有從不告人姓名的『酡醉道士』……」

蕭克英立卽便問道：「誰是『邋遢和尚』？」

柳延昭笑道：「是位世外高人，也是我孟二弟焦三弟的授業恩師，故而那位擅於釀酒的『酡醉道士』，可能也是位假籍杜康，高蹈自隱的異人奇客，大妹千萬不可對他怠慢才是！」

蕭克英連連點頭，嫣然笑道：「有此可能，因爲這『酡醉道士』，時常會在醉言醉語中，微露玄機，十分奧妙，好在我對他頗爲尊敬，一向稱爲『師傅』……」

柳延昭接口道：「蕭大妹有此名師，酒量方面，定也驚人的了！」

蕭克英搖頭笑道：「我愛喝幾杯，量却不宏，對這『金剛倒』，最多能喝一斤，超過便不勝酒力！」

說至此處，一雙嫵媚大眼之中，已閃射出驚異神色！

原來就在她與柳延昭說話之間，孟贊已接連飲乾了四杯酒兒。

雖然，小英顧慮酒性太烈，未用巨觥，只替孟贊選了隻中號杯兒，但杯中若是斟滿，也足容六兩美酒。

換句話說，就這數語光陰，孟贊已把蕭克英難禁一斤酒力的「金剛倒」，喝了斤半入腹。

柳延昭見那酒兒，斟在杯中，業已高出杯口分許，猶未外溢，遂舉起酒杯來，嚐了一口，笑道：「不單酒好，連水質也好……」

蕭克英笑道：「柳大哥眞是行家，『酡醉師傅』便爲了愛這『紫雲峯』的泉水，適於釀酒，才不忍離去，否則，憑前兩任寨主，和我的一些薄面，那裏留得住這等方外奇客？……」

蕭克英說話至此，孟贊又是口到酒乾的三杯下肚。

連站在桌邊，替他斟酒的俏婢小英，都有點看得傻了。

柳延昭劍眉微蹙，目光凝注孟贊，含笑叫道：「二弟，你是不是一路饞過頭了？如此烈酒，怎麼這樣喝法？」

孟贊又是一杯傾盡，軒眉笑道：「好酒，好酒，人世間最最可貴之事，便一是知音難得，二是好酒難逢，大哥請容我乾上十杯，過足酒癮，然後再陪你和蕭大妹淺斟低酌如何？」

語音才落，第九杯「金剛倒」，又已見了底兒！

柳延昭軒眉笑道：「好，小英，再替孟二爺斟上第十杯……」

孟贊飲完這杯，起身向蕭克英一抱雙拳，怪笑說道：「蕭大妹，多謝，多謝，我孟贊自出娘胎以來，第一次喝得如此痛快，這份恩情，太以令人感激，今後，蕭大妹任何差遣，湯火不辭，甚至於連你的終身大事，都包在我的身上！」

說到末後兩語，目光掃及恰好坐在蕭克英身邊的小小子焦艮身上，引得小英小玉二婢，掩唇嬌笑，連那位一向洒脫的「

妙姹金剛」蕭大寨主，也有兩片紅霞，飛上玉頰！

柳延昭亦發出會心微笑，只有渾金璞玉般的小小子焦良，尚茫無所覺，只顧大嚼羅列滿席的精美菜肴。

柳延昭生恐羞了蕭克英，遂岔開話頭向她笑道：「蕭大妹，孟二弟的十杯巳足，我們暫時按下酒兒，應該談談人了。」

蕭克英臉上又是烘的一熱，紅霞益添，囁嚅問道：「談……談甚麼人？……」

柳延昭知她會錯了意，微微一笑，揚眉說道：「當然是問問蕭大妹，這次參與大會，爭奪『五大霸天』榮號的，有些甚麼人物？」

蕭克英聽柳延昭問起此事，立即秀眉微蹙，正色答道：「這次來的意外人物多呢，又均異常扎手，若不是有柳大哥趕來為我壯胆把場，小妹說不定會弄得丟人現眼！」

柳延昭詫道：「蕭大妹何出此言？」

蕭克英道：「這次大會的起因，便是有二三好事友好，認為當世武林中，既有『七雄』，應該再添『五霸』，想為我爭取一個江湖公認的『妙姹霸天』……」

延昭笑道：「其實這項榮號，無須爭奪，蕭大妹應該是實至名歸……」

蕭克英飲了一口酒兒，放下酒杯，截斷柳延昭的話頭說道：「柳大哥，這回你料錯了，至少巳有三位武林英雌，想爭奪這『妙姹霸天』四字！」

柳延昭「哦」了一聲，又舉杯微啜了一口「金剛倒」，目注蕭克英道：「蕭大妹說來聽聽，誰是你的爭奪『霸天』的對手？」

蕭克英道：「柳大哥知不知道在湖南湖北一帶，有個『雲夢世家』？」

柳延昭點頭道：「知道，『雲夢世家』的掌門家主，便是『七雄』中的『銀槍之雄』楚仲胥嘛。」

蕭克英點頭道：「對，楚仲胥的妹子楚仲琳，人稱『女溫侯』，善使兩柄短短銀戟，她便對『妙姹霸天』榮號，頗有興趣，巳然到了『百丈坪』，住入賓館。」

柳延昭笑了一笑道：「蕭大妹的一身功力，較之『銀槍之雄』楚仲胥，也不會多讓，何況他妹子『女溫侯』楚仲琳呢，第二位對手是誰？」

蕭克英道：「桐柏山飛鷹堡的堡主，『黃衣羅刹』羅艷秋……」

柳延昭微覺動容道：「這到是名勁敵，但『黃衣羅刹』羅艷秋早年雖心狠手辣，凶名久滿江湖，如今巳是花甲許人，難道竟仍有爭名之慾？」

一聲「黃衣羅刹」，和一句「花甲許人」，使孟贊、焦良二人，想起了「斷魂坡」前，所受的「潑酒飛鷄」之辱！

小小子焦良雖然食量兼人，但這一陣埋頭大嚼之後，也巳過足饞癮，聞言以下，抬起頭來，從如鈴環眼內，射出了烱烱神光，向蕭克英問道：「蕭大姊，你所說的『黃衣羅刹』羅艷秋，是不是用一根看去相當沉重的鳳頭鐵拐，作為兵刃？」

說也奇怪，蕭克英是女中豪傑，對任何人都倜儻瀟洒，侃侃陳言，但對於焦良，却未語臉先紅地，略一忸怩，方始答道：「羅艷秋年輕時用『仙人杖』，年老後方鑄了一根九九八十一斤的精鋼鳳頭鐵拐，也改稱羅三娘，焦三哥會過她麼？」

焦良向柳延昭道：「大哥，你還記不記得幾乎把你打下『排雲壁』去的半隻燒鷄？」

柳延昭巳聽孟贊、焦良說過此事，遂「哦」了一聲笑道：「原來是她，想不到羅艷秋業巳改稱羅三娘，上了年紀之後，仍這般刻薄冷酷……」

蕭克英問起情由，柳延昭說明經過，孟贊並在一旁笑道：「這位『黃衣羅刹』，不單潑去餘酒，丟掉燒鷄，臉上神情，與目內寒光，更是冷酷刻薄巳極，小子被她氣得立即落淚，誓稱必雪此辱，如今既知她來歷身份，應該有機會了……」

他一面說話，一面却悄悄在桌下踢了焦良一脚！

焦良有時聰明絕頂，有時却如璞玉渾金，傻得可愛，他雖不懂孟贊為何暗暗踢了自己一脚，却自動自發地，向柳延昭說道：「大哥，我有辦法讓那『黃衣羅刹』羅三娘，不向蕭大妹爭奪『妙姹金剛』榮號！」

柳延昭笑道：「三弟有何妙計？」

焦良不答柳延昭所問，却向蕭克英抱拳笑道：「蕭大妹，在我尚未說出辦法之前，必須先向你告借一件寶貴東西！」

蕭克英道：「是甚麼寶貴東西？只要我寨中現有，焦三哥可以隨意取用。」

焦良笑道：「是兩個字，就是蕭大妹美號『妙姹金剛』中的『金剛』兩字。」

柳延昭觸動靈機，「咦」了一聲，接口含笑說道：「三弟何必再求？蕭大妹適才不巳允許，只要是她所有，你可以隨意取用麼？何況只是兩個字兒，許字，許字，一定許字！」

這「許字」二字，語涉雙關，聽得蕭克英玉頰益酡，孟贊與小英、小玉均面帶會心微笑。

只有從來不曾涉及情場的小小子焦良，仍獨無所覺，神采飛揚地，軒眉笑道：「明日我和大小子先行出陣，聲明要奪『金剛霸天』，並指名邀約八九十斤鳳頭鐵拐作為兵刃的『黃衣羅刹』羅三娘，作第一陣的爭奪對手！」

蕭克英聞言一驚，頗為關切地，目注焦良，正色說道：「焦三哥，那『黃衣羅刹』，名非倖致，藝業極高，尤其那根重達八十一斤的鳳頭鋼拐，力能開山劈石，變化甚多，焦三哥似乎空身前來，未帶慣用兵刃，倘若臨時取我寨中所備的鞭槊錘棍，或獨脚銅劉等物，能趁手麼？」

她因焦良身高邊有七尺四五，宛如巨靈，遂以為他所用定是鞭槊錘棍，或獨脚銅劉等重型兵刃。

焦良笑道：「蕭大妹不必替我担心，我巳帶來一件最奇妙的兵刃！」

蕭克英認定焦良決不會用甚軟劍、軟鞭、連環索、點穴钁等小巧兵刃，故而目光不看焦良身上，而在屋中四下掃視。

柳延昭笑道：「蕭大妹不用找了，我焦三弟的得意兵刃，就坐在你的對面，他巳連乾了十大杯『金剛倒』，好似還不大過癮呢？……」

這樣一說，蕭克英自然目注孟贊，一雙大眼中，流露出驚疑意味？

孟贊只顧笑嘻嘻地，品嚐美酒佳餚，根本不加理會。

柳延昭含笑道：「蕭大妹，我孟二弟與焦三弟所煉功力，自成一家，別具威力，他們是互以對方身軀，作為兵刃，招式更十分有趣，叫做『焦不離孟』，和『孟不離焦』！」

蕭克英嫣然一笑道：「互以對方身軀，作為兵刃之舉，眞是聞所未聞的江湖奇事！……」

話方至此，雙眉忽蹙，向正在不停舉杯的孟贊問道：「孟二哥，羅三娘的『鳳頭鐵拐』，是百煉精鋼所鑄，你却是血肉之軀……」

柳延昭笑道：「蕭大妹，我二弟三弟均有極上乘的『混元金剛氣』護身，讓他們打個頭陣也好，『黃衣羅刹』羅三娘若敗在那招奇絕妙絕的『焦不離孟』之下，必然貽笑當場，那裏還有臉面，再和你爭奪『妙姹霸天』，你便少了一名勁敵！」

蕭克英苦笑道：「那『女溫侯』楚仲琳，我自己可以應付，『黃衣羅刹』羅三娘又有孟二哥焦三哥的美意豪情，代為打發，但還有第三位對手，也是最厲害的一

指壓自療法

胸部的指壓法

蔡浪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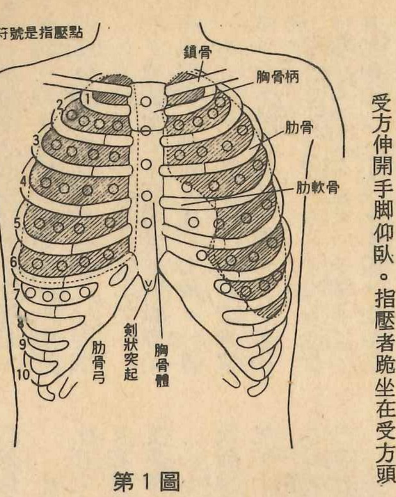
（第一操作）

受方伸開手脚仰臥。指壓者跪坐在受方頭部附近，右手輕放在受方右胸上，用左手母指在胸骨上部的左肋骨間往左外側的4點六排靜壓一次。

注：肺尖或肋骨上絕對不要壓。

（第二操作）

接着右側也同第一操作同樣地4點六排各壓一次（第1、2圖）。



第1圖

第2圖

（第三操作）

指壓者併齊雙手母指，在受方胸骨5點上各壓三次。壓法是由上向劍狀突起壓，但不要強壓或壓到劍狀突起。

（第四操作）

指壓者把雙手按在受方左右的胸上部，左右同時朝外轉地輪狀掌壓十次（第4圖）

胸骨

劍狀突起

第3圖

朝指標方向移動掌壓

第4圖

（第五操作）

完成第四操作的輪狀掌壓第十次後，就將雙手往上胸部（鎖骨上）推拉，要使受方呼息地上下推到乳上部兩次（如第5圖）

（第六操作）

然後，將推到乳上部的雙手輕推到鎖骨處，使雙手成八字形才放開。



第5圖



位對手，她若明日趕到，只怕『妙姹霸天』，非她莫屬！」

柳延昭知曉蕭克英心高氣傲，素來不大服人，如今聽她把這第三位對手，形容得那等厲害，不禁急急問道：「這位對手是誰？」

蕭克英道：「秦文玉！」

雖然只有區區「秦文玉」三字，着實把柳延昭聽得一驚，俊目中電閃神光，雙眉微蹙問道：「『秦文玉』？是不是被江湖人物形容她功參造化，胸羅萬有，業已名列『七雄』的『巾幗之雄』？」

蕭克英點頭道：「正是她我雖未會過秦文玉，但從所聞江湖中的種種傳說，加以推斷，已知必非其敵！」

柳延昭道：「秦文玉既屬高人，不應貪得無饜，她已名列『七雄』，何必還要來爭奪『五霸』之位則甚？」

蕭克英道：「我起初也有柳大哥這種想法，但一轉念間，又覺得可能秦文玉認爲『妙姹霸天』名號，與她『巾幗之雄』有了衝突，遂傳出她要來與會之語。」

柳延昭端起杯兒，飲了一口「金剛倒」，突然說道：「我對秦文玉聞名已久，惜無較量機會，她若不來，我不出手，她若眞要想『雄』、『霸』兼得，我便在明日會上，鬥一鬥她！」

蕭克英深知柳延昭一身絕學，冠冕當今，聞言方自一喜，孟贇却以微有兩三分酒意的目光，看着柳延昭道：「大哥，你怎樣鬥秦文玉呢？是爭她的『巾幗之雄』？還是奪她的『妙姹霸天』？」

一句話兒，把柳延昭與蕭克英二人，雙雙問住！

因爲不論是「巾幗之雄」或「妙姹霸天」，參與爭奪之人，均應爲紅粉英豪，不能是鬚眉男子。

就在柳延昭被問得發怔之際，焦艮怪笑說道：「大哥，大小子既然這樣說法，他必是想出甚麼鬼點子了！」

柳延昭聞得焦艮之言，目注孟贇，含笑問道：「二弟，江湖傳言，『巾幗之雄』秦文玉，目空一切，心雄萬丈，一身功夫，也委實罕絕無儔，你是否有甚讓她自願和我相鬥的錦囊妙計？」

孟贇的酒量確實驚人，一仰脖子，又是半大杯「金剛倒」下喉，雙眉微揚，笑聲說道：「大哥，如今秦文玉只是據聞要來，人並未道，明日她若不來，自然萬事皆休，倘她果然與會，並欲與蕭大妹互爭妙姹魁首，則我和三弟只消擁護大哥，充任『文武霸天』，則這四字尊號，既極響亮，又不限男女，必將轉移秦文玉的注意力，會主動要和你一分上下的了！」

蕭克英撫掌讚道：「好，這『文武霸天』四字，委實既極響亮，又極嫵媚，當代武林中，除了柳大哥這等允文允武的大俠士、大英雄，有誰當得？依我之見，不論秦文玉來或不來？都應該在明日大會之上，爲柳大哥爭取這樁榮號。」

柳延昭笑道：「蕭大妹，你千萬不要胡鬧，我這次只湊熱鬧，全無名心……」

話方至此，突有一名壯漢，搶步入室，向蕭克英恭身禀道：「啓禀寨主，北六省綠林道總瓢把子『九爪鷹王』戚九淵，前來與會，並因寨主未曾遠迎，已有不悅神色……」

蕭克英皺眉道：「『百丈坪』雖稱山寨，其實從未作過綠林勾當，根本與黑道羣豪，不相隸屬，『九爪鷹王』戚九淵，却擺他總瓢把子的甚麼譜兒？……」

柳延昭聽她說至此處，微微一笑，搖頭說道：「蕭大妹，不管怎樣，做主人的，總不宜待客傲慢，你且去迎接戚九淵一下，我們淺斟低酌，等你回來，再彼此細密計議！」

蕭克英知道柳延昭不會對自己虛僞客氣，說的全是肺腑之言，遂點頭笑道：「好，我就接他一下，並看看與戚九淵同來的，還有些甚麼樣的凶神惡煞？」

蕭克英出室後，柳延昭向孟贇看了一眼，含笑道：「二弟，這『金剛倒』後勁驚人，你最……最好留點量兒，不要過份勉強！」

孟贇一仰脖兒，喝乾盃內餘酒，揚眉笑道：「大哥，便你不說，我也會見好就收，就此打住……」

孟贇雖嗜酒如命，却能說話算話，在乾了這半大杯「金剛倒」後，便未再舉盃，點滴不飲。

即此一擧，便可看出孟贇十分深沉冷靜，具有高度智慧，可以控制自己，不是鹵莽衝動一流人物。

又過立刻，蕭克英回到賓館，柳延昭才向她看了一眼，便頗爲吃驚地，「咦」了一聲問道：「蕭大妹，你……你是爲了何事，心中竟滿蘊忿怒？」

蕭克英雙頰之上，起了一陣緋紅，赧然笑道：「我眞是個草包，心中藏不得半點事兒？……」

柳延昭指着孟贇、焦艮，向蕭克英含笑說道：「孟二弟、和焦三弟，已與我義結金蘭，蕭大妹無須顧忌，有甚事兒，儘管說出，大小也可替你拿個主意！」

蕭克英似乎餘怒未息，先端起自己盃兒，把餘酒一傾而盡，方雙挑秀眉，神色忿然說道：「戚九淵率衆前來，除了參與大會之外，另有兩件事兒，第一件便是爲他獨子戚如山，向我求婚……」

柳延昭想不到有此一着，「呀」了一聲，搖頭笑道：「這件事可得由蕭大妹自己衡量，我們無法替你作主！那……那戚如山人品如何，蕭大妹可見過麼？」

蕭克英道：「戚如山不過身材高大，頗有幾斤蠻力，但……」

孟贇突然插口道：「戚如山身材高大麼？他比我們這位小小子焦老三如何？」

蕭克英趁機向焦艮大大方方地，看了兩眼，搖頭答道：「戚如山不過比我略高，但却恐仍比焦三哥要矮了半個頭兒……」

孟贇「拍」的一巴掌，拍在焦艮腰背之間，怪笑說道：「小小子記住，在明日爭奪『金剛霸天』的對手中，要加上戚如山一個，你並必非把他鬥敗不可……」

柳延昭生恐孟贇說話露骨，羞了正在氣惱中的蕭克英，遂一面向蕭克英斟酒，一面含笑問道：「適才蕭大妹的話尾有個『但……』字，顯然意有未盡。」

蕭克英道：「我是說戚如山雖然頗有英武之名，但品却不端，殘狠暴燥，並好色如命，有個『花花太歲』外號！」

（未完）

"法國又好，香港又好，
都係最多人鍾意飲金牌馬爹利."

"酒質第一，藏量最多"是馬爹利家族的傳統精神和目標. 自1715年以來，二百六十五年如一日，絲毫不苟，親力親爲.

金牌馬爹利，秉承馬爹利家族傳統精神釀製，酒質最受讚賞，藏量歲歲豐足；法國銷量第一，香港銷量第一，無疑是酒質及藏量的最佳保證.

金牌馬爹利

